國學基本叢書

曝書亭集

（中）

朱彝尊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基本叢書

曝書亭集

(中)

朱彝尊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四

詞

江湖載酒集上

霜天曉角 早秋放鶴洲池上作

青桐垂乳。容易凝珠露。一縷金風飄落。添幾點。豆花雨。　簾戶翦燈語。草蟲飛不去。坐愛水亭香氣。是藕葉最多處。

高陽臺 井序

吳江葉元禮。少日過流虹橋。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竟至病死。氣方絕。適元禮復過其門。女之母以女臨終之言告。葉入哭。女目始瞑。友人爲作傳。余記以詞。

橋影流虹。湖光映雪。翠簾不卷春深。一寸橫波。斷腸人在樓陰。游絲不繫羊車住。倩何人。傳語青禽。最難禁。倚偏闌。夢偏縈。　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沈。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鍾情怕到相思路。盼長隄。草盡紅心。動愁吟。碧落黃泉。兩處誰尋。

柳梢青 和沈山子西湖後游之作

障羞羅扇花時猶記者邊曾見曲朱闌干玲瓏牕戶也都尋徧　兩峰依舊青青但不比眉梢平遠第一難忘重來崔護去年人面

原作　嘉興沈進山子

十二重樓是誰珠箔雙掩銀鉤桃葉春潮楊花暮雨一段閒愁　飛來沙際輕鷗芳草外春風舊游園扇歇殘羅衣試罷人上蘭舟

清平樂秋夜宿燈公山房

秋林風絳鍾乳霜初降應有愁猿來聽講吠犬寥寥深巷

明星無數茅檐披衣轉覺寒添不是山中無酒何妨一醉陶潛

憶王孫

黃蘆紅蓼白蘋洲一水東西南北流舊日秋娘尚在不石橋頭柳外斜陽花外樓

又夜泛鑑湖

天邊新月兩頭纖鏡裏晴山萬點尖小櫂烏篷不用簾夜厭厭漸覺微風衣上添

生查子

雙眉澹遠山一髻綰寒玉鉛粉幾曾施最好新妝束　江月去茫茫不照春船宿空有酒如泉難聽琵琶

曲.

醉太平題姜開先贈歌者李郎秦樓月詞

支郎眼黃何郎粉香尊前一曲迴腸愛秦樓月涼　公羊穀梁鄭清之送新蘆詩公羊穀梁並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皆姜字鄱陽括蒼詞人試數諸姜算堯章擅場梅山姜特立括蒼人

附原作秦樓月詞　會稽姜啓

天下李一般柯葉分仙李分仙李東西南祖故家苗裔

漢時有个延年李唐時有个龜年李龜年李崔九堂前岐王宅裏

女冠子

鶯簧軟語小店槐陰無暑索寒漿一笑千金值雙蛾半額長　愛他黃竹子織就女兒箱那得銀釭下卷衣裳

望湘人

愛闌風兩岸梅月半牆浣紗溪上曾住步障教移燭花漸灺依約斜窺簾戶虎僕毫尖麋丸墨淡倩題詩句記恁時卓女含情比我相如詞賦　愁思孤帆朝暮奈雙魚消息未傳幽素到香徑重尋祇有碧桃千樹晚絲撲柳晴絲卷燕儘自飛來飛去渾不見人面重門虛憶畫中眉嫵

思越人

小門關．深徑轉．昔年曾醉秦樓．笑撚書裙青案底．教撩纖手藏鉤．　臨行指我相尋路．鏡湖一曲西去．繞遍湖塘烏桕樹．知他門掩何處．

探春令

萑苻夜火．那年屋角．伴人驚走．對銀灣脈脈含情久．不道是．相逢蜾．　露華如雨凝高柳．滴單衣涼透．到歸來．始悔輕分手．已許我．攜羅袖．

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

更漏子吳江秋泛

楓頭船．菱葉港．十里冷楓門巷．江八測．柳千條．赤闌第四橋．　煮鱸香．聽鴨語．莫恨舟師催去．空翠淡．夕陽孤．飛帆度石湖．

采桑子梧宮咏古

何年越客千絲網．網住西施．看殺吳兒．貯館娃宮得幾時．　離筵白紵歌飛罷．拋了西施．遠去黃池．冷笑夫夫眞箇癡．

滿江紅 金山寺

巨石孤根作去聲弄出寒潮嗚咽映焦山遠樹蒜山晴雪水品中泠誰載取鐘聲兩岸何曾歇試層層路轉妙高臺簾齊揭　哀笛響風鳴葉樓船靜沙沉鐵望揚州一片海雲明滅浪裏江豚空自舞天邊寒鴈飛相接把題詩張祜問山僧猶能說

又 吳大帝廟

玉座苔衣拜遺像紫髯如生想當日周郎陸弟一時聲價乞食肯從張子布舉杯但屬甘與霸看尋常談笑敵曹劉分區夏　南北限長江跨樓櫓動降旗詐款六朝割據後來誰亞原廟尚存龍虎地春秋未輟雞豚社剩山圍衰草女牆空寒潮打

風蝶令 石城懷古

青蓋三杯酒黃旗一片帆空餘神讖斷碑錢借問橫江鐵鎖是誰監　花雨高臺冷臙脂辱井絨夕陽留與將山銜猶戀風香閣畔舊松杉

賈花聲 雨花臺

衰柳白門灣潮打城還小長干接大長干歌板酒旗零落盡剩有漁竿　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壇更無人處一愚闌燕子斜陽來又去如此江山

喝火令

豆蔻熏香陌。檳榔潤小脣。丫闌斜插暈妝新。輸與金錢多少看取浣紗人。　無意曾窺宋。多愁易感甄。盡樓巒蠟射南鄰。那不當臆那不卷簾頻。那不收燈時候月底踏芳塵。

菩薩蠻 東莞書所見

佛桑花謝蕉心重。牆陰浪蹙沙文擁。何處采珠還。素馨添兩鬟。　生香藏肘後。瑣細兼紅豆。一唱摸魚聲。都來月下聽。

東坡引

纖維輕似葛。遙山橫似抹。檜前祇見銀河闊。何人花底活。　雲鬢愁驂玉釵休拔。更纖手。檜槽撥。月斜聽到歌聲滑。六幺花十八。六幺花十八。

酷相思 阻風湖口

杜鼓神鴉天外樹。見渺沙江流去。向晚來石尤若莫渡。大姑也。留人住。小姑也。留人住。　杜宇催歸朝復暮。轉把歸期誤。儘燈火孤篷愁幾許。風急也。聲聲雨。風定也。聲聲雨。

好事近 效朱希真漁父詞

新月下瓜洲。重露漸成涓滴。船尾漁燈紅逗。映蘆蘆蘆荻。　偶然鼓枻度金山。夜久梵鐘寂。一縷潮痕催

送報隔江風笛。

前題　　李　符

辟寨舊時灣。留得橛頭船小。數編生涯安穩。只浮家去好。　鷺鷥湖水儘寬閒。容我翠綸釣。蕩入菰蘆不見。有何人尋到。

洞仙歌吳江曉發

澄湖淡月。響漁榔無數。一霎通波撥柔櫓。過垂虹亭畔。語鴨橋邊。離根綻。點點牽牛花吐。　紅樓思此際。謝女檀郎。幾處殘燈在牖戶。隨分且敲眠。枕上吳歌。聲未了。夢輕重作。去聲也儘勝鞭絲亂山中。聽風鐸。郎當馬頭衝霧。

有有令計甫草索贈吳僮時來

樽前須記。記取小名兒。時來方見你。年便周三五。看秀髻依然。媚是天生。付與騷人苦吟不足。添他憔悴。南北相攜萬里。且緩作五湖歸計。鎮日牋裁藤角。洗硯收龍尾。鈔詩更會人意。問伊故里。可有个延年女弟。

南樓令

春水到門長。春蕪繞徑香。好花枝。未隔東牆。來往花陰仙犬熟。已無意。吠劉郎。　舊事費迴腸。支機片石

旁便金梭投也何妨暗悔當時眞箇錯無一語但形相

明月引

小紅樓上有紅妝是肅娘是韋娘聞說他家慣自書眉長扇又遠遮簾又下暗塵起紫騮嘶向夕陽夕陽夕陽斷人腸柳半塘花半牆數也數也數不盡塘上鴛鴦偏我相思人到獨眠牀若遣个人偷嫁我拚兩槳打春潮送故鄉

蝶戀花

碧浪湖寬天水接郭外晴嵐佛髻三雲疊纔見黃花開穩貼一般也有悠揚蝶　何處飛來江上楫妹是桃根姊定名桃葉賦就閒情添口業研羅卻羨湘裙褶

玉樓春

舊游聽說臨邛路壚畔燒春誇卓女不同新寡更風流斷續巫山朝暮雨　遙峰眉樣應如故只有琴心難寄與從前翻恨是相逢剛道勝常看又去

殢人嬌贈女郎細細

絕小脣朱無多眉翠算舞腰楚宮有幾犀心一綫柳條通體比燕燕蟲蟲也還纖媚　易露簾前最宜懷裏借片石迷藏花底一分難減千絲得繫待社日歸來與伊相對用東方生細君語也

似孃兒

鏡約總難諧。十年事。雨絕雲乖。苧羅未嫁西施日。蘭橈曾並。畫樓曾共。香徑曾偕。　明白逗春懷。纖纖步。引上重階。小屏風對鴛鴦浴。無言半晌。替他整髻。翻溜金釵。

玉抱肚

橋頭官渡。沙頭煙樹。放歸船碧浪湖中。知逢同聽疎雨。恨參差朔鴈。何苦又慘澹江天叫秋葬。城隅漸近。隱隱梵鼓臨當去重聲分付。　少別經年。相逢地。單衫佇立。知誰畫眉嫵。好春兒。過了都無緒。好夢兒。作去聲成都無據。限仙源百尺紅牆。翠禽小小不度。斷魂難訴。從今憶舊事淒涼。尚堪賦。但只怕你。朱顏在。也非故。水又遙山又阻。使成都染就。箋十樣。也寫不盡。相思苦。

梅花引蘇小小墓

小溪澄。小橋橫。小小墳前松柏聲。碧雲停。碧雲停。疑想往時香車油壁輕。　溪流飛徧紅襟鳥。橋頭生徧紅心草。雨初晴。雨初晴。寒食落花青驄不忍行。

沙塞子

白頭無賴到西泠。浮小艇。愛問南屏。依舊是風荷十里。浴鳥沙汀。　酒徒一半已凋零。重過處。酒幔猶青。有多少。酒壚舊事。訴與誰聽。

惜分釵

雲鬢膩。眉峰細。小脣秀靨天然媚。比紅兒。更風姿。一捻何人得似腰支。師師。　李波妹。桃根姊。橫波微露千金意。玉交巵。乍同持。漏鼓無聲。未是歸時遲。遲。

百字令　窩春道中

柁樓攲曉。望樟亭木末。霧收川淨。誰把錢塘犀弩射。衝落驚濤千頃。霸業孫郎。高風嚴子。畢竟論誰勝。西臺寂寞。更何人埽巖磴。　最愛躑躅花繁。書眉啼處。高下穿紅影。十載重來頭已白。愁對清江如鏡。沙際鷗鷺。門前烏桕。引我移家興。眾師漁父。結鄰儘許相並。

秋霽嚴子陵釣臺

七里灘光。見擁樹歸雲。石壁銜照。漁火猶存羊裘未敝。只合此中垂釣。客星曾老。算來無過煙波好。況有个。偕隱市門。仙女定娟妙。　當此更想去國參軍。白楊悲風。應化朱鳥。翠徽深。鷗鷺飛處。半林茅屋掩秋草。歷歷柁樓人影小。水遠山遠。君看滿眼江山。幾人流涕。把莓苔埽。（子陵、梅福女壻。參軍、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有化爲朱鳥分將安居之歌。）

祝英臺近　任城登李太白酒樓

女牆低。官柳暮。俯首眺齊魯。冷綴苔錢。斷碣眠方礎。最憐酒醒花濃。好春閒度。更誰解。金魚換取。　啓塵戶。遙見十里帆檣。催人動津鼓。翠杓多情。容我醉方去。待他明月高時。臨風歌處。也未許。此翁千古。

百字令度居庸關

崇墉積翠。望關門一線。似懸檐溜。瘦馬登登愁徑滑。何況新霜時候。畫鼓無聲。朱旗卷盡。惟剩蕭蕭柳。薄寒漸甚征袍。明日添又。誰放十萬黃巾。九泥不閉。直入車箱口。十二闌陵風雨暗。聲徧哀鴻離獸。舊事驚心。長塗望眼。寂寞閑亭堠。當年鎖鑰。真龍眞是難狗。

又爲曹使君題江南春思圖

平林縹緲。望江南春色。依依堪戀。二水三山愁未了。猶有參差宮殿。十四樓空。斜陽細柳。繫馬誰家院。傷心王謝。舊來惟剩雙燕。最憶一曲秦淮。浮橋斷板。卷飛花如霰。日暮寒雲千萬里。吹起驚沙人面。記取扁舟。挂帆歸去。料得長相見。新愁幾許。六朝芳草吟徧。

菩薩蠻登雲中清朔樓

夕陽一半檐前落。月明又上闌干角。邊馬畫歸心。鄉思深不深。小樓家萬里。也有愁人倚。望斷尺書傳。雁飛秋滿天。

柳梢青應州客感

金鳳城偏。沙攢細草。柳擘晴絲。九十春來。連宵膠底。幾日花前。禁他塞北風煙。虛想像湖南扣舷。夢裏頻歸。愁邊易醉。不似當年。

多麗送王懷仁適官西安經歷

滿長亭落葉西風殘日綰青絲渭斟別酒一杯知共何夕且踟躕路岐執手莫愁他急管橫笛五斗猶分雙鬼白在此行千里更須努力到廳事藥囊丹竈清晝琴閒適爭誇道參軍未老幕府長揖　有高捧金人露掌削成玉女峰色好清秋樂游原上遠勝沙南戰雲黑北斗秦城西京漢苑登樓王粲幾殊昔灞橋外也應尋徧風雪定相憶看來歲芳樹隴頭寄我消息

上行杯

朝雨渭城歌罷柳煙深杏花開乍細草無邊青滿野　又早夕陽西下南浦送君斟玉斝駐馬珍重意莫辭把

清平樂馬邑道中

客何爲者日日風塵惹燕子春來秋又社萬事不如歸也　家書字字行行秋深只道還鄉不信行人更遠黃沙白草茫茫

采桑子雲州書感

去年一丈天山雪凍鵲枝頭暢好春游到得春來祇是愁　炎風匹馬黃塵裏又盼清秋涼月南樓到得秋來總是愁

消息度雁門關

千里重關。憑誰踏徧。雁銜蘆處。亂水滹沱。層雪冰雪。鳥道連勾注。畫角吹愁。黃沙拂面。猶有行人來去。問長塗。斜陽瘦馬。又穿入。雕亭樹。　猗氏將軍。鴉兒節度。說盡英雄難據。竊國眞王。論功醉尉。世事都如許。有限春衣。無多山店。酹酒徒成虛語。垂楊老。東風不管。雨絲煙絮。

滿庭芳李晉王幕下作

獨眼龍飛。鴉兒軍至。百戰眞是英雄。沙陀去後。席卷定河東。多少義兒子將。千人敵。一一論功。爭誇道。生來亞子。信不媿而翁。　前驅。囊矢日。三垂岡上。置酒臨風。歎綠衣。天下回首成空。冷落珠襦散盡。殘碑斷。不辨魚蟲。西林外。哀湍斜照。法鼓影堂中。

同作　曹溶

殿宿薤苔。岡平鼠壘。虛寢遙控簾鉤。義兒成隊。左右列松楸。誰放沙陀雁影。盤仙李飛入幷州。收京闕。赤心家世。長拱紫宸樓。　英雄誇亞子。提刀百戰。囊矢前驅。漸司香。遺廟薤玉荒丘。事去棠梨漫落。滹沱化。淚點長流。金鳧出。伶官天下。麥飯一時休。

花發沁園春王漁求方伯招同惲舍萬姚注若周雪客諸子飲郝園

蠟屐山遙。浮觴溪遠。愛他三徑幽獨。斜陽滿地。苔色侵階。人影一庭空綠。名花杜曲。開未了。秋林書屋。最

好是竹裏行廚教添沙際棊局近識風流地主把葡萄深杯百罰金谷接羅倒矣絳炬燒殘仰見月華如燭高城漏促還問収勝游須續休嘲我馬上乘船玉鞭歸也相逐

夏初臨天龍寺是高歡避暑宮舊址

賀六渾來主三軍隊壺關王氣曾分人說當年離宮築向雲根燒煙一片氤氳想香姜古瓦猶存琵琶何處聽殘勅勒銷盡英魂霜鷹自去青雀空飛畫樓十二冰井無痕春風裊娜依然芳草羅裙驅馬斜陽到鳴鐘佛火黃昏伴殘僧千山萬山涼月松門

書夜樂贈伎蠟兒

花鬚未受金鈴護被游蜂衙將去縱輸蜜勺濃甜也儘不辛不苦自是嫌他無味誤翠濤開甕頭香聚纔得近儂脣把春情黏住　冰絃打就繁絲縷愛泠泠風前語同心燭下貪歡惜別淚珠難數研就紅牋私印少撥蟲魚小名添注積多少相思一九書寄與三晉釀酒多以蠟封甕口秦漢銅章皆撥蠟鈐就

燕山亭清明日王漁求方伯招同劉津逮趙秋水毛子霞孔子威飲金粟園杏花下

鍾鼓新晴立馬斜陽滿樹臙脂透深映短牆曲護危闌更綴數行風柳燕外游絲惹多少粉香紅溜依舊正一笑花前去年時候　況值寒食佳辰問挑菜何人鬬雞曾否春衫試罷玉笛吹殘須盡百壺清酒剛得黃昏又疎影月明如晝搔首想來歲故園渡口

三眞六草寫朝霞。幾股玉釵分髻鬌。衡夫人問何似當年右軍。　鑿金堂上。青綾帳外。小字訝初聞。門掩謝池春。定書遍雙鬟練裙。

蘭陵王過晉藩舊邸

馬蹄揸。遙望參差雉堞。斜陽外。芳草斷垣。朱邸猶存舊城闕。平臺歌吹絕。禁得黃鸝調舌。妝樓畔。煙柳數株。時見柔條路人折。　閒尋老翁說。記帶指黃河。圭翦桐葉。霓旌千騎春山列。任桂樹招隱。鴈池斟酒。回眸琴瑟看盡滅。問誰是豪傑。明月最悽切。聽短笛飄零。哀角嗚咽。蕨薤不閉牕紗裂。有藥鼎霜碓。書廊麈屨。累塵深鎖。菟苑冷一片雪。

河傳送米紫來入藏

南陌。歸客。紫騮驕。水驛山椒路遙。落花如雨煙外飄。河橋。折殘楊柳條。　別酒西堂官燭短。紅玉盌。醉也休辭滿。漏聲催且徘徊。一杯。勸君更一杯。

風蝶令送崔二還曲梁

南浦山無數。東城月乍懸。離堂箏語燭花偏。愁殺斜飛金雁十三絃。　漳水流殘雪。叢臺散曉煙。酒家疎雨杏花天。繫馬紅樓深處阿誰邊。

蝶戀花重游晉祠題壁

十里浮嵐山近遠。小雨初收。最喜春沙軟。又是天涯芳草徧。年年汾水看歸鴈。　繫馬青松猶在眼。勝地重來。暗記韶華變。依舊紛紛涼月滿。照人獨上溪橋畔。

釵頭鳳逢呂二梅

紅亭右。清溪口。門前總是春楊柳。當壚語。遮人住。玉鞭墮也。酒錢拋與數數數。　橫波溜。深杯又。意中盟誓卿知否。同心苣。相思樹。雙飛蜨蝶。鎮長一處。許許許。

書堂春徐溝道上作

東城朝日亂啼鴉。雨晴芳草天涯。輕塵初碾一痕沙。何處香車。　春水青羅帶緩。春山碧玉簪斜。春風依舊小桃花。花外誰家。

桃源憶故人祁縣登樓作

高樓百尺誰家院。靜鎖葳蕤春晚。可惜鰕鬚簾卷。只是無人盼。　登樓搔首斜陽滿。風起落花如霰。可惜鵝兒酒煖。只是無人勸。

太常引寄呂二梅

美人曾寄翠琅玕。無計報青鸞。日暮碧雲寒。卻似隔千山萬山。　幾回明月。一聲玉笛。消息隴頭難。小鳳

綰雙鬟.又何處春風畫欄.

步蟾宮代州伎有小字白狗者晨往曲中訪之不值戲投以詞

疎簾日影纔鋪地.卻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　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去了.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

青門引別晁靜隱

賦別江淹.多情杜牧.朝來遠送.一杯千里.廣武城邊.鴈門關外.行徧板橋沙市.且與同.今夕玉山頹.羅裙重倚.月斜箏柱.淚消蠟照.風鳴牖紙.　盼取桑乾河水.悵不斷.柔情縈迴難似.巫峽雲歸.章臺柳暗.應記曾分瓜字.縱有相思句.怕飛來.塞鴻迢遞.自今贏得.春游詩卷.頻題黃四.靜隱行四.

一斛珠贈伎餅兒

肌香冰雪.生成命薄愁重疊.近人三五圓時月.窈似春蘇.瑩比玉盤潔.　溫柔休把紅綾浹.翻來覆去轉心熱.多少垂涎.恁時節.風韻他年.留待夜深說.東皙餅賦.窈似春蘇.自如冰練.又云.行人垂涎於下風.唐夜冷.臣當此景.恨無說餅.

蘇幕遮別王千之

朔雲垂.霜鴈過.上苑秋深.一帶寒煙鎖.數盡歸期.猶未果.無事長安.空把征衫涴.　折黃花.傾白墮.又是

驪歌。送客旗亭左。我淚別君君別我。莫灑臨岐。留作相思可。

南樓令倩人寄靜憐札

瓦市寒雲涼。封書遠寄將。小樓前。一樹垂楊。縹緲試聽樓上曲。催短拍。玉娥郎。　雙袖越羅香。人同錦瑟長。愛秋花。慣插釵梁。行四曲中人定識。只莫問。謝三娘。謝三娘不識四字宋時謠也。

醉春風送陸集生孝廉還華亭

文采機雲後。當代論者舊。橫汾千里自西來。驟驟驟驟。把袂中秋。銜杯幾日。送歸重九。　素業清江口。內舍今存否。蓴鱸忽動故園情。又又又瘦馬秋塵。亂山落日。板橋疎柳。

最高樓登慈仁寺毘盧閣

登珠閣。落日在檐楹。鐘鼓報新晴。玉驄嘶。泥飛塵起。阜鴈沒處冷雲平。且銷憂。千里目。異鄉情。　望不盡。軍都關一面。流不盡。桑乾河一綫。南北路。短長亭。寒沙莫辨蘆花白。秋霜未脆柳條青。步蹀躞。松陰轉。月華生。

金明池燕臺懷古和申隨叔翰林

西苑妝樓。南城獵騎。幾處笳吹蘆葉。孤鳥外生煙夕照。對千里萬里積雪。更誰來擊筑高陽。但滿眼花豹明駝相接。剩野火樓桑。秋塵石鼓。陌上行人空說。　戰鬬漁陽何曾歇。笑古往今來。浪傳豪傑。綠頭鴨。悲

吟乍了。白翎雀醉歌還閟。數燕雲十六神州。有多少園陵。銅垣斷碣。正石馬嘶殘。金仙淚盡。古水荒溝寒月。

飛雪滿羣山燕京歲暮作

椎髻鴻妻。蓬頭嫡子。故園消息誰傳。雪花如手。同雲萬里。幾回搔首茫然。黑貂裘敝矣。況兼東郭先生履穿。一點孤燭。兩行鄉淚。惟有影相憐。豈不念。飛帆歸浙水。歎舊游零落。無異天邊。竹林長笛。鴿原宿草。又誰勸酒壚前。薄游成久客。惹霜鬢愁添去年。更無人問。長安市上空醉眠。

滿江紅贈吳佩遠

蕪沒田園。都不戀。五湖鰕菜長只是簫吹市上。劍歌天外。千里曾經龍戰地。竹年偶住雞鳴埭。正昭王臺畔酒人稀。逢君在。窮巷隔。無車蓋。當暑靜。弛巾帶。向招提偶坐。儘還湔灑。作賦最須憐趙壹。時吳江趙山子在坐。有贈吳子詩其工。鼓刀應許同朱亥。問白頭如雪幾時歸。銜杯再。

鳳凰臺上憶吹簫和梁尚書傷逝作

寶鏡塵昏。綵雲天遠。燕飛不到釵頭。悵花封錦誥。書拆銀鉤。多少吟牋筆陣。鉛華謝。一夕都收。傷心是。啼蛄弔月。長簟驚秋。今休他生未卜。問碧落茫茫。何處堪留。剩無情哀鴈。偏度妝樓。只有安仁能誄。看遺挂。那忍回眸。持籌慣。凝思五曹。難算新愁。

鎮西送陳六謙之官安邑

雪晴鵜鶘正酸風交射河橋外鴈壺重寫沉吟者計郵籤此去娘子關西春光滿野琴堂到時元夜蘭燭灺玉鉤山翠繞畫簾靜也料哦松合多亭榭堪游冶笑永哉何負紙尾交銜龍蛇恣寫須添墨池官舍意難忘

金犢香車問禿襟小袖上苑誰家粉勻全露頸雲膩細飄花柳陰重石橋斜春水浸芹芽想薄寒曾傾酮酪臉暈潮霞高城容易天涯有氍毹氈帳自在藏他錦韉馱叱撥江燭理琵琶須記取畫蟬紗展挂玉驄叉更教添一輩莽馬細草平沙

八歸丁未燕京除夕同表兄舟石家兄夏士守歲作

爐存炭獸香浮樽蟻天涯又記除日尋思四十明朝是轉覺客懷難遣歲去堪惜旅館亂山殘雪夜幸款語相逢茲夕試屈指二十年來幾度在鄉國南粵東甌西晉而今漂泊漫索長安杯炙何甥謝舅周郎陸弟舊事淒涼空憶且呼童秉燭好把新詞共題壁笑諸兄與還不淺爛醉狂歌看余鬢翻白

紅娘子正月十三日夜同毛子霞張登子集王滿求方伯齋中

桑落甘如蔗齊向樽中瀉北斗春迴西堂燭膩沉沉此夜喚薛家車子近前歌勝名倡謝姐　纔把鄉愁卸又早春愁惹遠陌香塵橫汾花月東風臺榭莫匆匆上馬且銜杯任鈿車歸也是日立春

臺城路十四夜

層城已下蕨鞮鎖。華堂更浮春酌。水浸銀屏。花移火樹。人在瑤天笙鶴。微風繡幕。看蛺蝶翻飛。鳳凰飄落。八尺輕容。美人無數卷珠箔。銅盤翠煙簏霧。有水蕖掩映。畫闌紅藥。明月難留。春宵易曉。只合人生行樂。箏琶間作。任笑舞燈前。綠牕齊拓。問夜何其。拚醉歸似昨。

春從天上來元夕

好月初升。見翠霧霏霏。霜色稜稜。博山香滿。不夜珠澄。連夕有酒如澠。況星橋開鎖。細翦就。湘綺吳綾。碧瓏玲。有冰荷卷葉。馬乳垂藤。江鄉故人堪憶。歎雁後花前。幾度愁凝。錦字應挑。紫姑空卜。歸夢萬里難憑。想年來憔悴。拋雲髻。綠髮鬅鬙。曲闌凭。向小牕深處。一點篝燈。

南歌子贈伎張綺綺

酒釅金船勸。衣香石葉燻。猶恐未消魂。喚伊歌一曲。月中聞。時伎宋玉環吹篳和之。

虞美人寒食太原道中

去年寒食橫汾曲。曉雨平蕪綠。今年寒食尚橫汾。又聽鶗鴂吹入杏花村。古今多少橫汾客。飲馬臺駘澤。并州雖好不如歸。輸與一雙新燕舊巢飛。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五

詞二

江湖載酒集中

木蘭花慢上元

今年風月好。正雪霽鳳城時。把魚鑰都開。鈿車溢巷。火樹交枝。參差。鬧蛾歌後。聽笛家齊和落梅詞。翠幌低驄翠嶽。紅樓不閉葳蕤。蛾眉。簾卷。再休垂。衆裏被人窺。乍含羞一晌。眼波又掷。鬢影相隨。腰枝。風前轉側。却憑肩回睇似沉思。料是金釵溜也。不知兜上鞾兒。

晉馬索送崔二再游黔中兼訊李斯年

玉驄嘶。須把青絲羈他住。燕歌易洒。莫辭今夕離亭聚。浮雲一望。綠波千里。滿目銷魂江淹賦。計落花時節黃陵。楚竹湘煙響柔櫓。行旅。羅施天末。木瓜金筑。且伴參軍作蠻語。亂水孤舟逢人少。惟有冷猿昏雨。南尋李白。問訊何如。爲報頻年相思苦。道故人別來詩卷。總是人間斷腸句。

沁園春送葉元禮之眞州

游子何之。迤邐雷塘。二十四橋。正梅花如雪。煙籠寒水。垂楊拂地。雨漲春條。江左文章。竹西歌吹。麗句爭

傳勝六朝。裘簏處。報玉驄到也。紅袖齊招。　當年瓜步停橈。有桃葉桃根送晚潮。悵荊雲隔浦。難邀夢雨。秦樓按曲。曾聽吹簫。舊事堪尋。長牋得寄。便欲從君訪翠翹。沉吟久。怕重來不見。見又魂消。

宣清送米紫來之官建昌

別酒初醒。曉月猶懸。天街鼕鼕畫鼓。滿汀洲。柳惲白蘋。灑船牕。孫楚零雨。昌邑城邊。宮亭湖畔。南州樂土且攜將。法曹詩風流香令同賦。（紫來以司李改補。）　記九疊芙蓉。五峰瀑布。當年曾望處。想廳事花陰。疎簾午卷。向畫中看。小米雲山無數。載鳴琴。臨流喚渡。任優閒。寄情毫素。長安布衣。判留滯經春。盼仙鳧一雙飛度。

賣花聲

背郭鵲山村。客舍雲根。落花時節正銷魂。又是東風吹雨過。燈火黃昏。　獨自引清樽。鄉思誰論。聲聲滴滴夜深聞。夢到江南煙水闊。小艇柴門。

菩薩蠻

夕陰秋遠樓邊笛。笛邊樓遠秋陰夕。磯斷綠楊垂。垂楊綠斷磯。　霧深疑細雨。雨細疑深霧。門掩午黃昏。昏黃午掩門。

青玉案臨淄道上

淸秋滿目臨淄水。一半是牛山淚。此地從來多古意。干侯無數。殘碑破冢。禾黍西風裏。　青州從事須沉

醉穫下雄談且休矣。回首吳關二千里。分明記得。先生彈鋏。也說歸來是。

轉應曲安丘客舍對雨

秋雨秋雨。一半回風吹去。晚涼依舊庭戶。此夜愁人睡無。無睡無。紅蠟也飄秋淚。

柳梢青馬上望琅琊山

遼海南耶。我行山路。朝儛非耶。遙望秦皇東觀出日。卽此山耶。 崖光一綫。雲耶。青未了。松耶柏耶。獨鳥來時。連峰斷處。雙髻人耶。

點絳脣濟南九日兒子南還賦此

開徧黃花。年年九日他鄉度。闌風長雨。那有登高處。 西北南東。祇送歸人去。呼兒語。暫同綠醑。誦我悲秋句。

六幺令壽劉宣人編修用劉氏事

張南周北。綸正金華歸沐。孝綽青裘。然徧向詩膾如天誰得似。又五字長城堪溪。長卿海內觥觥。翊雛中雅雅。釋宏演洵美升堂彥。楨公非公是。才華兄弟齊擅。敞放試擬天半朱霞。計雲中白鶴。歎未比文心遠。 鑑自有寒山叢桂在。安那問仙源深澄。邁之乘月登樓。鬼閉關頗酒。伶初度書皇覽。勑荊州相倚。依然舊日王粲。表

霜天曉角晚次東阿

鞭影匆匆。又銅城驛東。過雨碧羅天淨。纔八月。響初鴻。　微風。何寺鐘。夕曛嵐翠重。十里魚山斷處。留一抹。翠林紅。

寒孤高唐道中曉行作

五更風。一翦蘆篷啓。挂壁燈飄紅穗。仰視昴車星璨碎。穿曲巷。嘶輕騎。松門掩。木魚聲。草火濕。秋螢尾。愛涓涓。響橋下流水。　莫辨斷塔稜。亂結啼鴉隊。月影潛消衣袂。幾處炊煙茅店起。霞露白。離花翠。日已上。最高樓。霞又散。無邊綺。未輸他。斗帳人睡。

瑤花慢寄酬陸我謀表叔

由峯城北。童稚情親。記數陪冕屐。兵戈轉眼。三十霜。一水兼葭人隔。沙隄盡改。算往事。都成陳迹。剩白雞。夢後荒墩。朱雀橋邊斜日。　寸心忽憶離居。荷千里題書。似親顏色。齊紈皎潔。詩句好。髣髴玉溪風格。一彈三歎。勝鼓却朱絃瑤瑟。但相逢。芥雁植麟。報我春鴈秋蜂。

采桑子寄贈史雲臣

梅谿樂府眞同調。把袂偏遲。曾寄相思。載酒江湖杜牧之。　緇塵不到橫塘路。穩臥山茨。醉詠新詞。春雨梨花燕子時。

眞珠簾寄陸郡守兄孝山

離居消息沉雙鯉。料因是地闊天長難寄。兒說訟庭閒。但逍遙文史。小小谿亭移岸北。搖白羽。風蓮秋水。猶記。聽子規落月。夜闌同醉。嶺表十四年來。伴參軍蠻語。也應憔悴。不見蠻書增。老顚川循吏。且飲修仁江上水。莫便作匆匆歸計。差喜有西牕剪燭。故園兄弟。謂次友融谷也。

清平樂送沈融谷再游南雄

京華嬾住。又向雄州去。匹馬遙尋桃葉渡。穩送輕帆柔櫓。　朔雲南雪冬春。鴈書欲寄無因。共惜行人路遠。不知身是行人。

瑤臺聚八仙題錢舍人望廬集句詩

青憶丁香花發後。潞水歸計初諧。秋帆一葉。放溜直渡清淮。蟹舍蓴鄉能幾日。又誰知樂事全乖。暗塵埋。紬兒卷慢。撫也分釵。　堪憐此日騎省。寫哀思不住。總爲情差。人已瞭。戀尙教聲奠。聲齋。青天碧海夜夜。算明月何從更墮。懷燈前淚滴秋風長簟。暮雨空階。皮日休詩。五更看月是情差。元稹遣悲懷詩。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點絳脣九日同顧寧人陸翼王登孫氏石臺賦呈退翁少宰

花徑登臺。舊時此地重陽讌。天涯相見。最喜翁猶健。　望極疎林。瑟瑟金風剪。憑闌徧。夕陽一片。送盡南飛雁。

百字令偶憶

橫街南巷。記鈿車小小。翠簾徐揭。綠酒分曹人散後。心事低徊潛說。蓮子湖頭。枇把花下。綰就同心結。明珠未解。朔風千里催別。同是淪落天涯。青青柳色。爭忍先攀折。紅浪香溫。蘭夜玉。墮我懷中明月。暮雨空歸。秋河不動。虬箭丁丁咽。十年一夢。鬢絲今已如雪。

訴衷情

記得鈎簾深夜起。小庭中。人不語。豆蔲攀。秋蟲月底粉光融。弓弓。鎖蓮雙瓣紅。滿衣風。

邁陂塘題其年填詞圖

擅詞場。飛揚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風煙一壑家陽羨。最好竹山鄉里。攜硯几。坐罨畫溪陰。鳧鳧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筍烹泉。銀箏佐酒。此外總閒事。　空中語。想出空中妹麗。閤來菱角雙髻。樂章琴趣三千調。作者古今能幾。團扇底。也直得。檀前記曲呼娘子。旗亭壺市。聽江北江南。歌塵到處。柳下井華水。

角招裂帛湖春游作

冷波灑。城西路。曉來燕子齊掠。龍舟今寂寞。臥柳斷橋。總被藤縛。山雲漠漠。漸作去聲弄春陰如幄。小雨濃煙披薄。知他花外誰家。尚依然亭閣。　佳約。好春過却。輕寒正怯。肯把紗牕拓。海棠開又落。碧草溟濛。東風還作。麴塵猶昨。偏濕了。秋千紅索。料是羞登牆角。試吹動。賣餳簫。應窺著。

十拍子上已逢錢葆齡官人賦

曉陌重逢嘶騎。秋帆記送歸船。纔到燕臺寒食下。恰值蘭亭禊飲年。和風淡宕天。　燕羽齊倚小院。柳絲午擘晴絲。試傍玉河堤畔去。定有紅裙水上湔。須攜酒十千。

玉樓春伎席

蟲蟲本愛穿花徑。改席迴廊翻道冷。歌時小扇拍猶嫌。醉裏香肩憑未肯。　情知並坐無由並。且喜眉梢遠相映。待他月上燭斜時。壓住影兒應不省。

鵲橋仙席上贈伎張作月

吳歌白紵。吳衫白紵。只愛吳中梳裹。十年四度到京華。纔一霎。樽前同坐。　秋娘聲價。泰娘聲價。風韻當年須過。迢迢明月碧羅天。誰伴取。張星一箇。

又

橫汾清濟。十年舊事。祇恨玉鞭歸暮。碧桃先自笑春風。全不待。社公新雨。　章臺柳。漢南移種。憐取柔條最苦。游絲無力強天斜。萬一把。飛花黏住。

步蟾宮席上同沈六贈伎

越羅垂地湘裙展。淺露著。鞾幫紅淺。尋當已是不分明。況一點紗籠殘蠟。　玲瓏骰子拋時。霎遙勸酒。觥

船纜壓月高先自下階行又何處爲雲巫峽

前題　平湖沈岸登草九

雪花未淨侵階滑奈小小鴉頭羅韤惱人三五月朦朧數不定風鬟十八歌闌綰把觥籌撒聽去也

一聲愁煞樽前相對且無言又那得相思書札

河傳題譚天水小像卽送其入閩

嶺外傾蓋日招尋一別愁深至今木棉花底榕樹陰獨吟江潭憔悴心忽漫相逢燕市酒嗟未久萬里仍分手度吳關到閩山艱難知他別後顏

南鄉子

拜客庭陰眼波容易逗人心縱得相逢無一語臨去髻滑落花鈿不住

一翦梅題汪季角舍人錦瑟詞

錦瑟新詞風閣成贏得才名不減詩名風流異代許誰并是柳耆卿是吏邦卿　閒閒閒愁讀能生吾亦多情那得無情問何人解按銀箏說與君聽先與吾聽

水調歌頭得曹秋岳侍郎札却寄

朝鴈度紅峴秋樹冷金臺故人憐我久滯隔歲一書來楓橘山亭應滿蓴蓴湖田無恙別業古城隈范蠡

祠東月恰照小門開　八行發三過讀轉徘徊栖栖南北何事瘦馬倦黃埃行處藤鞵竹傘坐處蒲葵葛麪儘可共銜杯只此辦歸計歲暮草堂回

又送清駿弟赴楚撫幕

雲幕近開府鄂渚舊名邦游人此去萬里風動碧油幢上馬能橫大槊下馬能書露布筆陣鼎應扛記室古來有意氣爾無雙　瀟瀟雨聽木葉泝空江平沙歷歷斷鴈楚火照船牕赤壁山前故壘鸚鵡洲邊秋色千古怒濤撞不淺南樓興誰共倒深缸

又送鈕玉樵宰項城

吾最愛姜史君亦厭辛劉經過燕市多暇歌酒互相酬自向金門索米君亦牽絲作吏臨別始添愁椷板按新曲此事尚能不　雷封好項子國古陳留江南風景宛似煙月北揚州也有疎簾清簟也許樽前家宴隨意發清謳三十六槓鯉莫忘寄輕郵

百字令自題畫像

菰廬深處歎斯人枯槁豈非窮士膽有虛名身後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無聞一丘欲臥漂泊今如此田園何在白頭亂髮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窮雁塞更東浮淄水一刺懷中磨滅盡回首風塵燕市草檄撈餺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誰是

又和韻送曹子顧學士還南溪

十年相別又相逢攜手旗亭同入試話長安歌酒作客久鄉音翻澀正好歸帆溪南如畫紅葉新霜濕衡門深閉三冬且學龍蟄猶剩百八株桑一千頭橘酒債還堪給萬里山川歸腹笥不用巾箱收拾三影新詞八叉麗句筆鷹參差立衍波題就白藤閒織書笈

同作　平湖沈岸登

征帆江北又江南一曲萸灣深入鴈齒紅橋深柳巷鼓唱新詞猶澀瓜步寒潮蒜山晚渡幾點霜鷗溼重陽過了拂雲石燕初蟄試問姹女罏頭酒錢細數誰把金魚給別後南溪溪畔路賦能蠻牋爭拾老圃觀梅輕舟載鶴勝向花朝立十洲五岳書圖看滿篋笈

風中柳戲題竹垞壁

有竹千竿寧使食時無肉也不須更移珍木北垞也竹南垞也竹護吾廬幾叢寒玉　晚來月上對影描他橫幅賦新詞竹山竹屋郭筒一束筍鞵三伏竹夫人醉鄉同宿竹山蔣捷詞名竹屋高觀國詞名也

長相思紅橋尋歌者沈西

石橋西板橋西遙指平山日未西舟來蓮葉西　人東西水東西十里歌聲起竹西西施更在西

蝶戀花揚州早春同沈覃九賦

十里雷塘歌吹遠。柳巷人家。醾水鵝黃淺。游子春衣都未換。鈿車早已東城偏。　妝冷罷遮蟬雀扇。最恨微風。不放珠簾卷。斜露翠蛾剛半面。心飛玉燕釵頭顫。

同作　沈岸登

是處梅花香近遠。點點苔枝。漏泄春光淺。歎息年華看又換。踏歌聲按揚州偏。　睡起雲屏山六扇。羅帳無人。一任東風卷。細馬馱來嬌滿面。凭闌小語聽猶顫。

思佳客

杜牧秋霜染鬢多。樽前無奈紫雲何。風春澹澹三城夜。暮雨瀟瀟一曲歌。　眉解語。眼橫波。更看柔弱舞雙鞾。黃姑悔不憐須女。枉自含情盼隔河。

東風齊著力延平道中

百雉城開雙龍津合。鐵鎖浮梁。千家斷續。三面水雲鄉。檠纜沙邊且住。織絺軟。五月猶涼。休催去。冷風閣上。置酒何妨。　巨石擁中央。舟一葉。過時險甚瞿塘。竹雞啼罷。飛雨暗叢篁。處處水輪山碓。炊煙動。菰米偏香。灘聲急。斷磯青樹。又挂殘陽。

江城子飲道山亭

城隅一徑躡層冥。坐孤亭。啓疎櫺。螺女江昏。風急鯉魚腥。懊惱鷓鴣啼不住。煙雨外。荔支青。　蒼苔乍洗

讀遺銘問山靈幾人經喚取深杯石上挹湘醪最好紅山橋外月先爲我出遙汀

南鄉子游鼓山題鑽源洞壁相傳五代時有高僧喝水水移他處遂涸

披霧曉同游竹杖鏡輿各自山翠磴紅亭三十里淹留行到松門路轉幽　僧飯雨初收風末鐘聲樹杪樓多事山僧曾喝水橋頭只少飛泉一道流

點絳脣歸次浦城寄酬高雲客

幾日銜杯回眸咫尺榕城阻齊紈乖露不寫離情苦　南浦橋邊總是銷魂樹山無數澀灘柔櫓惆悵歸時路

尉遲杯七夕懷靜憐

吳綾白偏愛縫雙繭鴉翎黑多應北里新妝怕墮尋常標格微風簾額看露葉中庭盡秋色記鱗鱗月底疎雲曾照勾闌吹笛　一自細馬馱歸剩羅帕當時別淚偷拭最恨初鴻銜蘆寒上不遞愁人消息枉飛度河橋山驛想柳外高樓長如昔更何年並坐穿鍼六度淒涼今夕

西谿子

那日樽前同坐剛值上元燈火引杯深賭葉子拋骰子醉裏交呼小字舊事暗沉吟到而今

一翦梅

子夜琴心調乍翻。放誕文君。多病文園。柔腸縈處酒杯濃。骰子巡拋。射覆更番。　紅蠟連燒花燼繁。斜對雙蛾。暗蹴雙鴛。不應草草放他歸。去便如期。來便空言。

百字令元夕和陳山農韻

落梅歌斷。笑六街春靜。者番燈夕。猶有蟬紗蘭燭膩。山水米家眞蹟。樂府偷聲。故人相見。鳳紙題還濕。深杯莫放。迴腸更話疇昔。　年少金鴈箏邊。銅駝巷口。酒力輕寒敵。醉倚紅妝呼小字。忘了天涯爲客。折柳章臺。沉珠漢曲。嬾問閒消息。三分明月。二分偏照頭白。

擊梧桐送曾道扶歸里

風雪寒如許。偏灑就。宣武門西歸路。況是殘年也。問何事。幾日留君不住。離歌斷續。離亭長短。目送離人此去。瘦馬河橋外。想除夕守歲。題詩何處。　江上梅花。津頭柳色。一葉扁舟淮浦。絕勝陶彭澤。腰未折。早返柴桑衡宇。惆悵孤蹤留滯。竹垞歸夢。有小園獨樹。待明年。南湖秋月。與子同賦。

秦樓月

風蕭蕭。夕陽古岸盧溝橋。盧溝橋。沙迴小市。柳折長條。　誰家紅袖揚輕紈。暮塵十里車遙遙。車遙遙。銀燈翠被何處今宵。

百字令酬陳緯雲

過江人物數君家伯氏辭華無敵比歲才名驚小謝聽說尤工詩律二陸三張雙丁兩到聲動長安陌新詞贈我居然黃九秦七　可歎歧路西東浮雲零雨別思同蕭瑟此日高陽逢舊侶一半酒人非昔碣石雛鴻香山落葉風雪重游歷池塘夢裏試尋將也消息

輥繡毬歲除同兒子對雪懷鄉里作

寒雀斂層檐正萬里同雲催暮去年曾記梅花溪上童孫喧笑紛紛鬧就玉獅蠻虎　回首亂山如許對孤燭異鄉同住遙憐千里老妻無恙竹坨門掩多應壓徧小園高樹

解珮令自題詞集

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圓燕釵蟬鬢　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

摸魚子　送魏禹平還魏塘

一身藏萬人海裏姓名慵注官簿秋深門巷城羅雀只共酒徒爲伍君又去認百疊寒山似綫鄉關路冰霜最苦盼到得江南平波斷岸猶及冷楓舞　竹林伴依舊犖確交呂笛家琴調雜譜燕臺縱有尋春約忍負鏡邊眉嫵君且住算我便歸遲定不過闌暑高荷大芋待縛个茅亭能來夜話同聽紙牕雨

金縷曲寄譚七郡丞兄在榆林

一別三重九。歎年來。燕臺寂寞。酒人非舊。遙望秦川邊沙遠。客淚徒盈襟袖。想塞下。秋來風候。白草黃榆天無際。問圖書。何處消閒畫。泉一勺。秫千畝。同心最苦離居久。藉雲鴻。題書萬里。住來亭堠。悔不短衣從兄去。獵馬千羣關口。便作使秦娥行酒。酒後狂呼雙耳熱。更彎弧。射碎轅門柳。窮寒主。可能否。

同賦　沈岸登

朔鴈驚飛起。憶前年。酒壚擊筑。和歌燕市。一自盧溝橋頭別。滿眼斜陽流水。悵去路。雲山無際。強欲尋君惟有夢。奈夢魂不度三千里。君憶我。定想似。　虛慚蹤跡天涯寄。但逢迎。五陵裘馬。有誰知已。翻羨一官乘邊障。苦愛賓朋文史。況盧酒。鄴筒堪醉。燕頷書生還未老。捧從軍。共作封侯計。帶圍減。且休矣。

又寄李武曾在貴竹

誰共金臺醉。記年時。酒徒跋扈。盡呼朱李。上巳浮杯恩恩別。雲散風流天際。報一一。平安書寄。鄴下雙丁齊入座。有多才。繡虎稱前輩。交唱和。令公喜。　離羣最易添憔悴。況而今。相如賦賤。鸕鷀都敝。老去沉吟無長策。仰屋著書而已。但疑義。須尋吾子。秋錦堂前凋錦樹。問灌園。何日歸長水。倚閭望。幾年矣。

又答朱十　李良年

尚憶青門醉。正鞦韆。翠裙入望。帝城桃李。君向揚州吾湘漢。身與沙鷗無際。感此日。瓊枝先寄。別後眠餐應似昔。奈浮雲。聚散傷同輩。緘未拆。雜悲喜。　頻年淚滴芳蘭悴。況天涯。歲華易改。錦韉俱敝。退谷

僧坊留題處。舊事淒涼何已。若天意定憐才子。潘未查容無恙在。伴竹垞。老去同煙水。楚江柳。又青矣。

又同周鄭山陳胤倩飲嚴太僕齋中醉賦

滿目悲秋賦。悵征塗。衣裘盡典。酒錢難數。賴有城西嚴太僕。肯與荊高爲伍。拚痛飲。忘形爾汝。客罷長齋如泥慣。更孟公投轄多豪舉。觴百罰。氣如虎。　天涯幾得良宵聚。憶連年。東西吳越。後先齊魯。主便不留賓也宿。何況留賓不去。任醉尉。頻訶歸路。我困欲眠公莫笑。聽街頭。遮莫鼕鼕鼓。還坐起。爲公舞。

又送陳參議祺公之官廣西

鴈塞分襟驟。七年來。關河迢遞。合并難偶。草草殘春相逢午。通潞亭邊攜手。恨不見。李生良久也。天生待踐深秋雞黍約。奈忽忽。書鴈津門口。萬里別。一杯酒。　丹砂此去鄰勾漏。泝蠻江。人家兩岸。綠榕紅豆。才子從軍緜來事。況是黃金縣肘。擁千騎。弓刀前後。聽取連營長短笛。譜武溪。一曲南征又嶺外嶺。柳州柳。

百字令索曹次岳畫竹垞圖

杜陵老矣。共丹青曹霸。白頭漂泊。花柳春殘都未見。底事燕南棲託。略彷長堤。嘔啞柔櫓。只憶江鄉樂。吾廬何處。斜陽芳草村落。　況有蔗芋閒田。竹梧舊徑。客至堪杯酌。試畫三楹茅屋矮。隨意圖書簾幙。峽石東西。橫山近遠。密樹遮雲壑。明年歸去。小樓添向牆角。

渡江雲送蔣京少入楚省覲

鼕鼕街鼓歇。驚沙紛卷。白日淡幽州。望疎林郭外。翦翦酸風。臂栗轡雛頭。三杯兩琖旗亭酒。怎把人留。看一霎鞭絲茸帽。驅馬度盧溝。　離愁萬重煙樹。千疊雲山。縱相思夢有尋不到。清江古渡。黃鶴空樓。趨庭正值椒花讌。醉春盤。儘許風流。能記憶。買田陽羨人不。

應天長　鄭雲直招飲虎丘酒肆

三山曉徑。七塔夜燈。曾同閑嶠游展。零雨斷蓬。別後迢迢夢魂隔。西丘寺。一片石。愛綠樹濃陰鼓側。風林杪。未斂斜陽猶照蟬翼。　六載一相逢。杯酒總持。那知是離席。不見赤闌橋下催人有闌鴛。荊高俱燕市。北肯忘了。江鄉秋色。紅蓮飯。玉破鱸魚。須待歸客。

點絳脣

小院疎簾。酒邊最憶年時事。箇人纖麗。合喚輕輕字。　墮葉飄花。再見渾無計。蘭燈翳。那回微醉。悔不香肩倚。向子諲有席上贈彭輕詞。

河滿子

羊侃姬名靜婉。謝娘婢喚芳姿。最憶紅牕來去慣。塗妝綰髻多時。簾底頻搖扇子。掌中曾拓鞾兒。萬里猶傳消息。三年偶誤歸期。碧玉無端偷嫁了。空餘方寸相思。輸與廬江小吏。黃蜂粉蝶雄雌。

天仙子

鴉翅雙鬟垂秀領。翠羅衣薄風難定。全身都被月華籠。天上影。波底映。却似曉妝前後鏡。

十六字令

鬟。一樹丁香花壓闌。心憐惜。不向鬢邊看。

祝英臺近題汪舍人少壯三好圖

楮先生。劉白堕。此外也無个。減字偷聲。雙調儘教和。囑他小小蟲蟲。輕輕燕燕。都不許。兩眉春鎖。且深坐。假若開却芳年。行樂甚時可。暗悔從前。所好未曾果。料難老眼鈔書。迴腸度曲。但餘醞。不妨留我。

臨江仙和成容若見寄秋夜詞

倦柳愁荷陂十里。一絲鴈絡晴空。酸雞漸逼小亭中。魚雲難掩月。豆葉易吟風。　才子年來相憶數。經秋離思安窮。新詞題就蜀牋紅。雪兒催未付。先寄玉河東。

又寄酬李十九

問訊謫仙今好在。年來酒債都消。園花開付嫩童澆。題詩過水寺。種秫隔溪橋。　白髮白髭歸未得。生涯老漸蕭條。尺書虛負故人招。秋風茅屋破。梧葉幾回飄。

又

藥甲齊開更斂。柳絲欲起還沉。一春閒望費愁吟。酒旗風著力。花事雨驚心。　巷窄猧兒不吠。樓高燕子

難尋。熏爐小篆疊重衾。綠陰猶未滿庭院已深深。

又入日訪汪若文戶部往堯峯山莊不值

苦憶茳華書屋。別來幾度相招。衝泥江郭不辭遙。堯峰春最好。人日酒先挑。想見青鞋踏處。梅花開徧煙條。東風溪上雪初消。落帆光福市。吹笛虎山橋。

西地錦送錢爾載之河中

到此轉愁君去。且踟躕岐路。遙山一抹初鴻。幾點又疎疎秋雨。鶴雀樓頭凝竚。定懷人題句。他鄉歲月。故園燈火。話兩家兒女。

更漏子送陳山農入閩

鹿谿南。閩嶠路。記我舊曾游處。灘黯淡。石巉屼。兩邊都是山。渡螺江。尋小艇。莆芳宜登絕頂。長慶寺。足栖遲。須留噉荔支。

醉花間送王古直還西湖

愁君去。送君去。君去西湖住。小閣鏡中懸。是月初生處。羅裙芳草渡。一一鳴桡櫓。扶上七香車。長定門前遇。

浣溪沙

七澤三湘道路重。織腰來自楚王宮。玉簪無力鬢雲鬆。妙舞定過張靜婉。小名未記陸龜蒙。惱人臨別始相逢。

暗香初夏飲何侍御蓑音古藤書屋

石闌一半讓酒人占取。斜陽深院。密葉層檐。幾日輕風勝刀翦。靜對芳陰百尺。宛似泊南湖南岸。只少却。柔櫓嘔啞。遙指點。小橋畔。相見意款款。任一詠一觴。少長交勸。繁英落徧。涼月紛紛夜客亂。多少長安旅話。算鄉里同游應罕。催漏鼓浮鑿落。醉還不管。

洞仙歌送陳康侯入楚

雪晴池館。悵離筵難又。輸與游人鬧煙九。憶橫汾策馬。通潞挐舟。都不似。此度忽忽分手。　遙山何限隔。行盡窮沙。盼到青青武昌柳。後夜苦懷人。一紙相思。報碣石輕鴻能否。算耆舊襄陽未應稀。知漢上題襟。共誰榷酒。燕人日正月十九日。燕九。游人爭往白雲觀。

減蘭贈程叟

韓畺逝矣。知布單衣逢弟子。返照僧樓。白髮蕭蕭話舊遊。　琴箋細譜。流水高山多樂府。他日江關。我亦填詞付汝彈。

金縷曲憶靜憐

寒十膩脂紫。女牆深。榆飄似莢。柳多於薺。身作紅襟雙語燕。飛入碧牕紗裏。看挂鏡。親盤鴉髻。象篦鰕鬚。都不卷。惹犀梳。粉拂餘香膩。勻面了。埽眉未。　玉娥遺曲康陵製。換新聲箏調銀甲。笙調銀字。蝴蝶團欒花底住。分薄西風驚起。夢不到。綠陰青子。白鴈橫天來又去。盼蕭娘。一紙書難寄。五湖約。十年事。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

詞三

江湖載酒集下

百字令彭城經漢高祖廟作

歌風亭長。剩三楹遺廟。斷垣摧棟。芒碭雲羅銷已盡。未見馬頭山擁。逐鹿人亡。斬蛇溝冷。一片開丘隴。綵幡斜挂。綠楊絲裏飄動。贏得割據羣雄。六朝五季。各自誇龍種。魂魄千秋還此地。人處野雞誰共。社古枌榆。村遙巫覡。孰管神迎送。行人憑弔。看來終勝劉仲。

水龍吟謁張子房祠

當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陽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縱漢當興。使韓成在。肯臣劉季。算論功三傑。封留萬戶。都未是。平生意。　遺廟彭城舊里。有蒼苔斷碑橫地。千盤驛路。滿山楓葉。一灣河水。滄海人歸。圮橋石杳。古糝空閉。悵蕭蕭白髮。經過暫駐。向斜陽裏。

江南好

江南好。舊事試重論。平底貴船桃葉渡。小樓疎雨杏花村。何處不消魂。

同作　無錫嚴繩孫蓀友

江南好最好石頭城細雨溼雨磯燕小暖風扶上紙鳶輕遮莫近清明

金縷曲初夏

誰在紗牕語是梁間雙燕多愁惜春歸去早有田田青荷葉占斷板橋西路鵜半部新添蛙鼓小白蔫紅都不見但惜惜門巷吹香絮綠陰重已如許　花源豈是重來誤尚依然倚杏雕闌笑桃朱戶隔院秋千看盡拆過了幾番疎雨知永日簸錢何處午夢初回人定倦料無心肯到閒庭宇空搔首獨延佇

邁陂塘答沈融谷卽送其游皖口

記分襟秋河射角相逢今已春序草芽香徑看猶淺早有落梅無數桃葉渡指鴈齒橋西舊是中山壻留君且住喚紅友尊杯青猴剪燭伴我夜深語　勞生事白髮蕭閒未許軟塵翻又催去鍾山照眼青青在宴壑笑人何苦攜手步那得共春潮皖口揚舲度沈吟歸路算二頃湖田一絲釣艇肯負綠蓑雨

又用前韻題查韜荒詞集

對層檐沉沉春酌驚心屢換時序浮萍蹤跡如相避飛夢天涯難數芳草渡尋不到斷橋曲港龍山墅白門此住望塔火林梢江樓鴈底莫共小牕語　新詞好沈鮑同時矜許朗吟且漫攜去別裁懊惱迴腸曲轉覺良工心苦邀笛步試喚取雙鬢綽板檜前度迢迢紫路計秋水鱸香歸期未晚同聽豆花雨

又題顧茂倫雪灘濯足圖圖爲松陵女子沈關關所繪

更無須。調鉛吮粉。神針繡出天巧。江村自是科頭慣。不用雨巾風帽。木葉少。向獨樹疎陰。添个漁童小。三高絕倒。笑澄菊涉邊。閒鷗磯畔。千載有同調。蓬門在。深徑客來頻埽。東籬頗厭枯槁。香山詩卷牛腰重。六十平頭未老。貧也好。那似我。黃塵六月長安道。秋風裏。權問斜日鱸香。卜鄰定許。歸計已先料。

又自桃葉渡泛舟暮抵浦口雨宿村店漫賦

憶歸時。白門楊柳。吹花櫩滿香徑。重來化作青萍子。宛似客游無定。呼小艇。擬有分。桃根桃葉行相並。雲廊藻井。枉費却臨流。紅闌千百。不見玉人凭。西郊路。十里柔波如鏡。石城高下殘景。江豚多事頻吹浪。只怕落潮風猛。斜又整。信一葉舟輕。幾幅蒲帆逗。人家煙暝。傍急雨長蘆。昏鐘古岸。漁火隔牕冷。

蝶戀花送惠硯溪歸吳

人柳初眠嘶別騎。楚尾吳頭。送客還吳市。春水一灣雙塔寺。中庭盡種相思子。　倦侶銅駝游倦矣。我亦扁舟。早晚成歸計。試喚紅兒來樹底。翻香小介槑前記。

又同經天白再過柯翰周園亭

壓水藤牆。敧石塢。猶記霜深。短權經過處。獨木小橋秋葉舞。倦紅不埽門前路。　勝侶重攜穿竹語。添結茅亭。心許沙鷗住。日暝澄煙吹不去。夜涼滴作高梧露。

柳梢青　題戴上舍惟意所擬圖

一道清谿。露花開到紅板橋西。不借鞦轣輕。無絃琴矮。沒骨山低。　石屏詩句堪題。休閒了秋容滿堤。坐裏吟邊。三升畫槭。兩个黃鸝。

摸魚子　題李武曾灌園圖

護芭蕉。幾層茅屋。爲園期占三畝。蘆簾紙閣安排易。更要藥壚茶臼。溪雨後。須記取上番移竹春栽柳。扁舟計就。算夜韭辰瓜。白鹽赤米。一飯儘餬口。　高堂健。笑御潘輿永晝。好花隨意簪首。疏泉帖石閒行處。種樹棘童都有。悵別久。對圖畫沉吟。轉覺難分手。客來謝否。判踏葉門邊。繫船渚尾。喚我作去鄰叟。

又　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

怪煙波釣徒。鄉里罕師。如許青簪。浮家尚載開書卷。那得身名全隱。看一瞬。把文賦詩篇樂府都經進。披圖暗哂。怕白水撈鰕。紅闌鬬鴨。與爾便無分。　扁舟在。蓑笠綸竿未損。攪人此日方寸。清江幾曲楓林下。多少鱸魚荻筍。歸夢準。挂十幅蒲帆。第四橋能認。餅中宿醞。算八測塘邊。三黃祠下。讓我醉眠穩。

同賦　　宜興　陳維崧　其年

問何人。生綃滑笏。皴來穀展如許。孤篷幾扇西風底。滴盡五湖疎雨。垂弱縷。儘水蓼江蕪。信意牽他住。寄聲魴鱮。總來固欣然。去還可喜。知我是鷗鷺。　行藏事。不是如今纔悟。浮名休再相誤。人間多少金

貂客輸却綠蓑漁父誰喚渡早萬木酣霜紅到消魂處林林楓樹又遙襯蘆花搖晴織暝鬧了半汀鷗

又寄題衡圖

玉玲瓏閣前松石經過朱夏曾撫主人直待秋期近金粟滿庭香雨新樂府早和徧賓洲笛譜賞房句謂青十分虎也竹垞小住笑我若歸時留君爛醉十日不教去　西堂冷孔翠應凋錦羽鹿麑高下騰距紅泥亭子方池外深徑共誰延佇歲阨暮想皖口鱘魚又好害屋著粉雲風絮定吹到山樓叢梅凍雀把醆舊吟處

又贈吳天章

愛蓮洋無多行卷才華直使明秀紛紛日下柴車至逸藻吳郎希有李十九惜把汝詩篇三載藏懷袖今秋邂逅便訪我城東涼波殘月曉度玉河柳　交期合不在時時握手傾心偶共杯酒六街聽倦鼕鼕鼓顛厭征衣塵垢殘雪後待驅馬盧溝轉入孤山口蒼崖若曰伴翠竹黃梅香林守歲清與爾能否

又題王咸中石塢山房圖

最撩人東華塵土騎驢整韉還往酒徒幸有王郎在更喜鈍翁無恙傾宿釀話盡色亭峰燈下吳音兩清詩迭唱書十里山容茅堂石塢隱隱露薇帳　南歸好髣髴高居仙掌栖貧儘自蕭放解闌焚芟非吾事只是海懷霞想春水漲趁三月桃花也擬浮輕舫拖條竹杖約燒筍林香焙茶風細來問五湖長

又同青士重訪普賢時書樓落成訂詞綜付雕刻有懷周士季青在吳興

小舟紆梧桐鄉裏重來花已三度主人一笑還開徑樹蕙滋蘭無數留客住訝二仲依然未改當年侶別裁樂府譜漁笛甕洲從今不按舊日草堂句　東園好百尺高樓容與綠總多少雲霧騰觚飛爵須吾輩禮法由來無取相爾汝但只隔賢兒令弟添離緒來朝喚渡認酒幔春橋茶檣夜柵便訪五亭去

蘭陵王送宋員外牧仲視榷贛州

禁街六嘶騎河橋一簇而今去嶺北天南忍對離樽便催促雙旌行太速薄暝應投涿鹿吟鞭倚苑雪剛殘且喜輕塵未吹麨　登艫九江曲算港截彭郎山問匡俗層層翠浪峰迴複過十八灘水萬疊煙樹滿園蘭草無數竹照廳事都綠　川陸舊游熟奈上下龍雲無計追逐故人已分歸茅屋念蘭燭深夜後期難卜楓林落月定憶我夢斷續

浣溪沙郊游聯句

出郭尋春春已闌宜興陳維崧其年東風吹面不成寒無錫秦松齡留仙青村幾曲到西山無錫嚴繩孫蓀友　並馬未須愁路遠慈谿姜宸英西溟看花且莫放杯閒　藉尊人生別易會常難長白成德容若

解連環孫愷似使旋夜話用李十九韻

一燈涼雨話九都遠岫隔江葱楚曾未滿三月王程訝天角使星錦韉來去箏笛賓筵聽按徧黃褂樂部問香秔酒釅七夕醉眠莞蒻何處　郵籤定能記否但西東指點玉羊金虎看摒擋藤笈陳編拂蠹字蟫

魚載歸園著多少詞人邀鏡面留題方絮待細論箕子流風滿聲報五

祝英臺近送張見陽令江華

錦鞾潭柘寺小槉載浮蟻縰及春游詩罷各分袂者回聽雨荷邊團茵柳外奈一曲驪歌催起幾千里試看裊裊雙鳧銅章綰仙吏九面衡山二十四灘水定知後夜相思寒亭煖谷乃不了晚紅餘翠

又送葉道子之官臨清衙

繡纊鞏珠勒馬金印且懸肘勝作書生態燭對紅豆計程幾日郵籤玉鞭花外早繁杏香飄吟袖訪第友只在春草南池無煩夢魂又小槉三升太白酒樓酒相邀露冕投壺東方千騎總一色春旗楊柳

又送翁武原之官黃州郡丞

嶽蓮雲關樹雨衣潤卸孤館記得斑荊通潞短亭畔自來南浦多愁西風易別把新鴈一繩吹斷再相見却喜小郡黃州銅符許分綰盡說官閒蝴蝶繞書幔最憐白露橫江青山如畫須夜夜綠樽教滿

又題丁雁水韜汝詞稾

史梅谿姜石帚澀體夢牕叟不事形摹秦七與黃九試論北宋南唐偷聲比調誰得似玉昆金友章江口慣自家宴樽前筆人記紅豆一束朋箋豈意入吾手只合闌槳香時筒荷卷處次第付笛牀歌袖

燕山亭七月十五夜同次友武曾融谷覃九集護園竹屋

新雨橫街竹屋晚涼曲徑憐初埽深淺素瓷雪藕調冰添撲半竿紅棗抹麗叢香問甚日吳船攜到秋早漾一片明河免華圓了　何用撼笛彈絲有骰子玲瓏玉舟催倒檐牙罥網燈蕊捐蛾坐久露濃風小除却檜前數詞客幾人同調諧笑渾不計過申犯卯

前題　平湖陸　棻次友

乖了籠衣宛在米家書畫船牕坐楸局未停玉子聲聲聽得賣花車過樹杪涼生吹幾葉絮雲低墮燈火暈粉莉娟鈿翠捐香委　纔度天上秋期對月徑風筵又陳瓜果南槽紅友內樣青瓷今宵錦茵拂涴嘶騎頻催便醉也欲留無那歸可料寫入竹溪有我

前題　嘉興李良年武曹

燕月微黃纔到竹間淡著江南影箔卷升牕露點涼波書屋短於煙艇底問青旗笑臘釀秋廚猶賸紅凝圖古色颺香汝哥官定　還記舊雨梅邊又一葉飄梧者番清景吳根夢去蟹簖魚牀西風暗吹答箬旅話今宵都忘了五湖歸興更靜便挑盡燭花也肯

百字令燕市逢李分虎

竹垞春雨悵早梅未放扁舟先發別後聞君浮皖口渺渺波潮天末燕市經過相逢一笑逆旅征衫脫鄉園無恙忽忽燈影中說　正好青兕多才銅駝結伴按金荃新闋跋扈飛揚須爲爾忘卻星星華髮座有

能詩。高三十五。勸飲杯中物。酒闌起舞。滿身都是明月。高適行三十五。指夏園也

滿江紅 送陸雲士宰江陰

仙令行時。正柿葉。翻紅滿村。易州酒。菊英汎汎。細注離樽。恰值蠲租新詔下。先教鳧舄指南雲。問橋東。青竹馬騎來。凡幾羣。君山翠。堆縣門。香灣白。流樹根。任垂簾清晝。譜曲黃昏。十里秋花春桂粒。一痕春水上河豚。判明年。小舫練江頭。吟對君。

綺羅香 贈沈融谷納妾

十斛量珠。千絲結網。枉說傾城難致。選得閒房。略與柘西相似。書乍報。翠羽枝邊。人已在。玉梅檐底。問攜來。百福香奩。銀鈎多少衙娘字。　龍吟新曲傳徧。想出鴛鴦浴處。青銅無賦。此日雙頭。只有粉蓮堪擬。但點染一鏡春山。漫商量。五湖秋水。也須勝。半夢燈花。夜寒偎繡被。融谷水龍吟。詠白蓮有待浮萍開處。委銅無賦。伴鴛鴦浴之句。

風入松 送沈平萬之新安

蕭疎煙柳玉河潭。殘月猶含。離人報道城東發。趁新涼卯酒初酣。代馬頻嘶別路。吳縣須換征衫。　歙州風物舊曾諳。此去停驂。烏丸素紙留題好。繞清溪。紫筍黃柑。心逐一繩飛雁。秋深直到江南。

臺城路 夏日同對巖蓀友西溪其年舟次見陽飲容若涤水亭

一灣裂帖湖流遠。沙提恰環門徑。岸劃青秧。橋連皂莢。慣得游驄相並。林淵錦鏡。愛壓水虛亭。翠螺遙映。

幾日溫風。藕花開徧鴛鴦頂。不知何者是客。醉眠無不可。有底心性。研粉長牋。翻香小曲。比似江南風景。看來也勝。只少片天斜。樹頭帆影。分我魚磯淺涉吟到暝。

又遠后洗妝樓

層闌不厭波光冷。明霞遠捎魚尾。細草含茸。圓荷倚蓋。猶與舞衫相似。揉藍片水。曾簇蝶涌紅。影蛾描翠。錦石秋花。當時穩貼皂羅髻。春城幾番士女。縱嬉游元夕。沙界煙寺。黃面瞿曇。白頭宮監。也說千年遺事。回心院子。問殿脚香泥。可留蕭字。懷古深情。焚椒尋蠹紙。

前題　長白納蘭性德容若

六宮佳麗誰曾見。屧廊尚臨芳渚。露脚斜飛。虹腰欲斷。荷葉未收殘雨。添妝何處。試問取雕簷。雪衣分付。一鏡空濛。鷺鷥拂破白蘋去。相傳內家結束。有帕裝孤穩。鞾縫□古。冷豔全消。苔蒼玉甃。翻出十眉遺譜。人間朝暮。看臙粉亭西。幾堆塵土。只有花鈴綰風。深夜語。

又送葉井叔主事還南鄂

新霜未染香山葉。黃花已開秋圃。側帽風前。囊萸酒畔。不分故人先去。忽忽里語。忍別了吳儂。竟歸樊楚。一色魚天。車湖爭似鶴湖住。蒲萄滿江綠漲。愛翻鴉落雪。門對南浦。訪舊襄陽。題襟漢上。芳草知誰同賦。相思最苦。夢鴈影飛邊。月明多處。楊柳青青。武昌何限樹。

又張鑑遠酌春堂扁上賦

重門不改當年徑。依然小山橫疊。盧橘濃陰。黃梅疎影。正好酌春時節。筠車乍歇。仗酒伴仍逢。昔游能說。點筆淋漓。瓜牛涎冷久磨滅。烏衣羣從少長。況周郎陸弟。裙屐齊列。金巨羅深。玉屏風煖。一曲紫雲歌徹。樊川癡絕。只可惜而今。鬢絲如雪。暝色高城。初筵無奈別。

又送畊客南還

花南老屋花無數。芽堂在花深處。薑蕉間脞。竹梧小徑。吾亦板橋西住。天涯倦旅。忍負了芳辰。又過殘暑。底事秋風。罷官不去送人去。江鄉舊時伴侶。有山中猨鶴。沙上鷗鷺。黃雀披蘇。玉鱸堆雪。誰並船牕同袁。離居最苦。判茸帽衝霜。也尋歸路。得及春游。紫荷田醉舞。

又送張漢瞻還嘉定題所畫望雲圖

秋來已是驚蕭瑟。驪歌又聽燕館。墜葉飄花。飛蓬斷梗。長倚浮萍爲伴。雲搖雨散。問底事忽忽。便書牘芬。試驗新圖。應愁穿了望雲眼。百川灌河時節。輕帆消幾日。放溜江岸。賣履迎船。牽譽喚渡。一笑倚閭人健。寒齋薄飯。須勝似銅街。酒簪茶盌。改歲相期。洞庭游未晚。

喜遷鶯送丁雁水觀察慶州

紅亭且住。話十川天末。舊游江路。柳外吟鞭。酒邊征鐸。行到治城瓜步。一點峭帆風順。遙指落霞南浦。倚

高閣。埽千年殘粉。更題新句。津鼓又幾日三板輕船。水驛無重數。螺子山南。晴雷灘石飛作滿衣涼雨。

露冕行春多暇。肯訪薛蘿人否。謂冰叔也莫惆悵。盼月華金掌。載同鵷序。

一枝花送沈融谷宰來賓

露脚飄蘿柱。翠濕牽牛花吐。繩一新鴈底。幾行樹。天末郵籤。數了還重數。行徧衡湘路。六樂衙煙。烏蠻山在何處。　螢戶兼龍戶。多向竹棚頭住。琴堂吟不盡。荔支雨。晝便垂簾。待夜月修簫譜。瘴鄉休道苦。須勝似泉明。折腰彭澤晨暮。

同作　嚴繩孫

綠鬢銅章吏。藉甚東陽才子。柘西傳樂府。滿燕市。合喚羅裙。鵝管調銀字。忽漫牽絲。去亂水荒山迢迢六七千里。　木槲濃陰底。清簟疎簾廳事。憑題翡翠硯。白藤紙。酒作無人蠻盌。誰同醉。記取雙江外。第一是梅邊。莫忘小驛花使。

又　海鹽彭孫遹駿孫

小縣雷江口。面面雞桐蛇柳。微風香繡滿。拂腰綬。白象雙趺。也雲城門否。官閑簾垂晝。黑蝶癡肥。應憐八咏人瘦。　莫怨分襟驟。且盡離亭尊酒。明霞拖淡墨。雁飛候。料得天南。嘹唳聲希有。多少連雲岫。算兩地相思。仙鳧甚日來又。

又　安丘曹貞吉升六

絕遠賓江路。亂水輕舟頻渡。湘瀟行欲盡。瘴雲苦千樹。桄榔。月黑鵑啼處。到日清秋好。蜑丁鮫人滿城隅。看笑舞。椰子傾甘露。照影紅蕉初吐。推琴小拄笏。訟庭暮。龍日香中。早暗送年華去。吟情應不減。問寫就蠻牋。重寄昭王臺否。

又　秀水朱昆田文盎

小雨沙頭店。風壻濕雲齊斂。殘星猶挂樹。四三點。已是離人。怎得離愁減。萬里關河險。過亂石重灘。尖峰漸露如劍。蠻女銅釵筷。比似西眉南臉。山童爭喝馬。翠旗颭。幾笏書齋。定有新詞點。荔子輕紅染。更椰白蕉黃漫憶柘湖蓮艖。

滿陂塘　送尤展成還吳

話當年。法曹姓字。雲屏御墨曾染。遂初堂下柴車促。老矣摛文三殿。燒尾宴。喜四載柯亭。鎮日長相見。緇塵偶倦。暫掃檻書籤。丁寧才子。紅藥守吟院。　扁舟好。輸與風流賀監。紅亭十里交餞。蛤蜊孤葉橫塘路。葉葉酒旗吹偏。帆一點。趁落木空江。濟抹山平遠。八門七堰。喚記曲桃根。炙笙菱角。憐取舊題扇。

又　劉學正禹峯揚石鼓文見貽賦此志謝用姜白石體

問陳倉。舊時獵碣。秦駝燕市誰辨。漏痕已失填金字。猶剩雨苔冰蘚。松陰轉。訝鎮日橋門靜。鎖人未見。劉

郎放卷慣著手摩挲巡檐步屧百過幾曾倦閒無事翠餅烏丸教礙硬黃繭紙摹徧遺余簡法眞奇古屈曲珊瑚枝軟與不淺覓巧匠裝池付與屏六扇紅絲小硯把馬鄭紛綸周秦先後商略異同辨

又送陳雲銘入楚

數才名應揚河朔新來草檄能否萍蓬蹤跡何曾定只是北燕南楚王粲賦道四望山川信美非吾土晴川密樹問底事隨人一帆夏口又指漢陽渡　金臺畔漸少銅駝俊侶憑誰共按簫譜尊鱸稻蟹鄉亭夢卜了歸期仍誤君此去料我亦無心更戀塵中組蠲歌且住便解纜今朝登艫後日不遠直沽路

清平樂

濕雲籠霧曉色看成暮空裏雪花風約住十月薊門飛雨　曆頭簡到殘年客懷轉覺淒然滿地已無黃葉一林惟有蒼煙

解珮令送趙秋谷聯句

城頭畫鼓馬頭紅樹最無慘酒邊人去彝尊聽徧陽關也未抵者番別苦嘉善魏坤禹平一程風一程涼雨彝尊斷橋橫浦淺沙深塢翠鬟環好山無數海寧查慎行夏重卸了朝衫換獨速涉衣醉舞坤勝東華滿韓塵土彝尊

生查子曉行郊州

密樹引長堤。重露微涓墜。惟聽浦禽喧。漸入行人隊。隱隱望高城。路出高城外。初日未侵衣。先閃寒鴉背。

清平樂齊河客舍

阿儂嫵矣。曉還惰起。今日郵籤翻百二。猶是未晴天氣。茅檐土銼人家。酸風苦雨天涯。回憶故園梅蕊。不知多少飛花。

金縷曲過外祖唐刺史廢園感舊作

歷歷猶能記。小門開。苔峰檻外。板橋花底。潮落蜚蜞爬沙徧。嫋嫋筠竿扶起。自兵後曲池平矣。倦柳衰荷都卷盡。況愁蒼翠蠹紅魚尾。渾不辨。釣游地。　士酥隴麥看無際。剩牆東午風茶板。冷雲蕭寺。去是黃童來白叟。感慨那禁對此。但滿眼西州清淚。斷陌踟躕歸騎晚。斂殘霞。樓角孤城閉。誰會我。恁時意。

清平樂鷗塘生日

平安書到。卜宅鷗塘早。我亦安排歸計了。沮溺耦耕也好。　今年初度長安。明年定是鄉關。漁弟樵兄對酒。雞頭菱角堆盤。

又贈歌者陳郎

儉聲減字。且洗衰翁耳。惱亂多情人欲死。只有臨川曲子。　陳郎巧囀歌喉。尊前倍覺風流。一霎淦妝綰

髻十三十四丫頭

又題吳中女子呂文安畫

深閨暇日偶仿士郎筆小字親題無氣力殺粉調鉛第一　圓珠斛得誰家香車遠隔天涯陌上依然柳色門前何處桃花

金縷曲題查浦書屋圖

馬疃村南渡趁輕帆雙峰寺外遠煙平楚橫漲橋邊鵝鴨鬧認得苔磯蔬圃有點點遙岑遮戶只恨牆東書屋少憧迎賓榻下涉廳住秋香滿小山樹　年來穩向花輒步乍歸來鷄栖豚柵幾曾添補笑指頭衙冰樣冷誰把草堂貲助看畫裏梁鴻翔舞曲院屏臺終斷手算迴廊是我題詩處捧檄雨作今雨

滿江紅錢唐觀潮追和曹侍郎韻

曹侍郎錢唐觀潮一闋最爲雄奇今見雕本改竄可惜已康熙丙子秋涉江追和其韻并附原詞于後不作三舍退避者欲存其眞也

羅刹江空設險有海門雙闕日未午樟亭一望樹多於髮乍見雲濤銀屋湧俄驚地軸轟雷發算陰陽呼吸本天然分吳越　遺廟古餘霜雪殘碑在無年月訝揚波重水後先奇絕齊向屬盧鋒下死英魂毅魄難消歇趁高秋白馬素車來同弭節枚乘七發弭節伍子之山

原作　曹溶

浪湧蓬萊高飛撼。宋家宮闕。誰溫激。靈胥一怒。惹冠衝髮。點點征帆都卸了。海門急鼓聲初發。似萬犇。風馬驟銀鞍爭超越。　江妃笑。堆成雪。鮫人舞。圓如月。正危樓淌轉。晚來愁絕。城上吳山遮不住。亂濤穿到嚴灘歇。是英雄。末死報讎心。秋時節。

點絳脣　題虞夫人玉映樓詞集

玉映樓空。鏡臺留得傷心句。比肩人去。誰忍修簫譜。　門柳風前。依舊飄金縷。廉纖雨。返魂何處。莫是秋千路。

附原詞　海鹽閨秀　虞兆淑蓉城

梅綻芳菲。垂楊煙外低金縷。韶華小住。生怕廉纖雨。　繡戶淒涼。蝴蝶雙飛去。愁如許。夢魂無據。還在秋千路。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七

詞四

靜志居琴趣

清平樂

齊心耦意。下九同嬉戲。兩翅蟬雲梳未起。一十二三年紀。　春愁不上眉山。日長慵倚雕闌。走近薔薇架底。生捘蝴蝶花間。

四和香

小小春情先漏泄。愛綰同心結。喚作去聲莫愁愁不絕。須未是愁時節。　纔學避人簾半揭。也解秋波瞥。篆縷難燒心字滅。且拜了初三月。

生查子

刺繡在深閨。總是愁滋味。方便借人看。不把簾垂地。　弱線手頻挑。碧綠青紅異。若造繡鴛鴦。但繡鴛鴦睡。

搗練子

煙嫋嫋雨絲絲花外東風冷杜鵑獨上小樓人不見斷腸春色又今年

菩薩蠻

低鬟十八雲初約春衫翦就輕容薄彈作墨痕飛折枝花滿衣　羅裙百子褶翠似新荷葉小立斂風纔移時吹又開

卜算子

殘夢遠屏山小篆消香霧鎮日簾櫳一片垂燕語人無語　庭草已含煙門柳將飄絮聽遍梨花昨夜風今夜黃昏雨

憶少年

飛花時節垂楊巷陌東風庭院重簾尚如昔但窺簾人遠　葉底歌慈梁上燕一聲聲作人幽怨相思了無益悔當初相見

同作　華亭錢芳標藻砌

小屏殘燭小牕殘雨小樓殘夢銖衣已煙散只衞薰香重　錦瑟華年愁裏送便淒涼也無人共傷心白團扇畫秦娥蕭鳳

漁家傲

淡墨輕衫染趁時。落花芳草步遲遲。行過石橋風漸起。香不已。衆中早被游人記。　桂火初溫玉酒巵。柳陰殘照柁樓移。一面船牕相並倚。看淥水。當時已露千金意。

如夢令

橫塘斜日照扉。松欵柳帶依依。猶記石橋下。綠陰小舫催歸。花飛花飛。獨自水上湔衣。

秦樓月

春眠足。畫樓十二屏山六。屏山六。柔波不斷。遠峰難續。　庭前種盡相思木。機中織就相思曲。相思曲。看朱成碧。視丹如綠。

朝中措

蘭橈並載出橫塘。山寺踏春陽。細草弓弓蠟印。微風葉葉衣香。　一灣流水。半竿斜日。同上歸艙。贏得渡頭人說。秋娘合配冬郎。

瑤花午夢

日長院宇。鍼繡慵拈。況倚闌無緒。翡帷翠幄。看盡展。忘却東風簾戶。芳魂搖漾。漸聽不分明。鶯語。逗紅蕉。葉底微涼。幾點綠天疎雨。　畫屏遮徧遙山。知一縷巫雲。吹墮何處。愁春未醒。定化作。鳳子蕤香留住。相思人並。料此際。驚回最苦。亟丁寧。池上楊花。莫便枕邊飛去。

鵲橋仙十一月八日

一箱書卷一盤茶磨移住早梅花下全家剛上五湖舟恰添了箇人如畫　月弦新直霜花乍緊蘭槳中流徐打寒威不到小蓬牕漸坐近越羅裙衩

天仙子

小檻若邪乘曉入芋蘿人已當風立好春不雨但濃陰鈆水急溪紗濕麗草雲根香暗拾

又

小閣春寒煙乍禁爐香先潤鴛鴦錦低帷纔悔殺明燈花影浸牕櫺滲斜月一條剛到枕

南歌子

忍淚潛窺鏡催歸嫩下階臨去不勝懷爲郎迴一盼強兜鞋

芙蓉月

疊府輟櫂時梅熟處日日闌風吹雨無心好夢早被行雲勾住難道今番是夢夢裏分明說與留不得翠衾凉珠淚飄殘蜜炬　啼鵑滿山樹謝多情小鳥勸儂歸去秋期過了夜月寒生南浦執手枯荷池上宛種玉亭東路貪夢好問柔魂可曾飛度

眼兒媚

那年私語小牕邊。明月未曾圓。含羞幾度。已拋人遠。忽近人前。　無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頭船。一聲歸去。臨行又坐乍起翻眠。

鵲橋仙

辛夷花落。海棠風起。朝雨一番新過。狸奴去後繡氈溫。且伴我。日長閒坐。　笑言也得。欠伸也得。行處丹鞾婀娜。簸錢鬬草已都輸。問持底。今宵憎我。

行香子

蠶月桑津。輕浪魚鱗。好風光。最易愁人。相逢休便。開却殘春。待播船。迴游驄去。又因循。　歌罷梁塵。舞散花茵。下樓梯。簾外逡巡。有緣並坐。不在橫陳。話夜闌時。人如月。月如銀。

增字漁家傲

百蝶仙裙風易裊。藕覆低垂。淺露驚鴻爪。元夕初過寒尚峭。呼別櫂。雪花點點輕帆杪。　別院羊燈收未了。高揭珠簾。特地留人照。衆裏偏他迴避早。猜不到。羅幃昨夜曾雙笑。

金縷曲

枕上聞商略。記全家。元夜看燈。小樓簾幙。暗裏橫梯聽點屐。知是潛回香閣。險把個。玉清追著。徑仄春衣風漸逼。惹釵橫翠鳳都驚落。三里霧。旋迷却。　星橋路。路填河鵲。算天孫。已嫁經年。夜情難度。走近合歡

牀上坐誰料香含紅萼又兩暑三霜分索綠葉清陰看總好也不須頻悔當時錯且莫負曉雲約

十六佘字

詩簾外無端墮玉簪籠燈去休待落花深

摸魚子

粉牆青蚪檐百尺一條天色催暮洛妃偶値無人見相送韤塵微步教且住攜玉手潛行莫惹冰苔仆芳心暗訴認香霧鬢邊好風衣上分付斷魂語　雙栖燕歲歲花時飛度阿誰花底催去十年鏡裏樊川雪空枉茶煙千縷離夢苦渾不省鎖香金篋歸何處小池枯樹算只有當時一丸冷月猶照夜深路

婆羅門令九日

渠去日一帆春水儂到日也一帆秋水怪道相逢翻不是相期地無一語只當相逢未　霜風緊霜葉脆上危梯九日層樓倚樓頭縱得潛攜手催去也怨鸚鵡紅觜別時眞惜住也無計此恨緜緜詎已每遇登高會便灑登高淚

西江月

傍玉何曾暑熱惜香最恨眠遲殘燈未殺影迷離一點紗籠紅蕊　小雨初過庭樹新涼漸近羅幃殷勤臨別爲披衣軟語蟲飛聲裏

城頭月

別離偏比相逢易。衆裏休迴避。喚坐回身。料是秋波難制。盈盈淚。　酒闌空有相憐意。欲住愁無計。漏鼓三通。月底燈前。沒箇商量地。

兩同心

認丹鸞。譬下書樓。遲犀梳掠。倩人猶未。螺黛淺。俟我乎而。看不足。一日千迴。眼轉迷離。　比肩縱得相隨。夢雨難期。密意寫。折枝朶朶。柔魂遞續。命絲絲。雜神賦。小字中央。只有儂知。

臺城路

晨紅纔射南牕影。犀帷被誰驚起。啅雀爭枝。寒梅吐萼。攪得雪花都墜。暗香簷未早濕了。當風畫羅衣袂。簡點熏籠。辟邪爐火陷。灰細。　昨宵回憶並坐。問何曾酒醒。宿醒如是。橄欖漿酸。蛤蜊湯俊。猶道不消殘醉。曲屏斜倚。看舊墀眉峰。漸低穹翠。半枕曹騰。到日高翻睡。

南鄉子

明日別離人。未戀今宵月似銀。只願五更風又雨。飛到。暮啼殺杜鵑催不去。

又

斗帳杏梁西。不許花蚊見並棲。分與羅衾香繚繞。遮了。一翦微風紈扇小。

聲聲慢七夕

桐陰重碧。豆葉輕黃。溪沙過雨無泥。盡卷織雲。一鉤涼月樓西。尋思昔游歷歷。記迴廊。織手曾攜。好風度。愛吹衣香細。點屐聲低。誰道離多會少。比露蛩秋蟀。只解凝啼。恨別江淹舊時。南浦都迷。輸他雙星歲歲。料紅牆銀漢難躋。孤夢遠。尚牽人橫閣小梯。

夢芙蓉

日長深院裏。見微吟紅豆學書青。李鼠鬚散卓。曾付埽眉翠。綠紗風不起。爐煙都篆心字。密締星期。許支機石畔。來往絳河水。誰料分飛萬里。霧露芙蓉。恨別成秋夢。桃蹊重到。仙犬遮迎吠。澀塵凝滿砌。夕陽空自垂地。舊日迴廊。剩枇杷一樹。花下小門閉。

三妹媚

灣頭登小艓。慣風生衣香。水滴裙褶。待到重門。縱教攜玉腕。尚羞紅頰。月姊窺儂。也勸飲。深杯稠疊。織女機邊。一綫秋河。夜涼人涉。早是含情迎接。怕峽雨他山。易落桃葉。第一相思。是牀東韈劄。暗塵潛躡。事事淒涼。化夢裏雙飛蝴蝶。剩有輕綃十幅。曾圍秀靨。

滿庭芳

雨蓋田田。荷霜枝釘菊。滿庭芳草萋萋。莫愁催送。香徑手重攜。疊取鴛鴦繡被。屏山近。已分雙棲。金簪拔暗

除了烏不用繞唐梯。低帷聽細語。五湖心事。敍卜難稽。得霧深三里。花隔千溪。只是仙源無路。添惆悵。殘月荒雞。繩河曉。黃姑織女依舊水東西。

青玉案

灣頭分手盈盈步。潛約到。西湖住。蘇小門前芳草渡。依稀曾記。小樓深巷。儘是銷魂處　到來忽下前溪路。月黑頻催送柔櫓。及至前溪人又去。游絲落絮。春來無定。總被東風誤。

南樓令

疎雨過輕塵。閒莎結翠茵。惹紅襟。乳燕來頻。乍煖乍寒花事了。留不住。寒垣春　歸夢苦難眞。別離情更親。恨天涯。芳信無因。欲話去年今日事。能幾箇。去年人。

又

垂柳板橋低。嬌鶯著意啼。正門前。春水初齊。記取鴉頭羅韤小。曾送上。宿娘堤　花底惜分攜。苔錢舊徑迷。燕巢空。落盡芹泥。惟有天邊眉月在。猶自挂。小樓西。

後庭花

低鬟斂盡雲敧側。粉香都拭。生憎桂帳秋蚊入。教郎輕擘　紅藤細織遲羅席。方花盈尺。冷波一任鴛鴦拍。殘夢無力。

減蘭

犀梳在手。迤髮未撩勻而後。眉語心知。引過閒房步步隨。　頹香煖玉。牽拂腰巾帶重束。一段歸雲。誰驗蛇醫臂上痕。

好事近

往事記山陰。風雪鏡湖殘臘。燕尾香緘小字。十三行封答。　中央四角百回看。三歲袖中納。一自淩波去後。悵神光難合。

浣溪沙

桑葉陰陰淺水灣。更無人處竹迴環。飛來一片望夫山。　勸客且留今日住。催歸深悔那時還。斷腸朝雨賦陽關。

卜算子

留贈鏡湖紗浣女。機中織。裁作輕衫穩稱身。更染蒲萄色。　松葉頗黎碧。勸飲春纖執。本向人前欲避嫌。禁不住心憐惜。

賣花聲

相見罷。凭闌並坐重關。熏爐初徙鏡臺寬。子石琢成蓮葉小。教試檳丸。　畫扇翠峰攢。一面霜紈。別來詩

句幾曾開。維體江淹三十首。都寫伊看。

紅娘子

袖薄吹香過。髮重縈鬟鞾。壓衆風流。傾城色笑。趁時梳裹。慣新詩詠罷。少人知。一篇篇教和。別淚看頻墮。密約何曾果。七夕星河中。秋院落。上元燈火。悔當時花月。可憐宵。鎮相逢開坐。

換巢鸞鳳

桐扣亭前。記春花落盡。纔返吟鞭。鴨頭凝綠浦。鵝眼屑榆錢。蘭期空約月初弦。待來不來。紅橋小船。逢山近又風引翠鬟不見。飛燕書乍展。咽淚痕獨自芳牋染。玉鏡妝臺。青蓮硯匣。定自沉吟千偏。解道臨行更開封。背人一縷香雲翦。知他別後。鳳釵攏鬢深淺。

如夢令 七夕

記摘小園瓜李。七夕年時花底。騃女嫁癡牛。嫁到良宵十四。彈指。彈指。好事已成虛事。

采桑子 五月六日

攜來九子同心糉。浦酒猶濃。夜帳輕容。續命絲長鍼再縫。須知後會渾無據。難道相逢。十二巫峯。峽雨輕迴第四重。

一葉落

淚眼注臨當去此時欲住已難住下樓復上樓樓頭風吹雨風吹雨草草離人語

無悶雨夜

密雨垂絲細細晚風約盡浮萍池水乍一霎黃昏小門深閉作去聲弄新凉天氣怕早有井梧飄階砌正楚筠簟冷香篝簡點舊時鴛被無計纔獨眠更坐起恁說愁邊滋味翠蛾別久遠信莫致縱有夢魂能記尋不到長安三千里料此夜一點孤燈知他睡也不睡

點絳脣

萬里將行翦燈重伴西樓語遠書欲附細把郵籤數　風雨江頭不許離人去離人去斷腸歸路秋草眞娘墓

風蜨令

秋雨疎偏響秋蟲夜逆啼空牀取次薄衾攜未到酒醒時候已淒淒　塞鴈橫天遠江雲擁樹低一灣楊柳板橋西料得燈昏獨上小樓梯

鵲橋仙

青鸞有翼飛鴻無數消息何曾輕到瑤琴塵滿十三徽止記得思歸一調　此時便去梁間燕子定笑畫眉人老天涯況是少歸期又匹馬亂山殘照

玉闌干

玉闌干外秋蛩語。一架豆花清露。蘭湯浴罷納新涼。攜織手夜深爾汝。　絲牕人遠紗空護。網暗塵蛛絲無數。舊時梁燕也驚心。一回來却又飛去。

柳梢青

回雁書遲。燒燈時候。尚促歸期。獸錦梭抛。鮫珠淚盡。也忒相思。　彩雲天遠瑤姬。便不管。人間別離。約指輕彊。熏香小像。都悔還伊。

留春令

鍼樓殘燭。鋭臺剩粉。醉眠曾許。長記羅幬夢回初。譽幾點催花雨。　別淚連絲繁主簿。賸定情詩句。一樣霜天月仍圓。只不照凌波步。

少年游

清溪一曲板橋斜。楊柳暗藏鴉。舊事巫山。朝雲賦罷。夢裏是生涯。　而今追憶曾游地。無數斷腸花。塘上怱怱。梁間燕子。飛去入誰家。

祝英臺近

紫簫停。錦瑟遠。寂寞舊歌扇。萍葉空池。臥柳埽還倦。便令鳳紙頻書。芹泥長潤。招不到。別巢秋燕。　露華

弦猶剩插鬢金鈴殘菊四三點階面青苔不雨也生徧縱餘一縷香塵韈羅曾印奈都被西風吹卷

風入松

朝雲不改舊時顏飛下屏山嚴城乍報三通鼓何繇得遮夢重還露葉猶聞轡牖風簾莫礙垂鬟　簪花小字篋中看別思迴環穿鍼縱有他生約悵迢迢路斷銀灣錦瑟空成追憶玉簫定在人間

幔卷紬

桃葉舟回楓林客去西洛波千疊見十里橫塘幾陣涼颸獨上小樓柔腸斷絕春信鴛花秋期河漢總是愁時節悵碧海青天夜色蒼涼歸去明月　淒淒切切相思苦夢雨何曾歇恁不似當年絳脣含笑而今賸有啼痕淚頗洛浦川長青谿路斷曉露風燈滅但寄語江淹有个人兒莫便輕別

玉樓春

殘霞散盡魚天錦臥柳門前萍葉浸書梁塵暝燕空歸露井風多蛩未寢　悲秋楚客今逾甚那有閒情拚夜飲屏山凝睇已無存何況玉鏤金帶枕

臨江仙

寒水離根二尺莫愁艇子能容纖纖細步到房櫳青蛾勻黛淺粉拂涼雲鬆　憶食憶眠憶坐好春長定相逢侍兒一一小名重卷衣孫秀秀滅燭許多多

又

昨日苦留今日住。來朝再住無因。書樓欲下幾逡巡。殘燈三兩燄。別淚一雙人。　料得離居多少恨。歸期數徧冬春。長愁不獨蘭眉鄂。口中生石闕。腹內轉車輪。

又

白鷺飛邊舟一箇。縈迴幾曲芳洲。晚涼重過曝衣樓。籠燈迎竹外。搖櫓到沙頭。　煙水空存桃葉渡。依然蘭月如鉤。十年霜鬢不禁秋。可憐新蝶夢。猶戀舊蚊幬。

洞仙歌

書牀鏡檻。記相連斜柄。慣見修蛾遠山學。倩青腰授簡。素女開圖。纔凝盼。一綫靈犀先覺。　新來窺宋玉。不用登牆。近在蛛絲畫屏角。見了乍驚迴。點屐聲頻。分明覩。翠帷低擢。旋手揭。流蘇近前看。又何處迷藏。者般難捉。

又

謝娘春曉。借貧家螺黛。須拗花枝與伊戴。傍妝臺見了。已慰相思。原不分雲母船牕同載。　叢祠燈火下。暗祝心期。衆裏分明並儂拜。盡說比肩人。日送登艫。香漸耗。晚風羅帶。信柔櫓。嘔啞撥魚衣。分燕尾溪流。赤欄橋外。

又

津亭回首望高城天遠何況城中玉人面數郵籤萬里關路千重行不得懊惱鷓鴣啼徧　鬱孤臺畔水解送歸人三板輕船疾於箭指點莫愁村樹下門前怪別後雙蛾較淺若不是臨風暗相思肯猶把留題舊時團扇

又

仲冬二七算良期須果（仲冬二七是良期秀州精嚴寺鬼詩也）若再沉吟甚時可況雲爐漸冷臆燭都灰難道又各自抱衾閒坐　銀灣橋已就冉冉行雲明月懷中半霄墮歸去忒忽忽軟語丁寧第一怕蘿維塵涴料消息青鸞定應知也莫說今番不竹眞个（詹玉詞不曾眞个已銷魂）

又

別離改月便懨懨成病鎮日相思夢難醒喚連船渡口晚飲蘆中却見了不用藥爐丹鼎雙銀蓮葉殘滿貯椒花同向燈前醉司命（呢枕未三更闌夜如年奈猶憾亂鴉初景起折贈黃梅鏡奩邊但流睇無言斷魂誰省（東京夢華錄十二月二十四日備酒果送神以糟塗竈門謂之醉司命）

又

東風幾日覺春寒猶甚織手偷攜笑誰禁對初三微月看到團圞鋪地水處處蘿維涼浸　周郎三爵後

廛曲無心。爭忍厭厭夜深飲。只合並頭眠。有限春宵。切莫負。煖香鴛錦。最難得。相逢上元時。且過了收燈。放船由恁。

又

佳期四五。問黃昏來否。說與低帷月明後。怕重門不鎖。仙犬窺人。愁未穩。花影忽忽分手。雞缸三兩琖。力薄春醪。何事卿卿便中酒。翻喚養娘眠。底事誰知。燈一點。尚懸紅豆。恨咫尺。繩河隔三橋。全不管。黃姑夜深來又。（雞缸成窯小酒杯也。）

又

城頭書角。報橫江艫舳。催上扁舟五湖曲。怪芻尼噪罷。嘻子飛來。重攜手。也算天從人欲。紅牆開窈奧。轉入迴廊。小小牕紗拓金屋。隨意楚臺雲。抱玉挾香。冰雪淨。素肌新浴。便歸觸簾旌。侍兒醒。只認是新涼拂檜蝙蝠。

又

韶光最好。甚眉峰長聚。相勸乘船漾南浦。盼海棠簪後。插到茶蘼。同夢裏。又是楝花風雨。橋東芳草岸。勝樂游原。勾隊爭看小蠻舞。雀舫曳疎簾。蛛網浮杯。但日日。鬱簫吹度。聽唱徧。青春慕山溪。待拆了歇臺。放伊歸去。

又

三竿日出。愛調妝人近。鬼藻蒸爐正香潤。看櫻桃小注。桂葉輕描。圖畫裏。只少耳邊朱暈。金簪二寸短。留結殷勤。鑄就偏名有誰認。便與奪鬱篦。錦髻梳成。笑猧是少年風韻。正不在相逢合歡頻。許並坐雙行。也都情分。

又

花餻九日。綴蟹王獅子。圓菊金鈴。鬢邊媚。向閒房密約。三五須來。也不用。青雀先期飛至。恩深容易怨。釋怨成歡。濃笑懷中露。深意。得个五湖船。雉婦漁師算。隨處可稱鄉里。笑恁若。將伊借人看。留市上金錢。儘贏家計。孟子注。西施。每入市。人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又

隔年芳信。要同衾元夕。比及歸時。小寒食。悵鴨頭船返。桃葉江空。端可惜。誤了蘭期初七。易求無價寶。惟有佳人。絕世傾城再難得。薄命果生成。小字親題。認點點。淚痕猶濕。怪十樣蠻牋。舊曾貽。祇一紙私書。更無消息。

又

蘋洲小櫂。約兜娘相共。豈意錢唐片帆送。逢故人江上。一路看山。寧料我。過了惡溪靈洞。東甌城下泊。

孤嶼中流。明月秋潮夜來涌。此際最消凝。苦憶西樓。想廉底。玉鈎親控。舍舊枕。珊瑚更誰知。有淚雨烘乾。萬千愁夢。

又

蕭郎歸也。又燒燈時節。白馬重嘶畫橋雪。早青綾幛外。含笑相迎。花枝好。繡上春衫誰襯。十三行小字。寫與臨摹。幾日看來便無別。排悶偶題詩。玉鏡臺前渾不省。藕香人藕。待和了。封題寄還伊。怕密驛沉浮。見時低說。

又

明湖碧浪。枉輕帆尋徧。咫尺仙源路非遠。訝杜蘭香去。已隔多時。又誰料。佳約三年還踐。纖腰無一把。飛入懷中。明月重窺舊時面。歸去怯孤眠。鏡鵲晨開。雲鬟掠。小唇徐染。偏走向儂前道勝常。渾不似。西牕夜來曾見。

又

行舟已發。又經旬調笑。不算忽忽別離了。奈飛龍骨出。束竹腸攢。月額雨持。比淚珠差少。羅囊鍼管就。絡以朱絲。淡墨疏花折枝裊。中有錦牋書。密囑歸期。道莫忘翠樓煙杪。枉姑負。劉郎此重來。戀小洞春香。倘餘細草。

又

崔徽風貌信十聲平分姚冶入尺吳綃問誰借悔丹青不學殺粉調鉛呈花面輸與畫工傳寫　乘閒思挂壁分付裝池卷處香生一囊麝自化綵雲飛蟲網蝸涎又誰對芳容播啫儘沉水煙濃向伊垂覬萬一眞眞夜深來也圓姿替月潤臉呈花唐人志銘中語也李賀詩沉香熏小像

鳳凰臺上憶吹簫題朱十靜志居琴趣後　曹溶

燒燭鴻天惜花雞塞馬卿偏好傷春正翠鈿盈袖翠絮隨輪無限柔腸宛轉秋雨夜夢想朱脣抽銀管湘簾乍卷寶鴨橫陳　眞眞者番瘦也酒醒後新詞只索休頻待繡帆高挂遲日江濱齊列瑤箏檀板攜妙妓徐步香塵歸難驟寒宵坐來一對愁人

怨王孫七夕

一水填却雙星如約乞巧誰憑憀憀愁君莫知道騃女癡牛肯憐不　悠悠歲月辭家者孤眠且此夕何夕也碧梧小院風細露檻同凭昔年曾

憶少年

一鈎斜月一聲新雁一庭秋露黃花初放了小金鈴無數　燕子已辭秋社去剩香泥舊時簾戶重陽將近也又滿城風雨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八

詞五

茶煙閣體物集上

柳色黃對雨

岸側榆錢。牆角棟花。吹已將盡。漸添綠葉陰濃。轉覺晚來風緊。絲絲縷縷。界開密霧低煙。暗催闌藥紅尖潤。怕鳳子衣單。把柔黃都褪。休問。鈿車驄馬。縱約歸期。料應難準。最憶江南。屐齒滿街聲趁。吳歌幾曲。穩坐細浪魚天。落帆笑指柴門近。任踏破苔痕。數小園新筍。

渡江雲欲雪

河冰遙度馬。稜稜寒色。望裏但疎蕪。漸吟蛩已靜。祇聽空林。大觜啄飢烏。魚鱗萬點。斂雲英半晌模糊。卻一似。畫家米虎。潑墨寫江圖。南湖。恁時風景。春到苔枝。有紅梅樹樹。儘容我。青�submit岸淨。白舫燈孤。而今苦被浮榮縛。擁殘氈不比蘭蘇。拚醉也。牀頭酒價都無。

聒龍謠雪

密比花繁。輕嫌絮重。一半斜侵簾戶。淡抹粉腰。似月稜初吐。纔飄墮。凍雀聲中。又壓倒。早梅開處。縱旗亭。

曬釀堪沽。已迷卻板橋路。颶風緊。亂雲低。見潑墨點點。林鴉催暮。一絲漁艇。料今番歸去。訝光寒入夜翻明。漸灑急。聽牖如雨。問橘江。桃葉桃根。尚能來否。

春風裊娜 游絲

倩東君著力。繫住韶華。穿小徑。漾晴沙。正陰雲籠日。難尋野馬。輕颸染草。細綰秋蛇。燕蹴還低。鶯銜忽溜。惹卻黃鬚無數。花縱許悠揚度朱戶。終愁人影隔牖紗。惆悵謝娘池閣。湘簾乍卷。凝斜盼。近拂簷牙。疎離罥。短牆遮。微風別院。好景誰家。紅袖招時。偏隨羅扇。玉鞭墮處。又逐香車。休憎輕薄。笑多情似我。春心不定。飛夢天涯。

無夢令 飛花

魚浪飄香千點。燕尾分煙一翦。已自出牆東。又被輕風吹轉。輕風吹轉。剛逗卷簾人面。

步蟾宮 端溪觀采硯

蒼山暗束寒江轉。問巖穴。探時深淺。不妨篝火夜連朝。待割取。谿雲一半。　疎疎嫩葉青花遍。比封卻。羊肝更軟。看來只合寄情人。已早有。相思淚眼。

埽花游 試茶

楝花放了。正穀雨初晴。逼籬雲水。曉山十里。見春旗乍展。綠槍未試。立倦濃陰。聽到吳歈徧起。焙香氣。裊

一樓午煙。人靜門閉。清話能有幾。任舊友相尋。素瓷頻遞。悶懷盡矣。況年來病酒。夜闌須記。活火新泉。夢繞松風山几。暗燈裏。隔牕紗小童斜倚。

一枝春 汪舟次貽流求筆筠管蘆管各一同查客賦之

海外青羊也中書。偶被星查攜到。明牕脫帽。揩破麻姑織爪。黃蘆墨竹。慣斜鏤。一枝花裊。持比似。諸葛宣城樣變。衆心翻巧。　遙憐水雲孤島。想銀光研紙。留題多少。小扇香奩。愛染夕陽芳草。層波萬里。付吳下阿儂誰料。端可惜。老去章臺。書眉嫵了。筆幅裂其一面活脫下上。

瑞鶴仙 錢編修庸亭席上觀司馬相如私印

士花凝古繡。見細紋卷髮。冷光塗黝。朱繅覆冰紐。愛千年未蝕。幾絲紅縐。燒春熟後。料無心。蟲魚刻鏤。算除非。賈賦金多。書芬恁時繩有。　知否。遙山描罷。卓女風流。定拈纖手。摩挲已久。挑短燭。把看又。論才華。不是淩雲健筆。可許尋常消受。拚夜寒。典了鶺裘。昔教換酒。

天香 龍涎香

泓下吟殘。波中餤後。珠宮不鎖癡睡。沫卷盤渦。腥垂尺木。采入蜑船鮫市。南蕃新譜。和六一丹泥分製。裹向羅囊未許。攜歸金匜先試。　炎天最饒涼思。井華澆。帛鋪澄水。百沸瑣膏。噓作半牕雲氣。爵火溫磨欲陷。又折入犀帷鳥難起。螺甲重挑。茶煙較細。

又前題

擣就花房鏤成翠印勻摹七寶痕淺小鼎幡蜩沉灰撥獸銀葉中央徐點靈犀乍漉早搖曳雲魂一線壓住秦箏又起偏嘯杏梁棲燕　客愁雨餘清簟潤涼波半衾新煖最憶玉臆人怯擘時竹見認得吳家心字詰江漲橋南寄來遠春夢羅囊賦情未倦（能改齋漫錄近時士人於錢塘江漲橋爲狹斜之游其後陷河南不返其友寄以龍涎香士人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臆春夢紫羅囊）

十二時雲母燈

是何人碧山深處潛入仙府私竊把石粉雲英堆積翦翦層層疊疊面面裝成稜稜作去聲就細染紅牋貼正夜靜收席西園紫鳳吐珠竹香銅槃吹滅　開更思梨花院落定自十分清絕宿鳥窺來飛蛾拂去不道成冰雪謾認他是燈分明一片冷月　也只消拋殘小扇玉面當前終怯怎得攜歸江南樂事鬧向元宵節看翠眉幾許屏風影中低說

點絳脣　瞰鬟

香袂飄空爲誰一笑穿花徑有時花頂羅韈纖纖並　飛去飛來不許驚鴻定重門靜粉牆深映留取春風影

前題

青粉牆高。是誰紅索中搖曳。窄衫初試。轉覺腰支細。　冷笑江南不省春游戲。層檐底。畫裙窄地。生怕風扶起

和韻　桐鄉錢琰又持

小院層闌下。臨一道蘼蕪徑。柳梢花頂。飛燕差堪並。　娘娜春風不放游絲定。金鈴靜。翠遮紅映。忍露全身影。

釵頭鳳藏鈎

華筵半。銀燈燦。玉鈎纖手陳青案。傳言快。分曹待。暗將心事。把秋波賣。在在。　番番換。低低喚。個儂翻被人偷算。三杯外。含嬌態。不應輸與。笑拈衣帶。再再。

臨江仙金指環

削就葱根待束。挂將榴火齊炎。殷勤搓粉爲君拈。愛他金小小。曾近玉纖纖。　數徧檀郎十指。帶來第五猶嫌。憑教麗句續香奩。解時愁不斷。約了悶翻添。

踏莎行釵

金重難勝。翠勻如沐。愛他也有同心目。曉來尋慣枕函邊。坐懷先綰香雲束。　小鳳垂珠。小魚銜玉。離愁夜半挑殘燭。玉郎消息斷紅牋。背人潛把歸期卜。

鵲橋仙　鞍

湖菱烏角。渚蓮紅瓣。不比幫兒還瘦。拈來直是小舣船。只合借燈前行酒。　春陽花底。春泥陌上。最好踏青時候。假饒無意把人看。又何用明金壓繡。

秦樓月　吹笙

涼煙翠。銀河潋灩光垂地。光垂地。小樓一曲。月華如水。　排成鳳翅聲初遞。聽殘鵝管君須記。君須記。風簾卷處。那人雙髻。

沁園春　額

鏡檻初開。宜對粉題。休籠紫綸。記折花共劇。闌雲縷覆。塗妝伊始。翠鈿曾安。慣壘纖羅。微嫌短髮。手裊紅絲著意刪。犀梳斂。護貂茸一翦。閣住輕寒。　日斜倚小門闌。但端正窺人莫便還。見障羞月扇。低時半露。吹愁梅瓣。點處成斑。素奈看勻。小蟬比並。料是詩人想像間。蜂黃淺。愛夕陽無限。映取遙山。（李白詩。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王建詩。素奈花開西子面。衞風。螓首蛾眉。孔氏疏云。小蟬也。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

前題　　錢芳標

憶折花時。幾寸青絲。鬖鬖覆初。愛寶奩對影。安黃恰正。小鈿當面。貼翠誰如。解事春風。多情梅瓣。數點含章殿角虛。山無限。映夕陽一抹。眇眇愁余。　水晶簾底妝梳。又怕熱。蟬紗絽乍除。道宮眉學畫。量來

休廣宿醒餘困盥罷纔舒嬌女詩中傾人句裏費盡才情比擬渠殷勤祝舉玉纖加處默訴冰蚨

又鼻

滴粉堆成黃點輕黏運斤可能見窺簾乍露斜侵短燭挑鬢欲偏易近罥冰愛暈青梅慵填香衆扶下秋千喘未勝閒中坐試微噓素指暗驗鈎繩　荷風水檻長憑盼消息郎歸嚏定付作謝公游去騷吟或擁徐妃妝後半面須紆淚泫低分汗融先拭紅袖遮來媚轉增凝神久想新停月脈旋抱飛蟲抱朴子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眞玉女也圓冰小鏡名香囊川石崇事淮南子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鈎俗傳鼻息左右可以驗時婦人有娠蠅抱其鼻

又耳

玉琢芳根蘚月初弦螺峰遠侵勝吳綃畫了微添朱暈秦璫繫卻密釘神針粉拂頻沾香雲帶掠鈆鳳珠垂冷不禁盤龍鏡映玉臺素手影後斜臨　小堂誰弄清琴通一線靈犀直到心憊春閒易倦偷黏角枕夢輕難續翻恨鶯吟細馬馱來埃風生處掩就綸巾未易尋羅幃底把無聲私語遞向更深人以朱砂畫耳根

前題　　錢芳標

阿母前頭影語微詞靈犀早通幾傳來芳信喜占晴鵲送來愁緒暗數秋蛩撇笛層樓賣花深巷閒處關心幼便聰纖瓊嬌倩香貂垂鬢護取尖風　附時密約喁喁怕侍女猜嫌未許從儘夢回山枕半輪

欲仄。妝成珠珥。兩朵玲瓏。鬢鬅鬆梳。彎環欲吐。弦月依稀翠霧籠。重門鎖。怪誰呼小字。熱處微紅。

又齒

文貝編成。密鎖華池。懸漿易害。愛蘭湯乍嗽。含朱愈瑩。瓠犀難擬。排玉還銛。刺繡花勻。縫衣結扣。持截餘絲不用添。芳津嚥。對青梅一點。軟卻慵拈。早鴉啼徧前檐。悄叩罷。潛將心事占。見輕塵動處。歌時定啓。愁眉展後。齲慣休嫌。忍病先寒。因嬌或噤。佇想頻銜素指纖。相思字。漫沉吟齧筆。穩了毫尖。釋名曰。口下承漿。針灸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醫家口齒方有唐郎英。後排玉集司馬相如作賦。把筆齧之似魚。

又肩

紈質停勻。比似陸郎。何曾暫離。被詞人賦就。望中疑削。畫工減盡。染處恆垂。羅弱纔過。牆低乍及。結伴還從。影後窺。緣紅索。上秋千小立。恰並花枝。蛸蟉領下。訶梨翦雲葉。玲瓏一半。虧記量成尺六。難增分寸。飲過三巵。易致斜攲。愛拍檐前。頻扶倦裏。細步惟應。處處隨。吟飛雪。怕玉樓生粟。拂袖遮伊。海鹽陸東美妻有容止。夫婦相重。寸步不離。時號比肩人。洛神賦。肩若削成。畫法。美人無肩。漢雜事。肩廣尺六寸。蘇子瞻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玉樓謂肩也。

又臂

勝母陀羅。八萬四千。非耶是耶。效蹋搖娘曲。聯時宛轉。胡騰兒舞。旋了交加。拍案覓裳。張同鳳翅。攘處拖環。急鼓撾。呼同坐。把香肩微竦。側倚琵琶。曲欄憑晚涼些。添羅袖。纔令一半遮。更泥他沽酒。卸金跳脫。

教伊展畫春玉鴉又待枕先舒將盟暗韜宜印綢繆小字斜臨當別擣花房蜥蜴重繫紅紗臂四臂乃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李紳拓枝伎詩畫鼓拖環錦臂攘又風聲初歇翅初張李商隱詩展畫玉鴉又韜臂盟見左傳唐宮人送幸以綢繆字印臂

又掌

小小瓊田煖玉無塵紋生細波慣先調粉澤兩邊齊傅未昏菱鏡一面頻摩鞵拓眞纖指離偏遠水上漪裙著意搓闌干拍惹鴛鴦驚起飛度風荷檜前一握無多縱燕燕身輕舞則那任青紅碧綠按成綵縷裁縫熨貼研就香羅冷露三霄明珠幾顆除是仙人不讓他春來病把芳心捧罷百偏摩抄楊元誥詞掌拓鞵兒洪雜事指去掌四寸李商隱詩仙人掌上三霄露

又乳

隱約蘭胸寂發初勻脂凝暗香似羅翠葉新垂桐子盈盈紫茁年壁蓮房竇小含泉花翻露滴兩兩巫峰最斷腸添惆悵有纖衽一抹卽是紅牆偷將碧玉形相怪瓜字初分蓄意藏把朱欄倚處橫分半截瓊簫吹徹界住中央量取刀圭調成藥裹寧斷嬌兒不斷郎風流句讓屯田柳七曾賦酥娘洪雜事胸乳藏竇

又臍

蟾塢芝房一點中池生來易驚笑金釵卜就先能斷決犀株鎮後縱得和平樓譬登難房空怯最三斗除非借酒傾芳名早喚狗兒吹笛伴取歌聲沉憂何事牽情悄不覺人前太息輕怕殘燈枕外簾旌蝙拂

幽期夜半。臆戶雞鳴。愁懣頻塞。回腸易碎。長是心頭苦暗井。天邊月。縱團圞如鏡。難照分明。（黃庭經注。膽爲中池素問。膽主斷決。李賀詩。犀株防膽怯三斗。借用管幹事。元稹詩。狗兒吹笛膽嬤歌。內經。膽病者善太息。）

又腸

嫂娘輕軀。能有幾多。容萬斛愁。慣悲銜腹內。相看脈脈。事來心上。一樣悠悠。鳥道千盤。轆轤雙綆。又類車輪轉未休。縈方寸。穿錦梭暗擲。弱縷中抽。柔情曲似江流。怕易割秋山孀上樓。況三朝三暮。巴猨峽口。一聲一斷。杜宇枝頭。百結將離。九迴猶剩。杯沃能勝酒力不。檜前曲。再休歌河滿。淚落難收。（白居易詩。能幾多腸錦梭。用梭腸有意錦絲穿語。魚玄機詩。離腸百結解無由。李商隱詩。回腸九回後猶有剩回腸。又白詩。三杯白要沃中腸。唐孟才人歌河滿子辭。武宗命醫候之。脈尚溫而腸已絕矣。）

又背

意遠態濃。珠壓腰被。冰肌最勻。盼新月堂前。殷勤匍伏。秋千架上。推遞逡巡。見客遙來。和羞卻走。翩若驚鴻。望未眞。踏青去。惹春游年少。目送香塵。催歸潛理紈巾。怕汗浹。輕容拭更頻。憶開中指爪。癢須爬慣。宵分姊妹擁便情親。每到嗔時。拋郎半枕。難齧猩紅一點脣。堪憎甚。縱千呼萬喚。未肯迴身。（杜甫詩。背後何所有。珠壓腰被。稱身。）

又膝

纖骨亭亭。窮袴輕籠。長裾半墜。訝流黃織慣。頻掀綜底。小車容卻。每觸簷邊。手抱無聊。心慵易軟。拜起須

扶態更妍。留仙皺。見勝常道罷。小立依然。　試令蹈節歌筵。翹一足長同沙鷺拳。把春衣卸盡。有時破錦。寒衾架處。恨未添緜。醉裏便姍。嬌時嫵密。隨意天斜坐。簸錢。教郎坐放阿侯學步。俯視齊肩。（曹植靜思賦。行嬌密而妍。詳古樂府十七生兒字阿侯。）

雙雙燕別淚

問銀海水有多少層波。斂愁顰怨。含辛欲墮。轉自把人凝盼。寄向長亭早晚。定減了輕塵一半。安排玉箸。離筵。伴我樽前腸斷。　偷看。夜來枕畔。傍鏡影初乾。袖痕重按。心心心上。總是別情難慣。縱遣絲垂縷結。穿不起南珠盒串。裁得幾幅榴裙。點點行行都滿。

笛家團趙子固畫水墨水仙

亡國春風。故宮鉛水。空餘芳草。冷花開徧江南岸。王孫老矣。文采風流。墨池筆塚。淚痕都染。帝子含嚬。洛靈微步。宛在中洲半。悵騷人未經佩。徒藝楚英九畹。　繚亂。一叢寒碧。生煙疎雨隨意。敧斜。鵝絹蟬紗。寄情悽惋。尚想白石蘭亭。遺事逸興千秋。如見。豈似吳興君家。承旨。蕃馬風塵滿。縱自署水晶宮。怕有鷗波難浣。

金縷曲水仙花禁用湘妃漢女洛神事

小草先春令。問誰移。香本南園。罷栽幽徑。定武紅瓷看最好。銀蒜十囊齊迸。簇蕤葉萱芽相並。幾點青螺

攢秀石護冰苔一片涼沙淨喚仙子踏明鏡　詩家比喻閒重省未輸他磻弟梅兄暗香疎影風露人間渾不到晴日紙牕留映襯髯儿書屏斜幣豔紫天紅昏夢裏料更番花信催難醒孤芳在伴清冷

又前題

霽雪明吟院愛青青秀葉低排獨呈花面玉潤金寒爭憐惜昔放風簾高捲把十二屏山遮斷不信江南芳草渡傍蓬根艾底尋常見魚天暝鷺翹偏　仙姿豈上開欵釧便兜娘要插蘭雲未容輕翦縱被春纖偷掐了折送膽餅猶戀怕零落國香誰管憑仗王孫鈎水墨忽疎疎密密勻深淺須一幅好東絹

又前題

何處無香草戀晴牕靈苗抽韭粉蕤開早夢想西湖歸未遂日日緇塵烏帽對冷豔娉娉娘娘料得芳心應笑我把風前黃藕冠敲倒　簪碧玉袂阿縞　萬花只向春陽鬧惹多情游絲牽住曳鈴催老便是秋林攢幾簇也有蝶銜蜂抱誰似此幽芬繚繞繡入羅裙嫌太淡配山茶一捻紅尤好還又怕被花惱

又前題

物候開春籥驗芳根頹簪曝後書盆移卻稚葉青回纔幾日又吐小蓮冰萼勝翠袖香簇珠絡雪虐風饕都過了倚南牕晴景還如昨雖遲暮未寂寞　惜花不用圍簾幙任筵前山鶯舞罷幾曾吹落靜色孤光誰結伴除是早梅江閣比多少汀蘅洲芷楚澤行吟憔悴矣料遺忘偶爾騷人錯留共我歲寒約

滿江紅 西湖荷花

郭外垂楊。直映到。水仙祠屋。愛十里。花明鏡面。岸沉沙腹。幾陣涼颸翻葉白。連盤驟雨跳珠綠。是誰儂。一道撥青蘋。波紋蹙。　紅衣褪。開還續。碧筒卷。擎相促。繞菱根荇帶。冷香飛逐。偏是風前蝴蝶住。但無人處鷺鷥浴。壁生綃。悔不學丹青。描橫幅。

綺羅香 康熙丁丑六月舍南池上紅蓮作並頭花賦以紀異

薰草連葩。蘭英並蒂。慣在貧家盆甕。年時蕙作同心花。誰料今番。雙頭水芝看涌。交卮勸金巨羅深。畫軸今夏又開並蒂。展玉丫又重。笑莊窩半畝平池。翻贏三十六陂種。　鎔亭容我小住。那費桃根桃葉。隔江迎送。臥穩風前。一任冷香吹夢。愁遮了。葉底難扶。描不到。花心齊動。除非喚薛夜來過。繡成鍼七孔。

又 前題

楊柳陰中。菰浦雨外。一柄犀株通體。並著花房。宛似仙娥雙髻。算只有。蜀葭同心。祇認得。嶧桐連理。又爭如水風裳。嫣然交影。鏡香裏。　約開渚。蘋汀蓼岸。與纖鱗隊隊。鬧紅游戲。第一輕舟。莫放采香人檥。渾不管。翠蝶衣翻。生怕是。綠雲風起。問沙面。頭白鷺鷥舊來曾見幾。

題竹垞並頭蓮詞後　平湖沈岸登覃九

紅玉雙擎漢委杯。溫風別費翦刀裁。定知茅屋詞人在。故向亭陰作意開。

朋牋雙調綺羅香比似蠆洲篋譜強有約重過聽按曲鬧紅一舸話斜陽

水龍吟白蓮

綠雲十里吹香輕紈翦出機中素銀塘一曲亭亭何限露盤冰柱玉腕徐來青泥不動乍鳴桑櫓任沙鷗撲鹿雙飛不見又何況雙棲鷺　好手畫師難遇倩崔吳鼠鬚描取翠衿小鳥黃衣稚蝶添成花譜雲母屏風水晶簾額冷光交處爲秋容太淡嫣然開到小紅橋路宣和畫譜崔白有白蓮雙鷄圖吳元瑜有白蓮塘鬪

臨江仙引枯荷

三十六陂遠半竿日澹一面風敲畫橋靜采菱船也都歸幽期記紅袖滿碧筒勸舊侶全稀空留得伴愁人永夜聽雨柴扉　江妃亭亭翠蓋水珮零落無遺剩寒蘆折葦相映岩磯淒其看晨飈裏鴛鴦凍住了還飛漁翁笑且香包冷飯鍼補秋衣

又詠茄

隴上紫瓜好黛痕濃抹露實低懸趁朝日畦丁密灑冰泉桑邊看長蒂翦蠻蠻綻葉底光圓筠籃滿餉白牛蕭寺赤馬吳船　筵前生疎蜀客犀箸催下茫然笑千廬萬粟許配芳鮮婢娟愛輕綃染香衫色比似花妍閒無事寫家蔬添个小蝶新蟬芝山錄煬帝改茄子爲崑崙紫瓜張文潛詩映葉乳茄濃蘸抹黃山谷銀茄詩珍疏長帶色勝銀又蜀人生疎不下箸又中有萬粟嚼輕冰鄭安晚詩光圓頗腦作僧看張浮休茄子頌頭附千罷徐熙有蟬蝶茄菜圖

插架葵邊分畦蔗後日光穿漏看倚鴉釘冰泉淺沙溜香苗暗斷正社燕歸飛時候湖口紅掌白芽愛連船來又　廚娘織手輕擘柔尖聽鳴小釜臼蓴絲翠冷鹽豉配能否一樣蟹肯魚鱠味勝蜜橙霜韭問凍糟酣未思勸故人新酒

同作　　嘉善魏　坤禹平

瓜堰分區蔗田接岸一艇香滿障影峭疎筠籠織來短新芽苗後聽竹外乳鳩低喚畦畔紅到柔尖割霜根纔半　腥風翦斷縷鱠糝羹香橙也同薦寒糟配入芳氣襲冰盌悵自故人難致客裏暗銷吟管想舍南幾稜雨浥病花秋晚

摸魚子　蓴

記湘湖舊曾游處鴨頭新漲初釀越娃短艇烏篷小鏡裏千絲縈旋柔櫓撥絆荇帶荷錢一樣青難割波餘影未愛乍掐春纖盛盆宛似戢戢小魚活　西泠水濯取凝脂齊脫白銀釵股同滑蜀薑楚豉調應好不數韭芽如嚴煙渚闊任吹老西風若个扁舟發鄉心未遏想別後三潭龜背雉絲冷浸幾秋月　本草春蓴者名雉蓴九十月漸蔫在泥中名龜蓴

迷仙引　水蓼花

斷續寒汀。容與芳洲。斜倚高岸。移近山茨。綠葵定得相伴。愛冷紅開簇簇。映朱香人面。有一種名字。水禽偏好。飛來無限。垂釣休教絆。過雨尤堪翫。蘋葉蘋花。鷗涉占取長一半。試寫入千絲束絹。勝寂寥幾點。收荷雪鴈。

滿江紅　塞上詠菴

絕塞淒清。又誰把。秋聲留住。斜陽外。寒沙搖漾。亂山無主。瑟瑟乍驚心欲碎。茫茫不管愁如許。伴西牕。燈火坐黃昏。蕭蕭語。　催一陣。茅檐雨。攪一片。霜林杵。爲伊想徧了。別離情緒。酒渴二更人散後。月明千里鴻飛處。夢滄江。添个釣魚船。風吹去。

醉春風　菜蘿

笑日紅偏嫩。不雨青常潤。卷簾一架小庭濃。認認。認。小摘休前。黃鬚綠刺。最撩人鬢。　轉眼殘春盡。生怕繁英褪。一年花事此關心。僅僅。僅。穀雨晴時。牡丹開後。這番風信。

侍香金童　茉莉

暑雨初過。密葉傳香遠。忍纔露芳心先掐看。攏髻鬆鬆簪一點。便到黃昏。卸時猶戀。　怎得知午日。珠江江上。讌。把牆角雛根齊翦。結取畫船屏四面。更有人兒。兩鬢都滿。

疎影　芭蕉

是誰種汝。把綠天一片。檐牙遮住。欲折翻連。乍卷還抽。有得愁心如許。秋來慣與羈人伴。惹多少冷風淒雨。那更堪一點疎燈。繞砌暗蟲交訴。待把蛛絲拭卻。試今朝留與个人題句。小院誰來。依舊黃昏明月。暫飛還去。羅衾夢斷三更後。又一葉一聲低語。拚今番。盡翦秋陰。移種櫻桃花樹。

臺城路芋

瓜田幾稜（去聲）區分後。青青近依禾黍。趣織聲邊。系牛花外。慣滴籬根清露。捐溝倚渚。伴錦里先生。小園秋暮。野色柴門。夕陽攜客。斷畦語。圓荷滿陂勻翠。晚來風葉響。一樣疎雨。白踏泥中。紫收霜後。便好開筵場圃。然糠煨處。聽昵昵窓村。夜闌兒女。深盆糢糊。曉光聞檠釜。

柳梢青西瓜

乞種邊庭。極知風味。勝似東陵。虎掌黃斑。瓠犀黑白。蒲鴿葱青。　焦煙赤日人行。盼岸柳陰陰。短亭藉井。寒漿盧簾。曲几閒拂。秋蠅。

天香寫生冬瓜

宿點危東。田移硯北。墨池秋蓄新翦。仙裳輸長。土酥比淨。隨意敧眠。籬院。寒泉溜處。慣枕住沙痕一綫。蒲鴿窟中乍卸。蝸牛雨餘留篆。　小董抱時應節。壓冰廚。短檐茅店。問客齋期。好配紫茄紅莧。墟頭更見熬成餌。伴七夕鍼樓果同薦。轉憶鄉園。疎蕪舊堰。（天文志瓜兎四星在危東禾郡有冬瓜堰）

一翦梅盆梅聯句

定武瓷燒幾稜紅。細斛香泥。淺植春叢。魏坤衡寒載入小車中。三尺苔枝。一翦霜風。彝尊盡坼檾毛裂紙筒。影漸橫斜。態轉玲瓏。坤花邊鄉夢兩人同。放鶴洲南。聽雪亭東。彝尊

醉花間題金曉珠水墨芙蓉

湘江水。澧江水。木末同姿媚。露下冷花繁。風裏柔枝脆。　玉臺勻染地。意匠應憔悴。硯滴井華新。墨吮香脣醉。

於中好題蔡女羅疎筆寒雀圖

疎篁幾葉搖晴翠。淺暈出斷霞魚尾。恁時寒色空閒裏。偶憶得瀟湘水。　更添凍雀黃昏睡。問同夢梅花開未。一枝已遂雙栖計。任雪壓風扶起。

好事近題馬湘蘭畫蘭

一十二叢蘭。意態看成千百。淨洗陳丹暗粉。露天然眞色。　紅糙季布舊聞名。畫也動憐惜。試易管夫人款。有阿誰知得。

清平樂題水墨南瓜

牽絲引蔓。野外無人管。纔見草簷花一半。又早青黃堆滿。　今年穀貴民飢。村村剝盡榆皮。合付田翁一

飽.全家婦子嘻嘻.

點絳脣 敬業堂早桂

金粟香濃.一叢開徧團圞樹.小山題句.不用傷遲暮.

大火初流.露腳飛寒兎.方花磴.搗來仙杵.合配糖霜譜.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九

詞六

茶煙閣體物集下

一枝春 梅

竹外橫斜。一枝春。最近曉寒牕戶。翠禽軟語。喚起石闌題句。東風舊日曾飛上。那人眉嫵。幾閒卻。翦綵心情。覓到小園深處。　前村酒旗低舞。試開攜畫檻。重修簫譜。黎雲淺駐。未信夢魂無據。玉鱗殘月。襯香宇。馬蹄歸路。乘餘興。更上吳船。虎山橋去。

疎影 黃梅花

橫斜滿院。見蜂鬚亂壘。鶯羽新翦。冷綴苔枝。疎影羅羅。休令雀豹窺見。天教漏泄春光早。把多少芳心輕展。最愁他。金屋香寒。長是曉風吹面。　折向妝臺看取。對將明鏡裏。鴉額深淺。濟月微籠。椒壁初昏。留映謝娘詩卷。難禁一曲山香。舞膩蠟淚銅盤千點。記夢中人在。羅浮杏子單衫煙染。

東風第一枝 杏花

渡柳初眠。官梅已褪。又看春色如許。水村山郭殘陽。立馬亂紅無數。仙人此住。也憐取。滿林香霧。酒旗風。

搖曳黃昏。開徧冷煙疎雨。休忘了曲江歸路。試說與冶游伴侶。最愁零落芹泥。半教燕飛啄去。賣花聲遠。料深巷。明朝何處。倩个儂曉日新妝。插向鬢雲斜吐。

紅娘子緋桃

露井繁英結。香逕游絲織。宿雨猶含。煖波頻漲。短牆愁隔。記少年尋到赤闌橋。得仙源消息。　最恨東風急。飄上春泥溼。易掩重門。難逢人面。斷腸空憶。便浣花牋紙染輕紅。也無他顏色。

殢人嬌垂絲海棠

蠟蒂何長。紅絲齊綰。算風信黎花尚晚。一番雨過。一番春煖。似卯酒人慵。鬢釵橫亂。　日炙遨明。慈街不斷。伴蝴蝶深枝眠慣。須燒銀燭。更浮金琖。任桃李漫山。有誰人看。

綺羅香玉蘭

紅木棉苞。紫辛夷樸。記勝縞衣霜袂。雪不封條。但向花房凝綴。露一簇。碧牡丹芽。少幾點。翠梧桐子。笑依然。玉樹陳宮。臙脂胄涴。井中水。　佳辰纔過上巳。說與采蘭人道。休尋溱洧。第一瑤臺。月姊交光相對。便著雨。轉覺瓏鬆。慣臨風。未應憔悴。似搓酥滴粉。張濃。喚來深院裏。（張濃宋南渡初甲伎左鬢賜之詞有滴粉搓酥句）

搗練子用過瞻園值玉蘭花放同蘅圃耕客賦

高曝粉。淺滙銀。瓏璁幾樹淨無塵。勝屏風。點染新　一別此。五經春。綺羅香憶按歌頻。笑依然。舊酒人。

玉樓春　繡毬

玉毬繡出今番早。蝶翅蠭鬚繁迭迥抱。一年一度雪成團。半雨半晴春未老。　者回上樹青猴報。合配瞿紅香入腦。枝頭能得幾人憐。落地始知花亦好。

洞仙歌　合昏

翠陰如幄。綴青囊無數。曾記開時未重午。伴荷風榴火。結實千房。蠲忿處。猶自朝朝暮暮。（合昏花開最久吳俗謂之百日紅）滿庭香不散。持比吳緜。翦破同功繭千縷。愛微風敲側。淡月惺忪。酒初醒。夜深微雨。便晨光朦朧小。　態晴。試護取同心。不教輕吐。

減蘭　夾竹桃聯句

石闌干曲。試問是桃還是竹。（彝尊）鳳子來時。捧土移根定武瓷。（魏坤）　崔徐花朵。布葉終須文與可。（彝尊）

吹徧溫風。長伴樽前一簇紅。（坤）

東風第一枝　白楊梅

馳烏歌殘。蓴絲擣罷。冰廚夏果須薦。卑枝壓地無塵。繁陰滿園如織。涼柯新翦。早水市筠籠傳徧。問隔江。誰送輕帆。鶴頂半山翻賤。　便流齒。瓠犀詎軟。使入手。葱根不染。任教肌粟長生。愁他翠盤頻轉。玉容銷暑。最憶是。湘湖南畔。怕餐來。晚飯都忘。莫被柁樓人見。

明月櫂孤舟枇杷

幾陣疎疎梅子雨也催得嫩黃如許笑逐金丸看攜素手猶帶曉來纖露　寒葉青青香樹樹記東谿舊會游處日影堂陰雪晴花下長兒那人窺戶（謝瞻枇杷賦成實乎纖露白居易詩況對東谿野枇杷謝靈運七濟云朝食既單摘果堂陰春惟枇杷夏則林擾楊巨源詩枇杷花下閉門居）

過陂塘曹侍郎席上食橘李同右吉融谷賦

錦淙鳴行廚竹裏玉盤寒水初注未須雪耦黃瓜伴早釋人間煩暑名最古記轍迹東西魯叟曾書汝吳洲越洛愴折戟沙邊芳根蔓後幾溼戰場雨　房陵種三十六園佳樹也愁聲價輸與西施過此曾潛掐一縷纖痕留取小摘許愼莫被來禽偷眼銜將去薰風且住漫染就輕黃青青攜付乞巧小兒女（錦淙侍郎倦圃名李每顆留爪痕俗是西子曾掐）

洞仙歌橄欖

南枝青子架唐梯難覓試灑紅鹽褪都偏笑燕姬就酒歷口漿酸眉峰聚又早芳津頻嚥　河豚春正美荻筍蓴蒿和就香奩儘人勸更憶夜闌時配取茗柯消殘醉滿傾壇盞看懷核兒眞童嬌癡愛插向闌膏燭花齊颭（西陽雜俎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嶺表錄異繁樹岐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其中一夕子皆自落蘇子瞻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王元之詩北人將就酒食之）先輩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白樂天詩蹙破橄欖新嘉靖醃壇杯中有茶字

五綵結同心荔子

繁星著樹。綠葉垂枝。撲帳火雲朝熱。錦鳥餐難盡。定衙到。十二廚城調吾。是誰賭取羅囊紫。看一騎。飛塵相接。晶盤瑩。嫩紅輕擘。纖指忽嘶寒徹。炎天亂堆香雪。且莫從卯酒。乍醒人說。光研吳綃薄。瀟湘水風皺半痕裙褶。冰肌綽約。看誰似。應夢裏瑤妃無別。記少年。翠帷雲鬢。一點甘脣初齧。

暗香紅豆

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莫是珊瑚。零落敲殘石家樹。記得南中舊事。金齒屐。小鬟螾女向兩岸。樹底盈盈。攐素手。摘新雨。延佇。碧雲暮。休逗入茜裙。欲尋無處。唱歌歸去。先向綠牕飼鸚鵡。惆悵梳郎路遠。待寄與。相思猶阻。燭影下。開玉合。背人暗數。

滿庭芳佛手柑和蘇子瞻

青丘開房。白牛露地。春浮一樣根蟠。風簾乍卷。芳氣訝燒蘭。不比金仙十二。承珠露。倒瀉銅盤。雙林底。知他鹿女。幾度踏花看。園官傳送處。烏皮旋設。兔毳初安。勝廿蔗乳臭。橄欖漿酸。攜到六街三市。津梁倦。彈指霜寒。鍍酥片。餘香未滅。分配小龍團。

霜葉飛詠柑同魏禹平作

昔游曾記。泥山路。青林纔二三里。枝頭行蟻拂還來。正十分黃膩。須不似。甜桃酷李。樽前別有閒風味。見

翠竹擎籃。惹重露新霜。指爪都著香氣。　回憶上日春盤。雜帊輕裹。个个鎔蠟封蓉。歸時笑遺細君看。別殘燈紅蕊。枉想像。金坡舊事。歲星今謫人間世。判洞庭全家去。偏插牆陰。恣攜懷裏。韓彥直橘錄。溫州四者推第一。由如數釜。其傍地延袤。只二三里許。出此則香味遠不逮。橘舍有方草木狀。壺柑窠如薄絮。蠟在其中。并窠而食。柑樹無蟻。則其實爲蠹所傷。黃山谷詠柑詩。香著橙前指爪間。陽谿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黃柑。即以蠟封其蒂。獻之。蘇詩。歸來一點殘燈看。猶有傳柑遺細君。

秦樓月　金豆

橘田秋。吳儂摘處霜花浮。霜花浮。玉盤的歷。偏惹閒愁。　酒闌燭暗羅衾薄。手香夜半潛相投。潛相投。十年舊事。忽到心頭。

減蘭　橙

朱欒幾樹。愛惜芳根移細雨。鴟殼重紋。作意秋涼已十分。　一年好景。玉曰金齏長記省。有底酸漿。搗處偏憐透甲香。

玉樓春　柳

柔條曾記春前種。乍起三眠妍手弄。煙初罷。歷態眞濃。絮未顛狂絲尙重。　依依別緒長亭共。雨後殘陽空目送。一灣流水小紅橋。留與斷腸人作夢。

減蘭　楊花

楊花無緒。不管人愁高下舞。筆架書籤。纔拓牕紗處處黏。　東風語汝。吹入謝家池閣去。詠絮人閒。憑仗東風忽自前。

疎影　秋柳和李十九韻

西風馬首。有哀蟬幾樹。高下聲噪。村外煙消。水際沙寒。斜陽似戀亭堠。絲絲縷縷紛堪數。更髣髴。葉初開候。待月中。疎影東西。思共故人攜手。　搖落江潭萬里。繫船酒醒夜。長笛京口。讀曲歌殘。曉露翻鴉。蕭瑟白門非舊。赤闌橋畔流雲遠。遮不住。短牆疎牖。話六朝遺事淒涼。張緒近來消瘦。

原作　　李良年

旗亭隴首。正新霜乍點。斜日風驟。一片秋聲。幾樹蕭疎。驚心十里津堠。行人欲折還教住。爲記得。別離時候。灑渭城。朝雨如煙。忺向書橋分手。　何處無情玉笛。忍教一夜裏。吹墮江口。繫馬無人。認取寒枝。惟有晚鴉依舊。相思最是鴛鴦渡。應漸冷。碧紗牖。縱待得。來歲春還。只恐那人腰瘦。

臨江仙　寒柳

綰得舊時離恨否。風前一樣絲絲。送人折盡夕陽時。昏鴉餘幾點。莫認早鶯兒。　憔悴倡條渾不是。菱花記取雙眉。秋聲誰與寄相思。章臺疎影。在只剩兩三枝。

瀟瀟雨落葉

秋林紅未足怪酸風一片舞遙堤任高高下下蕭蕭颯颯策策悽悽岸蔕離根壓徧驚斷草蟲啼只有蒼涼月來照鴞棲　卻似游蹤不定謂常南反北旋又東西縱吟邊倚杖樽酒正堪攜然茶鼎故人來否怕空山舊徑一時迷颼颼響悵無眠夜聽到荒雞

玉女搖仙珮白鷳

枕榔葉暗茉莉叢深舊是雙雙栖處玉羽初迴風毛誰鍛百徧對人猶怖悶把芳時度總無言不比聰明鸚鵡待移伴庭前孔雀還怕佘花翠尾須妒丹青頗難描黑白分明千絲萬縷　曾記謝家賦雪皓鶴爭鮮點綴瑤階瓊樹十二畫欄紅妝相見定自愁添眉嫵有得春多許也空掩風雨重重朱戶況遠客頻年嶺外秋來見月慈然回顧歸期誤今番索遣開籠去

八寶妝舞孔雀

庭晴娑羅山明躑躅正值好春時候不用紅樓三十級合在迴廊疎牖朝來彈指阿誰妒殺芳心綠蒨譽處開難驟絕勝織成步障編他銅鉦　看場壓倒總檻一廻舞旋更教人立屏後數項翠尾花如縷怎染出輕紈圖繡除非是邊鬱好手郁呷聲裏低丹咮問飲眼蠻奴莫銷殘碧暗金否孔雀舞將罷以咮著地鳴乃斂其羽

花犯鴛鴦

曲池塘天教付與雙棲夜深並綠蒲分映任夢裏隨波煙外交頸圓沙一片斜陽冷多應睡未醒看足了

浣衣人去蜻蜓移釣艇　采蓮渡頭最愁他清歌纔起處驚飛難定齊浴罷花潭下翠牽紅凝休緣卻竹弓射鴨還白去空江千萬頃正好伴水亭風檻低垂羅袖影

臺城路鷺鷥

謝池最愛鮮禽好當年惠連曾賦紫荇絲邊水漢花外長見伊寬魚住乍翻淺渚訝拍拍隨波欲低還舉占得圓沙慣拳一足久延佇　采蓮舟漸近也笑紅裙按槳不教驚去荻岸偏明蘋風慣浴涼月毿毿縣羽曲江人渡指隱約秋潮望中生處纔挂魚罾又飛來別浦

月華清玉阮亭侍讀尊齋詠山鷓侍讀詞有妾是桐花郎是桐花風之句故六七及之

白頰梔頭繡纓竹外輸他緜羽娟秀何處飛來料自苑桃宮柳縱不比么鳳桐花合賺得新詞消受紅豆拚分了鸚哥任伊開咒　相見海棠初綻早落盡芙蓉雪梅香逗移入重簾伴取玉蜍金獸記點染窠石春林費多少巧心妍手描就試開籠放爾戲猱能否宣和畫譜黃居寀有海棠山鷓圖丘餘慶有芙蓉山鷓圖崔有有春林山鷓圖崔愨戲猱山鷓圖吳元瑜有雪梅山鷓圖易元吉有窠石山鷓圖

江城子黃雀

江鄉風物客中論傍籬根啓柴門翦翦西風紅稻倚斜曛長記張羅秋九月南馬疃北陶村　充庖俊味我思存坐黃昏引清樽持比香橙蒸栗色難分凝想流匙眞个滑全不數鴨餛飩

琵琶仙秋日桑乾河上見雙白燕詠之

遠渚秋光乍疑是兩岸蘆花如霰剛得軟語輕迴差池慢堪戀思一縷紅絲繫住怕飛入掌中難見明月樓臺黎花院落曾否尋徧　問何事沙際飄零惹西去潘郎鬢都變爭向水晶簾外對曉風初卷看畫閣銀釵幾許留伴他傅粉人面借取玉女縫衣一雙幷翦

東坡引鴈鶩

洞沿潭裏浴波圓明鏡蹴濃花淡柳西湖曲臨流看不足　晴沙遠映淺水撲鹿鎮日夜鳴相續采蓮人去孤蒲綠一雙飛又宿一雙飛又宿

長亭怨慢鷹

結多少悲秋儔侶特地年年北風吹度紫塞門孤金河月冷恨誰訴迴汀枉渚也只戀江南住隨意落平沙巧排作參差等柱　別浦慣驚移莫定應怯收荷葆雨一繩雲杪看字字懸鍼垂露漸攲斜無力低飄正日送碧雞天暮寫不了想思又釀涼波飛去

滿庭芳鴈

染柳分黃飛霙較素持比溪絹尤妍白毛紅掌翠汎撥輕漣只合呼他舒鴈無端是引頸嗔船茴香下半醒半睡側眼小如錢　江天農務了柴荊開處頻數村前任殘陽曲岸水假沙眠客至還堪對酒閒時節

換取籠邊兒童問山陰舊事說與永和年（五代趙才以畫鷺得名有茴香下睡鷺圖錢之輕者曰鷺眼）

邁陂塘　鴨

任方塘羣游孤泛愛他不染泥滓避人纔見驚飛去又早紛紛低墜堪妒是曾消受夜深每並鴛鴦翅竹弓漫試對黑白分明欄邊關罷芳草一茸翠　揚瀾好兩槳吳船小背采蓮人弄煙水晚來笑把紅裙裹觸損冷花濃蕊歸也未正一色秋江灩灩波千里移來簾底鑄就小鑪熏屏帷深處長傍繡衾睡

水龍吟　觀洗象作

涼波曉色城西路趁著熱風猶未引來舞隊依稀晉日黃門鼓吹乖羣鱗困旋渦遠近欲沉還起看霅旗搖處更番催去偏會得蠻奴意　夾岸人家此際步踟躕紫騮難繫疎簾隱隱輕容小袖笑聲齊指赤日徐高黃塵又偏鈿車流水剩白頭宮監相攜柳下說前朝事

埽花遊　駱駝

白龍堆遠傍獨樹煙平草痕如翦臥沙最淺慣齧龍戎鹽紫背都斂拂起鞭梢娖隊安行愈緩夕陽晚料穩坐上頭人意先倦　江國知少見指背錦模糊柳陰高岸側峰半偃笑零丁帖子載家傳遍記取形摸小玉羊脂新碾筆牀畔鎮紅箋不教風展（漢戴良失父零丁曰食不能嚼左右齒似西域駱駝）

木蘭花慢　孫惠叔以山禽見貽賦謝

孫郎眞愛客。分異味到寒庖。尙髣髴童時。鹿邊曾見。照影驚跑。弓鞘餓鴟叫處。想風生耳後落飛髇。誰向原頭飲血。一鞭歸騎橫捎。毛炮嫩滴瓷罌。漿乍洗。析成肴。任滿鷹辛盤。椒花頗罷。荷葉堪包。西郊雪晴人日。擬重尋退谷半山坳。笑擘春前紅脯。醉吟小閣松梢。

雪獅兒錢葆馴舍人書詠貓詞索和賦得三首

吳鹽幾兩。聘取狎奴。浴蠶時候。錦帶無痕。搦絮堆緜生就。詩人黃九。也不惜。買魚穿柳。偏愛住。戎葵石畔。牡丹花後。午夢初迴。晴晝斂雙睛。乍豎困眠還又。驚起藤墜子母相持良久。鸚哥來否。惹幾度。春閨停繡。重簾逗。便請嬾邊叉手。莫俗以鹽易盬故陸務觀詩有裹鹽迎得小狸奴之句。錦帶。貓名。見嫁槐志。黃庭堅乞貓詩。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李璜送貓詩。銜蟬毛色白勝酥。搦絮堆緜亦不如。又家家入雪白於霜。更有敎鞍供鬧裝。便請嬾邊叉手。坐從敎鼠子自跳梁。何尊師有戎葵太湖石貓圖。趙昌黃荃徐熙崔白俱有牡丹戲貓圖。易元吉有蘇鼈戲貓圖。又子母貓圖。唐宋畫家多有之。

又前題

勝酥人雪。誰向人前。不仁呼汝。永日重階。恆把子來潛數。癡兒騃女。且莫漫綵絲牽住。一任卻食魚捕雀。顧蜂窺鼠。百尺紅牆能度。問梗郎。謝媛春眠何處。金縷鞦邊。慣是雙瞳偏注。玉人迴步。須聽取殷勤分付。空房幕但喚銜蟬休誤。嗣朝隱鸚鵡貓兒篇序云。貓不仁獸也。路德延孩兒詩。貓子綵絲牽。黃荃有食魚捕雀二圖。郭乾祐有顧遠貓圖。盧廷讓詩。餓貓窺鼠穴。

又前題

磨牙澤吻似虎分形眼黃須辨炎景方長試驗鼻端冷煖茴香叢暗撲不住螻蛄一點更尋向雞根紫芥石稜紅莧醉了葑荷頻頤訝搔頭過耳水痕初浣消息郎歸休把玉鞭敲斷平陵傳徧閒齎鏁金錢誰綰風吹轉峽蛙驚飛淩亂貓鼻端長冷惟夏至一日煖滕昌祐有茴香戲貓圖黃荃有螻蛄戲貓圖吳元瑜有紫芥戲貓圖何尊師謂貓似虎獨有耳大眼黃不相同其畫澤吻磨牙無不曲盡西陽雜俎云貓洗面過耳則客至陸游老學菴筆記馬鞭擊貓節節斷折又西陽雜俎云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貓長帶金鑼有錢飛若蛺蛄

原作　錢芳標

花氈臥醒又閒趁十二欄邊一雙蝶舞繡倦空閨幾徧春纖親撫奔騰玉距亂蠅拂紅絲千縷試驗取雙瞳似線庭陰日午好是籠時早乳問當年果否共調鸚鵡八蜡迎來何處遠村巫鼓雲岡錦帶漫揚得張家遺譜燈明處合對金猊小炷張泌妝樓記云張搏好貓有雲圖錦帶諸名價值數金

催雪席上賦黃鼠

倦擁凝牀寒興旨蓄多事拱人槃肩惹花豹騰山地猴臨穴五技頓窮就掩趁快馬擺歸捎殘雪封肝驗膍油蒸糝附寸膏凝結鏤切俊味別耐伴醉夜闌引杯稠疊更何用品鹽玉盤陳設一種低徊舊事想獨客三雲愁時節喚小伎非坐教膏聽唱寒垣風月黃鼠產雲中劉禹錫雪蹊黃鼠穴處各有配匹入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中長地猴形極小縱入其穴則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時曾爲玉食之獻置宿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酉陽雜俎云黃鼠一名雪鼠出雲中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中長地猴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

鳥雜俎鼠膽在肝活取則有梁草咏蛆表以臣爲蟋蟀將軍油蘇校尉花豹驚之小者專搏黃鼠

臺城路蟬

芣根化就初無力溫風便聞淒調藕葉侵塘槐花糝徑吟得井梧秋到一枝潛抱任吹過鄰牆餘音猶嫋暮地驚飛金莖爲避粟留小長堤翠陰十里冠緌都不見只喚遮了斷柳亭邊空山雨後愁裏幾番斜照昏黃暫悄讓弔月啼蛄號寒迷鳥飲露方殘曉涼嘶恁早楷聖賦芣根爲蟬授神契蟬無力故不食遮了蟬聲

又前題

說餘不作游仙夢炎天愛浮涼吹抱柳眠慵棲槐影合隨分小園堪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吟又聽別枝起　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際罥蛛網檐牙筠竿樹底爲恁驚飛絃桐移素指

華亭高尚雲二鮑

前題

枕屏曉殢行雲夢郤還被伊催斷苦調才終悽吟還續遞寫幾番幽怨柳塘聽倦愛竹院新涼數聲差緩曲奏迴風蕭蕭落葉玉階滿　愁聞最是旅客對前村幾樹頹照敲岸響咽尤悲音長漸澀引起離情無限當年蜀棧和嶺畔啼鵑鄉心曾亂一片秋容淡雲凝望遠

前題

李良年

滿堦榆莢過牆竹日長初堕三徑鳩婦呼殘燕雛飛後不許草堂人靜隔林遙聽恰吟侶參差綠陰遮定長記抛書聲聲如在最高嶺　柴關應誤來客亂啄晴葉底剝啄難省葵扇慵揮桃笙乍展午夢幾番催醒井梧秋冷漸移近朱闌有人閒凭一笑回身鏡中看鬢影

綺羅香和宋牧仲別駕詠螢

挾火難溫侵星易墜留拂井梧檐樹傍牖依闌暗裏惜窺人佳渾不辨鬢霧殘妝又何況蘿塵織步際新涼團扇初開輕羅撲付小兒女　蕨薖深鎖院靜攜照相思錦字練囊縫取憑仗微風方便更教飛去逗屋角蛛網圓絲避葉心豆花斜雨恣意向月黑池塘夜闌高下舞

花心動蜻蜓

舞拂波光齊上下早是薰風池館蟬翼還輕螢尾偏長記取狐衆曾喚釣絲愛向人前立見幾度欲飛猶緩花陰小伯勞穿過也能偷眼　點水移時款款乍紅蜃菱枝翠停荷管卷幔涼多傍檻晚晴影織夕陽涉岸有時忽上玉瑩頭全不怕佳人羅扇織羽響一翦鬢雲撩亂

南鄉子螢

涼月濟影疎疎豆葉新黃架未除好似繰車鳴不住來又去秋燈惜伴愁人語

玉人歌杭州玉泉寺池中五色魚凡千頭內一種翠藍者最可愛賦之

輕漣白。愛一種嫋隅。暈藍拖碧。練塘風煖。蒼玉恣拋擲。丹砂泉淺。游朱鬣。受盡人憐惜。又爭如雨過天青者般顏色。　濠上未歸客。投香飯青精。日斜與食。蓮葉東西。何事便深匿。翠鱗六六空搖尾。嫺遮開消息。但年年映取柳陰千尺。後周時。請瓷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

探春慢　河豚

曉日狐帆。腥風一翦。販鮮江市船小。滌徧寒泉。烹來深院。不許纖塵舞到。聽說西施乳。惹賓坐。垂涎多少。阿誰厚箸翻停。莫是生年逢卯。　開把食經品第。最雀鮮蟹胥。輸與風調。荻筍將芽。蔓蒿未葉。此際故園。眞好闢鴨闌邊。路猛記憶。溪頭春早。竹外桃花三枝兩枝開了。

桂枝香　蟹

新霜晚渡。見燃萁鴻天。落潮魚步。盡掩青筐。縛急。腥涎齊吐。津門水市無人問。聽軋軋。小車鳴路。攜來九陌。不知還有。洒徙閒否。　又何況。鄉園秋暮。任空江築舍。斷沙名浦。酥片金穰。那管玉纖黏住。橙陰菊外。登高宴。捉鯛陽簿。邊傾倒。年年長壁。燭斜書舫。水涼朱戶。畢卓銅陽人。

又前題

緯蕭截水。見半漾湖波。半撐湖葦。此際菱歌漸少。滿塍香穗。漁師菰飯新炊後。任敧斜。槭頭船樣。爬沙蠻處。連江露白。一燈紅細。　便八跪雙螯。都利。被寒蒲束縛。仄行無計。試放閒塘。蓼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

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徧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徐熙有蓼塘蟹圖。傅肱蟹錄。履霜操有蟹行聲。黃庭堅詩。寒蒲束縛十六蟹。

前題　平湖　沈曉日融谷

菱塘風老。正亂葦蕭蕭。采香船少。露白星疎。草舍煙青燈小。溪邊月黑。初肥候。濕筠籠。一天霜曉。寒蒲縛就。漁童未去。酒人先到。看秫釀新篘。熟早向松火山廚。蜀黍親擣。狼籍杯盤。那計悲秋懷抱。天津趙北東西路。也盈車軟塵吹道。沉吟鄉味。汾湖一曲。不如歸好。

雙鸂鶒織蛤

俊味鹽官稠疊。一種小如瓜瓞。最愛蘭湯淳雪。卯酒欲醒時節。雲母乍分瓊屑。玉楮刻成風葉。拾取黏雙蝴蝶。驚飛鬢影奇絕。

湘江靜蛤蜊

獷殼深緘。潭底並。任吹殘。老楓誰省。房同廬舂。花輸石蛙。占魚牀清冷。網漉兩筠竿。橛頭響。青泥成餅。西風古水。斜陽野田。尋啅雀。更無影。甲卸初湯沸定。一痕纖。嫩黃遙淨。不知許事。相逢且食。把膏脂都屏。犯卯未醒時。喚金鈸。小盤須釘。幾番爲爾。勾留住了。早春歸興。

清波引四施舌

越絲千縷。誰暗趁。落潮網住。恁時看取。一錢底須與。悔逐扁舟去。亂水飄零良苦。自從歌罷吳宮。聽不到。

小屑語．鳴蓋鷓鴣．此風味．難得並數．島煙江雨．短篷醉曾袁．荔子香辭樹．一半勾留爲汝．試問舊日鴟夷．比儂饑飽否．

聒龍謠龍蟲

雨黑南溟．煙黃北戶．慣候潮痕昏曉．倦羽飛來．被濕沙黏了．何啻兒蝌蚪塵生．宛一似．蛣蜣香抱．待紅絲．綴上釵頭．又輸與．緬蟲小．鮫人市．蜑人船．過十里五里．酒人膾笑．刀砧喚住．擘珠娘．織爪算加恩．箔子須添．辨異味．食經重草．訝劉郎．學豢龍時．不曾捫到．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

詞七

蒓鱸集

十六字令 春暮

愁。魏扶別後花時獨上樓。魚玄機風吹雨。李賀春肯爲人留。白居易

南歌子 早秋西湖

桂楫中流望。丁仙芝荷花鏡裏香。李白無數紫鴛鴦。余延壽嬋娟江上月。劉長卿拂羅裳。閻朝隱

摘得新 伎席

歌有聲。李白朱絃繁復輕。溫庭筠碧桐風嫋嫋。陸龜蒙月初生。王建嬋娟花豔無人及。畢耀早傳名。長孫無忌

桂殿秋 刻城客夜

月漉漉。李賀雨微微。張泌故鄉山水路依稀。羅鄴近來欲睡兼難睡。劉駕正是歸時底不歸。高鴻兒

搗練子 吳興感舊

春雨漉。馮著滴檜欒。陸羽獨宿江城蠟炬殘。杜甫正是花時堪下淚。張隱更無人倚玉欄杆。崔咨

又同前

無處覓。吳融　不須留。劉言史　連日園林悲昔游。杜審言　惟有別時今不忘。顧況　滿天風雨下西樓。許渾

江南好同周青士過沈山子村居

三春葬。郎大家　看竹到貧家。王維　高樹夕陽連古巷。盧綸　小橋流水接平沙。劉兼　把酒話桑麻。孟浩然

又曉起商氏園亭

更五點。韓愈　珠箔卷輕寒。薛奇童　金谷風光依舊在。白居易　紅泥亭子赤闌干。李白　迷路出花難。宋之問

又過柯翰周書屋

披硎片。盧照鄰　疎快頗宜人。杜甫　家醞滿餅書滿架。白居易　山花如繡草如茵。許渾　獨坐一園春。盧照鄰

又詠燕

銜泥燕。韋應物　最在美人家。苪挺章　盡日聽彈無限曲。元稹　等閒飛上別枝花。李商隱　一種逐風斜。楊巨源

南鄉子珠江春思

日隱輕霞。王維　紅紅綠綠苑中花。王建　何處更添詩境好。司空圖　聽春鳥。顧況　飛去花枝猶裊裊。韋應物

又度甕社湖

柳拂浮橋。韓偓　青山隱隱水迢迢。杜牧　行盡江南數千里。岑參　蓮風起。李賀　羅袖動香香不已。楊太眞

又上谷觀伎

蹋珠履。楊衡舞羅衣。李白清歌寶瑟自相依。駱賓王此夜不堪腸斷絕。楊德輿紅燭滅。李頎歸去豈知還向月。李商隱

憶王孫湯公牧鄭文翰柯翰周飲酒肆

花南水北雨濛濛。盧綸十里鶯啼綠映紅。杜牧葉葉春衣楊柳風。韓翃出城東。王維笑入吳姬酒肆中。李白

又春游

清江一曲柳千條。劉禹錫日出三竿春霧消。同上苑梅香雪裏飄。崔日用馬蕭蕭。杜甫淥水斜通宛轉橋。薛翃

又後游

平田渺渺獨傷春。李嘉祐兩岸桃花夾去津。王維一種佳游事也均。張謂草如茵。李賀不見當時勸酒人。曹唐

又歌席

嬌歌急管維青絲。李參燭暗香殘坐不辭。陸龜蒙細雨春風花落時。李白暗相思。白居易若問旁人那得知。崔顥

又探梅

一株斜映竹籬門。薛能碉戶芳煙接水村。司空圖搖蕩春心似夢魂。皎然水雲昏。顏眞卿靜愛寒香撲酒樽。羅隱

又題沈武功雙谿草堂

浴鳧飛鷺晚悠悠。杜甫堤下連橋堤上樓。劉禹錫紅蓼花疎水國秋。杜荀鶴采蓮舟。閻朝隱直到門前溪水流。常建

又鏡湖秋思

越山重疊越溪斜。羅虬竹浦風迴喔弄沙。鮑溶幾箇輕舟在若邪。王翰摘蓮花。王勃江月相隨直到家。李頻

又濟南元夕

今年春色勝常年。崔液遙望笙歌隔水煙。王建何處風光不眼前。王表月如弦。李嶠叔從未團圓直到圓。王建

江神子題畫竹

萬條寒玉一溪煙。李賀泛春泉。孟郊映秋天。任華曾憶湘妃廟裏雨中看。白居易閒對數竿心自足。張南史滄海上白雲間。令狐楚

春光好春恨

花嬋娟。孟郊月嬋娟。同上早是傷春夢雨天。韋莊思絲絲。盧仝梁間燕子聞長歎。李商隱春將半。劉錫禹傷事思量在眼前。白居易一年年。同上長相思歌席

歌淫淫。李賀管愔愔。同上花煖江城斜日陰。宋濟情多酒不禁。白居易爲君吟。李白動君心。同上雲母屏風燭影深。李商隱銷魂況在今。錢起

昭君怨題畫

危石纔通鳥道。劉長卿　山色東西多少。皇甫冉　石上幾年松。顧況　碧叢叢。李賀　斷岸沉魚網冪。陸龜蒙　霜葉無風自落。盧綸　月照一孤舟。孟浩然　去悠悠。韓愈

生查子　別思

楊柳映春江。崔國輔　露葉疑愁黛。盧照鄰　獨立俯閒階。韓偓　離別人誰在。杜甫　千里夢難尋。溫庭筠　恨極同填海。吳融

本是細腰人。陸龜蒙　數急芙蓉帶。李商隱

楊柳枝　曾穌春游

渠柳條長水面齊。王建　燕銜泥。韋應物　花潭竹嶼傍幽蹊。儲光羲　草萋萋。岑參　油壁車輕蘇小小。羅隱　向君笑。李白　玉壺春酒正堪攜。岑參　若邪溪。杜甫

玉蝴蝶　同沈單九再登平山

秋雲不雨長陰。盧綸　積翠寓沉沉。王維　繫馬又登臨。朱灣　風吹秋更深。周朴　暗蛩生暮色。無可　寒磬滿空林。劉長卿　沈約瘦惜惜。李商隱　愚高獨苦吟。韋莊

浣溪沙　同何窩魄春望

煙柳風絲拂岸斜。雍陶　遠山終日送餘霞。陸龜蒙　碧池新漲浴鵁鶄。杜牧　閒苑有書多附鶴。李商隱　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　馬蹄今去入誰家。張籍

又四湖早春

雪帶東風洗書屏。許渾便教鶯語太丁寧。杜甫省花多上水心亭。張籍隔岸春雲邀翰墨。高適傍簷煙雨濕歲炉。韋莊瓦甌斟酒暮山青。崔道融

又虎丘

高閣晴軒對一峯。許渾泊舟微徑度深松。郎士元水天春暗暮雲濃。鄭谷歌酒家家花處處。白居易羅衫葉葉繡重重。王建一杯可易得相逢。白居易

又山塘夜泊

月挂西弓誤認明。陸龜蒙春風倚櫂閶門城。李嘉祐酒旗歌扇正相迎。陶峴碧幌青燈風颯颯。元稹紫槽紅撥夜丁丁。許渾一更更盡到三更。杜荀鶴

又小孤山

四面無塵較權過。羅隱秋來江靜鏡新磨。杜牧碧雲高髻綰婆娑。曹唐深洞長松何所有。王維曉煙清露暗相和。陸龜蒙白銀盤裏一青螺。劉禹錫

又天津道中

海燕西飛白日斜。許渾津橋春水浸紅霞。雍陶鵁鶄鸂鶒滿晴沙。杜甫樹色到京三百里。殷堯藩柳條垂岸一千

家。劉商 櫂聲煙裏獨嘔啞。韋莊

又夜泊無錫聞鄰舟歌者

雲鬢新梳薄似蟬。白居易 江頭暫駐木蘭船。溏蟾 水寒煙澹落花前。譚用之

香絃。李翠 坐來雖近遠於天。吳融

又惜別

惜別愁窺玉女牕。李白 遙知不語淚雙雙。權德輿 綺羅分處下秋江。許渾

幢幢。元稹 仍斟昨夜未開缸。李商隱

又作閒

出意挑鬟一尺長。段成式 巧勻輕黛約殘妝。施肩吾 黃昏獨自立重廊。柯宗

繡鴛鴦。章孝標 不因風起也開香。羅虯

又同前

十二層樓敞畫檐。杜牧 偶然樓上卷珠簾。司空圖 金爐欲炷冷慵添。劉兼

織。劉兼 年年三月病懨懨。韓偓

減蘭憶別

暮雨自歸山悄悄。李商隱 殘燈無燄影蟬蟬。李商隱 羅裙宜著

小院迴廊春寂寂。杜甫 朱欄芳草綠織

我行自北顧況薄暮欲歸仍佇立李建勳言告離衿宋華一寸迴腸百慮侵唐彥謙
舞地杜甫風雨蕭蕭促韓偓二十年前舊板橋劉禹錫

又鷺鷥

荷塘倚扇李賀動處水紋開盧綸盧綸張籍五色氤氳陳子昂鏤羽雕毛迴出羣皮日休
日住吳融折彼荷花王勃相趁堯雛入將牙杜甫

又落花

叢芳爛熳陳子昂庭影離離正堪翫儲光羲碧樹溟濛上官昭容一片西飛一片東王建
相惜楊巨源灞岸分筵徐堅觸忤愁人到酒邊杜甫

又落葉

蕭蕭其森矣蕭穎士客舍秋風今又起岑參千樹山家王起村映寒原日已斜郎士
豈劉禹錫豈坐而思韓愈不爲愁人住少時戴叔倫

采桑子秋日度穆陵關

穆陵關上秋雲起郎士習習涼風蕭穎士於彼疎桐宋華撼撼淒淒葉葉同吳融
濛濛元結此去何從宋之問一路寒山萬木中韓偓

浮湍戲渚蕭穎士看處便須終　絲綸露泣韓偓惟有春風最
客無所託李白五夜颼颼圖枕前

平沙渺渺行人度劉長卿垂雨

菩薩蠻秋日陪劉增美中丞飲冶源亭子愛其山水竹樹之勝題壁四首

遙看一處攢雲樹。王維秋花錦石誰能數。杜甫犬吠水聲中。李白回流映似空。盧照鄰綠陰生晝靜。韋應物亂竹開三徑。于勃未惜馬蹄遙。杜甫看余渡石橋。宋之問

又

幽栖地僻經過少。杜甫沙頭雨染斑斑草。白居易隨意坐莓苔。杜甫清風松下來。孟浩然錬金歐冶子。杜甫但有寒泉水。王維臨眺獨躊躇。杜甫當看越絶書。高適相傳歐冶鑄劍於此。

又

數株門柳低衣桁。岑參隔牕雲霧生衣上。王維森木亂鳴蟬。杜甫溪風爲颯然。同上吏人橋外少。同上處處聞啼鳥。孟浩然何必武陵源。高適都無人世喧。李白

又

山公醉後能騎馬。李白銀鞍卻覆香羅帕。杜甫回首白雲多。同上依依奈別何。獨孤及可憐游賞地。姚合寂寂深煙裏。司空文明只想竹林眠。杜甫逍遙不計年。李白

又題畫

柴門流水依然在。韓翃更看絶頂煙霞外。薛逢路盡有平沙。于鵠無村不是花。張蜕身心塵外遠。崔峒蕭散林亭晚。

弓嗣初一到且淹留李白自由中自由賈休

又題孫武光山南讀書圖

每嗟塵世長多事羅鄴終須揀取幽栖地陸龜蒙只在此山中賈島由來趣不同殷益

地寒松影裏張喬種竹交加翠杜甫遠遠出人羣權德輿朝朝見白雲姚合

卜算子夜過高漢思書屋

深柳讀書堂劉眘虛暗水流花徑杜甫愛向沙頭把釣竿戴武

荷葉藏魚艇李白雞樹晚相迷杜甫煙鳥栖初定孟浩然認得詩人在此間劉禹錫醉月頻中聖李白

又泛舟橫塘

春恨幾徘徊楊炯無限青青草皇甫冉莫爲輕陰便擬歸張旭輾轉傷懷抱孟郊

野渡亂花飛司馬礎風煖聞啼鳥高弁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看竹誰家好劉長卿

又早春閨思

羅袖拂寒輕崔液玉管朝朝弄張祜一樹寒梅白玉條謂逐吹香微動吳武陵

明月坐來生鍔顧在遠岫凝氛重楊巨源玄樓上花枝笑獨眠劉長卿好作鴛鴦夢李賀

巫山一段雲滇江道中

曉鶯棲危石。鄭巢風榆落小錢。張仲素綠楊如髮雨如烟。崔魯兩岸子規天。栖蟾浦樹遙如待。張九齡雲沙靜渺然。杜甫落霞紅襯賈人船。韋莊風正一帆懸。王灣

又題毛子霞小像

賦料揚雄敵。杜甫詩傳謝朓清。李白凌雲筆札意縱橫。杜甫到處有逢迎。王維老得滄洲趣。劉長卿歸來物外情。宋之問儼然天竺古先生。王維圖畫表沖盈。孫逖

好事近飲蓮子湖

春氣滿林香。王翰水泮寒塘始綠。韋應物日送迴汀隱隱。陸龜蒙十餘竿野竹。方干衙娘清轉遏雲歌。羅隱山月皎如燭。韋應物若向陽臺薦枕。王勃得明珠十斛。李賀

柳含煙春游憶青士天自

船緩進。白居易就花枝。同上別路青青柳發。周賀千條金縷萬條絲。劉禹錫復參差。盧綸兩見梨花歸不得。趙嘏昨日老於前日。白居易不堪愁望更相思。張窈窕落花時。白居易

清平樂春感

平陽花塢。李賀寂寞春山路。杜甫花亦不知春去處。王建黃鳥綠蠻芳樹。韓翃孤舟日暮行遲。劉長卿花開花謝相思。韓屋世事不同心事。劉禹錫何年更是來期。韓翃

又雨中夜度藕山

淒其以栗。蕭穎士　四望都無極。劉文　煙葉蒙籠侵曉色。白易居　不願石郎戴笠。段式成　十點五點殘螢。子閬有風有雨人行。王建　借問山陰遠近。皇甫冉　遙聞擊柝山城。殷維

又玉泉山寺招曾青藜徐方虎不至

津流竹樹。張南史　暗指人家去。沈如筠　欲識桃花最多處。獨孤及　百囀宮鶯繡羽。鮑防　乘閒莫厭來重。陸龜蒙　殿前殿後花紅。王建　遲美人兮不見。陳子昂　抱琴好倚長松。王維

又維揚春暮

春融豔豔。韓偓　燕外晴絲卷。杜甫　回首夕嵐山翠遠。李紳　芳草落花無限。丘丹　比來寒食佳期。鮑防　風臺水榭逶迤。鄭櫟　楊子津頭月下。白易居　游人處處歸隨。陳元初

又同程穆倩孫無言泛舟紅橋

鶯和蝶到。張南史　秀發王孫草。陳補　借問春風何處好。杜牧　乍逐東西傾倒。張南史　曲水竟日題詩。杜奕　槐陰柳色通達。嚴維　且願相留歡洽。張籍　欲去不去遲遲。子閬

又送李天幸還關中

壞山繞野。白易居　驛路飛泉灑。王維　還把玉鞭鞭白馬。張籍　取酒蝦蟇陵下。謝良輔　渭水處處流澌。同上　登高望見

昆池。范成大更愛終南灞上。呂渭五陵共獵秦祠。樊珣

秦樓月春思

風颼颼。溫庭筠桃紅李白花參差。花參差。蘇軾枝條嫋嫋。上官昭容淑景遲遲。樂章青樓珠箔天之涯。盧全清風明月遙相思。遙相思。王勃重吁累歎。王維識者其誰。愈韓

更漏子京口晚望

秋風清。李白秋色白。李賀瓜步寒潮送客。劉長卿望極浦。王維度飛梁。盧照鄰吟詩秋葉黃。杜甫幽閨露。李賀香楓樹。皇甫冉吠犬鳴雞幾處。同上蒼翠晚。劉長卿染羅衣。李賀烏還人亦稀。李白

阮郎歸春閨

南園春色正相宜。張謂蜂雄粉蝶雌。李商隱水邊楊柳綠煙絲。楊巨源長條踠地垂。沈佺期草淺淺。溫庭筠雨離離。同上花開花落時。薛濤收將鳳紙寫相思。李商隱雙蛾顰翠眉。武平一

河瀆神大孤山神祠

川上晚蕭蕭。張謂楚地連山寂寥。李嘉祐女蘿山鬼語相邀。李商隱青山暮暮朝朝。劉長卿樵子眾師幾家住。皇甫冉鴛鴦一處兩處。張志和日潮至潯陽回去。張繼風淒淒兮夜雨。王維

又祈女祠

山木女郎祠。王維　西路翩翩去時。韓翃　綵旛新翦綠楊絲。韋莊　槐花點散眾思。陳元初　練帶平鋪吹不起。李賀　漠漠黃花覆水。朱放　繡領任垂蓬鬢。杜牧　含情咫尺千里。魚玄機

又長水三姑廟

花下蝶微飄。陳陶　江皐綠草迢迢。杜牧　一渠春水赤闌橋。溫庭筠　空餘淚滴寒潮。劉長卿　野廟向江春寂寂。李冪　清川永路何極。劉長卿　望盡青山獨立。盧綸　紅桃處處春色。魚玄機

又雨度石湖

漠漠復淒淒。李得　楊花暮雨害衣。劉長卿　雨涼頻見鷺鷥飛。鄭谷　采蓮艇子撐歸。皮日休　嵐翠暗來空覺潤。溫庭筠

鳥向平蕪遠近。劉長卿　綠倒紅飄欲盡。陸龜蒙　傷心朝恨暮恨。竇鞏餘

風蝶令送別

北斗分征路。徐彥伯　南橋列祖筵。徐知仁　生憎柳絮白於緜。杜甫　明日行人已遠。劉長卿　騎連連。王維　詩憶傷心處。杜甫　杯銜欲別前。韓愈　好花爭奈夕陽天。張泌　惆悵青山淥水。韓翃　急回船。李康成

賣花聲紅橋後寄懷柯翰周

雕鬠小紅橋。白居易　惟以招邀。蕭穎士　一渠春水柳千條。白居易　正是江南好風景。杜甫　煙月迢迢。韓偓　孤夢楚山遙。許渾　各自無聊。韓偓　玉人何處教吹簫。杜牧　客路不歸秋又晚。張喬　木落蕭蕭。賈休

與客提壺上翠微。杜甫薊庭蕭瑟故人稀。王之渙扁舟不獨如張翰。杜甫先達誰嘗薦陸機。劉長卿相勸酒。李賀遠將歸。王建重嗟筋力故山違。杜甫那堪回首長洲苑。李嘉祐惟有年年秋鴈飛。李嶠

又嶧山

天半羣山孤草亭。杜甫下方雲雨上方晴。馬戴笑拈霜管題詩句。鄭士元閒向春風倒酒餅。張籍喜嘉客。顏眞卿展幽情。上官昭容縈迴樹石罅中行。方干他鄉就我生春色。杜甫此地纔應聚德星。薛能

又鏡湖舟中

南國佳人字莫愁。韋莊步搖金翠玉搔頭。武元衡平鋪風簟尋琴譜。皮日休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日已暮。鄭大家水平流。白居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張祜桃花臉薄難藏淚。韓偓桐樹心孤易感秋。曹鄴

又訪舊

一丈紅鬚擁翠筠。李商隱晚來林鳥語殷勤。白居易松間明月長如此。宋之問石上青苔思殺人。樓頴章臺柳。韓翃鬱氛氳。李舒濕雲如夢雨如塵。崔曾紅箋漫有千行字。裴說秖是相思秋復春。李白

河傳聽鶯

花片。張南史深淺。同上半山晴。皎然落月殷勤早鶯。周賀楚歌吳語嬌不成。李白多情。劉長卿時時聽一聲。白居易偶直

門開暫相逐。元稹聲斷續。盧全過盡重重屋。白居易臨高臺。王勃重徘徊。清晝酌來。無名氏留君醉一杯。戴叔倫

玉樓春簾內美人

江煙濕雨鮫綃軟。羅隱勻粉時交合歡扇。權德輿千回相見不分明。王建年去年來時近遠。韋應物

曾翦。李商隱五夜漏聲催曉箭。杜甫不如眠去夢中看。徐安貞誰爲含愁獨不見。沈佺期

又燭下

雨滋苔蘚侵階綠。岑參風動落花紅簌簌。元稹愛君簾下唱歌人。白居易初卷珠簾看不足。權德輿何當共翦西牕燭。李商隱美酒一杯聲一曲。顧況不知含淚怨何人。張貞料得也應憐宋玉。李商隱

又小樓

小樓深巷敲方遍。錢起兩兩紅妝笑相向。崔顥本來銀漢是紅牆。李商隱欲上仙城無路上。顧況年光到處皆堪賞。張仲素南陌東城詎來往。權德輿更無消息到今朝。劉禹錫秋思冬愁春悵望。白居易

又畫圖

劉郎已恨蓬山遠。李商隱金谷佳期重游衍。駱賓王傾城消息隔重簾。李商隱自恨身輕不如燕。孟遲畫圖省識春風面。杜甫比目鴛鴦眞可羨。盧照鄰一生一代一雙人。駱賓王相望相思不相見。王勃

瑞鷓鴣春思

尋春何事卻悲涼。王昌齡半掩朱門白日長。韋莊已恨流鶯欺謝客。溫庭筠不令仙犬吠劉郎。曹唐女蘿力弱難逢地。曹鄴戲蝶飛高始過牆。合姚合誰與王昌報消息。李商隱銀釭斜背解明璫。裴思謙

又別思

春橋南望水溶溶。韋莊半壁天台已萬重。許渾心寄碧沉空婉孌。劉滄語來青鳥許從容。曹唐更爲後會知何地。杜甫難道今生不再逢。韓偓最憶當時留謎處。呂溫桐花暗澹柳悾忪。元稹

又感舊

謝家輕絮沈郎錢。李商隱風景依稀似去年。趙嘏石瀨雲溪深寂寂。權德輿綠窗紅淚冷涓涓。李賀落花不語空辭樹。白居易明月無情卻上天。薛逢還有些些惆悵事。白居易而今重說恨緜緜。張籍

虞美人雲中送俞右吉之鄴下

來時萬里同爲客。司空文明廣武原西北。張祜看看北鴈又南飛。施肩吾愼莫愁思顦顇損容輝。王維無端更渡桑乾水。賈島行路難如此。杜甫蕭蕭羸馬正鹿埃。羅隱煙裏歌聲隱隱。魚玄機入叢臺價。上官

南鄉子舊游

川闊遠天低。戎昱垂柳陰中白馬嘶。秦韜玉君過午橋回首望。劉禹錫東西。鮑防依舊煙籠十里隄。韋莊北洛對芳蹊。姚鵠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腸斷舊游從一別。沈彬蒋溪維不是花迷客自迷。李商隱

踏涉行中秋席上送吳孝廉南還

積水深沉。盧綸平原廣潔。張南史夕陽照箇新紅葉。司空圖風秋滿樹鵲南飛。儲嗣宗不寒不暖看明月。徐凝風月相知。上官昭容故人離別。顧況世間惟有情難說。同上百壺那送酒如泉。杜甫但須茗芋酬佳節。杜牧

臨江仙客車顗懷歸

何處春風吹曉幕。顧況蟹江豆蔻連生。韓偓故鄉七十五長亭。杜牧欲尋芳草去。孟浩然不遣柳條青。李白自是不歸歸便得。崔塗津頭日日人行。皇甫冉可憐寒食與清明。明皇落花相與恨。韋承慶江樹遠含情。宋之問

又峽中望飛來寺

兩岸青山相對出。李白至深至淺清溪。李冶寒猿晴鳥一時啼。白居易泉聲咽危石。王維草色引長隄。皇甫冉乘輿輕舟無近遠。賈至人隨流水東西。劉長卿夜深臺殿月高低。杜牧橋回忽不見。岑參木山萬株齊。劉長卿

又寄題潛公丹霞精舍

蘭若去天三百尺。岑參生涯一片青山。顧況朝看飛鳥暮飛還。李頎愛茲山水趣。閻防還肯到人間。張謂風景蒼蒼多少恨。劉滄猿聲南接荊蠻。令狐楚樹深藤老竹迴環。白居易何時一茅屋。杜甫吾黨共追攀。賈島

又羽陽客感

無限塞鴻飛不度。李益太行山礙幷州。白居易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虛飢烏啼舊壘。沈佺期古木帶高秋。劉長卿

永夜角聲悲自語。杜甫思鄉望月登樓。魏扶離腸百結解無由。魚玄機詩題青玉案。高適淚滿黑貂裘。李白

又胡天帥移居蓋山寄之

新買雙溪定何似。王維條桑種杏何人。皇甫冉園收芋栗未全貧。杜甫水迴青嶂合。孟浩然山逼畫屏新。李白詩酒尚堪驅使在。杜甫經過北里南鄰。王維性情嫺慢好相親。白居易遠尋留藥價。杜甫小睡凭藤輪。同上

又懷歸寄周青士經天白

流落天涯誰見問。韋莊一生判卻歸休。柳宗元漁竿消日酒消愁。駢黍苗倰野徑。盧仝竹樹繞春流。張謂想得故園今夜月。錢翊還應先照西樓。韓偓挐煙閒弄簡漁舟。陸龜蒙名山思徧往。賈島作意共君游。張籍

南樓令

香夢媚紅滋。徐彥伯微芳不自持。張九齡陟秦亭。上官昭容俯盼喬枝。同上獨倚闌干正惆悵。張泌三月盡。韋莊青時。韓偓

揮手碧雲期。楊諫容歌悲莫悲。閻寬落花飛。王勃遠近涼颸。宋祁別恨最深何處寫。李端兩不見但相思。李白

又春恣

細草綠汀洲。李嘉祐斜陽下小樓。杜牧一回來。白居易使我生憂。韓愈記得玉人春病後。薛能生枕上起眉頭。魏扶此意重悠悠。楊巨源此情非自由。戴叔倫顏笑春風。李白卻不爲留。韓愈欲寄相思千里月。杜牧君不見曲如鉤。齊已

蝶戀花春暮

滿眼流光隨日度。元稹　晨往東皐。王維　花雜重重樹。杜甫　最是一年春好處。韓愈　王孫不耐如絲雨。高蟾　欲訪桃源入溪路。王昌齡　臨水鳴琴。宋華　不覺芳洲暮。鄭谷　落日已將春色去。李昌符　生憎燕子千般語。駱賓王

又發斯覩湖

楓浦客來煙未散。許渾　潭如訴如言。羅隱　漸落分行鴈。李嶠　解道澄江淨如練。李白　風翻白浪花千片。白居易　細雨溼衣看不見。劉長卿　浩汗連緜。張希復　地闊平沙岸。杜甫　信宿漁人還汎汎。同上　富陽山底樟亭畔。白居易

又閒適

帳裏爐香春夢曉。韓翃　雀噪荒村。王維　花落知多少。孟浩然　寂寞柴門人不到。王維　橋邊日日看芳草。皇甫冉　小舫一艘新造了。白居易　有竹千竿。同上　水葉分蓮沼。高正臣　行處便吟君莫笑。薛能　一生飲酒花前老。張籍

又詠春雨

江海茫茫春欲徧。劉長卿　草細堪梳。李賀　野色寒來淺。羅隱　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　蘭閨柳市芳塵斷。駱賓王　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諤　杉篠蒼蒼。蕭穎士　天畔登樓眼。杜甫　此夜斷腸人不見。顧況　紗窗只有燈相伴。裴悅

漁家傲贈別

花面鴉頭十三四。劉禹錫　調箏夜坐燈光裏。王勃　行到階前知未睡。無名氏　揮玉指。閻朝隱　絃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　會得離人無限意。鄭谷　杯傾別岸應須醉。羅隱　曾向五湖期范蠡。韋莊　幾千里。盧全　如何遂得心中事。劉言史

十拍子同李武曾潘次耕蔡竹濤過玉泉山寺

上苑雝雝鶯度。劉方平 前溪漠漠花生。周賀 溪畔數鷗閒不起。殷文圭 馬上吟詩卷已成。法振 千山冰雪晴。盧綸 魚網平鋪荇葉。李嘉祐 板橋人渡泉聲。顧況 行殿有基荒莽合。許渾 竹塢無塵水檻清。李商隱 偏傷遠客情。陶翰

天仙子惜春

何許相逢綠楊路。劉禹錫 萬疊春波起南浦。張泌 碧雲芳草兩依依。韋莊 莫訴無名相思苦。王勃 況是青春日將莫。李賀 昨夜東風還入戶。郎士元 燕子不歸花著雨。韓偓 今朝誰是拗花人。李賀 春已去。王建 留不住。李華 此地獨來空繞樹。張籍

又喬柱史壽詞

秋水縱深四五尺。杜甫 湖館翛然無俗客。裴夷直 種松皆老作龍鱗。王維 掄一隻。白居易 鶴一隻。吳融 周步一池消半日。皮日休 顏貌只如三二十。徐凝 年來漸覺鬚黑。劉商 人間豈不是神仙。劉眞 紫毫筆。白居易 珊瑚席。顧況 滴露研朱點周易。高駢

風入松憶別

楚腰纖細掌中輕。杜牧 出水舊知名。李商隱 數聲風笛離亭晚。鄭谷 猶宛轉。陸士修 久住雲騶。章樂 獨望天邊初月。竇弘餘 殷勤遠別深情。嚴維 流年堪惜又堪驚。道嶰 秋水綠疎生。楊巨源 魂銷事去無尋處。李中 西陵下。賀蘭 蕭颯松聲。

上官昭容（魚玄機）　惆悵空教夢見君（韓偓）　如何作得雙成鶴（魚玄機）

滿江紅　春日懷歸

燕燕于飛（顧況）　捲翠幕（李夢）　花張錦織（鮑溶）　芳菲節（柳姬）　光風轉蕙（樂章）　漏添遲日（韓偓）　世事浮雲何足問（王維）　簾前春色應須惜（李參）　勸少年（李紳）　放意且狂歌（翁承贊）　陳瑤席（王維）　春向晚（劉禹錫）　日西夕（白居易）　閒徒倚（吳融）　長思憶（韓偓）　只將琴作伴（白居易）　東西南北（賈休）　鄉信漸稀人漸老（許渾）　流光易去歡難得（鮑防）　早歸來（杜甫）　已是十年游（喬潛）　江南客（鮑溶）

水調歌頭　暮春山居

返景照疎雨（李白）　屋閣有餘清（蘇頲）　浮雲卷高鳥（盧照鄰）　獨樹花發自分明（杜甫）　池北池南草綠（王建）　共握手而相顧（徐陵）　遠近聽泉聲（王勃）　野果新成子（李參）　山鳥自呼名（宋之問）　人寂寞（盧仝）　的塊扎（盧照鄰）　水澄泓（顧況）　有竿斯竹（王涵）　穎無數春筍滿林生（杜甫）　酌酒會臨泉水（王維）　求詩藤與蟠木（元結）　扶汝醉初醒（杜甫）　宛是野人也（王維）　無事亦無營（張九齡）

又送孫無言歸黃山

溪水碧於草（李參）　輕枻理還鄰（賀知章）　故山南望何處（李嘉祐）　三十二蓮峰（李白）　懷宇宙以傷遠（陳子昂）　送飛鳥以極目（李白）　門指古人風（駱賓王）　意氣百年內（賀遂亮）　心事一杯中（高適）　碧煙上（沈佺期）　觀瀑布（任華）　舞蛟龍（李賀）　白雲千里萬里（劉長卿）　日色冷青松（王縉）　攀石壁而無據（盧照鄰）　撫桂枝以凝想（徐賢妃）　魚鳥去來遙（李嶠）　誰識巢居子（陳子昂）　但訝鹿皮翁（杜甫）

滿庭芳春深入雲門山贈月公

迸筍穿溪。成川陰槐翳柳。蕭穎士年華近過清明。韓翃嵩深葉暖。貫休路入亂山行。劉長卿天下只應我愛。白居易雲門寺。杜甫薄地躬耕。王維查容與。顧況深林倚策。耿湋高興小蓬瀛。姚崇吾師無一事。李頎松門石磴。白居易繡澀苔生。李白喜無多屋宇。杜甫自足怡情。上官昭容夜後邀陪明月。元稹龕燈斂。段成式印火熒熒。張希復閒中好。鄭符綠樽翠杓。女子何忍獨爲醒。王維

歸田歡柯翰周見過村舍夜話卽歸朝歡

寂寞江天雲霧裏。杜甫破屋數間而已矣。韓愈風光便是武陵春。方干道遙自有蒙莊子。趙彥昭起來花滿地。于濆清溪一道穿桃李。王維闢前軒。顏眞卿田風拂拂。李賀得酒且歡喜。韓愈盤餐市遠無兼味。杜甫客到但知留一醉。李白濁醪糲飯任吾年。杜甫憑君莫話封侯事。曹松外物非本意。李頎世情付與東流水。高適爲君題。參岑洞天石扇。李白丘壑趣如此。錢起

沁園春送曹子顧學士還南溪

草堂去來。白居易有橋有船。同上有蓴有魚。蕭穎士又不勞朝謁。白居易趣侔江海。蜀孤及縱心放志。白居易丈室安居。釋明月清風。戎陵女子繡林錦野。貫休秋水浮階溜決渠。杜甫人來去。劉長卿問家何所有。李頎吾亦無餘。白居易夜歸讀古人書。韓愈一日日。白居易鈔詩付小胥。杜甫任頭生白髮。白居易物兮無累。羅隱歌齊曲韻。王勃道著清虛。范堯佐松

桂爲鄰。上官曜客煙霞問訊。同上聲利從來解破除。陸龜蒙鷓鴣杓。李白儻有人送否。王維每駐行車。張籍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書一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卽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旣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夫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旣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尙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

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槩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溍。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愼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習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邪否邪。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勗。不審別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奧否。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騁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其蘊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嗇。已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可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千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

非果有常於作者否也。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賴。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棊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之內。仇門四科。遠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衞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內。至眉山蘇氏。乃萃於一門。韜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勿戾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內。豈不盛哉。其言之不怍。恃韜荒之助我也。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饑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常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爲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韄之無相。倀倀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爲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爲教如此。

魏晉而下。指詩爲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爲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爲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爲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爲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爲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爲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爲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爲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錄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悵悵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勖。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爲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

麟爲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爲南乎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麟之體既而大悔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勉勉蓋足下之所尙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爲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恆岱之巓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爲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慺慺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翁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濁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尙不同則文亦異

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頃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荅字音義之譌。證以簡兮。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轔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蕍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蒲蓮。水花也。而采於山顛。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維宣。戎有先零。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夫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聞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採。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報汪苕文戶部書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日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纚纚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既以感。泫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賵於方。書遣於策。後

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閹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愼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基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曆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尚書予謚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閥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恢人之情方益訕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邪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

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洴澼洸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游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狗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愜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洴澼洸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修之入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已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答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劍相示森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不罪其妄賜之手教甚温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報且悚欲默而不言慮無以答循誘之盛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來教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賈公彥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而圭亦在

六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來教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於酒海前。斧亦殷時物。斧可玉。則劍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非劍者。以玉劍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曰。朱干玉戚。注以爲戚斧也。春秋傳曰。鉞鉞秬鬯。詩曰。干戈戚揚。釋者以戚爲斧。以揚爲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人所陳。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彝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遽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踰焉。願更聞玉劍之義。俾小子知所裁。勿令釋圭之言貽笑於世。斯幸甚矣。

與越辰六書

七發廣陵之曲江。卽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爲骨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溜。兼濤水書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塘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爲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廣陵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故以奉聞。惟垂察。

與魏善伯書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爲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浙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弟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槩。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御。顧曰爲沈氏書。加以詆訾。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眞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眞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於此。取古詩書

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可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頓丘。李若或家臨沂。顏之推及沛。劉臻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韶鳳宋濂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爲缺舌雙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爲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頒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江生自吕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恆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稷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嘗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嗇。諸以魚飼貍。以肉餵犬。于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

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二

書二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纂脩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憒憒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眞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

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蹟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衞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朵顏之三衞舊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衞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黜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成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靦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謬纂脩不敏庶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庳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曰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戇闕門相見有睟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纂脩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腹心冀閣下垂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黃盡危於幬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

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上方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在。著於錄者。尙三千餘册。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摭者。俾各疏所有。掇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爲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爲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袁桷列狀。請搜訪遺書。白實錄正史而外。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藁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則藝尊之所不識也。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

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通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爲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稾。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册。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綜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爲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葉焉。夕當更此呈一葉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糲雜揉。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

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率率。必改圖焉。倣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蔡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諱飾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蔡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爲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卻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橚。廢爲庶人。是冬。喬王惲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爲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昔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倨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窖陷穽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爲。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爲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寔遣之。姜清祕史。據南京錦衣衞百戶潘暄貼黃册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

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卽入京見吾親。比爲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卽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下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於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旣葬以天子。未有不爲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且馬爾娕孝陵湯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蠟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爲異。而乃誣爲建文帝墓。旣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爲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鋼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爲帝祝髮。旣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啓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卽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爲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旣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幷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

之。此則三家郗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峰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郗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爲最酷。而造爲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縝。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既入。卽收孝孺。旋執泰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牓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本天刑實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曆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黠貢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傅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傅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據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囓餘册。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爲北兵

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過建文帝慙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瑺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忠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眞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書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下宣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閣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纂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蠡管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黜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麤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岐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

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敍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已之言。忘其檮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邊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已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唯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爲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爲匪人。懷

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爲敵。久而假官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蘇門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册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册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戀。咸爲側目。其後册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册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宜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闇闇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册立事。纖悉具錄。獨于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爲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蘇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睡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踳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長編成於李燾。其旨寓失於繁。毋失於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錄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衆說並陳。草創討論。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燾之體例矣。家錄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覩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於反間乎。蓋以本朝檔子。合之崇禎邸報。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啓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莊烈愍皇帝之謚。定自本朝。而野紀紛紜。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謚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後殉難諸臣。俱經錫謚。應特書於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實則王承恩。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又靖田王公家彥。以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特命禮部錫謚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獨遺王公不

與諡。豈非闕典也與。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崇禎開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於朝。暫假文皇帝章皇帝兩朝實錄。而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三

書三

上山東巡撫張公書

彝尊聞之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是已孔穎達曰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蓋古之語道統者必兼周公孔子東漢永平二年命辟雍郡縣學並祀周公孔子唐武德二年亦詔國子學並立周公孔子廟至永徽中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逮顯慶二年依羣臣議以周公配享武王始專祀孔子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謚孔子曰文宣王謚周公曰文憲王追崇之典並垂國史夫堯舜禹湯之道自周公傳之文武之德周公成之詩書禮樂易自周公制作而纘述之有周公繼往開來於前斯孔子集大成於後皆功在萬世者也孔子之裔自漢以後或爲大夫或爲君或爲侯幹爲公其支子爲五經博士或如仙源曲阜縣事代有顯爵獨周公子孫唐高祖雖博求其後究未爵以官祥符幸魯僅一表其門閭而已彝尊昔謁孔林望見周公有廟在曲阜縣治東北三里詢其子孫猶聚族而居蓋自伯禽少子魚封于東野有田一成因以爲氏其譜牒有東野志世次可考及伏謁廟下豐草不除檐棟悉壞惟垣牆尚蔽行路而已因言之巡撫劉公芳躅請立博士公卽屬彝尊代爲作奏將聞於朝

矣。史言前巡撫周公有德。曾請而不允。劉公不爲奪也。會柯給事聳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之廡。爲部臣駁詰。幕客以此阻公。公乃不果。彝尊至今有餘憾焉。伏覩孔氏弟子顏仲孟皆立五經博士。下至宋儒二程子朱子。亦皆有博士世襲。而先聖周公反不得下同於有宋諸儒。於義有未安者。茲過翠華東巡。褒崇先聖之日。執事試以上請。度無不允。擇東野氏之宗子。授以五經博士世襲其爵。以奉祀周公。俾千載之下。大書特書曰。立周公後爲五經博士。自康熙二十三年始。百王未行之典。自執事請之。皇上允而行之。豈非不朽盛事哉。然當思之。見竊慮復有阻執事者。魯經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執事襄居言路。知無不言。天下之大勇。無過執事。故敢以是言進。惟留意焉。

是年昆田在張公幕中。公得書。卽草奏置行笈中。乘閒欲上。而東野氏裔沛然迎駕直前。天語甚溫。公謂殊恩宜出自上。遂焚其草。男昆田謹識。

與胡解元書

秋試得足下卷。時文爾而不苟。如是信足下能道古者。比相見。有恂其容。有蔼其言。益喜心賞之不謬。既退。足下過僕熟客於塗。告以僕對門下士不當呼兄。又足下自稱門生。而僕不應。以是致疑。僕過矣。從乎俗也。昔者孔子於其徒。曰藏。曰由。曰求。曰雍。曰回。曰柴。曰賜。曰假。曰赤。曰商。曰須。曰參。曰師。曰予。曰振。皆直呼其名。至孟子則不然。樂正子。高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陳代。彭更。第稱曰子。孔孟相去僅百年爾。而

習俗之移人已若是。雖聖賢不得而反古也。至若門生弟子之稱。蓋有別矣。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回無緦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仙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僕年少日。見師於弟子無稱兄者。習俗之移人。僅三十年事爾。僕未嘗不憤歎其非。而不能力行古之道。甚慚於足下。因次所聞。聊以解嘲。亦以見僕之陋得已也。

報徐敬可處士書

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摭羣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滯。安能有所是正。惟於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

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荊之爲楚。惟因記有封黃帝後于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于薊。又封召公奭于燕。燕之于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于薊。之二說者。僕益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於褒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答胡司臬書

讀執事之文。其辭閎以達。其體變而不窮。迺來教慺慺。抑何其語之誰也。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爲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訾隨之矣。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恆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雖然。僕之爲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僞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爲唐。法乎唐。不失爲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仍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

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僞。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矣。經之爲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郛。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闡明之。則爲秦爲漢。爲六朝。爲唐宋。爲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製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爲。而僕恐有嗣執事爲之者。冀執事力爲淘汰。斯谷園之編。足以不朽矣。

答閻徵君書

曩在都亭。與足下遇。率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對也。蓋不自知汗之流於背矣。茲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疑之。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

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卽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爲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傳有之矣。審問之。明辨之。僕非敢與足下辨也。夫亦審問之足下而已。惟鑒察。

小司馬索隱以茅爲菊字之譌。竊謂作如字讀亦未害於義也。自識。

答蕭山毛檢討書

日者王百朋秀才過梅會里。語及書今古文本末。旣行。廬答之未晰。乃遺以書。中及魏博士高堂隆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證重華以上九字。不始於大航頭。鄙見思移此文置在璿璣玉衡之前。爲舜典之首。然不敢自信。卽屬秀才質之左右。隨接足下書。覼縷數百言。援孟子。史記。前後漢。晉書。謂堯典常至四海遏密八音而止。自此而下。則爲舜典。足下之言是也。僕已悔前言之失矣。來書亦云。姚方興本二十八字不始於大航頭。弇謂魏王肅注古文尚書。晉范寧注古文舜典。俱有其文。則

僕以爲不然。當梅賾奏上孔傳時。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今文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其後范寧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故正義曰。舜典亡失。寧爲解時。已不得焉。又曰。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其云補以王范之注者。蓋言愼徽已下之注也。是時方輿之書未上。此二十八字。王范安得有其文而注之。矧王范所注本。皆今文也乎。足下据釋文序錄。信二十八字出之王注。然陸氏言方輿所上。止十二字。其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使濬深哲知等訓。果出之王注。則亦何必施以聊字及無施也字。足下截而取之。恐非釋文致疑之初義矣。陸氏序錄。於書傳以孔氏爲正。惟舜典一篇。用王肅本。二十八字之訓。無一錄者。明非肅注也。然則今學官所頒大航頭二十八字。注者爲誰。吾意開皇後。得方輿本。爰取其所造孔傳實之。其餘仍用肅注。想當然矣。由今論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自不必復濟南生之舊。當如足下之說。以月正元日爲舜典之初。與其冠以方輿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蓋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近於有心作僞。而濬哲已下。方輿不以奏上。殆未必盡出其書。故檮昧之見。擬以隆一十五字。冠之篇首。雖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於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敢再質於講席。僕見近時攻古文尚書者不一。足下力爲孔傳辯冤。愛惜古人已至。若因梅賾之冤。而并欲白方輿之冤。則天下皆冤民。而辯之不勝其辯矣。僕非好爲難駁也。朋友相規。於分則爾。昔者陳君

舉。嘗撰毛詩解詁。以朱元晦集傳去序爲非。元晦移書求其說。答云。公近與陸子靜辯無極矣。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某未敢注詩。不過爲門弟子講說。今已毀棄之。蓋不欲滋其辯耳。或謂君舉善全朋友之道。然責善之義謂何。足下行年八十矣。僕今亦七十有四。舉一時尚刀錐鹽穀。紛爭子母之利。而頹然二老翁。獨以經義相考證。卽鄙言未合。度足下必一笑置之。斷不效朱陸之囂囂聚訟也。

寄禮部韓尚書

行宮側獲侍履絇。先生把袂慇懃。索纂脩著作。纂脩自知檮昧。見棄清時。老而阨窮。兼又喪子。無以遣日。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倣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易書二經。已經刊就。餘以乏力中輟。近又輯明詩綜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雖草創而未成也。所撰詩古文義取辭足以達。未嘗有模范於胸中。而後下筆。聊以自娛而已。是以海內月旦。凡名家大家。要不得與其列。乃先生當代宗匠。忽焉賞及之。此昔人所云。得一人知己。可以無憾者也。緣已刻未刻。槧未免太多。慮不足以傳遠。尚須削繁剔繆。存其十五。然後繕錄上呈記室。當以秋冬爲期。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一遇賞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賴矣。儻賜以大序。感德不朽。無錫朱襄贊皇曩在都下。見其集唐三十律。歎爲工絕。今

歲入霍山纂易韋一編見示。其立說皆本漢以前書。不墮陳腐南。邵堯夫窠臼。聞先生近注易贊。皇適入都。謹令其叩講席。歸沐之暇。試進而討論。其言頗娓娓可聽也。不宣。

答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

兩誦來書。論及明詩之流派。發蒙振滯。總時運之盛衰。備風雅之正變。語語解頤。至云選家通病。往往嚴於古人。而寬於近世。詳於東南。而略於西北。輒嘗紳書韋佩。力矯其弊。惟是自淮以北。私集之流傳江左者。久而日希。賴中立王孫之海岳靈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雋。趙微生副使之梁園風雅。專錄北音。然統計之。北祇十三。而南有十七。終莫得而均也。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嘗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當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隆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馬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公孝與。暨季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孚。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羣。即先文恪公。不以詩名。而諸體悉合。竊謂正嘉而後。於斯爲盛。又若高景逸之恬雅。大類柴桑。且人倫規矩。乃錢氏槩爲抹殺。止推松圓一老。似非公論矣。故竊曾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選本之闕漏。若啓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當力爲表揚之。非寬於近代也。郵便奉報。撫言。吳越備史。玉壺清話三書附上。諸嗣冀不備。

與佟太守書

伏聞執事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于釋奠。先期演習樂舞生。教以執籩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類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克預觀其盛。至于鳩工修治。自當爲邦人倡。雖窶且貧。不敢辭也。竊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茲傾圮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剝蝕。理宜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于經。然衞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邇者入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材舍栗。以喬木爲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妥于是乎。伏惟執事既事修葺。宜集其子姓。諭以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于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焉。

寄查德尹編修書

比得書。知校勘全唐詩業已開局。近聞足下先取杜少陵作。審其字義異同。去箋釋之紛綸。而歸于一是。甚善。然有道焉。蒙竊聞諸昔者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論矣。少陵自謂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蒙聞是言。尚未深信。退與李十九武舁。共宿京師逆旅。挑燈擁被。互誦少陵七律。中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入冰漿盌碧瑪瑙。疑是茅堂過江麓。入已入風磴霾雲鬟。自是秦樓壓鄭谷。入時聞雜佩聲珊珊。疊用三入聲字。其一江村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棊局。入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入微軀此外復何求。疊用二入聲字。其一秋興云。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入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入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疊用二入聲字。其一江上值水云。爲人性癖耽佳句。去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去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去故著浮查替入舟。馬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疊用三去聲字。其一題鄭縣亭子云。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去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去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轉傷神。疊用二去聲字。其一至日遣興云。去歲茲辰奉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去正想

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去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疊用二去聲字。其一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去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去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去須向山陰入小舟。疊用三去聲字。其一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近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入江上徒逢袁紹杯。雪窗獨看西日落。入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入懷抱何時得好開。疊用三入聲字。此八詩者。識於懷不忘。久而覩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當言麓。作底良是。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興。大路作大道。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應用蠍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不應用府字。作登臨賁者是也。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律百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第恐聞之時人。必有詬其無關重輕者。然此義昔賢所未發。出天生之獨見。善不可沒也。足下能聽信否乎。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序一

周易義海撮要序

自漢以來說經者惟易義最多隋經籍志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今之存者十至一二而已唐資州李氏合三十五家易說題曰集解南北朝以前遺文隱簡藉以得見指歸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集鄭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說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成百卷曰周易義海至紹興中江都李衡彥平刪其冗複益以正叔子瞻子發三家曰爲義海撮要凡十卷而附以雜論補房氏之闕略焉其擇之也必精義海失傳而是編傳後之學者所樂得而講習也彥平宣和末入辟雍乾道中官秘書修撰尋除侍御史改起居郎以言事去國退居崑山聚書講學世曰爲樂菴先生者也

周易輯聞序

周易輯聞六卷宋趙汝楳撰取雜卦反對之義上下二篇各一十有八卦每六卦析爲一卷附文言於乾坤釋彖之後而繫辭說卦諸傳皆闕焉余既抄而藏諸笥序之曰易之爲教本窮理盡性之言自周官掌之太卜筮人而秦以其卜筮之書未燔迄於漢孟喜京房焦贛之徒多藉以考驗災異而已鄭康成主象

數。王輔嗣主名理。言數者或失之巫。言理者或失之鑿。往往得其偏曲。而未窮其奧賾焉。考之隋經籍志。說易凡六十九部。唐四庫書目益之。凡八十八部。至宋增至二百一十三部。而是書未與焉。可謂詳矣。迨後家守程朱之書。未暇廣究諸家之說。久之。本義單行。并程氏傳亦輟不復觀。況凡有小異朱子之說。爲制舉所不取。則見者非僅不觀。將睡而遠之。惟恐子弟之入於目。此自隋迄宋諸家之撰述。日至於放失無存也。是書晰理而兼詳夫象數。援据精洽。足以益學者之神智。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曾雕刻行之。顧流傳者寡。惜世無有重刻之者。汝楳爲資政殿大學士天水郡公善湘之子。商恭靖王元份七世孫。善湘以儒生破李全。身歷戎馬。乃能注意經學。六易鏤而授之子。汝楳不以世祿自矜。遠游聞服玩之習。惟遺編是輯。又歸其善於親。益以徵宋時經術之盛。化俗之厚。而灌甫亟刻其書。雖流傳已少。是書實藉以無失。哲宗室之賢。宜附著之。以告後之君子。讀是書者。

易璇璣序

宋之南渡。君臣多講易義。高宗召荊門朱震。論易殿中。稱旨。除祠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賜以告詞。數及否泰之義。右相張浚入朝。亦書否泰二卦賜焉。于時浚及宰相李綱李光沈該。皆著易傳。而林儀李授之。劉翔郭伸王義朝都潔彭與王大寶吳適宋大明。均以易義經進。或令祕書看詳。或令有司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獨環溪吳氏。上易璇璣三卷。其言易。自豕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爻。作論二十七篇。

文辭簡奧。間以韻語行之。類古繇占。卓爾成一家言。以書犯廟諱。賞獨不及。嗟夫。朝之一命再命。奚足爲儒者重輕。而得之不得有命焉。此嚴夫子董相所以有哀時命文。士不遇賦也。吳氏諱沆。字德遠。崇仁布衣。其沒也。鄉人祀諸郡縣學。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一十三卷。各冠以序。吳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于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眞逸。其書草創于至元甲申。斷手于至大辛亥。用力勤矣。世之言圖書者。謂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叟之持論。以尙書顧命文。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易家之異聞也。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

孔子學易。韋編漆書。至于滅絕者三。乃不以是教其子。而與門弟子雅言。惟詩書執禮。然三經無統論之文。獨易有十翼。則聖人之注意存焉矣。自歐陽永叔謂十翼之說。不知起于何人。于是學者不能無疑。今世所傳程正叔易傳張子厚易說。均舍大傳不講。而正叔之言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又曰。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晁子止則云。子厚易解甚略。繫辭差詳。是張程二子。咸篤信大傳者也。吾友納蘭侍衞

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與館選。有感消息盈虛之理。讀易涤水亭中。聚易義百家插架。于溫陵曾氏穜。粹言。隆山陳氏友文。集傳精義。一十八家之說有取焉。合而訂之。成八十卷。擇焉精。語焉詳。庶幾哉有大醇而無小疵也乎。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嘉其志。許鏤板布諸通邑大都。用示學者。乍發雕。而容若溘焉逝矣。昔王輔嗣注易。每取舊解所悟者多。深斥陰陽災異小數曲學。專明人事。論者謂其獨冠古今。出荀劉馬鄭之上。顧官止尚書郎。年僅二十四而夭。說經者恆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風騷樂府書法。即其會粹二書。不專言理。變古象數並收。補大傳訓注之闕。雖老儒亦遜焉。豈意知命而終。讀其書。不禁闌摧而蕙歎也。

徐氏四易序

聖人則圖書以作易。作易之後。不必因圖而易始見也。新安朱子。著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今之學者。僉謂舍圖書無以言易矣。考先儒之論。多以九爲圖。十爲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以爲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說。稱本邵氏。然邵氏之言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爲圓而偶爲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爲圖。十爲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爲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終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卽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

氏之學也。朱子報郭沖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矣。猶主九爲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說。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爲圖。圖之不可謂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處士徐善敬可氏。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羲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於圖書。博采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氏。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說。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枘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歷運氣太一奇門之所自出。靡不犁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夫圖之可爲書。書之可爲圖。朱子既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說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於是同里朱彝尊爲之序。

東萊呂氏書說序

東萊呂先生伯恭。受學於三山林少穎。少穎又東萊呂居仁之弟子也。少穎所著尚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其孫石鼓書院山長畊。稱坊本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之。訛以傳訛。訪之故家。先得宇文氏拾遺一卷。後得建安余氏所鏤新板。又得葉學錄所藏寫本。再三參校。自謂成完書矣。而伯恭書說。先之秦誓。費誓。自流以泝其源。上至洛誥而止。殆以補林說之所未及爾。門人宗學教授從政郎時瀾。不知師之微意。乃取而增修之。非伯恭之本懷矣。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六卷。康熙壬戌予抄

白無錫秦氏凡十卷與馬氏經籍考同宋史志藝文云三十五卷蓋并門人增修之書合著於錄也序以藏之笥

雪山王氏貫詩總聞序

雪山王氏詩總聞二十卷每章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于四始之首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既而朱子集傳出盡刪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暢所欲言後之儒者咸宗之獨王氏之書晦而未顯其自謝謂研精覃思幾三十年而吳興陳日強稱其自成一家能窮窈詩人之意于千載上要之雖近穿鑿而可以解人頤者亦多也王氏名貫字景文汝陽人紹興庚辰進士召試館職不就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不行奉祠山居有集四十卷

岳氏五禮閤序

六經有閤三禮尤不可少鄭康成阮諶梁正夏侯伏朗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博采諸閤成書者洛陽岳崇義也當周顯德中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與國子祭酒汝陰尹拙同修其論祭玉援引周禮正文拙庸以難造宋建隆初考正三禮閤表上于朝時拙已遷太子詹事被詔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書成拜紫綬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頒其書于學官繪閤宣聖殿後北軒之壁至

道初。舊壁崩剝。命易以版。改作論堂之上。咸平中。車駕幸學。親覽觀焉。斯亦儒者稽古之榮矣。乃有賈安宅等。言其未見古器。出于臆度。而陳用之撰太常禮書。陸農師撰禮象。皆以正叔氏之失而補其闕遺。有詔毀論堂書壁。然資學士儼序。稱其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要終。體本正末。能事盡焉。則非出于臆度者也。永嘉陳伯庶跋卷尾云。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于求諸野乎。斯言得之。

丘氏周禮定本序

考工記可補冬官之闕乎。曰。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爲之。若記之所云。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縫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爾。工顧可充司空之官乎。典絲則殽絲矣。掌皮則殽皮革矣。槀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則湅絲者。工也。而殽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韗韋裘者。工也。以式法殽皮革者。考工者也。刮摩攻木。以爲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工。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新昌黃氏度作周禮說。置考工記不解。至臨川俞氏廷椿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丘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昔人皆言冬官闕一篇。蓋讀此而宛如全書焉。繇漢迄唐。說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不改。逮宋元

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釐正其文。若朱子之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傳。吳氏之禮記。以及俞氏丘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矣。丘氏名濬。字仲深。隱居海嶼。自號釣磯翁。蓋宋人而不仕於元者。書成時年八十餘。可謂老而篤學者也。

讀禮通考序

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徒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有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微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崐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易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摭采之博而擇之精。考據之詳而執之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自初喪及啓殯。禮無纖鉅。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

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歷不當上結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彝尊因勸公幷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卽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全書綱要公發凡舉例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陸氏春秋三書序

唐丹陽主簿趙州啖助考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攝綱條爲統例助卒其子異袁錄遺稾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爲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疑微旨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鋟板江西行省魏晉以前說春秋者創通大義而已有所未通則沒而不說又或自亂其義自杜元凱以例釋左氏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別爲五體以尋經傳之微旨言春秋者宗之然猶略而未該至三子書出例乃大備庶乎絲麻冠屨之不紊其有功於春秋甚大淳爲韋執誼所援得侍講東宮柳子厚因執弟子禮歸安朱臨序是書謂子厚文章宗匠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爲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以此推陸氏之學要之子厚之師陸氏特出於黨人一時附和正未足以是爲輕重也然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陸氏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於後世其賢有過人者當其時蔡廣成以易施士勻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萱以禮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以顯於時今其書俱不傳惟三子書僅存錢

唐襲主事蘅圃刻而傳之功不在曲出下矣

春秋權衡序

孔子之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好惡一出於平而已非若後世史臣有所激於中借史以洩其忿也顧說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煩其例苛致其文子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夫有所攘也蓋有尊也有所貶也蓋有褒也今欲尊周而動著王室之非禮欲誅亂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亡不越竟即責以弒君不嘗藥則罪以弒父是聖人惡惡之辭長而善善之辭反短比之申不害衞鞅韓非而有甚焉者矣我故於說春秋者義無多取見有刻深之文戾乎孔子之旨未嘗不疾首張目焉及得宋劉仲原父春秋權衡讀之凡三傳有害於義者旁引曲證必權其輕重而別其非是以待讀者之自悟可謂善學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不得遂紛綸同異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二百四十年之事若胡安國之傳出言無不純理無不正然其文則孔子之文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得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近乃舍三傳而列之學官久之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操錢而卜也嗚呼三傳胡氏孰贏孰縮經與傳之孰輕孰重安得起仲原父立而相其平準也與

春秋意林序

往予與高念祖同舟至天津念祖書篋中攜劉仲原父春秋權衡意林凡一十九卷宋刻甚工時歲在甲

辰七月暑未退揮汗讀之舟中未暇抄錄也既而念祖留京師二書爲有力者所得予在大同聞之頗以爲憾越五年潁州劉考功公戩相遇濟南指龍虎語予以獲權衡爲喜問以意林則無之又五年求之清苑陳參議祺公遂以權衡抄本貽予復從宛平孫侍郎耳伯所抄得意林然後二書悉爲吾有原父在當日聲譽與廬陵歐陽子相上下暨弟貢父並以經術聞其說春秋尤長二書之外有春秋傳一十五卷予獲之書賈舟中又有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惜乎不能盡得也予感是書自舟中讀後幾不復遇求之十年乃始得焉而予之爲客不自知其已老矣南還之日念祖無恙尚期共讀之兼以二書聞之考功亦足以豪已乎甲寅十一月書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涪陵崔子方彥直自稱西畴居士嘗與蘇黃諸君子游知滁州日曾子固爲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請下湖州取所著春秋傳儲祕書省于是其孫若上之于朝今其解不可得見惟本例獨存序之曰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寔也曰諡例何休也曰釋例潁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寧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僧也曰總例韋表徵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

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晳。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鎡。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彥直之論。謂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爾。

春秋地名考序

九丘之書逸矣。伯禹伯益之所名。夷堅之所志。周公之所錄。其著在六經者。莫若禹貢。詩。春秋。言禹貢者。則有若攀虞之畿服經。孟先之圖。程大昌之論。易祓之廣紀。言詩者。則有若范處義。王應麟之地理考。言春秋者。則有若京相璠之土地名。楊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如嚴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劉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專紀國名。則郡縣之失載者又多矣。然則說春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可無憾焉。試迹其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顧其文蔑以爲昧。紀以爲杞。滑以爲郎。樓以爲杅。偃以爲纓。崇以爲柳。鐵以爲棘。以陸渾爲貢渾。以厥愁爲屈銀。以皐鼬爲浩油。以禚祥爲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邾也。謂之邾婁。貫也。謂之貫澤。訾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鎏。沙也。謂之沙澤。

一邨也。或以爲成。或以謂磛。一鄙也。或以爲犂。或以謂麗。一盂也。或以爲雀。或以爲雩。一號也。或以爲郭。或以爲部。一艾也。或以爲鄗。或以爲蒿。狸脤謂之狸䐈。或又曰蜃也。蚡泉謂之潰泉。或又曰貢也。郝丘謂之犀丘。或又曰當丘。又曰師丘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況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刊落叢謬。不其難哉。地名考一十四卷。吾鄉徐處士善所輯。予受而讀之。愛其考迹疆理。多所釐正。簡矣而能周。博矣而有要。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其領也。原春秋之作。孔子既取百二十國寶書筆削之。而又述職方以輔春秋之不及。則學乎春秋。非惟義疏序例。大夫之辭。公子之譜。皆宜究悉。而土地之名。補方志之疏舛。尤其要焉者。若經之有緯。書之有正。必有攝也。予老矣。恢媿經義。無所發明。序其書。竊比北宮司馬諸子。獲附見於春秋之傳焉。

五經翼序

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曾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逞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母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耄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夫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爲

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鏤板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爲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者。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爲述也。當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黃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祕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之蘊。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媿於古之致仕者。以爲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授經圖序

六經大義。至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學者守爲章程。宜也。不知絕續之際。漢儒爲難。當日秦書既焚。往聖遺言。澌滅殆盡。幸而去古未遠。間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然而僅矣。迄學者代興。遐搜博考。或一人集衆。是或數人成一經。要其授受。各有師承。非若後人以意見爲予奪也。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旨者斯言。夾漈鄭氏乃云。秦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於是有指斥漢儒。跡其同異。紛紜爲詆訶所自起。豈知前聖未墜。盡信非也。闕疑之。亦非也。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解之者。惟其不背於經斯已爾。而又何同焉。夾漈之言過矣。

授經諸圖。見於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復加釐定。并采諸儒言行。列爲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纘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諸條。犁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是集黃徵君俞邰藏有善本。襲主事蘅圃刊之。自下世之師心黨同。薄前賢爲不足法者。庶幾知所返也。然則漢儒洵有功於六經。而爲功於漢儒者。二子又將與西亭並傳也夫。

重刊玉篇序

小學之重於古久矣。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自凡將元尚。滂喜諸篇。均失其傳。而爰歷博學。爲閭里書師所合。人之倉頡篇中。許愼據以撰說文解字。古本部分。自一至亥者是已。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處士孫強。稍增多其字。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吳銳丘雍陳鄂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衆。而玉篇非顧氏之舊矣。予寓居吳下。借得宋槧上元本於汲古閣。張子顧三。請開雕焉。梨棗之材。尺幅之度。臨撫讎校之勤。不舍晨暮。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手鑑諸書。推源析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爰屬予序其本末。以予思之。學奚小大之殊哉。毋亦論其終始焉可也。講習文字於始。窮理盡性。官治民察。要其終。未有不識字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論。以灑埽應對進退爲小學。由是說

文玉篇。皆置不問。今之兔園册子。專考稽於梅氏字彙張氏正字通。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合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學放絕焉。是豈形聲文字之末與。推而至於天地人之故。或窒礙而不能通。是學者之所深憂也。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之舊。而古之小學存焉矣。

重刊廣韻序

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顒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而長孫納言爲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并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欣于問。盡乖唐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惑于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顛倒倫次。逮洪武正韻出。脣齒之不分。清濁之莫辨。雖以天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曩崐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因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鏤板。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删之。略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額三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鋟本。證以藏書家所傳抄。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何其用力之勤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內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爲準。

合刻集韻類篇序

六藝其五曰書。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聲成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聰音聲。六體形聲獨多。左右下上外內。審其形而聲從焉。國史六書著錄。次于經典。唐宋小學恆與太學並設。分教弟子。紹興中猶然。淳熙以後。更洒墉應對進退之節。爲小學。徽國文公別撰書一編。頒諸學官。功名之士。習四子書。麄通一經。足以應舉。開口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爲諸生法式。古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其亦不得已而言之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已。五方之民。風土各異。發于聲不能無偏輕重多利。重土多濁。北人詆南爲鴃舌。南人詆北爲荒傖。北人不識肝眙。南人不識盩厔。此限于方隅者也。楚騷之音。殊于風雅。漢魏之音。異于屈宋。此易于時代者也。書文既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于一。斯聲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聖天子文軌之盛。包海內外。野無遺賢。緌始典學。香廚中薄之藏。分授詞臣。編纂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命編輯全唐詩。歷五年所。較舊本廣益三百餘篇。鋟諸棗木。用呈乙覽。復念詩之醇疵。一本乎韻。韻之乖合。原于六書。既鋟玉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讎勘雕印。以行學詩者得而誦習之。既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無奪倫。紐分畛域。注相引證。庶乎取諸左右逢源矣夫。

字鑑序

元至治間長洲李世英伯英受其父梅軒處士之旨以六書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者正其字畫溯其原委緝類韻一書凡三十卷其從子文仲復緝字鑑五卷仍依韻編之予抄自古林曹氏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篇佩觿類篇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之字彙張氏之正字通奉爲兔園册飲流而忘其源齊其末而不揣夫本乖謬有難畢舉也已李氏之學遠引說文證以後代諸家之說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遼金元字雜以國書字體轉益淆昧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茲編所道者古信可傳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

序

萬氏歷代史表序

易編年爲紀傳古史之法微矣其遺意猶存者吾於表有取焉表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主世系事徵不著者錄而見之劉知幾曰於帝王則敍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肴而相排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乃又詘其煩費無用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豈篤論乎班固而後表多闕焉不作伏无忌黃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袁希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燾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成學之人欲覽其要不得未嘗勿慨焉鄞人萬斯同字季埜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內羅百世於方册之間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覽者有快於心庶幾成學之助而無煩費無用之失者與昔之論史者每以漢書古今人表爲非然韓柳綴之猶見收於唐志矧季埜所編皆歷代正史所必不可闕者用以鏡當世之得失雖附諸史並頒之學官奚不可也

五代史記注序

歐陽子五代史。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歸于要。然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略焉勿書。卽通鑑所載者。史反闕之。毋乃太簡也乎。簡則必俟後人之注。徐無黨寥寥數語。於大義何補焉。必若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後頒諸學官。學者不可廢也。予年三十。卽有志注是書。引同里鍾廣漢爲助。廣漢力任抄撮羣書。凡六載。攷證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檢其巾箱。遺槀不復有也。予從雲中轉客汾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挲其文。譬拓之。考其與史同異。又薛氏舊史雖佚。其文多采入册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兼之十國分裂。識大識小。有人自分。編香成書。可與劉裴鼎足。通籍以後。討論明史。是編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大半爲壁魚穴鼠所齧。無完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旃蒙作噩之歲。過徐學使章仲花谿別業。方有事具注此書。盡取傳是樓遺書博稽之。補宋槧之闕文。附三臣于死事。踰五年而書成。夫以予排纂五十年未就者。徐君五年成之。周見洽聞。無有剩義。信乎才力之攸殊。相去什佰千万也。今而後。五代之文獻。庶其可徵矣夫。歲在屠維赤奮若月在則余壬寅朔。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時年八十一。

元史類編序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春秋編年史之祖也。自夏陽司馬氏。易編年爲紀傳。扶風班氏繼之。藏書著錄。曰以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學。陳壽范曄。沈約蕭子顯。魏收。姚察。歐陽修新五代史記。出於一人之手者也。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藥。李大師子延壽。成於一家之學者也。自唐之太宗。詔廷臣一十七人。以何法盛臧榮緒等一十八家晉史。再加撰次。稱制旨臨之。既成。題曰御撰。自是國史遂成官書。元之修宋遼金三史也。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職。書之漫無體要。理固然矣。明修元史。先後三十史官。類皆宿儒才彥。且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宜其述作高於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無他。聲名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嗚呼。稱良史者。不其難哉。元史類編者。詹事府少詹事邵先生所論次也。先生之高祖諱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建言獲罪。暇著弘簡錄一編。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之。於元未遑及也。先生乃循其例續之。去舊史之重複。鄙俚。博徵信於載籍。以爲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誥于帝紀。采著作于儒林。補以熊禾等十六人傳。而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錄。至于忠臣義士。廣益良多。惟十三志不存。然分載于紀傳闕者以補。晦者以明。凡四十有二卷。先生是書。足以傳之不朽矣。要之國史成於官局者。未若一家之專。先生用高曾之規矩。揖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益信一家之學。非官局所能逮也。先生名遠。字宏璜。別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歷戶部郎。出視江西學政。升光祿寺少卿。以制科改授侍讀。進學

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遷今官。家居。天子南巡。御書蓬觀字以賜。乃自號蓬觀子。秀水朱彝尊序。

天發神讖碑文考序

祥符周雪客。僑居江寧之汝南灣。去鬱宮甚邇。歲在戊午三月。偕予詣尊經閣。下觀吳時天發神讖碑石三段。文字艱晦不可讀。逾三年。予以典鄉試再至江寧。雪客語予。合三段之石。審其斷處。聯貫讀之。文義既從。字亦可以意辨。乃先列其文。援據載記。作天發神讖碑文考一卷。是碑相傳爲皇象書。其文指爲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吳錄。而許嵩建康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覈嘗爲東觀令。而碑後有闡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覈爲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册元年。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精符瑞取媚。然則碑之所云闡臺東觀令。別是一人。未可遽信爲覈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黍。黍當作黍。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連諸黍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黍斤。咸書七爲黍。而吳與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黍。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爲七月無疑。爾碑自元祐中。轉運副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當時宜多拓本。顧不見收於歐陽趙氏之錄。石之斷爲三。歷八百年而移。移又五百年。無人能聯貫讀之者。自雪客始。其勤學好古。洵人之所難能。而物之顯晦。殆亦各有其時焉。

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無之。至宋始著於錄。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

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羣書亦鮮有引之者是書予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君按其目補之先是刑部尚書崐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復屬予爲序予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學者爭以淹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權有編略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修文殿御覽爲古今類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象通卦驗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考永興虞氏書抄成於隋祕書省之北堂亦采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雄等記而非槩異之炎火斯乃乾鑿度禮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爲臺卿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難而膠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尚書序謂無表著故具書之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爲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

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顯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余友鄭元慶芷畦。既輯府志成書。又別釋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詳核。廣見博聞。洵不刊之書也。墨妙亭之建。蘇子瞻爲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其遺石。以府治卑濕。用塡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沉江底。尚冀其深谷爲陵。亭中諸碑。未淪於水。使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何難與羊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覩乎。

道傳錄序

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學。源于二程子。先二程子言學者。爲周子。於是論者曾之。謂直接孟子。是爲道統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卽七十子親受學于孔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自周子始。欲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愜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爲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易。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時矣。然杜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有溫故知新之議。不能無敝也。顧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師說。流入于釋老。往往舍弟子不問。盡歸其惡於師。又不原其行已立朝。濟世之大業。必欲汚之以爲快。豈持論之平乎。華亭張恆北山。予中表弟

也。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徵君鍾元遺書。謁耿膚事逸菴于嵩陽。訪李中孚于無異二徵君于關內。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錄若干卷。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將絕。特書七十子之名。暨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錄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審夫同而斥其異。所重者品。不狗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見吾道之大公。而迴異夫要譽於熱官者之所爲矣。北山近移家林屋。儲書萬卷。不汲汲于榮利。蓋學焉而有守者。至於錄周子而舍太極圖說。錄鄒氏而不過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予故序之。有罪我者。不復辨也。

張氏定歷玉衡序

定歷玉衡者何。新塍張簡菴氏歷書也。歷無定也。星有淩犯掩合勾巳。月有朓側匿。日有盈縮。歲有差。然數主于革。而理存乎故。求其故。則百世可知。千歲之日至可致。理與數皆有定也。其云玉衡何。玉衡者。正天之器也。周官。正歲年序事。掌之太史。馮相氏。觀妖祥。辨吉凶。則保章氏。眡祲司之。故歷代之史。作歷天文。五行。各有其志。自漢哀平之後。緯候雜出。於是歷術妖占。混而爲一。稽歷序者。自謂前知。受命之符。爲世主所忌。七緯既焚。遂致私習天文有禁。逮宋太平興國中。詔天下知星者詣京師。至者百餘人。或誅或配海島。由是言星占者絕。朝之大夫士。并諱歷法不學矣。古之人。龍見而雩。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戒寒。日北陸而藏氷。莫不有候。繁星之麗天。武夫憚人。以及東芻抱衾之女子。皆能晰其形象。今也居軫蓋之中。

三垣列宿躔次之不分。天位淹速之莫辨。未通乎天地人。而自名曰儒。其亦小人儒也已。簡菴氏恥之。博綜歷法五十有六家。正古今歷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矣。始稽之吳江王寅旭氏。繼又往證之宣城梅定九氏。凡西洋之言。溺于數之中。出于理之外。傲人以所不知者。弗受其惑焉。班孟堅曰。歷譜者。聖人知命之術。蓋昧者視爲器數之學。明者知爲性命之原。自昔習天文有禁。而言歷者無禁也。是書傳。足以伸儒者之氣。折泰西之口。而王氏梅氏爲不孤矣。簡菴名雍敬。王氏名錫闡。梅氏名文鼎。皆有歷書。

葬經廣義序

堪輿風水之說。儒者多辨其非。解之者曰。霜降而鍾鳴。山崩而鍾應。木華於春。栗芽於室。氣機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言而莫之廢也。蓋孝子之葬其親。非直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魂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相與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將葬。筮人執龜以告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既井椁矣。卜人共楚焞燋龜以告曰。考降。無有近悔。夫其致愼如是。迨其後周禮既廢。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既不學。專以榮利動人。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士濂水漬從而遷之。其悔焉者久矣。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魂魄得安。雖未必

與福于子孫。庶葬焉而可以勿悔也。記曰。古人之何爲而死其親乎。夫魂魄既安矣。邇者數十年。遠者百年。雖至累世之後。其澤已斬。其骨已枯。而子孫之富貴利達者。必推之祖宗兆域之蔭。此誠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之義也。則其言庸可廢乎。葬經者。相傳爲郭景純所作。傳世既久。葬師欲祕其術。慮人之共曉也。遂以僞竄眞。故爲熒惑其文。俾讀者難定其指歸。同里吳子周瑾有憂之。由是集諸家之說。旁證曲據。爲廣義三卷。其說祇以避禍。不計求福。庶無戾乎儒者之言。既成。將謀鏤刻行之。予因樂爲之序。夫以葬師之所欲祕者。布諸通邑大都。凡爲人子。可一覽而得其測量候驗之法。兆基考降。始以無惑。終以勿悔。信夫言之不可廢。世之居喪未葬者。雖與喪禮並讀焉。奚不可也。

地理徑序

古之葬者。兆基井椁。稽其疑于筮人卜人巳爾。其後堪輿之說興。惟葬師是信。於是五音九星八山六秀三寶之說。青黃紫黑之囊。銅玉之函。一寸之金。一粒之粟。紛綸同異。轉相師授。又欲祕其術。每移易其文。以眩人之神智。其說愈多。其旨愈晦。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者之言可矣。晉之郭璞。唐之呂才。宋之蔡發。明之劉基。其言則儒者之言也。吾惟儒者之言是信。斯可以勿眩矣乎。錢唐林遇岐宗。試有司不利。乃旁究堪家輿言。心有所得。本郭氏蔡氏之說而發明之。著論若干篇。目曰地理徑。徑也者。引人于步道。直而可以共由者也。世儒曲謹之論。恆以葬書爲不足憑。予曩者心亦疑之。迨客游燕齊雲朔之間。遇地

震者三。其來也有氣。其去也有聲。山冢之或崩或否。河流之或涸或涌。有一震而止者。有累月不止者。然後悟地之有脈。而撼龍撥沙放水之說爲不可廢也。岐宗之書。顯而勿晦。正而無詭。庶幾無戾儒者之言。此予之所深取爾。

感應篇集注序

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則一也。釋氏有因果之說。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禍善禍淫之原。易書詩著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尚書傳。若其自省之嚴。涕唾不敢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爲明神居焉。懼或殛之。庶幾合乎君子愼獨之旨矣。夫鬼神之爲德。莫備乎聖人之言。自二氏之說興。而言鬼者歸之釋氏。言神者歸之老氏。小人之爲不善。其畏人之心恆不勝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書詩喻之。彼謂迂闊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說。無不悚然共聽。非眞窮其義而樂其言。無他。信生于所畏也。因其畏與信而導之。則爲力也易。君子之於佛老。惡其無用于世。苟有以善天下之權。無戾乎儒者之旨。則未嘗無取焉。求其同歸于善而已。宛平劉先生宣人。俾工刻感應篇集注以行。先生儒者也。其道德文章。悉本聖人之訓。獨勤勤斯編示人。夫亦謂老氏之徒。其自修之功。猶嚴且愼若是。爲君子儒者。宜何如焉。是則先生用意之微。予遂不揆檮昧而序之也。

葛氏印譜序

印信不始於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衞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於秦也。迄於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治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雜以象犀硨磲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鐘鼎古文施之。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姦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卽王公將帥所綰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記。輒摩挲鉤畫。以之定往哲之僞。眞世固有朝廷馭僭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昧六書之義。混大小二篆爲一。易爲識者所訕笑。其或徒攻乎石。藝雖至。不能傳之永久。則稽古者又無取焉。嗚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難若是。此予見葛氏之譜。凡攻乎堅者益工。深合夫秦漢之法。獨有會於心。而序之也。葛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薰。松江華亭人。

丁氏印譜序

珥戈鉤帶鼎彝壺尊敦卣鬲甗之銘。鐃鐘鎛磬鉦鐸鈁甬之款識。巧者或僞爲以眩世。至古印之傳於今。則作僞者意慮所不及。爲之亦終不似。蓋其繁簡相參。布置不紊。神存模畫之外。斯好古之士尙焉。宋則

晁克一．王球．顏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則吾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錄．惜乎志經籍者．略而勿道也．刑部江西司主事丁君介祉．工繆篆．集古小大官私印．益以時人所刻．其才則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硨磲．瑪瑙．水精．琥珀．青田稷下里之石．饒建之瓷．其紐則有索有橐．有瓦有亭．有龜有蟾．有虺有兔．有橐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鉤有隸．悉羅而致之．歐陽子稱物常聚於所好．不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明六書之源．至以蟲魚科斗之文．雜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宜爲有識所譏笑也．君博通六書．名其居曰夢篆．嗜乎古不遺乎今．並垂焉以爲法式．觀是譜者．既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擇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學已．

韞光樓印譜序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住苗六年．厭灰埃之蓬勃．而轅馬之喧闐．殘暑退矣．秋風洽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巔．或告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爲入其域乎．其嶺巒律．其谷峪岈．寒莫塞兮白瀑峻．莫峻兮青華．牛鬬于潭．虎嗥于坡．奇狸野干．青鶴紅鴉．豪豬之箭．寇雉之罻．一夫入山．能不惱邪．主人於是彷徨彳亍．自晦及朔．馬釋其銜．車棁其軸．鄰有許子實夫．暨胡君翽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石以花乳．秦章漢爾．靡法不有．主人覩之．喜而亡愠．笑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

載諸棧車南涉廬菰北躡軍都臥以爲枕行以爲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吉書以爲序乃裹糗糧出郭門去

江村銷夏錄序

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必詳焉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謂每行一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予嘗至太學摩挲石鼓文驗其行數據以駁成都楊氏之作僞因是而思漢儒訂詁之學有未可盡非者爾評書書者衆矣廣川董氏病其冗長其餘又嫌太略宣和書譜僅譜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館閣之儲於金銅玉石悉識其尺寸而於書畫無之蓋昔人心思或有未及必俟後賢而始大備也錢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銷夏錄三卷於古人書畫眞蹟爲卷爲軸爲箋爲絹必謹識其尺度廣狹斷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之先後而間以己意折衷甄綜之評書書者至此而大備焉今之作僞者未嘗不倣尺度爲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記移眞者附于僞而以僞者雜于眞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雖有大駔鉅狡伎將安施哉詹事曩在內庭久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歷猶能記憶而不著於錄或疑不言溫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見錄之書成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故以銷

夏名編。予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頃。實藉以爲負暄之助焉。

日下舊聞序

今之京師。范鎮以爲地博大以爽塏。繩直砥平。梁竦則謂北倚山險。南壓區夏。王業根本。京都之選首。粤自軒轅氏。邑於涿鹿之阿。周以薊封。其後北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遼曰南京。金曰中都。元曰大都。明曰北京。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宮殿井邑之繁麗。倉廩府庫之充實。詩所云四方之極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洎徐武寧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以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則其所毀。不獨光熙。安貞二門而已。及嘉靖築新城。之數寺者。復圍於郭內。而梁園以左。南極於魏村。東至於神木之廠。則又曩郊外之地也。若夫元之宮闕。以地度之。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卽南城故宮。以建燕邸。而非因大都之舊。蓋宮室城市。基凡數易。至琳宮梵舍之建置。沿其舊者十一。更額者十九。故老淪亡。遺書散佚。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纂脩諸居無事。掇拾載籍。及金石遺文。會粹之。分一十三門。曰星土。曰世紀。曰形勝。曰宮室。曰城市。曰郊坰。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戶版。曰風俗。曰物產。曰雜綴。而以石鼓考終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書崑山徐公見之。謂其可傳。乃捐貲俾鋟木。計草創於丙寅之夏。錄成於丁卯之秋。開雕於冬。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間滲漏。隨覽隨悔。復命兒子昆田。以剩義補其闕遺。附於各卷之末。所抄羣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者莫究其始。必分注於下。非以

侈摭采之博也。昔衞正叔嘗纂禮記集說矣。其言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而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彝尊不敏。竊取正叔之義。至旁及稗官小說百家二氏之書。或有未足盡信者。世之君子毋以擇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婣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嶺表歸。閻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幷櫝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修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生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觀其大略者也。予子昆田。亦能讀之。杼柚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恆徹于戶外。蠹字之魚。銜薑之鼠。漫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夭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士苴視

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錄錄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

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

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昭年相差次首著錄門下又與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耕南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之緒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釣孤紅蓼浦蟹村蓋遯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瞾朱溫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曰錄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此彤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熊氏後漢書年表序

范氏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序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之無表宋熊方補之方之經進表略曰明交象象之原乃可學易識風雅頌之旨始與言詩總之必有宗主之各有體惜東京之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曄之志雖精俄乖素志劉昭之業未廣不及表年懼僞閏之不分嗟正朔之無統譬爲山而或虧一簣效煉石

而欲補高天人異志同。世殊事合。求義例于班固。不減前篇。較輿廢于西京。豈慚後作。史册既詳綱目。漢功益更昭明。臣謹集補後漢年表十卷。隨表投進。十卷者。同姓王侯表二。異姓諸侯表六。百官表分上下各二。列衡稱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表外兼有序狀。蓋思陵朝所進也。予嘗撫南北國子監本范史于本紀後雜以司馬氏八志。觀者不察。誤以爲卽范氏史。每著書引證。輒指爲後漢志云云。是何異以李丙張甲之性情。寄王乙趙丁之軀體乎。故嘗持論。謂宜雕范史于前。而以司馬志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書。世之學者。且以吾言爲迂闊而莫之行也。

長安志圖序

宋敏求撰長安志。舊有圖。勒之碑。呂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取以附鬻于志。謂之長安故圖。其後亡之。夫欲周知郡縣廣輪之數。晰其離合。莫圖若矣。周公宅洛。仲虺以圖。其建官也。掌以司險。職方氏。而大司徒實總之。漢高入關。鄧侯先收圖籍。東京乃設司空輿地圖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苑囿。撰黃圖以著其目。晉之洛城。隋之諸州。咸有圖經。又統撰區宇圖地馬融之言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制。東西兩遙一近。南北兩近一遙。蓋舍圖無以準其數也。元至正初。東明李好文。官陝西行臺侍御史。補綴二十有二。分爲三卷。於是神皋京輦。城郭市井。溝渠。屈曲面勢。一一可以指識。讀敏求之志者。必合是編並觀。而古人之迹。庶幾得其十九也已。好文字惟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預修宋遼金史。又撰太常集禮。端本堂

經訓。大寶龜鑑。元史有傳。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六

序三

重刊白香山詩集序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恆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于今紕繆轉甚。予友汪君西亭氏憂之。既定其卷次。正其愆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鏤板以行。予聞寄暨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岡屏風一篇。君力辨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予乃勸君幷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爲年譜。而不編年。疎略牴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朱文公文鈔序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夫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爲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子策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與。夫子集凡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十卷。大約論學之書爲多。而予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爲學者入德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其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已。

梁谿遺稾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夫稱爲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爲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向自梁谿徙吳。實文簡裔孫。廬公之詩文罕傳于世。乃抄撮其僅

存者爲二卷。鏤板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爲之序。予因撫其大略。書之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咏梅絕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峭。洵足與文簡公梁谿一曲小橋東之作並傳者也。

信天巢遺稾序

瀛鄭之間。有水禽焉。其一漫晝。掠魚鰕。啄沙草。不休。其一信天緣。凝立水際。魚過則食之。無魚亦不易地。之二禽者。其得飽恢均也。宋處士菊磵高先生。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先生高尚不仕。以詩聞于時。卒。葬之葛嶺。今翰林侍讀學士正公。實先生裔孫。求遺詩于宗祠。所存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陳解元書籍鋪刊行者。凡百餘篇。合以他書所采。鏤諸梨木。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于臨安。茶寮酒市。多所題咏。于是書坊取南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爲江湖集。至寶慶初。李知孝爲言官。見之彈事。于是劉克莊潛夫。敖陶孫器之。趙師秀紫芝。皆極景建周。文璞晉仙。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本先生詩。殆即江湖集中之一。而陳解元者。起也。方諸君子游咏。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今其事且五百年。諸君子之詩。或傳或否。求其斷格零聯不可得。惟先生丘壑獨存。宗祠不改。又有賢子孫顯于朝。俾詩篇復著于世。然則先生其有隱德而致此者邪。誦其詩可以感矣。

十家宮詞序

宮詞不著錄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錄解題有三家宮詞三卷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彥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詩各百首馬氏通考取焉上元倪檢討閣公得十家宮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絕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予見而亟錄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參議胡君茨村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鋟諸木鋟未竟而閣公沒于官其仲子亦夭求宋本不再得藉胡君之力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鄱陽洪伋稱宮詞古無有至唐人始爲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壺之情即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宮詞也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邶鄘衛之宮詞也下而秦之詩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宮詞所自始乎閣公嘗言之矣花蕊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詞人之賦也可以觀至道君以天子自爲之風人之旨遠矣可謂善言詩者也閣公沒已二年胡君持母喪還京師鋟板歸于予所乃序其本末而印行之

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一卷嘗熟吳氏抄白本休寧汪氏晴之長興藏書家予愛而亟錄之攜至京師宜興蔣京少好倚聲爲長短句讀之賞激不已遂鋟板以傳按集中作者唐玉潛氏以攢宮改殯義聲著聞周公謹氏寓居西吳自稱弁陽老人而武林遺事題曰泗水潛夫者研北雜志謂卽公謹仇仁近氏詩載月泉吟社中

張叔夏氏詞序謂鄭所南氏作王聖與氏先叔夏卒叔夏爲題集繹其詞殆嘗仕宋爲翰林其餘雖無行事可考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雖有山林友朋之娛而身世之感別有淒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度諸君子在當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志歲月惜今皆逸矣幸而是編僅存不爲蠹蝕鼠齧經四百年藉二子之功復流播於世詞章之傳蓋亦有數焉

白蘭谷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搏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予少時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心賞仁甫秋夜梧桐雨劇以爲出關鄭之上及纂唐宋元樂章爲詞綜一編憾未得仁甫之作意世無復有儲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秀才希洛千里造予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尚書子勉序述仁甫家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爲樞判寓齋之子後有洪武中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教諭松江曹安贊予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山元氏與樞判於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誠甫敬甫敬甫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友之父執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希洛得之于其裔孫某將鋟木以行屬予正其誤乃析爲二卷序其端

放膽詩序

言志之謂詩。永言之謂歌。未有長言不足。而能使人咏歎蹈舞之不倦者。此吾友青壇吳御史放膽集所由編也。膽也者。六腑之精。是曰中池。萬慮之斷決。皆此出焉。人有恆言。心欲大。膽欲小。唯詩不然。風有七月。東山。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載芟。良耜。言之長者。籥章掌之。以逆寒暑。以祈年。以樂田畯。以息老物。漢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爲秦羅敷作。韋孟父子諷諫自勑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爲之者也。六朝代降。志微。滌濫之音作。而發揚蹈厲之志寡矣。唐人取士。拘以格律。至李杜韓三家。始極其變。由是劉叉李賀盧仝馬異輩。從而馳騁。極乎天而蟠乎地。叉之言曰。詩膽大如天。殆信然邪。其不及宋何也。則詩壇不欲誤天下後世之學詩者也。今夫膽勇怯之不齊。熱者毛焦。虧者爪乾。竭者髮枯。漏者易驚。病者善太息。蓋雖欲放而不能。善醫者何以治之。犀株也。火鈴也。沃以三斗之酒也。俾觀是集焉可矣。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盌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鬬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窯所製。至或下勞傔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

之桮棬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盌。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盌爭視之。萬曆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旣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恆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游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疇昔所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咏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嚴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瓷盌者邪。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鬬雞之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爾。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晉集海內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其友秀水朱錫鬯序之曰。白采風廢于太師。詩之爲教。世儒鄙爲小技。輟置不錄。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學士大夫從游應詔之作。至窮閭漏屋之士。

蓋千百而存其十一焉。其或藉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今所傳篋中諸集是已。五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強。獨朋友之交。取之在我。逢時利達。既可致攄環結綬之好。即不遇于時。假塞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鼓刀。擊筑之徒。意氣相洽。反或過焉。蓋自少壯以至頹老。自鄰比鄉曲以達天壤。山林朝市。恣其所求。而不爲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友若也。雖然。人之聚散無常。死生契濶。有非吾意之所期者。頖弁之詩。既見君子。方當悅懌之時。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而申伯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得吉甫之詩以爲榮。信夫嘉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所重也。予寄跡草野。高堂違魚菽之歡。兄弟有鶺鴒之痛。入門則婦子交譊不休。舉四者之樂。無一得焉。惟是奔走道路。通都廣邑。山砠水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歌酒坐。記憶平生相知贈酬之作。略與子假相等。而比年以來。零落過半。追思往事。恍若夢寐。求其斷楮遺墨。或邈不可得。然後知子假是編爲不可廢也。子假長予更一十七年。自閩粵江楚。以達于晉。其舊游之感。宜有甚于予者。聞予之言。得毋有愴然不能自已者乎。

明詩綜序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宮壺。宗潢遠而蕃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謠諺。入選者三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

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覊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錄焉。析爲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

高太常嵩菴遺稾序

建文壬午。靖難師入自金川門。文學博士方先生孝孺以下。死者不可勝記。吾鄉之殉國者。有若程先生本立。姚先生鏡。楊先生任。而太常少卿高先生遜志潔身去其官。走永嘉山中。是秋。窮餓以死。其門人翰林侍書同里蔣先生貴。斂而葬之芙蓉峰北。野史所載盛庸兵敗自經者。誤也。予嘗游永嘉。登華蓋青嶂諸山。遙望所謂芙蓉峰者。丰容窈窕。出沒林表。思遂攬龍湫雁宕之勝。并求先生之墓拜焉。而寒蕪秋兔。山蹊盡塞。訪之鄰父樵豎。而不可得矣。嗚呼。遜國之際。蓋難言之。當方先生杖綫絰入見。文皇謂曰。此朕家事。其然哉。殆于易姓則有間矣。人臣之義。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當日舊君尚存。援兵未解。事變猶不可測。至姚善王璡之師不克舉。天下事始大定矣。此先生捐心嘔血不欲久存也。若先生者。其不失古人臣之義歟。先生所著有辛丑集。今佚不傳。其十世孫佑鉅收輯其詩文。爲嵩菴遺稾二卷。鏤板傳之。屬序于予者。以予考先生本末。獨詳異夫世之揣摩失眞者也。

遜志齋文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自昔帝王廢興之際。志節之士。與事功之臣。所

操各殊。彼見殺身成仁之難。往往高談受命之符。借人主刑賞之權。以恢天下後世。明己之全軀出于不獲已。蓋脩史之文。多有失其實者。當文皇帝靖難師入。寧海方公首以練紓見。悲憤激烈。寧斷其舌。赤其族。不旨少屈。史氏猶誣其叩頭以乞餘生。況其他哉。而傳者又載公有十族奈何之言。由是文皇并其門人故友戮之。死者凡八百餘人。自古忠臣被禍之慘。未有甚于公者。然嘗考公少以文見知于宋文憲公。王文忠公。及鄭貞孝先生。故文憲之子仲珩。忠文之子孟縝。仲縉。貞孝之子叔度。皆與公交莫逆。而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俱受學于公。自公既死。朝廷嚴文字之禁。而鄭氏所緝。凡四五册。餘皆叔豐補完之。公之文卒賴以傳。然則諸君子或爲公友。或在公之門。當日成不及于難。吾是以知合門人故友爲十族之說。亦傳之者過也。宣德以還。文字之禁漸弛。公文始顯行于世。其閎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眉山之間。至其談理之文。淵懿醇正。雖淳熙諸儒不是過。予嘗以爲文行如公。宜從祀孔子之庭。而萬曆初。詔復建文年號。其時在廷之臣。無有以是請于上者。可歎也。嗚呼。革除之事。傳失其眞。不可盡信者多矣。若刑賞錄所載茅大芳妻死命之詞。大王言若是。又豈臣子所當道哉。此則孟子之所不取也。

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爲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

以來未有盛于孔子。其餘爲清。爲任。爲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無論矣。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于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訾之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清淨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葛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呶不啻。舉同室之人。日事爭鬬。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訾。謂近于禪學。夫弃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于事業。又何病乎禪也邪。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先太傅文恪克公天啓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最盛。寶應喬公與馬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拓溪之陽。田衣山履。不入城府。年八十。有雙白鶴降于庭。東南隱居之彥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靜。與彝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石。期以南還時一謁公。比予歸。再游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逝。既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角攜公讀書劄記二卷。述中書君之言。屬爲序。彝尊不敢辭。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

際。問之。則曰。吾將行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身。蓋枉已未有直人者。必思得思失之心盡去。出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歸于正。由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遯世無悶。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善天下。後世者興。彝尊總角時。公奉命巡按浙江。既入境。屬吏伏謁道左。公首問先太傅第宅所在。吏以鍾秀坊對。旌蓋闇于藉袈之橋。公自巷左舍車徒行百步。入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步出巷之右。乃登車。鼓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平生。蓋無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汪君聞之瞿然曰。是宜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者。

黃先生遺文序

君子之學。一于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事無可疑。察乎幾微禍福之前。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蓋雖圭璧析于前而不顧。刀鋸鼎鑊懲于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爲枉已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淅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每援聖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幾微禍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于中。宜所守之

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蘊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弁言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據經史。博而不誣。所謂修辭立其誠者非與。于是先生之沒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覿其容。而聆其聲欬。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于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悟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于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閹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卽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倥傯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

天愚山人詩集序

詩以言志。誦其詩。可以知其志矣。顧有幽憂隱痛。不能自明。漫託之風雲月露。美人芳草。以遣其無聊。則既非志之所存。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後之人欲想見其爲人。得其么篇短韻。相與傳而寶之。洵乎誦其詩尤必論其世也。定海謝先生。以崇禎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出漳浦黃公之門。歷南安府推官。明運既移。伏處海濱。寄情詩酒者。垂二十年。一歌一咏。大抵皆排愁遣日之作。非如世之詩人。句鍛字鍊以求

工者也。嗚呼。先生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遭逢國難。君臣師友之痛。悒焉自傷。不敢以告人。于是陶情翰墨。縱酣行吟。觀其自序。以爲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應世。其亦可悲也已。從來易姓之際。孤臣節士。不見載于朝野史者。何可勝數。其偶然著述。或隱姓名。或僅書甲子。如今所傳亡宋遺民。天地間集。月泉吟社。谷音之類是已。是皆不必其詞之工以爲重。況先生之詩。聯篇累卷。有不傳于後乎。鄞縣萬先生履安。亦丙子榜鄉貢進士。甲申後。與先生偕隱。分授其子經史詩筆之富。不減先生。聞其孫開雕有日。將與先生並傳。庶幾比于謝翱吳渭杜本所錄可以觀矣。先生諱泰宗字時望。自號天愚山人。

王築夫白田集序

文章之敝。患在不見其才。不見其才者。其學有未充也。善文者足以達其辭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惟充實而後光輝。乃見義之至。則辭無不工。彼意在求工。而後爲之。誠之不立。雖屢變其體。以眩于人。吾見其僞焉耳矣。夫太嘗之樂。不在悅耳。聽之者恐臥。然以奏之圜丘方丘。則天神土祇可得而致。若夫跳丸嫋索。掉險筆。諠鼓笛。一時視聽。鮮不惑焉。試之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出之也。僞斯其聲燄易滅也。長安王築夫。學古文四十年。立言淳實。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時迕。老而益窮。其言曰。今之爲古文者。僞而已。子惟去其僞焉。工拙非所計也。嗟乎。文章之道。豈有外于是哉。如築夫者。可謂有才而不炫于自見也矣。吾故序之。以見姦聲淫雜之際。猶有能道古者。

屠東蒙詩集序

予友周篔青士。以布衣稱詩。樂于取友。故老遺民。交相酬和。下至裘牋子弟。沙彌道童。皆願從之游。每入市。語笑詼嘲。衣袖牽拂。人或訕其道廣。然中心好之者。祇十數人。而屠處士東蒙其一也。東蒙少補學官弟子。兵後棄去。躬耕于郊野。自食其力。口不言貧。漢魏塘之交。有寺曰白蓮。其東偏曰橘鶴樓。暇則鼓枻曳杖以登。青士恆與期。又方外大燈。亦能作韻語。三人往來廛間。倣冬春烹菽乳。大燈年老而聾。則相對書紙。詩成撫掌。或留連信宿不去。既而青士客死淮北。東蒙愴悅不自釋。未幾以疾卒。又數年。大燈亦死。大燈嗣法天界詩。嘗附語錄中。青士詩最繁富。身後不盡存。有子畋。抄撮成集。刊之福州。東蒙二子。悉治農務。其甥胡典。爲之鏤板行焉。而屬其友徐介堅仲。請予作序。五返面益勤。予雖未交東蒙。然聞之青士。其于行也不疾時。其于辭也必拔俗。蓋音合乎天籟。而義本乎國風者已。曩者會稽楊廉夫錢唐錢思復。華亭陸宅之三高士者。太守林孟善。合葬之于山東麓。今三人之葬不同。而詩則同傳于世。後之論世者。覽予之文。庶幾有考也夫。東蒙諱廷楫。大燈字同岑。

九歌草堂詩集序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詩亡也。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記曰。詩言其志也。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王迹熄而列國之風不陳于太師矣。詩之所由亡。不因民志之日以亂歟。騷也者。繼詩而言志者也。彼其疾

世俗。則曰。寧溘死以流亡。哀南夷之莫知。下女可詒。則曰。及少康之未家。恐高辛之先我。其思也。近于淫。其怨誹也。幾于怒。而劉安司馬遷。謂其志潔。其行廉。其稱物芳。兼國風小雅之義。可以爭光日月。是豈僅稱其文字之工哉。亦推其志焉爾矣。予友屈翁山。爲三閭大夫之裔。其所爲詩。多愴悅之言。嚼然自拔于塵壒之表。蓋自二十年來。煩寃沉菀。至逃于佛老之門。復自悔而歸于儒。辭鄉土。跋塞上。走馬射生。縱博飲酒。其儻蕩不羈。往往爲世俗所嘲笑者。予以爲皆合乎三閭之志者也。嗟夫。三閭悼楚之將亡。不欲自同於混濁。其歷九州。去故都。登高望遠。游仙思美人之辭。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憑弔過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然三閭當日。方歎恨國人之莫知。今海內之士。無不知有翁山者。則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嗚呼。難言矣。翁山歸自雁門。將築室南海之濱。題曰九歌草堂。而先以名其詩集。予與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來吳越。十年之間。凡所與詩歌酒讌者。今已零落殆盡。至竄于國殤山鬼之林。散齊原埜。翁山弔以幽渺悽戾之音。髣髴乎九歌之旨。世徒歎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悶也。予故序之。以告後之君子。誦翁山之詩者。當推其志焉。

荇谿詩集序

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學爲詩。既而徙練浦之南。再徙梅會里。見當代詩家。傳習景陵鍾氏譚氏之學。心竊非之。以爲直亡國之音爾。客或勸讀楊伯謙高廷禮李于鱗選本。諷其音。若琴瑟之專一。未見其全美

焉。于是荇谿處士。授徒里之西。與之論詩。則上取蕭統徐陵所錄。旁及于左克明郭茂倩之書。故其長歌短咏。音節靡不合古。因日相酬和。所作漸多。東南隱君子。翕然稱吾里同調之盛。而予舟車南北。突不暇黔。于游歷之地。覽觀風尚。往往情爲所移。一變而爲騷誦。再變而爲關塞之音。三變而吳儈相雜。四變而爲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訖未成一家言。處士亦嘗遠游。能不爲風氣所移。獨循其舊格。以和平之聲。奏于羣音繁會之日。信夫有君子之守也已。今之效蘇黃楊陸之體者。見荇谿詩。且置之不顧。然而不可廢也。風氣之變易。無異四序之迭運。五子之推遷。宋元之音消歇。勢必復以六代三唐人爲歸。則荇谿一編。正將來之所取式者也。處士初名永謀。字天自。更名泳。字于野。又號潛初。居荇谿上。近亦移家梅會里。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

序四

王禮部詩序

彝尊幼而學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申以後。屏居田野。不求自見于當世。顧思得海內善詩之家。其辭之工。可以出入風雅。必傳于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滇桂。東達汶濟。西北極于汾晉雲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詩。往往憤時嫉俗。多離騷變雅之體。則其辭雖工。世莫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于刀筆。未暇就必傳之業。間或肆志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爲標榜。不復商榷于布衣之賤。信夫傳者之難其人。而欲附之以傳者又難也。今年秋。遇新城王先生貽上于京師。與予論詩人流別。其旨悉合。示以贈予一章。蓋交深于把臂之前。而情洽于布衣之好。先生之于詩。洵乎其辭之工矣。爰出壬寅以後所作。雕刻行之。而屬予爲序。予惟四始之義。言之一國爲風。言之天下爲雅。方先生成進士而官揚州也。其于秋柳寄情之篇。香奩唱和之集。與夫歲暮懷人之作。吟咏情性。一皆風人之遺。今入爲禮部。頻年以來。行邁之光華。山川之游歷。兄弟之急難。而不失其愛朋友之宴樂。而勞之以言。非所謂出乎風而入乎雅者與。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于後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者。

不可謂無其人矣。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鳴鳥既遷于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顧獨有取于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

錢舍人詩序

緣情以爲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蘊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多。約言之不見其不足。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所感于中。取古人之聲律字句。而規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鳴其異。均之爲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傳後者也。惟本乎自得者。其詩乃可傳焉。蓋古人多矣。吾辭之工者。未有不合乎古人。非先求合古人而後工也。中書舍人華亭錢君芳標。字葆馚。于學無不博。尤工于詩。集平居所作。鏤板以行。而屬予爲序。予反覆誦之。其辭雅以醇。其志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佻。信夫情之摯而一本乎自得者歟。華亭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縟之體。海內稱焉。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若君者。庶其可傳于後矣。爲之序。豈惟以質之君。將俟後之覽君詩者。亦或有取于予言云爾。

程職方詩集序

詩三百五篇。自周召而下。作者名氏多不傳。見于序者。衞之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蘇公。家父。寺人孟子。

率皆憂讒刺時之言。而和平之音恆寡。仍叔之于周。史克之于魯。僅有頌美其君之辭。而未言其志。故詩之盛無若尹吉甫。彼其人既有文武之才。而又樂于取友。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咸與同志。來歸有飲御之懽。出祖有贈行之作。人得其言以爲重。已亦不讓其美。讀崧高烝民之卒章。君子未謂其言之夸也。職方郎中南海程君周量。好爲歌詩。與予定交嶺表。中間聚散一十五年。每一相見。輒出其新詩累百。蓋凡名公卿庶。宋下至布衣紱屨之士。留京師者。飲食燕游贈送。靡不有詩。益以懷友感舊之篇。歲既久。編爲海日堂集若干卷。其音和以舒。其志廉以達。覽君詩者。咸歎其辭之工。而不覺其多。殆詩所云其風肆好者已。南海多騷雅之士。其尤傑出者。處士屈大均翁山。陳恭尹元孝。其進退出處不同。而君皆與交莫逆。三君子者。其詩並傳于後無疑。吾因是憾張仲之無文。而笑吉甫之寡和也。

葉指揮詩序

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諸侯之附庸不與。然得列于詩者。自二南豳及王風外。僅十有一國而已。夫以邶鄘曹檜之微。不遺輶軒之采。況疆域之大焉者乎。彼其國人。豈無感于心而宣于言。永歌嗟歎。以賦其事。然皆澀而不陳何也。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殆或所操類鄰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言不由中。膠固而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斯則可以無取。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三百有五。其信矣夫。自後變而爲騷。爲樂府。爲五言。爲七言。爲六言。爲律。爲長律。爲絕句。

降而爲詞。爲北曲。爲南曲。作之者恆慮其同。則變。變而其體已窮。則不得不復趨于古。譬之治金者。必異其齊。改煎而不耗。斯其爲器。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憾。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同乎屈平。孟郊。劉叉。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晁。秦。黃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說爲恥。視其力之所變。莫肯附和。不知者斤斤操刻黍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于一。毋乃謬論歟。三十年來。海內談詩者。每過于規仿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當世之好。于是已之性情汨焉不出。惟吾里之詩。影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爲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類多山澤憔悴之士。不汲汲于名譽。或不能盡傳。又或傳之不遠。則一人之言。無以風天下。歲在丙辰。遇葉君井叔于京師。誦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戍削而無刻劃之迹。至于友朋山水之好。流連唱歎而不已。庶幾發乎情。止乎禮義。可以化下而風上者。與君前知登封縣事。入爲西城兵馬司指揮。與尚書郎以下。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之各異其齊。不同夫琴瑟之專一。可謂善變古人者矣。君雖家于楚。實予里人也。乃爲序之。以質當世論詩之君子。

丁武選詩集序

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籥黍之無爽。當是時。吳有北郭十子。粵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實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粵獨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詩猶循

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景陵二子游。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七風也。三十年來。海內譚詩者。知嫉景陵邪說。顧仍取法于廷禮。比復厭唐人之規幅。爭以宋爲師。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詩。然後可以言唐。學唐人而具體。然後可以言宋。彼目不覩全唐人之詩。輒隨聲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高詡宋人詆唐爲不足師。必曰離之始工。吾未信其持論之平也。武選郎中晉江丁君雁水。分司通惠之河。暇彙其所作爲閒山集。讀其詩。直者不佝。綺者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歌。斯善學唐人者矣。今夫離支之爲樹。和其柯葉無以大異于凡木也。當其薰風被朱雪垂。間其種。以百數。雖下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況夫凝冰挂綠。種之尤美者乎。顧吳越誇以楊梅。燕齊誇以頻婆之果。閩粵之知味者。將笑而不應。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于所好也。君子于詩。既自得之。假有操宋人之流派。欲君盡變其土風。吾知君有所不屑已。

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漪。演漾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眞意取勝。無凌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孫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

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孫友聞予言。欲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夫源之見于地也。下則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汍。旋者過。辨順道而行。容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恍忽。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孫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蘗。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孫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夫。

方編修錦官集序

自一命吏。至三九之列之官。上計。持使節。宣詔命。告祠名山大川。置郵乘傳。必計道里之數。立嚴程限之。雖有嚴壑文酒之樂。不遑燕嬉。少或濡滯。則慮風雨水潦氷雪之阻。詩所云每懷靡及者也。惟三年一省試。主司畢事而返。不立程限。歸時所經歷巖壑之勝。友朋文酒之會。偶一留連勝咏。而聞者不以爲非。蓋聖主尚文。故遇使者特優。然其人或專于文。而不好爲詩。又其地平衍。無可喜愕以形之歌咏。則雖有作不能多。多亦不能傳之遠。獨蜀之爲地。當井絡之分。由陸而往。則歷幽井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荊逾

揭度徐兗青而北州十有二未歷者營豫爾若四瀆皆經焉其可見之詩者多矣遂安方君渭仁以宰輔之孫早成進士既而用薦召試入翰林歲在癸亥四川既定詔補省試于是君奉命遄往歸而雕刻其詩爲錦官集二卷凡山川之阨塞風土之同異友朋之離合撫今弔古悉見于詩君之詩既多信可傳于遠者也曩時濟南王先生貽上主考入蜀裒其詩爲蜀道集屬予序之而予不果也今君之詩蓋將與王先生並傳其或不同者非詩派之流別也一在蜀未亂之先一在亂定之後覽觀士風感慨異焉後之讀詩者兼可以考其時矣

王學士西征草序

華亭王學士珊湖主陝西試事榜既放攬咸陽之勝浴乎溫泉躋太華顛出潼關渡河而北往還賦詩五十首乃甄綜闌墨以行鏤詩板以示同好其言曰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絕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綆縋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躓矣華嶽不知幾千仞游者必極于三峰而後已善夫學士之論文也惟詩亦然學詩者以唐人爲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逵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曠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叉馬異之怪也斯綆縋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奇者極于韓此躋夫三峰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爾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爲文詼笑嬉褻以爲尚斯爲不

善變矣。顧今之言詩。或效之何與。夫登山者。亦各有所樂矣。撥琴而彈。坐石而嘯。荷篠而行吟。其爲音不同。皆足以移人之情。使雖以屠沽鬬鬧之聲。乘以糟漿之氣。游者將掩耳蒙袂疾走焉。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惡在其善言詩也。學士西征之作。春容和雅。一以唐爲師。而無隻字流于鄙俚詼笑嬉褻之習。蓋示我以周行。而充其力必欲極乎三峰而後已者也。

錢學士詩序

華亭之爲縣。舊隸秀州。其後雖析爲江浙。然相去僅百里。士大夫仕于朝者。每合二姓之好。先王母徐安人。爲太師文貞公孫。先母唐孺人。爲禮部尚書文恪公孫。故予家內外兄弟甥朋多華亭士族。予童時先母歸寧。輒隨行者累月。比還。所操皆其土音。恆爲伯叔母姑姊妹所笑。迨先王母先母既逝。文貞文恪之後。遺亂式微。予亦貧不自振。間問闕絕。思爲兒女結婚姻于母氏之黨。以仍通往還。顧未能果也。錢君金甫。字越江。與予同被薦。同官翰林。予以入直內廷。獲謁君。由編修累遷至侍講學士。然敝裘羸馬。未嘗謁權倖門。惟與鄉黨故人。數爲文酒之會。詞山曲海。魚經蟹志。靡所不談。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君輒悲。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之。獨對予懽洽無間。申之以婚姻。余既罷官將歸。君日載酒款曲。兼旬然後別。蓋君雖貧。能急人之憂。君之師有卒于官者。君盡以奉錢治喪紀。俄而其鄰人失火。延及師舍。君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君亟稱貸措裾。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或暴卒

于都亭外。君犯暑疾馳抵盧溝。視其斂。或陷于獄。當辟。君屢率私錢力援之。事得解。其篤于師友若是。故其爲詩。纏綿悱惻。不失溫柔敦厚之遺。其爲文條達。無規仿淩駕之迹。自其少日。爲王光承玠右。吳騏曰千兩高士所稱道。而君之叔父芳標葆翻。亦樂與酬和焉。予既旋里。是夏。君以疾殞京師。冬。孤子長涵扶喪歸。踰年。予始哭君于黃浦之東高橋里。荒溝古水。莫有田父可問途者。叩其門。有雞犬無僮僕。見其孤。問其所有。僅木棉花地一頃。不足輸井稅。爲悽然久之。讀出君保素堂集若干卷。請予序。因述君行槩。俾後之論世者。知君之爲人。

叢碧山房詩序

翰林院檢討任丘龐君。善古今詩。歲在戊午。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搢紳備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年春。試詩賦于體仁閣下。君用是得受官。又六年。復試詩賦于保和殿。君所作不合意。當改調。于是君閒居。集平生詩。爲叢碧山房稾。凡若干卷。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任丘在畿南。九十九淀之水。匯于縣境。陂塘遠近。菱荷霞葦蒲柳之利。比于吳越。舟檣之往來。魚鳥之出沒。山房領其要焉。君歸乎。吾將訪君于是。漁榔釣車。相與賦詩酬和。附茲集之末。後世或有好之者。文章之傳。不繫乎名位之通顯也。

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

唐學士寓直無定所。駕在大內。則置院于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于金明門。召對浴堂。則又移院于金鑾殿。宋起居注。侍立亦無定位。或于御座後。或于御座前。或在殿東南朶殿之上。而朝會或不與焉。迄于元明。或設或廢。僅存虛名而已。今天子復立起居注。兼充日講官。凡視朝聽政。郊祀燕飲。靡弗趨侍。至瀛臺避暑。則侍立雙金蟠畔。去鋪座尤近。士之預是選。亦榮矣。昔之居是官者。每侈陳盛事。以垂掌故。又不若彤之篇咏其感于人心者深也。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無錫嚴君藕漁。賦瀛臺侍直七言絕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其投假牒歸也。鏤板以示同好。俾彝尊序之。曰。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又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誦其詩者。千載而下。若或見召康公之樂易焉。瀛臺。猶古之卷阿也。藕漁。君子也。絕句。言之不多也。其音可遂歌也。人謂藕漁遭逢盛際。爲侍從。升儲端。不應遽去。然朝多吉士。媚于天子。有人則藕漁之去。固無不可也。詩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時彝尊忝爲同官。越二年被劾。序詩之歲月。則彝尊謫官之後。是年冬十二月也。

徐電發南州集序

吳江徐君釚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游履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菊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于卷後者。歲在己未。天子召試文學之士于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修明史。于是電發賢矣。

僚入史館．又僦舍同居．既而兩人相繼能官．予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咏．而電發方肆力于詩古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之工且富也．古稱三不朽者．立德．倘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不皆開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術者．輒薄之曰．書生書生云爾．充其意．視文章爲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驕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于朋友．其沒也．已以爲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祿之崇卑厚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已．可以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召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仕而達者．或不能舉其鄉里官閥．蓋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寬．趙汸諸儒．其詩文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電發之所作．九州之表．四海之外．倘有賞音者．況夫百世而下．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者．亦必有慨于予矣．

禹峰文集序

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雜四時五色之位．彰施之．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而後顏采備具．觀乎人文．分陰分陽．剛柔迭用．其功用固有次序矣．以言乎天地大文．則不然．雲之起于山川也．無定形也．秦之行人也．周之輪也．宋之車也．魯之馬也．衞之犬也．趙之牛也．魏之鼠也．韓之布也．齊之絳衣也．蜀之倉頡也．無心而象焉者也．水之趨于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爲濫．縣出而爲沃．从出而爲汍．尾出而爲瀆．小波淪．大波瀾．直波涇．無心而異焉者也．夫惟無心成文．辭必已出．革勦

說雷同之弊。實以天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絕者矣。彭公禹峰。先世自臨江徙南陽之鄧州。州人目曰樓子彭家。公既成進士釋褐。知陽曲縣事。綳于不知己。貽友人書。輒引唐之李衛公。宋之張益州。明之王威寧。新建交相期許。卒自副其志。持節撫黔陽。功高不賞。投老東園。易登陴擐甲之身。吟風嘯月。所撰樂府。不盡模倣前人。而自暢其指趣。至于五七言近體。合乎興觀羣怨之旨。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者也。公自序詩文。凡三鏤板。一失于澤潞九仙臺。再失于靖州。今年冬。公仲子始搏直上。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視學浙江。試事既畢。取篋中存稾合刻之。手澤存焉。不因卷帙之繁。而所識後學。輕議刪定。庶幾哉。山則嵩陽王屋。水則江漢也夫。

重鋟裘司直詩集序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黃魯直爲師。呂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目曰江西詩派。考其官閥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亦不盡江西人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錄于江湖集。蓋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竹齋裘先生。爲眞希元魏華父之友。而仕宦不達。一官司直以終。其詩不作硬語。清疎韶亮。異乎魯直流派。顧世未見其全。裔孫□始鏤板行之。予因慨詩派諸人之作。當年布諸通邑大都。今遺集存者。惟陳无已。韓子蒼。洪玉父。饒德操。晁以道。謝幼槃。及居仁七家而已。身後之名。顯者或晦。司直藏之名山者。晦久而明。雖顯晦而時。亦係乎子孫之

賢能表其幽光潛德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序五

石園集序

今禮部尚書吉水李公輯其先公兵部左侍郎梅公先生之詩文鏤版行世乃遣書彝尊序之曰周之詩采諸國史獨南風不著于錄毋亦鞮軒所未至與迨王迹既熄羣雅不作顧屈宋唐景騷人于焉代興詩雖亡而騷實繼之未見南風之不及于北也江西非楚之分壤乎自晉以降代有作者至宋涪翁黃氏厭格詩近體之平熟務去陳言力盤硬語于是呂居仁翟演爲詩派同調二十五人斯云盛矣元則虞楊范揭率皆豫章之彥及洪武初此邦隱居之士猶撰元音遺響一編于時仕于朝者則有金谿危公素進賢朱公夢炎泰和劉公崧新城黃公肅咸以經國之餘研心風雅以視吳中四傑粵五先生閩十才子殆方駕而駸駸先路焉降萬以後楚人倡爲詭異嘵殺之音見者多惑其說然西江不盡變也以予所聞梅公先生典銓法久有清通之才明白之鑒既歷卿寺右有左宜發乎文章雍容典雅斤斤守其矩矱詩則力追正始溫柔敦厚出之不窮且與郡主朱夫人琴瑟靜好門內唱隨所傳石園隨草附著于錄者是已考詩派二十五人如王立之夏均父皆爲宗室女夫然二子仕皆不達兼未聞有閨房酬和之樂則公之所

遇爲獨豐。有非前賢所敢望者。若夫詩文之工且多。傳之遠且著。則後之君子共見之。非末學一言所能贊也。先王以天啓壬戌釋褐。出先太傅文恪公之門。尚書公又奉尊史館前翟通門相洽。久而靡間。先生集刊成。不請之在廷元老。而遠屬序于歸田之野人。亦以徵世好之不同流俗也已。

尚書魏公刻集序

刑部尚書蘄州魏公之官京師也。與予居對門。歲在壬戌。予自江南還。公衣朝衣過予拜。予答拜。公乃言曰。江南鄉試。爲關節賄賂所汨久矣。茲得子澄清之。吾非拜子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予聞公言。再拜。公答拜。今其事十年矣。回憶猶如昨日。公既還里。其平生奏議詩文。流傳都下者。予合抄爲一集。感公有知己之言也。序之曰。古大臣正色立朝。必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其暇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三百篇。箴有庭燎。規有沔水。誨有鶴鳴。詩之與奏。蓋相表裏。有詩以持其志。有奏以敷其言。二者不偏廢也。公自竹埤梧掖。踐柏臺。升獨坐。佐考堂。掌邦禁。巡歷日畿。其所陳奏。一話一言。罔不欲致君于堯舜。而大公無我之心。朝野所共見也。今觀集中諸疏。凡修德典學之序。化民善俗之方。紬繆陳善納誨。屏浮侈。振綱紀。惜名器。別忠邪。所以格君心。恤民隱。切于政者。靡不具焉。其于詩。吟咏情性。悉本自然。與世之極貌窮力。雕繪字句。相去遠矣。魏氏世多直臣。其尤著者。漢則高平侯相。唐則鄭公徵。宋則秦公了翁。其封事見史傳。其諫錄進經帷。其詩文奏議。傳誦海內。以公方之。殆異世而同軌者與。子思子不云乎。昔我有先正。其

言明且清。惟公有焉。自公去而士林之毀譽。莫有定論矣。序公之集。庶幾百世之下。知予不見棄于君子。實有厚幸焉。

王先生言遠詩序

彝尊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以初盛爲正始正音。日中晚爲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爲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爲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有云。惟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已出。未有不流爲剽賊者。若王先生言遠。庶幾辭必已出者與。先生世居長水之南梅會里。少與從兄翊介人。以詩倡和。既而登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北道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合之感。皆見于詩。不愧古人。不下古手。不爲格律聲調所縛。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絕剽賊之患。蓋卓然可傳者也。先生沒後。季子某合其平生諸集彙刻以傳。于是同里朱彝尊爲之序。

話山集序

東漢士尙風節。尋起黨錮之禍。范蔚宗破史例立傳。讀史者傷之矣。明自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朝士景從。魏璫旣收。薦紳相與激揚。而黌堂才彥。倡爲復社應之。轉相慕襲。阮大鋮居白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具揭攻之。吾鄉之士有八。而平湖陸先生話山名在復社。顧不與焉。迨甲申六月。納巾衫于學使。業閉門埽軌矣。久之。以歲貢生謁選知汶川縣事。非先生意所存也。先生沒後。叔子某刊其詩文以傳。而屬予作序。予思復社諸君子攻大鋮時。歲在戊寅。予甫十齡爾。聞先君之論。謂治小人不宜過激。所見與先生略同。不數年而大鋮秉政。欲盡殺異己者。由是金壇周鑣死于市。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士柱等。逮捕下獄。幾不免。而先生不爲危言覈論。免挂黨議。謂明且哲者非與。今其事六十年矣。此百四十人者。或殺身以成仁。或隱居以求志。惜無好事者仿蔚宗爲之立傳。而先生有子克揚其親之美。予也序先生之集。追憶少日事。書之庶幾後之君子觀此可以論世焉。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詩自蘇李以後。班傅張蔡曹王陳阮應繆以及潘張左束劉郭顏謝何范徐庾之倫。甄綜者必並舉。迨唐以後。聯辭比響。益難悉數。屈平之言曰。兩美其必有合。不信然歟。上海葉先生蒼巖。丹徒李先生梅崖。咸以翰苑出爲監司。其遇同。而所歷之地不同也。詩皆源本唐人。而各臻其妙。詩之工則同。而旨格不盡同

也。兩先生登朝先後。其出也。會合之時蓋少。然有所作。雖遠在千里。必貽書相質。期于毫髮無憾斯已。爲時既久。乃各出所製。合而鏤板行之。且屬鼐序之。鼐嘗論詩也者。發乎聲。成文而被之樂者也。樂之爲方。其歌也。必有繼其音也。必有比其倡也。必有歎其爲用也。異文而合愛。于其異。則塤篪琴簫一器也。有雅頌之別。及其合。則堂上之樂均于笙。堂下之樂依于聲。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于兩先生之詩。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善民心。感人易俗。若八風從律。而迭相爲經也。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于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鼐之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未臻古人之域。誦兩先生之集。庶幾合乎古之作者矣。夫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高者硜而下者肆。薄者甄而厚者石。必去其疵。而音聲始可合焉。兩先生之詩。固無不工。宜其合之而聲律悉均也。若其鼓棟擊拊之節。屈伸綴兆之容。陰陽數度齊量之辨。審音之君子。或不如矇瞍之專焉。是則鼐之序。竊比于矇瞍之言樂云爾。

高舍人詩序

詩之爲教。其義。風賦比興雅頌。其旨。興觀羣怨。其辭。嘉美規誨。戒刺。其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效。至于動天地。感鬼神。惟蘊諸心也正。斯百物盪于外而不遷。發爲歌咏。無趨數敖辟燕濫之音。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

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可受詩人之目者。類皆溫柔敦厚。於不愆者也。詩三千篇。孔子存其三百。匪僅取其辭之工而已。蓋必審論其人。故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自周召而下。詩人之見于序者。莫非君子。疎遠及譚之大夫。賤至寺人孟子。好惡一出于正。其存者若是。則所刪者。非以其辭之未工去之。殆考其人而去其詩者多也。迨至陳靈以後。是非之不公。淆于視聽。觀民風者。于其所不當陳者陳之。防邪之訓無聞。誣善之人日衆。作爲詩篇。豈盡無工于古者。特其人有可疵。則惟有棄而勿錄焉爾。此刪詩作春秋。其義歸于一也。舍人高君。工詩詞。未嘗蹈襲古人。發諸性情。而諧于律呂。俾誦之者志意得廣焉。合乎記之所云溫柔敦厚而不愚者已。

胡參議轉漕雜詩序

自德州浮衛水而北。經津門。達通潞。川原瀠紆。若往而復。陸無林麓亭館之勝。渚無菰菱藕之植。篙工楫師。日邪許于左右。雖善吟咏者。至是無有不廢焉。此轉漕者歲至。而冀昔之留題傳于今者。蓋寡也。山東布政司參議山陰胡君。以今年春轉運入潞。寄示途中雜詩一卷。屬予序焉。夫通才實難。士大夫敏于事者。舉凡刑名判牘。無足累其心。至于持籌握粟。或坐困其神智。君能于舟航喧集之會。觴咏不輟。誦其詩。風格流麗。洵有人所難幾者。昔唐盛時。韋堅爲轉運使。作歌詞十闋。百人鳴鼓吹笛和之。衆艘以次集望春樓下。蓋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理固然也。君于是役。勿亟勿徐。轉粟達之天庾。又有餘閒。肆友朋文酒

之樂。誼眞其詩可采。亦足覘君政事之優已。

朱人遠西山詩序

白居庸折而南。連峰出沒者百數。以其在都城右。合名之曰西山。游者或徒或騎。各隨所適。故歷境往往不同。能文之士。輒爲賦詩記事。蓋非以衒其才。而山水之勝。足以移人情者。言之不能已也。去年春。予與同里李武曾吳江潘次耕上海蔡竹濤游是山。樂之。留四日。得賦詩銘記四十餘首。遂題名于壁。既而予客揚州。武曾入于黔。次耕竹濤相繼游晉。未幾。竹濤客死交城。比再至京師。讀王郎中跋上。及其兄考功子庶西山記游集。視予題壁。因賦詩見懷。于時跋上使蜀。考功去官。向之同游。死喪睽隔。既不得見。卽後予游若兩王君者。風流雲散于四方。回憶壁間題字。日湮沒于沙塵石溜。漸不可辨識。游人且視爲陳迹。予亦不自知衰老之相尋也已。海寧朱人遠。以歲之八月游西山。命予序所作詩。其歷境先後不同。而詩之工。則與向時同游三子無以別也。人遠善游。嘗自漢江泝荆門入蜀。往還數萬里。猿猱之所棲。蠻獠之宅。山川險棄。靡不登覽。其視茲山。無異部婁。而長言咏歎之不置。豈非山水之情有獨深者歟。序其詩。告以往事。俾思吾鄉會合之難。且使兩王君暨潘李聞之。知予與人遠暫時相聚之樂也。

王鶴井詩序

古今門才之盛。莫過王氏。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

四十有六人。雖然。此世俗之所謂盛。未足爲王氏夸也。惟其姓名列于作者之林。而克娣羣雅。若司空昶。子渾。從子沉。渾子濟。從孫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愷。愷孫度。又若丞相導子洽。從子羲之。洽子珣。珉。珣子弘。曇首。珉子謐。羲之子徽之。獻之。肅之。弘子錫。錫子僧達。僧達子融。弘弟子徽遠。遠子僧祐。曇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儉子暕。族孫筠。皆累世有集。著錄于國史。於戲。斯爲盛矣。沈約有言。開闢以來。未有尚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其信矣乎。太倉王君鶴升。爲文肅公曾孫。諸昆羣從。多以制舉業取科第。致位通顯。而君獨澹然于榮利。好爲山水游。詩瓢酒榼。肆志娛衍。與海內名流繼和。間倚聲度曲。識者比之東籬小山無怍也。今年春。郵所作松巢集。屬予序之。予受而諷誦。愛其境生象外。意在言表。淵然若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由其才之多。故長言之而不能已也。太倉才士之藪。曩時王元美兄弟。以詩名奔走海內。標榜同調。有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目。文肅公登第。在元美後。而元美以兄事之。與敬美埒呼爲二友。方公在儲端。元美寄詩則云。委蛇談經術。竹素良所欣。以祭酒歸。則云。兩都新賦誰堪續。燕飲花下。則云。文酒竟成吾黨事。蓋以著作相期。初不以名位爲公重。至緱山先生秀才時。元美進之四十子之列。而曰。太原人中龍。有子汗血。踶跋藝苑場。歎爾電同掣。其矜許也至矣。百年之久。向之先後所謂五子四十子者。往往家學凌替。獨文肅公後。仕者盈朝。多托文墨之職。詩篇流播。庶幾復覩烏衣雀桁之盛。而君以不仕宦。好之也篤。爲之也專。宜其詩之獨多且工矣。筠常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

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考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爲一集。然官階之遷擢有數。惟山水之歷覽無窮。君好游。筋力尚強健。試取平生所歷各爲一集。當有過于筠之所撰者。孰謂今人之不及于古也。

太守修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吳越號開元府。更爲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卒升爲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苕霅諸水。分注百川。陸有蠶桑麻麥秔稻之利。水有菱藕魚蟹之租。行者乘船。戶外居者織機。絞宵中。蓋終歲勤動而忘其勞也。鄉之大夫士好讀書。雖三家之邨。必儲經籍。甿爲胥吏。罕習武事。其俗少陰狡訟者。始躁而終柔。有辜恩而不滋怨毒。故易與爲治。今也不然。游民薄夫農。胥吏欺于大夫士。武人雜之子衿。比丘尼多于蠶織婦。僑居者奪土著之利。僕訐其主。女慝其夫。婚姻非其耦。且也奇贏之利。不逮吳閶十之二三。而畝稅幾與相埒。冠婚喪祭燕享。效其靡麗。惟恐不及。民貧而奢。苟非課農桑以足本。富崇學校以明禮教。將見風俗日敝而莫之救已。以言爲治之要。不其難哉。滁陽修公來守斯土。化民以誠。不亟亟于市德。而在宇下者。帖然如赤子之依慈父母焉。會上丁釋奠于庠。公親詣廟下齋宿。五鼓既畢。衣朝衣。正冠束帶。樂備升階。執爵奉帛于先師。而教授錢唐居君率弟子陵奔襄事。祼酒割牲。祇祇肅肅。數十年所未覩也。而又進諸生童子試之。拔其尤者。資以奉錢。蠶月舍于郊。勸民織。農月造于野。勸民耕。勤者勞以酒脯。公之重民事也至矣。夫農桑者。國之本計。本計修。而佐以魚鹽窳果。則民可使富。學校者。士習

所出。士習端而下及百工商賈。則俗可使移。奢示之以儉。儉示之以禮。然則公之爲政。其知所先務者與。於是與人之頌公者。連章累牘。屠君會粹其詩。成若干卷。鏤板傳之。請予爲序。予聞古之爲治者。歷三年而政成。惟仲尼有以自信。謂期月而可。然其用魯。魯人贊誦之。至云投之無戾。若是其不易也。公下車甫九月爾。而邦人之述德者。千舌一口。言者心之聲。此非可以力致者也。詩言之矣。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序以爲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也。良二千石。共治天下者也。公其始基之矣。由是而政教日明。則邦家之光。由是而言之不足。長言之則德音不已。將太平之基。上以贊天子之治。自我公始。予舊史氏也。願操邦國之志特書之。

張君詩序

昔之采風者。不遺邯鄲曹偉。而吳楚大邦。不見錄于鞫軒之使。後百六十年。屈宋唐景。楚風代興。若夫吳以延州來季子之知樂。子言子之文學。宜其有詩。而無詩。豈非山川清淑之氣。以時而發。後先固不可強邪。漢之五噫。晉之吳聲十曲。迨宋而益以新歌三十六。當時至爲之語曰。江南音。一唱直千金。蓋非列國之所能擬矣。汴宋南渡。蓮社之集。江湖之編。傳誦于士林。其後顧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吳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吳四傑。以能詩雄視一世。降而徐迪功頵頵于何李四皇甫。精甚七子之前。海內之言詩者。于吳獨盛焉。襄予少壯時。獲交聖野葉氏。長孺朱氏。孝章金氏。寧人顧氏。禎起徐氏。鶴客陳氏。無殊俞氏。

茂倫顧氏恆與往還酬和。而張君寧詩。予未及知。君既沒。而嗣子某將刻其遺詩。屬予作序。予誦之終卷。溫柔敦厚孝友之風。溢于言表。觀其唱和。知爲無殊茂倫之友。宜其詩之風格相似也。韓退之有言。思元賓而不見。見賓元之所與。則如元賓焉。今諸子之作。或傳或不傳。而君有子克鐫其父遺藁。庶幾流播日廣。又安知不有顧琪偶桓徐庸其人。合諸君子之作。甄綜行之。則予之所厚望也已。

陳叟詩集序

詩以言志者也。中有欲言。縱吾意言之。連章累牘。而不厭其多。無可言。則經年踰月。詎勿作焉也可。詩三百有五。爲嘉爲美。爲規爲刺。爲誨爲戒。皆出乎人心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非有強之者而後言也。後世君臣燕游。輒命賦詩記事。于心本無欲言。但迫于制詔爲之。故其辭多近于強勉。若學士大夫。用之贈酬餞送。則以代儀物而已。甚至以之置科目取士。限之以韻。其所言者。初未嘗出乎中心所欲。而又衡得失于中。稟逢迎人之所好。以是而稱之曰詩。未見其可矣。故夫作詩者。必先纏緜悱惻于中。然後寄之吟咏。以宣其心志。言之工。可以示同好。垂來世。即有未工。亦足爲怡悅性情之助。不以人之愛惡而移。不因人之驅使而出。則學士大夫。或不若布衣之自適。游覽之頃。縱吾意之所如。而言之不倦。此詠歌之樂。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未已也。錢唐陳叟。游于燕。集舟行所作詩多至百首。誦其辭。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不爲風格所限。蓋言發乎中。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其視世之驅使而出者遠矣。予故序之。而語以古

詩人之旨若此。

馮君詩序

吾于詩而無取乎人之言派也。呂伯恭曰。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吾言其性情。人乃引以爲流派。善詩者不樂居也。溫李之作。派流爲西崑。試取楊劉諸詩誦之。未見其畢肖于溫李也。黃陳之作。派流爲江西。試取三洪二謝二林諸詩誦之。未見其悉合于黃陳也。譬諸水然。河出乎崑崙虛。本自也。所渠并千七百一川。斯黃矣。泉源于馬邑。本清也。流而爲桑乾。躍爲盧朐。斯濁矣。瀑懸乎廬山之北。本直也。導雙石。經三峽。迴入于宮亭之湖。斯曲矣。派之不同乎源。非可瓜蒂而芧疇之也。桐鄉馮君好爲詩。直抒己意。見世之言派者。輒笑之。查田查浦昆弟。吾鄉之善詩者也。稱君詩不置。予因取而誦之。問其所學。曰。吾何學。吾特言吾性情焉爾。噫。君其可與言詩也已。桐鄉爲縣雖小。其山有女史。其壤有千金之圻。清江貝廷臣之所居。西溪鮑仲孚會稽楊廉夫之所游衍。往往見于題咏。三百年來。音塵歇矣。君起而嗣之。不惑于流派之說。進而不已。必有過于前賢之製述者。君縱不言派。焉知來者之不以君爲派。吾老矣。尚思見之。

高戶部詩序

詩也者。非夫人而能爲之者也。或失則愚矣。或失則辟矣。雖爲之不工也。有溺志者矣。有姦聲感人者矣。有狄成滌濫之音作者矣。雖工不傳也。語其難。則有終身爲之不合者。語其易。或偶爲之而輒工焉。予年

二十。始學爲詩。起居飲食夢寐惟詩是務。六經諸史百氏之說。惟詩材是資。席研之所施。友朋之所講習。未嘗須臾去詩也。高君子修。恆與予酬和。君不以詩名。心知其工者。予焉而已。及君成進士。出知內鄉縣事。遷知安州。所宰皆敝劣之地。吏牘實煩。竊意君無暇爲詩矣。迨入官戶部。新城王先生阮亭爲侍郎。見君所賦詩。亟稱之。君既卒于官。其子進士君大立。檢遺笥。得若干首。歸里鏤之于板。屬予爲序。昔建昌包宏父。嘗序戴石屏之詩矣。其言曰。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詩尙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詩貴乎眞。而石屏自眞中發。若君之詩。實兼有其長。人或疑君不數作詩。怪其驟爲之輒工。而不知君之于詩學之也專。用力也久。宜其爲王先生所稱。世固有一二人言之足信于天下後世者。賞音不在多也。大立將入都。攜君刻集以行。試更質之王先生。庶幾以予言弗戾于宏父之序石屏矣。

沈明府不羈集序

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志之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式也。于是別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製之正變。範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于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之初心哉。且詩亦何常格之有。商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衞之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各言其志焉而已。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于有司。若射之志于彀。故于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祕術。有主客之圖。無異揣摹捭闔之學。今也不然。仕乎朝

者。麾蠅盛際。歸乎田者。歌咏太平。既無得失之患存于中。而何格式之限。此吳江沈明府不羈集之所由作也。君壯年舉進士。出宰西陲。不屑治簿書。折腰屈膝于大吏。遂引歸。所居背郭。漁村蟹舍相望。予嘗過焉。白花紅蓼。水及于讀書之牀。而君吟咏不輟。久之。輯其前後詩。棄屬予序而傳之同好。君之詩。好盤硬語。恥蹈襲仿之跡。時而縱橫。時而澀奥。一暢其志之所欲言。今海內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爲師。流入纖縟滑利之習。君獨以澀體孤行其間。雖衆非之而不顧。可謂有志者也。

劉德章詩序

宛平劉德章。年未三十。以廕仕上林苑監丞。坐事繫獄。既而得免。徙家易水之上。南浮江河。轉客燕齊間。德章幼能詩。然性嗜飲酒結賓客。爲之未工也。既以罪廢。遂肆力于是。好排硬語。不爲格律所縛。欲成一家之言。可謂有志者也。以德章之才。誰之不如。試以事奚而不可。乃甫入仕。遽頗蹶。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且夫懷才而不得畢試。見棄于時。宜發之于詩。其聲蘴以厲。其辭怨而怒。今觀德章所作。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蓋合乎雅頌之旨。德章年方剛。學日以進。必有更適于今者。孟郊之詩曰。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夫德章既不屑爲惡詩。殆無意于得官也已。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也。既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

膳之節。豐嗇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爲人之所同。二詩雖亡。其義可以意得。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由是陟岵則嗟其遠汝墳則迫于近。鴇羽悲于下。四牡諗于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爲人世可矜之事。至于親亡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于是。此蓼莪之痛以爲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返于家。而哀思益甚。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全哉。乃或泥毀瘠而病。君子勿爲之說。以繩當世之執親喪者。嗟乎。使蓼莪之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滅性非之。而仍錄其詩。可信也。新城王先生子底。以吏都考功郎中被誦。喜溢顏面。將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擗踊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于縿幕之上。夜不解絰。蟣蝨盡生。蓋未練而卒于是鄉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既沒四年。其弟戶部君阮亭。輯其所遺詩文。編爲若干卷。屬蠡尊序之。先生詩姿明超遠。初誦之若淺易。諷詠數過。而旨愈深。其文條暢羊蔚。羽翼經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頑豔。尤卓然可傳無疑也。蠡尊以貧故。游四方。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槖廬而逆旅。繩屨要絰。僕僕于逵道。而靡所止息。蠡尊之不孝。是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遭之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蓼莪作詩者之義。乃因戶部君所請。論次之如此。

鍾廣漢遺詩序

秀水朱彝尊。序其亡友鍾淵映廣漢之詩曰。嗚呼。廣漢之亡。才者釋所忌。不才者去所怨。而予心之悲不

自知其法然流涕之無已也。廣漢在吾黨年最少。所爲詩文。橫絕時人。其論駁援據古昔。雖老儒鉅公莫能難。居恆遇人勝己者。執禮法甚恭。至不如己者。或相對終日不與語。以是鄉曲之士。嫉之如讎。然如予者。去廣漢不及遠甚。而與之交十年。未見其倨。祇見其恭也。自予歸自永嘉。廣漢已病。猶力購文史。晝夜編纂。期予共注五代史記。既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廣漢遺予書數百言。謂五代之主。其三皆起晉陽。最後劉旻。三世固守其地。思覽其廢墟。考其遺跡。未幾游京師。出居庸之關。病復作。比予至自京師。則廣漢沒已三月。其歸喪且旬餘矣。廣漢喪既歸。其平生與廣漢無忤者。先刻其詩以行。予留京師。與譚七舍人兄舟石。復集其古今詩。得二卷。較之先刻者。去取略異。蓋其存者未必皆其稱意之作。而是集則卓然可傳。雖忌者怨者見之。亦從而稱善也。嗚呼。後有作者。取廣漢之詩誦之。其和平醇雅。可想見其爲人。益以信予言之足悲也已。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九

序六

錢教諭忘憂草序

有升斗之祿足以餬口衣有逢掖出有車入有官舍束修之敬有弟子無法令束濕之苦而有詩書講習之樂故今之仕者惟司教一官可以適其志焉然月奉既薄或以之僦舍坐客無氈弟子載贄者少則并日而食蓋或不給不給則憂憂則其來無方不可斷絕雖欲忘之勿能也是有道焉吾惟獲吾中心之所求用情爲吾移不爲境奪衡門之君子亦至貧矣其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飢至于可樂則天下安有不足之境歟西安縣儒學教諭海鹽錢君之官六年僦舍以居不以苛禮責問業之弟子懿鑾不繼而君充然自得蒔百卉于庭種松于盆暇輒賦詩盡松石久而所作日多遂出以示同好名之曰忘憂草屬予序之予每見今之富貴利達者位愈高祿愈豐則其憂貧也愈甚無他心不游道德之林則中無眞樂外誘撓之其長戚戚焉宜已錢君居下位不以阨窮自憫而吟咏自適其詩無鏤肝鉥腎之苦一暢其所欲言俾誦之者欣然會于心不知憂之何以釋而況乎作詩者哉

憶雪樓詩集序

寶坻王君燥子千耽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琳宮梵舍。題句殆徧。顧不以示人。以是都下言詩者。或未之及也。獨南州趙中允秋谷識之。秋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舉人者也。既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之勝。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吉士芝五。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孝。交相評論。三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已。君示予憶雪樓詩若干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所不合。予每怪世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爲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爲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于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帋是恤。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傷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樂。其愷悌也。君屬予爲序。予之言。初無異于秋谷及嶺外三君子之言也。而原君之所以工。則予有獨信者爾。

張趾肇詩序

婁縣張趾肇。別十年矣。挐舟小長蘆。請業于予。誦其詩。猶操唐人之音。不蹈宋元麄厲軟熟之習。可謂娣羣雅之長者也。趾肇留國門。當日鉅公。延攬後進。好引浮薄之士。而趾肇獨恥干謁。其不遇固宜。今復躑躅而北。衆方拾蘇黃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爲工。趾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齬而難入

乎。雖然學宋元詩于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爲聽者厭棄。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賞音其人者。李習之有言。人之窮達。所遇各有時。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肇行乎。今戶部尚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者。試以質之。當必有所遇矣。

成周卜詩集序

吾于畿輔友雞澤殷伯子岳焉。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以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黃儷白。專尚比偶之工。言志之旨微矣。故伯子于詩。不作近體。尤不喜作七言近體。人怪之。不顧也。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莫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錄。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予近錄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部。集中凡古風多者。其詩必工。開卷即七言律者。其詩必下。蓋以此自信。并以信伯子之言。雖矯枉而得其正焉。大名成子文昭。字周卜。相遇虎丘。風度之雍容。辭氣之和雅。望而知爲王謝崔盧之子姓。酒間論詩。以不善七律自慙。予索其詩誦之。則斯體未嘗不工。特不好焉爾。夫人心之動。音起而聲應之。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要以爲言志之助。自四聲既盡。而律詩之韻止取其一。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久而邦國天下悉用之焉。而又唱酬之作。必次韻以見才。所言者志而所尚者韻。其于義也何居。成子曰。然。斯則文昭助先生張目者也。四月維夏。成子告歸。遂述

之以當詩序。

南湖居士詩序

今之詩家。大半厭唐人而趨于宋元矣。或謂文不如宋。詩不如元。赤城許廷慎非之。以爲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見也。大都宋人務離唐人以爲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爲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武陵胡子。好學博聞。其爲詩不專師一家。用己法神明之。兼綜乎天寶元和長慶諸體。下及蘇梅黃陳范陸虞楊。離之而愈合。可謂能得師者也。若其長篇。諸諸便便。涌以一氣長矣。而不覺其冗。多矣。而益見其遒。胡子年未三十。充之以學不已。何難與屈宋唐景嗣響。吾知審音者。能歌北風而歌南風矣。

小方壺存稿序

休寧汪晉賢氏。徙居梧桐鄉。營碧巢。當吟窩。築華及之堂。以燕兄弟賓客。建裘杼樓。以藏典籍。其曰小方壺者。郡城東角里之書屋也。晉賢少工韻語。吾友周布衣青士。好論詩。每切劘同學文字。爲人所憎。晉賢特虛己下之。不以爲忤。繼又交沈秀才山子。均延之賓坐。雞鳴風雨。不輟其音。海內名士。聞聲相求。舟車接于逵道。晉賢出縞紵。訂僑札之分。時名藉甚。二子既逝。晉賢仕爲桂林通判。調太平。遷知鄭州事。未赴。居母憂。服除。謁選人。不果銓。歸取平生古今體詩。裒爲一十八卷。題曰存稿。問序于予。予思古來友朋酬

和之樂。無如元人。安陽許氏。則有圭塘欸乃集。崑山顧氏。則有玉山名勝雅集二編。吳縣徐氏。則有金蘭集。上虞魏氏。則有敦交集。浦江鄭氏。則有麟谿集。流播至今。然仲瑛雅集之外。歲編已詩。目曰玉山璞。十止傳抄一二而已。豈若晉賢先後所賦。裒而爲一。汰其沙礫。采其菁華。丁敬禮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杜子美亦云。論文笑自知。又云。得失寸心知。晉賢既得之于心。審擇焉。足以自信。斯可信于天下也夫。

顧俠君曁荔集序

入閩者。語以游武夷曁荔支。必曰諾。及泝漸江而上。多取道于漁梁。發舟南浦。放溜達乎無諸之城。去武夷也遠。荔園開以小暑。或不能俟。其得遂志者寡也。予嘗入閩者再。一弭楫于江郎山北。一自鉛山湖口登陸。度分水之關。梶車崇安。則去武夷三十里而近。小舫一艘。一日而臻九曲。乃信宿沖祐之宮。謁徽國公祠。登天游觀。衆山羅列其下。若秉圭笏然。雲霄之間。晦水木之奏。覃觀乎此。勝絕矣。既至福州。適逢荔支熟時。故人知予之好之也。率從楓亭郵致。又身詣西禪寺樹下。堆盤恣餐。按舊譜品其高下。此二樂者。恆識之于心。口不能宣也。今年春。長洲顧孝廉俠君。將游乎閩。來別予。往還四月。出道中所作詩百有餘首。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予爲刪五之一。勸其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今夫名山之目。洞天福地。神仙所治。本于道書。以武夷之勝。屈居第一十六。恐不能無謬。意者山

取其深而九曲易盡與然游人免步石梁之滑手援鐵鎖之勞三十六峰津可以逮山游之易莫或過焉誦孝廉詩繼之游者必轂汰而爭前矣集不以武夷名而曰嗽荔者紀時也

鵲華山人詩集序

匠氏營國必先庀其材匪直椅桐梓漆松柏而已雖癭腫魁瘣勾曲之木亦莫廢焉第相其宜以爲之用取材之貴夫博也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間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恆資以爲詩材于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于心焉雒華山人善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官舍之暇席溷成爲鈔書之所山人自歙再徙而僦寧波天一閣藏書具在故所鈔書比予更富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閎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于漢魏六朝三唐人之作也今之言詩者目不闚曹劉之牆足不履潘左陶謝之國顧厭棄唐人以爲平熟下取蘇黃楊陸之體製而又遺其神明獨拾瀋滓此猶杭人之結屋伐荻蘆以爲笆編竹以爲籬削板以爲防見者幸其成之速且易一旦燎以火其不化爲煙塵土礫者罕矣予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爲尚而山人吾臭味也遂書以爲序

劉介于詩集序

邶鄘鄭陳曹檜之風。比于大國。而吳獨無詩。言游在孔門。以文學著。顧未有篇什傳者。一延州來季子。觀六代之樂。能審其音。曲暢其旨。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咏歎之。遂爲千古說詩之祖。信夫善詩者莫吳人若也。今夫言志之謂詩。持其志之謂詩。故士必先尚其志。而後可與言詩。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龐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敖辟者其志喬。由是彼之于聲。高者磈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祚而弇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元季高季迪徐幼文。爲楊廉夫後進。而不惑其褒譏。斯善于詩者矣。劉君石齡。字介于。孝子之子。以高才不試于有司。銷聲割跡。恆以吟咏自娛。多師以爲師。能反情以和其志。顧世之以聞譽標榜者。不及焉。然吳雖多才。莫或先之者也。予家吳中四姓之一。先世自吳移秀水。以吳會分地紀考之。縣在辟塞之東。初非越境。洪武造邦。亦嘗附于百隸。而先太傅爲長洲何氏贅壻。遺宅近臨頓里門。西向臨河。有隙地。曰朱衙場。吳中故老猶識其處。比年僑寓白蓮花涇五載。酷愛洞庭消夏灣山水之勝。風俗之厚。思攜家以老。介于將薄游曷歸乎。來卜鄰于是。仿松陵之唱和。彼襲美楚產。得附甫里以傳。矧予族望本自吳者乎。度介于之不吾棄也已。

胡永叔詩序

世之論者。恒言尼父刪詩。不錄吳楚。吳則無聞。若楚于二南錄南有喬木。而江漢存于大雅。不可云楚無

詩也。迨王迹熄。列國之詩盡亡。惟楚有材。屈宋唐景交作。是詩之後亡者莫如楚矣。自明萬曆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疎淺薄詭譎是尚。便于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于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效尤。變而益下。無惑乎世之言詩者以楚相誡矣。有人焉生乎楚而不爲楚俗所移。吾友黃岡杜于皇是也。于皇僑居白下者也。今楚風既漸返而淳。又永叔昆友移家無錫。所食者西神之禾。所飲者慧泉之水。相往還酬和者。率吳越大夫卿士。宜其詩之不類于楚遺派也。雖然。學詩者當進于古。師三百篇。庶近于漢。師魏晉。乃幾于唐。末有師宋元而翻合乎羣雅者。譬彼汎舟然。泝洄者不若泝游之便。必欲逆流以上。吾知鼓柁之匪易矣。書以爲序。

汪司城詩序

靈因周布衣青士。友汪君晉賢。既又識君哲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方年少。結交皆老蒼。品隲風雅。氣足奪人。嗣是海內稱詩者。相與訂攬環結珮之好。予留京師。不相見久。比歸。而季青通籍。除北城兵馬司指揮。塵沙之逢勃。干謁之奔忙。判牘之繁冗。對簿詰察者。率栗栗之惡少年。黔面之逃丁。探丸之寇攻。意其無暇作詩人矣。而吟咏愈多。既而坐吏議歸。則道途之作益多且工。其過吳江盛澤詩云。夜燈千匹練。秋雨半湖菱。匪僅開宋元之窾奧。直欲造唐人之堂而嘑其奧者也。昔襄陽孟六。杜子美稱其清詩句句盡

堪傳。而王士源爲作傳。獨賞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一聯。任華傾倒李白。則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是詩之絕唱。正不在多。惟賞音者舉其一二。而全集之堪傳。作者可無怍矣。今之詩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爲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季青昆友。各聚書萬卷。分貯于樓。季青撫韓杜韻語。以爲詩材。正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詩之日進于格也已。

李上舍瓦缶集序

同里李上舍秦川。出其吟藁。問序于小長蘆釣魚師。魚師曰。子之以瓦缶名集也。何所取諸。答曰。淮南子有言。窮鄙之社。叩盆拊甑。相和而歌。自以爲樂。蒙取以喻其斧陋云爾。魚師曰。譆矣。子之自喻也。八音之用。唯土獨寡。伊耆氏之鼓鼙。民之壎。樂方失傳。周官之所展墳焉而已。大者謂之闕。外無聞焉。若夫缶。見于易。見于詩。見于爾雅。王肅云。是下民質素之器。許慎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蓋陋樂之器。而有樂之用焉。然坎其擊缶。宛丘之道。載之陳風。陋僅秦人鼓之。風又云。值其鷺翿。則不獨以之節歌。而兼可會舞者已。逸詩不云乎。君子有酒。酌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今上舍之詩。麗者不桃。高者不抗。古詩多于近體。五言適于七言。是誠能道古者。其風肆好。非大雅之材。與嘗謂詩人之病。在亟于見好。亟于見好。或反形其醜焉。上舍務以漢魏六代三唐爲師。勿墮宋人流派。優游涵泳。日進不已。嘗之于缶。善擊薛暴之垔除。音聲乃出。中乎律呂。試奏之鼗鼖之側。與雅樂奚殊哉。

王崇安詩序

予求友于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蔚豹人。涇陽李念茲屺瞻。華陰王弘撰無異。郃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歌平險或殊。然予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高視流寓。獨兒事予。每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史館。聯上書陳情。請歸養其母。予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別。二十年來。五人相繼摧折。而予之同調。日以孤矣。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郃陽王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惠寄。發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冥搜而出。泠然以風。颯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于千花百草之間。由其興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末。故五人所應有者有之。所應無者無之也。子德襄語予曰。吾秦周之舊也。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產于周者乎。降而秦風。于車鄰侯車馬侍御之好。于駟鐵有田狩園囿之樂。于小戎無衣美甲兵矛戟之備。若似乎成周之遺俗。一變而爲無道之秦。不知兼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縣緜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爲夏聲焉。悉乎哉。子德之善言詩也。侯集中之作。其原率準五人。尤能暢子德之旨。今宰山水之邑。書簏多暇。有橋有池。娑拖以咏。跼跼而書。且也去十六洞天一舍而近。升天游之觀。雲物之怪奇。峰巒之向背。巖泉谷鳥之鳴戛。其取材也不窮。以絕勝之地。畢收之吟卷之中。將見聳高之格。日進而不止。毋謂秦無人。侯其代興矣夫。

楝亭詩序

杜子美言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言詩。橫空盤硬語。姿帖力排摹。而白傅期于老嫗都解。張子厚云。致心平易始知詩。陸務觀云。詩到無人愛處工。羣賢之論。若枘鑿之不相入者。然其義兩是。亦就體製分殊爾。今之詩家。空疎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別才匪關學一語啓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通政司使楝亭曹公吟棠。體必生澀。語必斬新。蓋欲抉破藩籬。直開古人奧。嘗其稱意。不顧時人之大怪也。公于學博綜。練習掌故。胸中具有武庫。瀏覽全唐詩派。多師以爲師。宜其日進不已。譬諸驪騄驥騏。郭椒丁樑。騰山超澗。馳騁既熟。下而縱送劇驟之區。其樂有不可喻者已。

和鴛鴦湖櫂歌序

吾鄉舊事。吳會分地紀。既軼不傳。而張元成志。今亦不可復覩。予于甲寅之歲。掎摭遺聞。作鴛鴦湖櫂歌百首。示同里諸子。屬而和者。僅中表兄譚舟石一人而已。舟石取材。皆予所未及道。故新城王少詹最稱之。回思往事。又十二年矣。魏塘曹次典。相遇京師。復徧和予。韶事不必異。而辭則必工。假令功名之士讀之。猶深故鄉山水之慕。矧予之侘傺無聊者乎。昔張堯同成嘉禾百詠。不聞有和者。予之詩。既有舟石和于前。又有次典繼其後。安見今人之不古若也。次典其鈔諸木。試以質少詹可哉。

橡村詩序

詩。猶夫射也。棲鴻于侯。有參有干。貍以爲步。龍首蛇交以爲詩。雖爲物不同。其志于中則一爾。彼其揖三而挾一。支左而詘右。此夫人而能之也。舉旌以宮。假旌以商。三耦八算。負侯而唱獲。射之必有節也。武夫之赳赳。有終身射而不知節者矣。或留焉。或揚焉。或出於方焉。善射者則異是。燕角之弧。箭蓬之矢。決拾幷夾。必選其良。此猶詩家之取材也。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參均而九和。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鎒。絲三邸。漆三斲。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比。設狌。設力。此猶詩家之鍊句也。鵠有遠近。有高下。則審之在我而已。今之言詩者。多主于宋黃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縟。范致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大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也乎。吾家橡村弟。善古今詩。其取材必良。其鍊句必極精緻。陳言務去。而夕秀啓焉。譬諸射者。持弓矢審固。動而不括。必志于穀。詩所云。終日射侯。而不出正者矣。橡村貽書索予序。書至。是日適觀射于市之南。遂取以爲喻。

東浦詩鈔序

朱氏望在沛。其後避地丹陽。望又在吳。居張顧陸三姓之上。其于楚。則荊門。襄陽。零陵。郴。安陸。聚族居者。多以名位顯。悔人家潛江。以文學著鄉里。貢入國子監。視取功名甚易。及留京師五年。凡三舉鄉會試。開院日。朱氏無一人中式者。以悔人之才。亦淪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蕭氏之宅經。郭氏之墓圖。五姓各有

禁忌。當其不利。悔人文雖工。無益也。夫士不遇于時。則思見稱于後世。悔人舍帖括而專工于詩。宜矣。詩之爲教。與時文異。必其不雷同于衆人。而後可傳。悔人之詩。其初誦之。或鬱轖而不舒。徐而繹之。則溫厚悱惻。皆合乎古人之藁。使浮薄之氣不得接焉。以是新城王先生貽上稱之。郃陽王君幼華又稱之。宜陽楊公退菴。商丘宋公牧仲又稱之。然則悔人于詩。不若時文之蹭蹬。不必竢之後世。已爲羣公之所許。又何慮其不傳也乎。詩言之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悔人歸乎東浦之堂。愈肆力于古。則其詩當更進于是。庶幾論門才者。吾以潛江爲望焉。

騰笑集序

竹垞主人少無宦情。耕長水之南。年五十矣。天子下詔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有薦于朝。召試體仁閣下。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故事。翰林非進士及第。與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職。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異數矣。越二年。天子增置日講記注官。則主人亦與焉。是秋。出典江南省試。拜命之日。屏客不見。將渡江。誓于神。入閩矣。言益厲。聞者以爲怪。迂公事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師。無家具。僅載書兩大篋而已。盜劫其居。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也。明年正月。天子召入南書房。賜宅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居一年。名挂彈事。吏議當落職。天子宥之。左謫其官。復儥宅宣武門外。遣其妻歸。獨處一室。庭有藤二本。槿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于是酒人稍稍來游。或有過

而問業者。爰出通籍以來所作。鏤示同好。其曰騰笑集者。取諸孔稚圭北山移文之語也。噫。主人以詩文流傳湖海四十年。一旦致身清美。入侍禁近。賦命誠非薄矣。卒齟齬于時。人方齒冷。宜其焚棄筆硯勿復爲。顧仍爲之不已。則笑之者亦不已也。項平父有言。世之人無貴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然則主人所爲。毋乃近于滑稽也乎。時康熙二十有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月在終涵。丁巳臘。竹垞主人朱彝尊自序。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序七

宋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車徒之轂。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于照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若燕南秦盧。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爲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呂。不能無誤。生于是土者。又必游覽四方。交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埋藩院判宋君牧仲。倜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衮衮不倦。至爲長短句。慮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冶乎。必先爲容。乃以制范。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斷。至于爐熔鋼矣。又澄而搖之。使其無蝕。炙諸爨以眡其橈之均。橫而搖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陳緯雲紅鹽詞序

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絕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其弟緯雲繼之。撰紅鹽詞三卷。含宮咀商。駸

駸乎小絃大絃迭奏而不失其倫噫盛矣其年與予別二十年往來梁宋間嘗再至京師一過長水謂當相見矣竟不值而緯雲留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譚燕贈酬之樂因得詢其年近時情狀三人者坎坷略相似也方予與其年定交日予未解作詞其年亦未以詞鳴不數年而烏絲詞出遲之又久予所作亦漸多然世無好之者獨其年兄弟稱善人情愛其所近大抵然矣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爲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于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其于京師風土人物之勝咸載集中而予倘口四方多與筝人酒徒相狎情見乎詞後之覽者且以爲快意之作而孰知衣塵垢栖栖北風雨雪之間其鬱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皐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其惟吾友沈覃九乎覃九鮮交游故無先達之譽又所作詞不多人或見其一二輒忽之然其黑蝶齋詞一卷可謂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矣白石詞凡五卷世已無傳傳者惟中興絕妙詞選所錄僅數十首耳今覃九年方壯爲之日久其篇章必數倍于姜氏盡出以示人人未有不好之者序其端竊自喜屬和之有人并以見予賞音之獨早也

蔣京少梧月詞序

宜興山有小蘭大蘭碧雲紫雲之峰。白鶴之洞。澤有荊陽。罨畫百瀆之水。茶橘酒幔。與朱藤翠竹交映陶旅之器。走他縣。自昔遠猷之流。咸思栖伏。杜牧之留營水榭。蘇子瞻思種橘三百本。買田以居。豈非林麓之勝。有發人吟咏性情者。與夢寧家長水。四望無山。濫泉飛瀑之音。不入于耳。近宅田磽确。遇歲旱。輒不登。比年客白下。思入茅山爲道士。著書以老。願未果。翻策柴車入京師。風塵蓬勃。懷山水之樂。蓋有夢寐不能釋者。吾友陳其年。偕里人蔣京少。訪予僧舍。其年別久。出其詞。多至三千餘。而京少所刻梧月詞凡二百四十餘闋。穠而不靡。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幾可嗣古人之逸響。京少年甫二十耳。爲之不已。必至于三千無疑也。當牧之子瞻時。不聞陽羨有賓朋之娛。猶思卜築于是。假令遇才若二子者。唱酬和答于其間。則其移家之謀。更不俟終日焉。可信也。京少歸。爲我度百畝之田。陰崖可植藤竹。陽坡可以種橘。開門山可望。沿溪舟可拏。游可以亭。憩可以閣。茶有銚。而藥有臼。三絃之箏。雙髻之伎。相與按四聲二十八調于酒邊花外。京少其許我乎。河冰待泮。放溜而南。姑置茅山道士勿爲已。

紫雲詞序

詞者詩之餘。然其流既分。不可復合。有以樂章語入詩者。人交訕之矣。雖然。良醫之主藥藏。金石草木。燥濕寒熱之宜。采營各別。而後處方合散。不亂其部。要其術則一而已。自唐以後。工詩者每兼工于詞。宋之

元老若韓范司馬理學若朱仲晦眞希元亦皆爲之由是樂章卷帙幾與詩爭富昌黎子曰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于詞或不然大都懽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俶擾流離鎖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咏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晉江丁君雁水以按察司僉事分巡贛南道構甓園于官廨且于曆波之閒八景之臺攜賓客倚聲酬和所成紫雲詞流播南北蓋兼宋元人之長將與詩並傳無疑已贛州控百粵三楚七閩之隘襄時兵戈未息士之棲于山澤者見之吟卷每多幽憂悽戾之音海內言詩者稱焉今則兵戈盡偃又得君撫循而煦育之誦其樂章有歌咏太平之樂孰謂詞之可偏廢與于是其友朱彝尊審定焉而書其言以爲序

柯寓匏振雅堂詞序

宋元詩人無不兼工樂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獻吉論詩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篤信其說見宋人詩集輒屏置不觀詩既屏置詞亦在所勿道焦氏編經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遺獨樂章不見錄宜作者之日寥寥矣崇禎之季江左漸有工之者吾鄉魏塘諸子和之前輩曹學士子顧雄視其間守其派者無異豫章詩人之宗涪翁也柯子寓匏學士館甥其于詞蓋幼而習焉既而助予編次宋元人之詞又同周布衣青士博采詞人體製探其源流爲樂章考索一書其用心也勤其倚聲也敏其于詩也兼工而日進于作者殆習伏衆神而臻于巧者與往歲在戊午寓匏兄弟與予同以薦留京師明

年二月以父喪去又二年訪予江南遇于燕子磯又二年至京師每見輒出其詞稾久而盈卷乃雕刻行之今之工于詞者大都昔曾與學士游讀寓匏詞嘗有以山抹微雲女壻的見目者然而寓匏之詞之派之工不必盡合乎學士蓋由取材于宋元之人者多也

孟彥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皋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煥倚聲于前王沂孫蔡繼和于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自元以後詞人之賦合乎古者蓋寡三十年來作者蜂起浙之西家嫺而戶習顧浙江以東鮮好之者會稽孟彥林訪予京師出所著浣花詞凡五百餘闋其好之也篤其爲之也勤宜其多且工也詞雖小道爲之亦有術矣去花菴草堂之陳言不爲所役俾滓濫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綺靡矣而不戾乎情鏤琢矣而不傷夫氣夫然後足與古人方駕焉彥林歸矣爲之不輟其辭必愈工他日相見當更序之

魚計莊詞序

曩予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武曾深然予言是時僧舍所作頗多錢唐襲蘅圃遂以吾兩人所著刻入浙西六家詞夫浙之詞豈得以六家限哉十年以

來。其年容若。晏園相繼奄逝。同調日寡。偶一間作。亦不能如向者之專且勤矣。休寧戴生錡。僑居長水。從予游。其爲詞。務去陳言。謝朝華而啓夕秀。蓋兼夫南北宋而擅場者也。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牕。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爲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水村琴趣序

凝士以爲器。有虞氏尚之矣。至周而陶旊有工。曰甗。曰盆。曰甑。曰鬲。曰庾。曰鎛。中縣中脾。辨及髻翠薛暴之徵。宜其廢鼐鼎以利其用。然必歷千年而柴汝官哥定始行焉。刊石以爲碑。夏后氏先之矣。至周而岐陽石鼓。至漢而鴻都石經。宜其推石而鐫之木。然必俟張參書壁之後。又久而鏤板方興焉。其于文也亦然。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昉也。漢鐃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填詞一間爾。詩不即變爲詞。殆時未至焉。既而勃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爲然也。魏塘魏孝廉獨信予說。頻與予唱和。詞成。掩其名示人。見者或疑予所作。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按譜而孝廉好之不倦。所填詞日多。里之人疲于傳寫。乃刊行之。水村者。孝廉之居。因以爲字。元趙子昂氏嘗爲錢處士以水墨寫爲圖者也。琴趣者。取諸涪翁詞集名也。夫詞自宋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

與譜合。至于崇禎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特工如孝廉者。不可多得。然則孝廉之詞。力追南渡作者。雖由其才。亦遇其時。夫然而後工也。孝廉將爲嶺表之游。豆蔻之花。枕榔之樹。蕉耶扶荔之果。青雞白鷴孔翠之鳥。蝴蝶之繭。凡以資琴趣材者。一惟孝廉驅使之。予耄矣。君歸尚思歌以侑酒。

羣雅集序

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辭。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遺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十四調。仁宗于禁中度曲。時則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樂。時則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眞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張炎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調。多至千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拍。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偸聲。惟因劉昚所編宴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于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篷譜矣。姚江樓上舍儼若。工于詞。寓留京師。輯詞鴻一書。業開雕揭行。既而悔之。告于予曰。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歷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過度。既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初不係文

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字。謠銖累寸積。及于鶯啼序而止。中有調名則一。而字之長短分殊。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敍于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序。斯世運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旨哉。子之言詞乎。上舍請易書名。予名之曰羣雅集。蓋昔賢論詞。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錄雅詞。鮦陽居士輯復雅也。譜既成。以段安節樂府雜錄。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存詞佚者。具載之。并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于卷首。學者覩此。何異過涉大水之獲舟楫焉。是爲序。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錄序

翰林院侍講錢唐高君。以康熙二十一年春。扈從天子東巡。告成功于三陵。歸成日錄二卷。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之。作而曰。古者君出。史載筆。士載言。蓋必有文學之臣從。周之蒐于岐陽也。時則有若史籀爲之詩。漢之狩于方岳也。時則有若班固。有若崔駰。有若馬融爲之頌。不惟是也。昔惟叔之寧南鼎銘曰。唯叔從王南征。叔邦父之簋銘曰。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凡獲與扈從者。至銘之彝器。以永厥世。則以鋪揚盛美于無窮。自古然矣。君待禁闥久。親見聖天子命將四出。銖鉏不庭。授方略于萬里之外。宵衣晚膳。不自暇逸。君亦未嘗息。假休沐。一日弛威弧。戢天戈。疆宇悉定。辰旂星罕。有事山陵。從容豹尾之後。磨天章。答顧問。惟君日侍左右。君之遇榮矣。雖然。踰山海而北極乎松花之江。荒塗深淖。車濂而馬瘠。羽林材武之士。蓋有不勝疲乏者。君以一書生。執鞭靮。日夜隨侍帳殿不少後。又以餘力拜颺賦詠。考山川之阨塞。覽戰

爭之迹。訪金源宮闕所在。證以舊史。至殘碑斷碣。靡不摩挲讀之。非有倍蓰人之才者能之乎。天子命君侍從。允爲得人君之所記。方之古銘詩。可無怍矣。

劉氏族譜序

姓以別生分類也。顧後世乃反合之。合之自漢賜婁敬項伯爲劉氏始。自漢以後。帝王將相。惟劉氏爲獨多。斯緣附者日衆。而譜系益繁。其最著者七房。彭城。尉氏。臨淮。南陽。廣平。丹陽。南華。而北魏凌江將軍之後。由襄平徙河南者。不與焉。譜劉氏者。有漢氏帝王譜。宋譜。餘若幾。若晏。若輿。若沆。若復禮。各著有宗譜。雖不盡傳。隋唐以前所重者門望。大率皆遠引往牒。尊之爲祖。源遠則支易棼。族繁則難合。于九族。則忽之。于所不可知者。強附而親之。惑已。遼陽劉氏。其先傳自大保秉忠之後。至正末。有諱顯者。仕爲通州安撫司副使。洪武中。授都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予世襲。其子通。以軍功進指揮使。封懷遠將軍。賜鐵券。免三死。作鎮開原。世居東寧衛。惜木城十一傳而徙大興。裔孫某。忼慨有志行。述其先人之訓。撰族譜上下卷。自明威將軍始。譜系墳墓。灼然可信。京師士大夫見者。莫不嘉歎。蓋本支近。斯宗族易敦。家誡約。斯子孫可守。某之爲是書。豈惟傳之于家。殆吾黨所宜效法者也。

姚氏族譜序

吾鄉族望。在宋有呂氏。錢氏。朱氏。沈氏。魯氏。衛氏。常氏。焦氏。莫氏。婁氏。終宋之世。以科名顯。以家法傳。莫

若聞人氏聞人氏族譜一册先君購而藏之約二百翻朝之誥勅家之詩文略備其遠裔請借錄匿不肯還是書遂失見于至元嘉禾志者僅登科一十二人而已姚氏在吾鄉有諱倬者登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明之初曰瑄以尚書中洪武庚午舉人仕爲監察御史死建文之難曰綬以書畫詩知名于時曰弘謨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其弟弘誼精音律撰樂府統宗所稱青蓮居士者也餘若文若俊若鵬若汝舟若體信皆中甲科若文通若鳳若篪若笺若楫皆中乙科然其家世或顯或隱未詳其流派萬曆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善長公登先文恪公榜進士由行人改御史巡視長蘆鹽課按由東河南迴翔京尹卿士歷今官年七十餘致政歸九十一而終是時諸姚半消歇而公之族日大公之孫濟北若乃撰有家乘刊行又五十年其子姓愈繁衍于是公從孫澍我士復爲纂輯成書而屬予爲序憶予八齡時猶及見公公時尚健步里居樂善好施病者給以藥寒者給以衣死者給以棺檟今所傳蔡竹堂醫方皆公手自抄又嘗注律以律文簡而易晦乃用小字釋其下順治初頒行大清律實依公所注本也先文恪公賜第日嘉興同榜九人姚氏與吾家獨敦世好兩姓互爲婚姻而我士又子友壻也方予遊兵練浦我士實與予共學其爲人愿而謹不苟訾笑克持其家教三子讀書又經理先世墓田以供祭祀而又奠繫世族墳墓別昭穆賢者表其德不肖者沒其名俾覽者忠厚惻怛之念油然而生庶幾爲法于鄉黨比于宋聞人氏也已

雲氏族譜序

氏族之紊古病其分而今病其合一范也虞夏殷周異焉一桂也香炭炔殊焉在下者得以私意紛更而上之人復以好惡變易宜其若梦絲之難理而卒易辨者則以官有簿狀選舉者可考也家有譜系婚姻者有別也自簿狀既廢附勢者以異派爲同宗而亡國之裔詭姓氏以遠禍每擇其最著者彼夫張王劉李趙氏族半天下豈果其枝葉獨蕃與蓋混而合者衆矣此其譜系之傳多不可盡信惟姓之希者通譜亦鮮其人序而爲譜足以徵信于世然或生長廣邑大都往往舍已趨附去魚而爲鄭去胡而爲令狐稽之又難也雲氏之族有三其一出縉雲氏而悉雲宥連魏孝文帝皆改從雲文昌之雲祖元行省參政從龍其子總管海居于蒐瀝累世譜系可考裔孫生員某集以爲譜致書萬里請爲序嗚呼氏族之紊久矣以唐之盛撰述衣冠房從齒序者不下數十家而國姓迄無定論元和姓纂作自林寶而不知己姓所由來若是其難也某生海外僻左之鄉乃能考据姓源所自有條而不紊其可徵信矣夫

李氏族譜序

李氏望隴西其次趙郡隴西之系與唐本支日蕃定著房三十有九而趙郡亦有南東西三祖之別定著六房族最大出張王劉趙之上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徧中州其言大而非夸者邪梅會李氏其先有千四提舉者元至正中自江陰州徙嘉興六世之後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相繼位雖不大顯而一門

羣從多有詩筆流傳至吾友武曾才名爲天子所知徵詣闕下歸與兄繩遠斯年弟符分虎譚藝一時言詩者稱三李焉既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李氏之門才且日盛僉謂不可無譜于是斯年討論芟綜之支分派別于得姓之根源族數之遠近爵位之崇卑墳墓之阡原宗庶之繼嗣妻妾之外氏適女之出處莫不一一詳書之凡七卷古者睦族之道必先修譜以聯之是以有小史以奠繫世有族師以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惟宗族之序明夫然故不善者同惡而無所比善者同好而無所蔽使之相保相愛各安本俗咸期于德行道藝之歸此百世之計也今之治家者惟生產是營其于睦族之典或棄而不省譜牒之不明長幼尊卑乖其分至相凌相詬僇于路人先王維世持民之道衰矣夫天下之俗固非一家之所能變然易稱一正家而國定使有家者咸克明其譜牒禮文之相糾酒食之相洽有無之相通毋挾富而輕其貧毋先疏而後其親庶幾可以收族人之心長保其室家而不乖乎先王以族教安之義矣若李氏之譜有倫有要有條不紊後之君子其可以取則者歟

商丘宋氏家乘序

夾漈鄭樵志氏族以國爲氏者二百三十有三宋之先殷王元子名列三恪詩所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丘本陶唐火正閼伯之墟是曰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燉煌扶風利人而商丘之族遷古之三墳尚存服先疇守梧檟至今猶保閼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京以視過江之王謝袁蕭吳

之朱張顧陸山東之王崔盧鄭關西之韋裴柳薛楊杜皆其後焉者矣譜系之學源于世本由晉以降或撰家傳或撰家紀或撰世傳或撰序訓或撰家世編用揚其先世之德善功烈斯則孝子慈孫之用心補邦國之志所未備俾先正之舊典時式長以不墜別親疎族墳墓序婚姻一書成而衆善備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填撫大江左右一十七年國奢示之以儉事煩行之以簡月要歲會久而案無留牘天子嘉公清德倚毗日隆公精白一心益以澹泊自持公府無事恆與賓客參考典籍揚抶風雅審定圖書又有餘力撰家乘若干卷予受而觀之不書遠祖而書近代先王言而後國史終以文翰其述莊敏文康二公遺行辭簡而事詳合乎古傳紀之體維宋氏門才日盛公之諸公子一官侍從一列藩屏一登賢書諸孫咸自奮功名之路公族之蕃衍何福不除繼自今論宋氏之望不于西河廣平而在商丘斯其爲微子世家百世不遷之宗也夫

具區徐氏族譜序

徐氏之望十有北祖焉有南祖焉居吳洞庭之西山者背縹緲之峰臨銷夏之灣巖可以耕澤可以漁楓林橘田糉屋相望自元泰定間國子正字澄生子圻官平江學正愛山水之勝因卜居焉久而析爲東西二房或移家湖州或居菅熟或徙河陽華容湘潭要皆祖正字明宣德二年府學生善始撰家譜陳尚書山爲作序其後諸生諒欲重緝之未果也上舍惇復從予學今年三月朔以赤馬船載予渡太湖登洞頭

于時梨花盛開。迤邐二十里。如積雪。下上以緋桃緣之。偕行者歎殊絕。既而檥船于灣。投上舍之故居。村民散處。或八九家。或五六家。或四三家。庶人在官者無有也。質庫罔利者無有也。垂白之叟。未嘗至訟庭。少年不諳博塞之戲。歌板之音。女子足不踰門樞。其風俗淳朴。乃與府治相反。而徐氏一門。羣從布衣緼履。見客恂恂然。處士三級。出其所撰族譜。有要有倫。可徵可信。其或一本而分支。出鄉而死徙。寧略不詳。洵慎之至矣。予家距洞庭祇百有餘里。風便一日可達。顧年逾七十。始津逮焉。信夫勝游之難也。今海宇太平。人皆懷其故土。然游人過此。未有不生避地之想者。矧予覽觀四方。習俗之靡日甚。念風土清嘉。莫茲山若。安得從徐氏結比鄰以終老。卽寄居廡下。所忻慕焉。書以序其端。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序八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書坻廣則聞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褕衣甘食。山遊而水嬉。經過者指爲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敝劫。有糠秕不充者。逋賦之日增。寇攻之竊發。有司不自救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于令甲。舉其合格者。不必盡賢。賢者又不得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爲督撫者。舉措一不當。民心渙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却賂遺。謝賓客。躬親刑牘。正己以率其屬。斯亦可矣。然賢士大夫忠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不以耳目寄之屬吏。夫以士民之所陳。或有未足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守官可也。將以勸懲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講幄侍從。受知天子。特簡巡撫江南。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辨。先生之節最清。而不爲崭絕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爲政。遇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賓客不必謝。刑平其冤者。而歸于簡也。害去其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煩。則移俗

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舉安吾特言其麁者若先生之學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當也于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我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亂奉天子詔冒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別館卒不辱命而還持父喪除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辭連君君不置辨遂挂吏議落職將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賦詩贈行惜其平生不苟訾笑而以言獲譴也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聲詩樂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內則虢文公樊仲山甫張仲尹吉甫外則申伯韓侯顒父召虎方叔皇父程伯休父一賢人去國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以永今夕嘗其未去思繫維其駒食以芻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冀其賁然來思冀其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縈思之切若是其繾綣也君今歸乎琴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游窟山宅水之樓依竹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歟雖然君年纔五十鬒髮未衰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于空谷宜諸朝士交望其來匪止效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送汪檢討使琉球序

古之儒者誦詩執禮非徒學爲仕達邦國之政而已必以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爲慮故皇皇者華四牡所

以勞使臣之詩。于鄉飲酒則歌焉。于燕飲則歌焉。君以此勗其臣。父兄以此教其子弟。惟不辱君命。始謂之士。而君將有大問。則與卿圖事。擇其可使者。既謀其人。然後命之。戒幸夫官具。問所宜賚夕幣。乃行。其或聘而誤主君勿親饗食。以媿厲之。蓋使臣之重若是。然則使絕域者。得與可爲將相同科。夫豈過哉。康熙二十有一年春。有詔命公卿擇廷臣之可使琉球者。衆以翰林院檢討汪君對。天子曰俞。命既下。君詣闕上言七事。其一謂邇者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幷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復集公卿議于廷。終允君所請。秋八月。親灑宸翰。縹囊鈿函。俾君齎以往。蓋賞稽之宋端拱咸平祥符之際。其于西夏高麗交阯。咸出御書賜焉。是役也。天子命使。必咨于廷。君請于朝。必言所宜齎者。可謂合乎古而從其宜矣。吾聞琉球自隋始通道。至唐無聞。載諸宋元史者。略焉不詳。明之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南山北復合于中山爲一。其所以分合之故。中土之士。多不能言之。君史官也。職修明史記。宜考其本末。歸上諸史館。是則吾黨私心屬望于君者。雖然。馳驅咨諏。詢度。其亦使者所有事歟。于其別。序以送之。且作歌以道行邁之光華焉。歌曰。君之選兮彤庭。鶴斯立兮鸞斯停。迺上言兮七事。帝心用嘉兮。特可其四。宸藻兮秀霄。虎臥兮龍跳。受書兮北闕。載簪兮東郊。八騶兮道左。搖三旌兮婀娜。白澤袍兮猩茵。郵籤便兮娛親。截江流兮踰浙。誕登艫兮閩越。仰瞻兮天星。無分野兮可經。旁睇兮三老。指一髮兮彭湖島。島之樹兮青青。鳥了帥兮紛來迎。小大兮奉酒。跪雙膝兮搓兩手。陳寶章兮殿中。祝皇帝兮萬壽。神靈兮天妃。膦

蛺蝶兮黃衣微颸兮七日景南至兮送君歸歲歸年兮甲子春載陽兮來止帝益眷兮信臣被新渥兮今始

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郁洲在東海中相傳由白蒼梧徙此上多炎方草木仙士石室存焉崔琰述初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翰林院檢討山陽張君以上疏請官歸將徙宅于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去者咸賦詩爲別或謂翰林非言事之官郁洲非可居之地君所爲近于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吾先子考功恆思卜築于是而未果也吾居焉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彝尊曰予嘗好游道出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隄水下于隄三尺再過之則隄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隄上聚土以爲防久之如堵牆焉背郭之氓面牆而市不知牆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湖流之高于雉堞也予經過惴惴焉去之惟恐不速噫淮堰之築千年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徵君之言固將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之樂土歟抑聞之家之始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之山後磊前磊延廣八百里可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丘考功先生所欲葬焉夫水潦而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卽安者人情也甲之以忠告者朋友之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書以爲序

送悔人宰石泉詩序

吾宗悔人。負拔俗之才。十試有司不遇。以貢士謁選。得龍南之石泉縣。由會通河越黃河淸淮。溯江以上。八千里而遙。道瓜步。力不能具舟楫。遂訪故人于吳。又不值。則大困。然不以介意。琴歌酒讌。吟咏自得。吳中舊交。樂其曠達也。爭賦詩贈行。而予爲之序。思夫士君子得百里之地宰之。亦視其才何如耳。豈悉限於地哉。考唐制別縣爲六。曰望。曰赤。曰緊。曰上中下。迨乎明。驗身言書判。亦以上中下分授初仕者。今則比而同之。文選郎置簽于筒。聽人掣之天安門外。似出乎至公矣。然文人才命。恆兩相妨。石泉荒遠之地。宜爲悔人所掣也。雖然。今之所謂善地者。鄉曲之近。物產之美。賦額之多。戶口之庶。置郵之便。如是而已。究之鄉曲近。則應接煩。物產美。則徵求衆。賦額多。則簿書積。戶口庶。則獄訟滋。置郵便。則折腰屈膝。僕僕伺候于道左。以有用之歲月。徒結上官之懽。民未受吾惠。而書生之意氣盡矣。石泉之爲縣。事簡而俗淳。民吾子也。士吾門生也。山水吾朋友也。布可以衣。藥可以服食。何妥之所治。趙蕤李白杜甫之所游。有著書覽古之娛。而無凍餒之患。安見集于枯者之不勝夫菀邪。今天子留心民事。一命之吏。有薦于朝。輒移試繁劇之地。悔人廣交游。豈無薦其名者。予翻爲悔人慮之。不若安居石泉之爲愉快也。

贈顧銘序

寫眞之肖者。自閩中曾鯨外。吾得四人焉。錢唐謝彬。表亭沈韶。山陰徐易。海鹽張遠。往予盡識之。今此四人者。皆已老矣。昔唐之丹靑。首曹將軍霸。杜甫贈之詩。有曰。必逢佳士亦寫眞。其老也。干戈漂泊。至尋常

行路之人皆貌之。夫豈得已哉。鄉人顧子。兼師乎謝氏沈氏。挾藝以游于京師。與予相遇于天津。爲予寫影。惟肖。由吾鄉至天津。舟車之程。纍紆三千里。自吳楚齊魯以達于燕。其間相遇之人何限。而顧于獨肖貌予。其不以尋常行路之人視予可知也。今海內畫手。類師曾氏。向之所游四人者。學曾氏而有得焉者也。方其未得。若有所膠于中而不釋。及其既得於心。若飛鳥之過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神愈全矣。蓋吾之所聞於四人者如此。顧子試由吾說而繹焉。其何必不如曾鯨氏哉。

贈筆工錢叟序

硯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爲難。吾嘗誦黃魯直之言而是之。不惟爾也。羽陽銅雀香妾之瓦。先吾數千歲。陶之墨之壽。亦百年。爲之者不期同時。足爲吾用。至于筆。其人必與吾書法相習。緩急肥瘠。先入其意中。然後拔穎斬幹。縱吾腕之所如而無憾。故必熟識其人而後可。工之擇豪。睢一羊鼠之鬚。山雞雀雉。豐狐虎僕。猩猩蝟蛤。狸獺麝鴨。馬鹿之毛。各量其能。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瞻亟稱之。而弋陽李展。舒城張眞。嘉陽嚴永。錢唐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吳說。以及侍其璞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假。張耕。老之徒。往往因蘇黃諸君子之言。垂名於後。洵夫一技之善。有深入人心而不可沒焉者已。歸安近多筆工。錢叟所製羊毛筆。最爲得法。予識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輒橐筆叟筆百餘自隨。恆恐其盡。持以作字。縕藉之妙。不知有筆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至易以西北人及他工所爲。則心不相謀。豪與

手拒爲筆所役不勝獰劣之苦無他拔穎斬幹之失其宜其人又不與吾書法相習故也若叟庶幾可進乎古筆工之列矣昔子瞻還自海外用諸葛氏筆至于驚歎以爲北歸喜事又言往還中吳說以筆工獨耐久予之贈叟以言豈惟歎其一技之善殆亦猶蘇子之于說也夫

贈汪叟序

湯武周孔古之大聖人也而稽康非之薄之韓愈之文至矣而劉昫訕之天下以爲賢一鄉之人曰否聽者從而疑之矣同調以爲工異乎己者以爲拙昧者從而信之矣是則毀譽之至無定者末世之文行也因思藝事之微有一定而不可淆者宜莫如弈方其勝敗決乎前某也一品某也二三品較然論定有非毀譽之所能移既極其詣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話及其人終不得話其藝之未至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故夫弈雖小數亦有可學者焉然藝之至者恆僅專心于是未暇究文章道德之業則士君子雖與游未嘗不厭薄之噫使其言行之際一如學弈者之心而審其得失焉不可因其人而益重其藝乎歙人汪叟善弈者第一品觀其貌睟然可親察其言藹然可聽所爲小詩詳雅而中律出其寫眞書卷當世之鉅公才士莫不嘉獎若出一口將不特以藝重者歟予嘗疾世之僞爲君子而勦說以爲文者思力反之于古而毀者之中予雖好予者不能奪也輒悼平生知己未若叟所遇之多復自笑不能學進乎弈徒以無定之毀譽聽之習俗愛憎之口而已題其卷遂因所感以告之

黃徵君壽序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黎洲黃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游弟子數百人歲在己巳八月先生縣弧之辰年八十矣其子百家游學京師請予文歸爲先生壽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予童穉時卽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卽阼先生詣闕訟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搆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於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讎也既而偕兩弟讀書譚藝合名士衿契轉徙兵戈俶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于拔山追忠賢雖僇而其黨散處四方泊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餘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牲牷率子姓奉祀日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於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于介壽日宜浮一大觴者也予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瓻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拒也

劉高士壽序

於越古多志節之士逮宋之季高尚其事者益多篁墩程氏撰宋遺民錄書其什一而已以予所聞唐珏玉潛而外如王沂孫聖與王易簡理得練恕可行之皆是也明之初王冕元章楊維楨廉夫張憲思廉咸

蟄遯離俗。志不可奪。外若劉渙之子績。績子師邵。羅紘之子周。周子頎。則世有隱德。尤所難已。甲申而後。越中隱君子。屢指難數。最高者二人。余寶應若水。劉舍人伯繩。一耕于山。一棲于市。不與世接。熱官就見之者。遁入牀帷中。披其帷。則從後出。兩君行詭略同。而劉君爲念臺先生子。先生就義之後。閉戶輯其遺書。孜孜不倦。憶庚子冬。予偕南昌王猷定。訪之戢山下。入其門。無門焉者。升其堂。階草不除。堂之左。列先生順天府尹時頭踏。垂蘇半脫。氈氈然尚存。主人前揖。年未艾。顏色枯槁。問先生遺書。出三禮草稾見示。明年再訪之。不復得見矣。當天啓中。逆奄用事。流毒縉紳。餘姚白安黃公被逮。念臺先生送之行。臨別。訂婚姻之約。時兩家各未有孫也。既而劉君得子。是爲惕菴高士。黃徵君太沖得女。爲高士之配。黃儒人。高士繼前人之志。絕意功名。肆力于詩古文。考次祖父所撰禮書。以世儒偏用小戴記。廢大戴記。不錄。此非通論。乃附入焉。博采諸家之說。折衷歸于至當。輯成正集一十四卷。分集四卷。而兩世未就之書得傳。晚又作吾屯子徵言內外二編。闡明性理經術之旨。于是高士年七十矣。予交徵君子主一。言高士有子戢香。力學有文行。因延以誨稚孫。恆述過庭時家誡。戢香雖貧乎。能盡潔白之養。辛巳涂月。歸壽其親。由是東南名士。咸歌詩介雅而予爲之序。

朱翁六十壽序

愚聞之矣。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當其時。若生子。書于閭史。閭獻諸州。州獻諸伯。伯命藏諸州府。閭

肯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以年則五六七八九十之異其制以弧則梧柳桑棘棗之異其用以杖則家鄉國朝之異其地以豆則三四五六之異其儀鄉有耆老州有司鮮不知之而養之于學謀于賓介輔以儐相以司正告于先生君子瑟何之工俎授之弟子樂以南陔白華華黍歌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以由庚崇丘由儀不可謂非獻壽之詞矣夫惟接之以仁制之以道敬其父而子悅油然生孝弟之心盡尊讓之節故無事家燕以夸其鄉曲也後世禮廢名不書于閭史齒不尚于有司異粮宿肉告存賜秩就見之典不行爲人子者欲壽其親將以致洗腆之歡乃謀于鄉之大夫士乞言以祝純嘏不失告于先生君子之義亦猶行古之禮也夫宗人某世居休寧之倫堂遷吳江之盛澤性淳厚有德量好義重然諾輕施予不以辭章自見教其子逢源敦尚古學俾問業于予里多栗果少年禁勿往來葺紫陽書院以祠徽國文公俾肄業祠中四方名士至則設館授餐無倦色家儲祕笈古琴法書名畫以供清鑒而又訓其子曰人生世上寸陰可惜豈可畧刻偷安邪蓋翁雖隱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篤行君子之風其治家具有條理不察察于細務睦婣任恤恢若不及所謂一國之善士非與朱氏之先源于小邾子其後望在沛亦在吳既而丹陽錢唐義陽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安于是茶院一支獨盛翁系出茶院後實婺源之宗子也予家自盛澤三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梧桷存焉逢源請予爲文壽其親雖不敢附先生君子之列然詩言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然則知翁者莫予若也以予言進一觴可乎

孫逸人壽序

萬鍾之養。三簞之祿。兼珍之饋。啜粟飲水之歡。子之娛其親者不同。要以潔白爲尚。笙雅所以奏白華之詩也。民有四。終身不去父母之側者。惟農則然。通物而爲商。牽車牛而服賈。晨昏定省。先後扶持之節。子職不能無違。至于士。生而弧矢以射四方。十齡卽就外傅。旣長。負笈從師。擔簽戴管以求友。惟夫所游有方。所習有業。本乎詩禮之訓。克兼乎古今小大之學。堅磨之而不磷。膩汙之而不染。束修之入。可以代耕。廣譽之聞。勝于僦舫游也。足以揚親之名。居也。足以樂親之志。則洗鼎用泗。稱觥上壽。此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向平愾然而悟。吾因之益信也已。菊人孫翁。居吳之干將里。以孝友稱。教其子上舍起範。博通九經六書。結僑札之契。偏南北館穀所入。悉以奉親。所云潔白之養非與。今年十月。屆艷揆之辰。上舍方歸自濠上。其成懿成奉觴于翁。夫十月穫稻。正春酒介眉壽之期。而翁身其康彊。顏貌如三四十。頌所云令德壽愷者也。人或惜上舍之才。壯而未遇。莫顯其親。是非克知上舍之心者。方幸其身爲父母之身。或游或處。爵祿之不縻。要會之不及。朋友兄弟之具湎。有歌有詩。有酬有酢。吾知海內封君。必有聞而致敭于翁者。書以爲序。

顧叟壽序

古之躋堂介壽。不於誕日。於元辰。故王公上壽之歌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又曰。四氣新元旦。萬壽

初今朝凡臣之祝其君賓朋之燕交友多以歲之始行之崧高之美申甫止及其地生民之稱后稷不書其時閟宮之頌魯亦然獨三閭大夫有曰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舉揽揆初度以示人世之請騷者莫不識其閒史之辰焉中吳顧叟幼茹古長而摩挲古人書畫別其僞眞晚益臻于神妙由是海內卿大夫士交重之延之上賓席舟車絡繹于道比于周公謹陸友仁叟之甥陸生從予游每過潭上園居輒與叟遇閒登其堂書一牀畫一幅藝花數本肅客而坐酒旨且多膳精而腆其容藹藹其言諄諄不及人過失有問必以直對長者也陸生語予叟年七十里人將賦詩介壽請予序之問其初度則元日也因思昔賢之嗜奇古者莫如屈子其言曰幼余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觀其帶長鋏冠切雲被明月佩寶璐食玉英要勿狥世俗所好至其自信則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澡無爲而自得與泰初而爲鄰則其養生也固有道矣叟善善而不攻人之惡方諸屈子攸殊然善不外來名不虛作則叟之行已有焉考夫玉色腴顏精醇粹面始壯則後先一揆也桐弧既懸盤有生榮酒有堪酥白孫而子自甥而甥介雅徵歌叟其可以陶然一醉也夫

胡母楊太君八十壽序

胡母楊太君年十七而嫁嫁踰十年而寡育三歲孤視其婚訓之義方以母道兼父道持門戶者且六十年年八十矣鄉黨賦詩書諸屏請予作序予邑人也邑有賢母爲之祝嘏而不善乎古者閭必有史斯一

鄉之善人知所勸而女子之德亦必有女史紀之詩言彤管有煒是已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中人之女蔡人之妻周南大夫之室息君之夫人黎莊夫人衞莊姜之傅母其詩得媲羣雅至于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美盡行者不少惟易亦然悔之六五也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彖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正家之道必自內始明乎內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于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且夫天之報施爲善者不必皆福爲不善者不必皆禍往往有出于儒生論議之表者獨貞節之婦定有賢子孫之報斯理也稽諸史册蓋千古不爽焉今太君有子遂潔白之養設帨之辰子拜于前孫拜于後濟濟邦族稱兕于堂太君亦榮矣哉回憶新寡之日懷抱綳子小兒嵩嘗以爲簪蔡莧以爲食篝燈鬼觚之上恆夜作理軠車唯自喻其苦而不以告人者卿太君子若孫之無忘之也歲之九月離菊方舒有肴有蔌有黍有稌十酒十榼兩壺兩觴壽觴舉綵衣趨太君顏色長敷愉吾操赤管于是書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歲強圉赤奮若暢月甲午叔母賀太君設帨于閨于是年八十矣吾宗人獻壽者百餘有觥有壺有觚有觴或臠或胾溢于庭除第十五弟彝政初命授內閣中書舍人垂魚繡鶡偕其婦拜于前孫曾捋外孫離孫歸孫拜于後閭鄰戚懿莫不爲太君榮

從子彝尊進曰。女有四行。吾叔母克全之。女有七誡十二訓。吾叔母克副之。叔母生長富貴。幼隨父孝延公。徧歷濟南建南左江嶺北諸官舍。不以父鍾愛而女職有闕。及嫁。侍君舅君姑于京邸。從祖母趙淑人。以命婦謁朝后宮。每賜食懷歸。必先及叔母。不以姑鍾愛而婦道有闕也。既年二十四而寡。旋遭亂。從祖尚書公舊第燬于火。避兵深村。亂定。乃依兄公山樓以居。樓東廊廡數楹。內治嚴肅。乳媼寵婢之聲。弗達于外。三徙而就舊第之基。築小屋以栖。荻簾紙閣。未嘗出視門戶。吳越之俗佞佛。比丘尼特多。恆出入閨闥。尤好與孀者交結。叔母獨峻拒之曰。此輩一與往還。內言必出于梱矣。以是庭無尼氏之跡。居恆被服雖華。盛日不好珠翠之飾。其後產日落。練衣布裳。盥澣必潔。簪袿或不能繼。處之怡然。蓋自十五弟八齡。教之讀書。迺資客食。饘糜。歌鹿鳴。數十年如一日。迨十五弟歷試禮部未第。思奉檄以娛老親。叔母輒以書誡曰。慎毋以貲進。其甘貧守約。有士君子所難幾者。吾家太傅文恪公以宰輔歸里。遺內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甚慙于叔父。斯浙西言清德者必數朱氏。彝尊通籍將二十稔。恒產祇及太傅之半。而十五弟雖登仕版。亦無負郭之田。叔母甘貧如飴。有自得之色。由其持久之道。恒存乎敬順。舉凡紛華奢麗。靡足以攖其心。宜其視菽水過于肥甘也。夫人生難得者壽。而叔母八十如五六十時。康彊善飯。諸孫裙屐繞膝前。居雖陋。尚書之井巷猶守而勿失。且有學使者題扁以旌焉。朋酒既稱。叔母其可以曠然而進一觴矣。是爲序。

蔣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吾讀易而悟家人之義矣。易之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也者。正家之要。然爲人父而過于嚴。教不行。繼以怒。則母不得不濟之以慈。母一于慈。將曲庇子之過。使其父罔聞知父有省察。且力爲子諱。至于夫妻反目。而子反黨其父矣。故父道寧慈。而母道不可不嚴。惟其嚴而後能正位乎內。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每見寡婦之子。長多克家。由其母克兼義方之訓。嚴與慈交相濟焉。魏塘沈太君者。蔣處士正言繼室。正言風流儒雅。樂于取友。所居連谿。在縣治之北。後移家郡南門之外。水周其堂。敦槃縞紵之交。往還者數。太君孝養其姑。爲洒食饋賓客。下逮僮從。得饜飫。先是。貞瞻雲公崇禎初。以蘇松兵備副使家居。有子六人。女一十四人。及太君來主中饋。兄公女妹外內無間言。既而以寡婦持門戶。孱弱之軀。咬咀藥物。綜理庶務。力課二子。誦詩讀書。飯以糲糲之餐。衣以寬博之褐。目不覩嬉戲之具。耳不聞緜咿之音。長而業成。稱士林領袖。太君之於妻道母道。靡不當矣。今年夏屆太君設帨之辰。於是太君年七十。比少壯時精神日益強健。鄰里鄉黨。姻亞之戚。咸思獻壽隋堂。而徵序於余。余族父東溪先生。太君女公夫也。側聞太君之苦節久矣。回思正言存日。其治家不尚嚴厲。寧遠兄弟。樂父之慈。而太君克以嚴教其子。有嘻嘻之吉。而無諠譁之吝。閑有家而家正。效非小矣。詩曰。彤管有煒。若太君者。洵足昭我管彤者與。敬獻一觴以爲壽。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跋一

李氏周易集解跋

唐著作郎資州李鼎祚集子夏以來易說三十二家。又引張氏倫。朱氏仰之。蔡氏景君三家注。及乾鑿度。合三十六家。題曰周易集解。自序稱一十卷。斯爲完書。晁氏志惜其失七卷。蓋誤信新唐書藝文志目錄也。或以其書宗康成。排輔嗣。然繹其序有云。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是未嘗全排輔嗣。論者未之察爾。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獲之。亟以開雕。近則流播者多。海鹽胡氏。嘗熟毛氏。皆有刊本矣。唐史論經學。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丐。禮有袁彖。仲子陵。韋彤。韋蒨。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殖蒙。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贊皇子。而元四明袁桷集謂資州有鼎祚讀書臺。今未審故迹尚存焉否也。

書周易本義後

朱子易本義。析爲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

者。專主本義。漸置程傳不講。于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次序。此何說哉。至沿于今。科舉試題。爻象並發。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初求原書不得。今覩此本。附東萊呂氏音訓。末有朱子後序。是爲完書。宜亟開雕。頒諸學官。第恐下士見之。翻大笑爾。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兩人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舉動不愼。遂自絕于君子。蘇平仲爲與政鄉曲後學。雖盛稱其經術。然與政之遺書。無一存者。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四月經進付祕書省。有勅褒美。謂其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粹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觀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昆山徐尚書原一。爲其弟子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黃中是書。業開雕矣。客或語尚書曰。黃中獲罪朱子。若刊其書。是亦朱子之罪人矣。乃斧以斯之。當日朱子既有違言。門人多言黃中文字可毀。然黃中逝後。勉齋黃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吾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義經之爻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推許黃中若是。殆記所云憎而知其美者與。

龍氏易集傳跋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錄之。以羽翼經。初非叛作。今書止存八卷。閻通志堂集經解。以閻書未開雕。寫以藏諸篋。

王氏大易緝說跋

大易緝說十卷元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邛州王申子巽卿撰。康熙庚申。借撫錫秦氏本錄而藏之。書其末曰。易十二篇。爲昔氏所紊。經傳之移易。閻書之異同。紛綸乖合。王氏之說。雪樓程氏。草廬吳氏。或賞其平正穩當。或以爲確然粲然成一家之言者也。易于秦火後獨完。似無可議。而歐陽永叔王景山疑及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竊以爲非是。若夫李邦直朱新仲疑序卦傳。巽卿亦然。斯先得吾心者矣。

跋魯齋王氏書疑

魯齋王氏書疑九卷。宋史藝文志著于錄。按漢儒于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傅。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于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使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

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皐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歎其用心之巧然亦知者之過也

尚書纂言跋

草廬先生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嘉靖中長興顧少保應祥官雲南布政使鏤板以傳萬里遺書海鹽鄭端簡公以草廬序文商榷端簡爲疏其是非識之簡端其來書猶置卷中未及報也公以尚書養名家然夙疑古文非孔壁書與草廬意合特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核其實二十九篇此則公本諸司馬班氏之說爾草廬心非古文所云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考四卷而外不聞別有所撰殆出于權辭其後梅鷟鄭瑗郝敬羅敦仁諸家紛綸辨駁學者終莫之信是則草廬之識高矣

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孝陵命儒臣考正九峰蔡氏集傳成書稽今所存實錄紀載不詳按其本末自洪武十年春帝與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論及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麟傳咸主蔡氏之說帝乃作七曜天體循環論喻之二十四年冬禮部右侍郎張智奉命同學士劉三吾等會議改定蔡傳二十七年夏四月詔徵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監博士錢宰等二十七人既至開局翰林院命三吾總其事朝士偕入書局者國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贊善門克新王俊華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

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次年春正月書成以予所傳聞若是實錄書法凡著書開局必具書纂修官姓名以垂後世而明祖實錄其初修自建文即位之初領其事者太常少卿高遜志僉都御史程本立等假是編在則開國之政治必粲然可觀迨永樂中再修三修要不外楊士奇一手所改削避禍益巧迹君愈工而是非之心無復存焉迹其于考正書傳諸儒僅先期書徵召姓名若朝士入選者槩從削去原其故則許儘景戴四公先後成死于難去之惟恐不盡遂并入局之朝士悉削之也嗚呼爲之君者革除建文四年之事置天下于無何有之鄉而其臣乃并洪武三十一年之治迹變易其白黑撓亂其濁清實錄既沒其實由是志齋事府太學者題名多所闕遺文獻不足伊誰之咎與若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專攘宋元人成書以欺其主顧高皇帝考正之書傳反不采擇以頒諸學官廣等不足責然洪武君臣之用心固讀書論世者所深取也

讀武成篇書後

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徧以召誥顧命書法則常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跋王氏詩疑

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說亦魯齋王氏書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爾也有爾詩有爾雅有爾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跋毛詩李氏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

之書。檃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勦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賈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考其官閥門世。惜也。

豐氏魯詩世學跋

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僞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嵩。坎坎伐輪兮作欿欿。三歲貫女作官女。山有樞作藍。此外素衣朱蒩。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閻妻。中篇之言。作中霤。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于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

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其自序略云。漢。魯。齊。韓三家。列于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于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爰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于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于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曰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讀豳詩書後

吾讀豳詩于東山之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盛。奏凱之容。顧惓惓及于室家兒女子之思。若是乎言之近于褻者何與。蓋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緩。室家之思既緩。則其婦子自分其身爲夫之所棄置。不復切于懷思。卽歸矣。而男女之相悅。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于美周公者也。

吳氏周禮經傳跋

草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伯尚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蓋妄壁所爲也。康熙丁丑五月。西吳書賈以抄本周禮經傳十卷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于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也。

錢氏冬官補亡跋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甦所撰。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錢氏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匈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坼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者矣。甦初名士馨。字稚拙。平湖人。

跋陸氏儀禮釋文

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宋次宗。蔡超。田僧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

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于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于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儀禮逸經跋

臨川草廬吳氏所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也奔喪也公冠也諸侯遷廟也諸侯釁廟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士義元時太學雖有刊本而流傳者少楊東里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後乃得之傳聞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忤旨去官建文初起知太平府事曾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或云是永樂間事成都楊用修上元焦弱侯惜當日廟堂諸公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本爾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彼時東里諸公知爲草廬書無足表章者竊笑經生之少見多怪也

讀聘禮書後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爲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覿于君卿大夫其于幣宰書之

宰夫具之。史展之。于玉。賈人啓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旃于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覩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賂之名。相問者惟恐人知。有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于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贄而來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廿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繼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石經月令跋

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月令自漢以來。篇居第五。本在王制之後。唐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冠諸四十九篇之首。既亂其篇次。又增益其文。每月節分中氣。當不韋作呂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有弄麾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至十月中氣。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以閉塞而成冬爲一候。更屬可笑。沿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雖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已。

呂氏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第云東萊先生所著。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卽居仁所撰。惟因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未能釋爾。同里徐亭。從予學春秋。書以示之。

嚴氏春秋傳注跋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撰。爾泰名注復社。甲申後。遁跡自稱鼈令子。始爲是書示生徒。以胡氏爲非。不敢盡糾其繆。錢尚書受之。勸其改作。乃復點竄舊稾成之。釋其辭。庶幾針膏肓而起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書。時年八十。

六經奧論跋

世傳六經奧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

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奧論曾未之及。則非漁仲所著審矣。

石藥爾雅跋

唐元和中。西蜀人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衆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爲一卷。而白雲霽道藏目錄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經部。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跋二

大唐開元禮跋

開元禮序例三卷吉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軍禮十卷嘉禮四十卷凶禮二十卷合一百五十卷草創討論諸臣則徐堅李銳賈登張垣施敬本陸善經洪孝昌也于時王舍人晉請刪禮記舊文益以今事集賢學士張說上言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宜取貞觀顯慶禮書折衷異同以爲唐禮久而論定者蕭學士嵩王舍人仲丘也迹其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于許敬宗李義甫之手削去國恤一篇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以復舊典可惜已考是書既頒尋以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遂爲士子出身捷徑究之登榜者無多何歟韓退之嘗苦儀禮難讀而熟開元禮文更難也周益公序曰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卽是書而可行然則是書而存雖百世率由焉奚不可之有

政和五禮新儀跋

宋之初仍沿唐制用開元禮取士禮器則準聶崇義圖繪于論堂之上既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新禮嘉祐有太常因革禮先後不無損益議者或訾其書繁簡失中不合古制蘇明允之言曰今特編集故

事。使後世無忘焉爾。非曰制爲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至崇寧二年有詔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修典訓以貽永世。大觀初元。乃設議禮局。以知樞密院事鄭居中。刑部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強淵明等一十四人主之。疑義許具劄子上請。祐陵皋謨。賜御筆指揮。親定冠禮十卷。蓋閱七載而成書。于是鑄九鼎于汴京。勒豐碑于河朔。將謂禮樂與天地同流。曾幾何時而金源百萬之師。盟于城下。徙之冰天雪窖中。自古亡國之君。所遭慘黷。未有甚于帝者。觀于是書稽古之勤。自非庸主所能斷決。然則帝之亡。天實亡之。後之君子。當念舊章之不可忘。無拘成敗之迹以論世。從而詬之。庶乎其可已。

書大明集禮卷後

明太祖草昧之際。徵羣儒修禮樂書。實錄繫之洪武二年八月。以予考之。乃吳元年六月事也。梁寅孟敬有贈徐一夔大章序云。吳元年丁未歲。詔徵至都。大章亦見徵。是時上方置三局。一律局。二禮局。三誥局。予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又撰張翼翔南梓宇記云。君以明經舉于鄉。今天子將卽大位。寅與君同受詔稽古禮文。其云將卽位者。洪武戊申之前也。又上陶學士凱書云。六月八日。伏奉中書省劄付。以王命之重。郡府督迫之嚴。卽日就道。亦指吳元年事。此親于其身編纂禮書者。其言斷不誣矣。實錄第載吳元年八月。徵江西儒士劉于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于亦以吳元年被徵也。且劉宗弼者。承直之字。承直于吳元年十月官國子司業。不應又同遺逸之士至洪武二年就徵也。是則禮局開設

本丁未歲逮己酉楊維楨續至修飾潤色之庚戌九月書成命名大明集禮其本末如是實錄經永樂初兩次改修漸失其實爾是編五十卷萬曆中先太傅文恪公以禮部右侍郎掌本部尚書事拜定陵之賜簡端有內府圖書先公亦以私印識卷尾兵火之後予家賜書之存僅此而已

鄭世子樂律全書跋

律呂精義內外編各十卷正論四卷樂律算學新說各一卷此外圖譜一十三部又審定諸家樂書八部合名之曰樂律全書鄭恭王厚烷世子載堉所撰也恭王于嘉靖二十七年建言時政獲罪降爲庶人發高牆禁錮世子席藁門外具囊饘者二十載莊皇帝踐位初赦過復爵由是世子以孝稱又高延陵子臧之節讓國于兄尤人所難能也恭王雅善言樂世子又何文定瑭外孫學有元本按律審音察及銖黍歷辨劉歆何妥李照范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若李文利李文察劉濂張敔諸家皆駁其非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過焉者也

書花間集後

花間集十卷蜀衛尉少卿趙弘祚編作者凡一十七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有仕南唐南漢者方兵戈俶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爲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疎矣坊板譌字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稍善爰藏之而書其後

書尊前集後

尊前集二卷。不著編次人姓氏。萬曆十年。嘉興顧梧芳鏤板以行。僉以謂顧氏書也。康熙辛酉冬。予留吳下。有持吳文定公手抄本告售。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索直三十金。取顧氏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爲宋初人編輯。較之花間集。音調不相遠也。既還其書。因識于顧氏本後。

樂府雅詞跋

吳興陳伯玉書錄解題。載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予從藏書家徧訪之。未獲也。既而抄自上元焦氏。則僅上中下三卷。及拾遺二卷而已。繹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詞人止有此數。信爲足本無疑。卷首冠以調笑絕句。云是九重傳出。此大晟樂之遺音矣。轉踏之義。碧雞漫志所未詳。九張機詞。僅見于此。而高麗史樂志。文宗二十七年十一月。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用弟子十人。則其節度猶具。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道宮薄媚西子詞。排徧之後。有入破虎催衮徧催拍歇拍煞衮。其音義不傳。拾遺則以調編次第。曩見雞澤殷伯巖曲周王滿求永年申和孟隨叔言。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爲尚。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

跋典雅詞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册。予未通籍時。得一册于慈仁寺。集牋皆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史所抄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後予分纂一統志。崑山徐尚書請于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册。予亟借抄其副。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爲中祕所儲也。既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抄本詞四册貽予。則尺度題牋。與予曩所購無異。考正統中文淵閣書目。止著諸家詞三十九册。而無典雅之名。疑即是書。著錄者未之詳爾。予所得不及十之二。然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書絕妙好詞後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顧流布者少。從虞山錢氏抄得。嘉善柯孝廉南陔重鋟之。作者百三十有二人。第七卷仇仁近詞殘闕。目亦無存。可惜也。公謹自有蘋洲漁笛譜。其詞足與陳衡仲王聖與張叔夏方駕。

書沈氏古今詞譜後

吳江沈光祿伯英。審音律。罷官歸。撰嘯餘譜。歌南曲者。奉爲圭臬。鄉人目曰詞隱先生。論者惜其未譜詩餘。康熙丁亥春。過徐檢討豐草亭。見有古今詞譜二十卷。檢討思付開雕。予借歸讎勘。始而信。既而不能

無疑焉。夫四聲二十八調。言樂章者所共知也。宮聲七。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商聲七。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曰越調。羽聲七。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角聲七。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惟變徵不見收。按其序固不可紊也。沈氏譜首黃鐘。乃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是生于黃鐘者混矣。存大石。去高大石。由是生于太簇者闕矣。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又刪去高般涉南呂黃鐘三調。由是生于南呂者混且闕矣。至于角聲生于應鐘。則全略之。吾未得其解也。若夫宮調未詳者。凡二百七十餘闋。沈氏裒爲一卷。附于末。徵諸宋史樂志。帝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傾杯樂。百官飲。奏三臺。蓋傾杯樂惟林鐘商無之。三臺有十三調。此諸曲所以不同也。至若破陣子。正宮也。朝中措。黃鐘宮也。小重山。雙調也。萬年歡。杏園春。菩薩蠻。中呂也。石州慢。越調也。六州歌頭。大石調也。太平時。小石調也。此當分注于諸調者也。又如正宮有破陣樂。雙調有拋毬樂。不專林鐘商也。大石調有清平樂。不專越調也。歇指調有洞仙歌。不專中呂仙呂調也。中呂調有瑞鷓鴣。不專般涉調也。仙呂調有齊天樂。不專正宮也。有彩雲歸。不專中呂調也。林鐘商有風入松。不專雙調也。此百世之下尤難臆斷者也。檢討工于詞。所輯詞苑叢譚。流布已久。試取詞譜更正之。毋使四聲二十八調之序棼絲不治。然後出而鏤板傳于世。不亦可乎。遂書卷後歸之。

回溪史韻跋

回溪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予嘗見宋時鋟本于京師僅存七册嫌其殘闕未之錄也歸田之後始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寫而存之筒宋人菟園册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閱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天下之寶雖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少此十七卷邪

禮部韻略釋疑跋

韻書自陸法言孫愐後經丁度等審定韻略禮部以之頒行惟其略也故孫謙毛晃黃啓宗黃積厚張貴謨等代有廣益景定間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輯釋疑五卷以便場屋之士隋唐以來之分部未嘗紊也契丹僧行均撰龍龕手鑑三卷本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蒲傳正帥浙西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略以爲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昭之五音集韻黃公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夾而淳祐中劉淵又并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舉隋唐以來之分部舍先民之章程顛倒其倫次舛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是編猶未改韻書分部之舊訓必有徵字必有紐何嘗不精且密學者守之以當圭臬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云是編嘉熙間四明余天柱曾雕于嘉禾郡齋

書韻府羣玉後

杜工部集有漫興五言絕句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興者言卽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上聲語韻姜堯章蟋蟀詞云酬詩漫興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興紛紛紅紫俱塵七陰時夫輯韻府羣玉亦采入語字韻中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從而傅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漫興之爲言蓋卽眼前之景以爲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爲興矣時夫韻府學者每笑其貪陋然猶識字乃知勤于學者雖菟園册子正未可廢爾

汗簡跋

汗簡六卷略敍目錄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烏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撰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錄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予偶得舊抄一册愛其奇古又一依說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錄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鋟諸棗木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爲菟園册問奇字者歸焉可爲齒冷日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贊毛上舍扈刊說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

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爲俗學所惑也夫。

類篇跋

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錄三卷于後。先是丁學士度奉詔修集韻。奏乞委修韻官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于是王檢討洙胡學士宿掌光祿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鎭司馬學士光先後排纂成書。草創于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幷爲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元間汝南許愼說文解字行。分別部居。凡十四篇。始于一。終于亥。由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鍇作繫傳。咸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類篇書出。推源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旁求。猶不改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亥之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于范氏。而進于司馬氏。篇首冠以序。係眉山蘇轍之文。爲范學士作。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董逌詆之。謂決碟鈎剔。更無前人意。然當時珍惜特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已被焚。稱舊本爲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

夾雪本舊藏顧大理家。後歸蔣氏。宛平劉大夫知鎮江府日。購得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歲在庚戌。觀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遠遜原帖。其以夾雪名者。蠹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于几席也。蓋自裝材既裂後。遂櫃以銀錠。世多以此驗其僞眞。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錠未櫃之先。賜本之僅存于今者矣。法帖之傳于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吳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于蠹。其文宛轉糾縈。字畫無損。巧過漏痕。欵股龜魚蟲鳥柳雍之篆。卽至黠者。不能仿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于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帖翻木傳刻。易失其眞。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初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別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覩銀錠未櫃時生面。宜爲鶴墓主人眞賞也。

石刻鋪敍跋

石刻鋪敍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敍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祕閣帖亦詮訂有序。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叢編。援据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射濱就堂上人抄而藏之。不啻象犀珠

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册。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煙。至今攪我心也。堯章于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僞眞。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甎。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爲優。抑絳帖幕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并說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隸續跋

隸續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僅七卷而已。近客吳閶。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弟邁後序。釋其辭。尙有隸韻隸圖。而今不得見矣。又淳熙六年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喻良能。亦有跋尾。稱隸釋二十七卷。隸續十卷。既墨于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刊本亦止一十九卷。將毋餘二卷爲隸韻隸圖邪。要之闕文難以復完。合依婁氏漢隸字源目錄次序。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補之。庶幾十得其四五矣。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唐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錄也。卷中載樴李沈虞卿氏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第書沈揆梁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聘表。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揆韓侂胄來賀登位。又不書其官。今觀五跋。其一云。上卽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三年。來守吳郡。裝爲一卷。所云上卽大位者。光宗也。按中興館閣續錄題名。揆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年十一月。進祕書監。十四年五月。爲祕閣修撰。江東運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而正德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任。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揭之。虞卿之歷官本末略具矣。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卷。伊孫之茂。字伯秀。別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坐膝上觀此。今已七十年。不覺感愴。按周益公必大撰朝請大夫海鹽縣聲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議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伯秀有感愴之言。要之兩公跋語皆條暢。不類董逌輩之晦澀。詩所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與。吾鄉張元成嘉禾志不傳。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鈞。排纂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尙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覽俞氏書有感。識于卷末。

寶刻叢編跋

宋史藝文志載宋敏求有寶刻叢章三十卷。拾遺三十卷。度南渡後已失傳。臨安書肆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中條理。金石文跋。藉其會稡。卷中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當南渡之後。君臣無意復讐。編地志者。若祝穆王象之。潘自牧之徒。河淮以北陷蕃州郡志不復載。思獨博采九域圖經所遺。一一識之。其識高于朝士一等矣。

盛熙明法書考跋

法書考八卷。元盛熙明撰。虞揭歐陽三鉅公序之。熙明。龜茲人。家豫章。嘗游四明。著補陀洛迦山考。詩言滄洲到處即爲家。是已。以近臣薦備宿衞。爲夏官屬。斯編創于至順二年。進于元統二年。其文約。其旨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

跋名蹟錄

崑山朱珪精于篆刻。一時碑版。多出其摹勒。因取平生所刻文字。一一志之。曰名蹟錄。凡六卷。附以贈言一卷。其第五卷載盧熊所撰遷善先生郭君墓志銘。郭君名翼。字義仲。善七言近體詩。人號郭五十六。虞山錢尚書列朝詩集入之明人之列。且云洪武初徵授學官。度不能有所自見。怏怏而卒。不知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熊志可據。其爲訓導仕于元也。尚書以史學自負。絳雲樓之火。人咸惜其國史遭燬。由

郭君本末推之則考證失眞又多主門戶之見假令書就未必稱信史爾

衍齋印譜跋

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硨磲瑪瑙取材愈廣至王元章始易以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產皆入魯琢矣吾宗衍齋自漢以來搜羅甚博而審取其尤者作譜五册以視復齋嘯堂所收不啻一粟之比千困也衍齋好古孜孜如不及繼此必倍蓰于是衰年可假當再跋之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跋三

書周髀後

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于錄。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達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注。又注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注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李籍音義一卷。而羣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高之言曰。笠以寫天。青黑爲表。丹黃爲裏。而陳子之告榮方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主蓋天之說者也。隋唐志均書趙嬰注。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字。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疑唐以前有趙嬰之注。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注。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注矣。甄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祕書省約考算經文字。

靈臺祕苑跋

靈臺祕苑。本北周明帝詔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叔奕撰。書成。凡一百二十卷。隋志一百十五卷。今止

存十五卷。本目錄後有編修官司天監于大吉。中官正權判司天監丁洵。同看詳官奉議郎輕車都尉歐陽發。看詳官翰林學士承議郎提舉司天監公事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王安禮姓名。蓋宋自太平興國而後。私習天文者有厲禁。天文推測之術。不欲使民知之。季才完書必多奧義。諸人奉勅芟削。而僅摘其十一。若作酒醴去其糟醨而糟醨在矣。

乙巳占跋

乙巳占七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撰。唐志作十二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十卷。則予家所藏。非完書矣。星野之說。以在天二十八宿分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十二國。由是九州各有分星。言天者尚之。而是書兼引詩推度災。郗鄧等十三國各有天宿。又引洛書。凡禹貢諸山。以岍爲角。以岐爲亢。以荊山爲氐。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砥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須女。恆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鳥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嶓冢爲參。荊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其義不見于歷代國史天文志。亦足以廣異聞。書以示門弟子。

天文鬼料竅跋

言天文者。有鬼料竅一册。繪昏旦中星爲圖。述躔次于後。相其書名。有類乎遂緯。而無瑰異怪奇之說。昔

者巫咸以黃燕紀星。甘德以黑燕紀星。石申以赤燕紀星。參差莫準。得此約而能該。不難維二十八宿于心胸矣。

書宋寶祐會天曆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曆。保章正荊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曆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是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所云百年罕遇者也。按會天曆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祕書省檢閱林光世。同師堯玉等推算。略見于宋史律曆志。既而寶祐改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煇。被命作序。原授時之典。歲頒曆于萬國。鏤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既更。無復存焉者。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曆。正以其不易得也。是本爲崑山徐閣老公肅甫所藏。予假之編修道積。錄其副。按南渡以後。自統元至會天曆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闕其法。試繇丙辰一歲推之。曆家可忖測而得其故已。

太平寰宇記跋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目錄二卷。宋朝奉郎太常博士樂史撰。康熙癸亥。抄自濟南王祭酒池北書庫。闕七十餘卷。後二年。復借崑山徐學士傳是樓本繕寫補之。尙闕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聞黃岡王少詹購得上元焦氏所藏足本。及詢之。則卷數殘闕同焉。是編稽之國史。多有不合。殆取諸稗官小說者居多。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而有要也。

宋本輿地廣記跋

亡友仁和吳志伊以經史教授鄉里。束修所入。就市閱書。善價購而藏之。歐陽忞輿地廣記。其一也。志伊既卒于官。書多散失。是書偶歸予插架。顧闕首二卷。徐尚書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閣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焉。予亟傳寫。遂成完書。重是亡友物。不輕假人。每一展讀。尚如手新觸也。忞爲廬陵族孫。書成于政和中。先之以禹貢九州。而秦而漢。而三國而晉而唐。而五代。首舉其大綱。序之曰。以今之州縣而求于漢。則爲郡。以漢之郡縣而求于三代。則爲州。三代之九州。散而爲漢之六十餘郡。漢之六十餘郡。分而爲今之三百餘州。雖其間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胸中蓋已了然矣。故其沿革有條有理。勝于樂史太平寰宇記實多。後此志輿地者。中原不入職方。殘山剩水。僅述偏安州郡。至于元。始修大一統志。而其書罕傳。益以徵是編之當寶惜也。

桂林風土記跋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祇存一卷。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錄。舊藏徐惟起家。卷尾稱獲諸錢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傳。雖非足本。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璩歐陽膺李渤諸人詩。采唐音者。均未著于錄。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

續錦里耆舊傳跋

予年來思注歐陽子五代史記。求野史于蜀。若毛文錫前蜀記事二卷。董淳後蜀記事三卷。李昊蜀書二十卷。張彭錦里耆舊傳一卷。俱佚不傳。僅存者。張唐英蜀檮杌十卷。今止二卷。若勾延慶錦里耆舊傳三卷。恐亦非完書也。延慶字昌裔。成都人。官應靈縣令。書成于開寶二年。起咸通九年。迄乾德三年。一名成都理亂記。卷中載李昊降表。及從降三十二人。入除日者二十六人。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亦略載之。可以資采獲者。惜太常博士張約序已亡之矣。

書夢華錄後

東京夢華錄十卷。幽蘭居士孟元老撰。紹興丁卯自爲之序。琴川毛氏曾刊入津逮祕書。然失去淳熙丁未淩儀趙師俠介之後序。是編爲弘治癸亥雕本。亞中大夫汴人賈宗仲原兼有跋尾。蓋周藩儀賓也。

書成都文類後

安吉袁說友起巖中本待問榜進士。除祕書丞。歷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輯漢以下迄宋淳熙蜀人詩文。釐爲五十卷。曰曰成都文類。書成于慶元五年。自爲之序。分門十一。頗爲詳整。楊文憲公愼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廢之高閣矣。予從海鹽陳氏得刊本。重裝而藏之。說友官于蜀。後入爲吏部尚書。嘉泰二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參知政事。九月罷相。見宰輔編年錄。

書熙寧長安志後

韋述東西京記。世無完書。宋敏求本之撰河南長安二志。世稱其該洽。長安志舊有雕本。字畫麤惡。斯編借錄于汪編修文升。善本也。惜乎河南志不復可得。爲之憮然。金風亭長秦尊識。

跋元豐九域志

九域志十卷。元豐中丹陽王存正仲。被旨與曾肇李德芻共撰。曩見宋槧本于崑山徐氏。失四京第一卷。次卷亦多闕文。特府州軍監縣均有古跡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而此則經進本也。故晁公武讀書後志有新舊九域志之目。其進表上陳。文直筆核。洵不媿乎其言者。宋槧字小而密。斯則格紙軒朗。便於老眼覽觀。極爲可喜。抄而插諸架。德芻別有元豐郡國志三十卷。圖三卷。載宋藝文志。小長蘆八十一老人彝尊手識。

淳熙三山志跋

閩中多藏書家。康熙壬子。過福州。訪梁丞相三山志。無有也。後三十年。覩武進莊氏書目有之。借觀不可得。又六年。而崑山徐學使章仲以白金一鎰購之。予遂假歸錄焉。書凡四十二卷。丞相自爲之序。志閩地者。晉有陶夔。唐有林諝。宋有林世程。諸書均佚。是編亦罕流傳。以三山士夫未著錄者。一旦有之。足以豪矣。特其體例附山川於寺觀之末。未免失倫。然十國之事。可徵信者。多有出于黃氏八閩通志。王氏閩大

紀何氏閩書之外學者所當博稽也

書新安志後

古文至南宋日趨于冗長獨羅鄂州小集所存無多極其醇雅所撰新安志簡而有要篁墩程氏取其材作文獻志此地志之最善者予年八十始抄得是書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也

景定建康志跋

建康志五十卷宋景定中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武寧周應合撰歲在戊午春予留白下亡友周雪客語予曾覩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也今年秋九月過曹通政子清眞州使院則插架存焉商借歸錄之應合淳祐間舉進士嘗爲實錄院修撰官以上章劾賈似道謫通判饒州自號溪園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檇李書

咸淳臨安志跋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綿雲縣開國男處州潛說友君高葺正府志增益舊聞凡一百卷予從海鹽胡氏嘗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吳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端良之志新

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惟潛氏此志獨詳。合以吳越備史。中興館閣錄續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夢粱錄。大滌洞天志。庶幾文獻足徵。惜後之作通志者。目未覩此。以致舊聞放失。可歎也夫。

夢粱錄跋

曩從右林曹氏借抄夢粱錄。係楊禮部南峰節文。止得十卷。後留京師。聞棠村梁氏有足本。其卷倍之。亟錄而藏諸笥。歲辛巳寓居昭慶僧樓。取而卒讀之。嫌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未若泗水潛夫武林舊事之簡而有要也。雖然。自曾端伯編類說。朱藏一編紺珠集。陶九成編說郛。皆千百而取一。說部之完書存焉者寡矣。因贊徐舍人鏤板子吳下。小長蘆疎曾書。

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歷單慶延郡博士徐碩纂輯成書。序之者。郡人郭畀唐天麟也。嘉禾之有志。肇自宋淳熙間。郡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修之。既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先輩闕栻袁甫續修。因珂改調中輟。僅存五卷。是書蓋踵栻舊本而增益之者。栻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治蹟。經籍目錄俱闕焉。又吳越錢氏建國。曾改秀州爲開元府。乃是編不載。未免失之踈略。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之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于心矣。碩他無表見。晦舉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軒。

寰宇通志跋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中奉勅撰。總裁五人。文淵閣大學士泰和陳循。東閣大學士揚州高穀。東鹿王文。翰林院學士泰和蕭鎡。左春坊大學士淳安商輅。纂修四十有二人。左春坊大學士安福彭時。右春坊大學士吉水劉儼。翰林侍講學士上元倪謙。秀水呂原。左春坊左諭德莆田林文。司經局洗馬永新劉定之。安福李紹。右春坊右中允莆田柯潛。翰林院修撰杞縣孫賢。左春坊左贊善長寧周洪謨。右春坊右贊善華亭錢溥。左司直郎眉州萬安。香河李泰。翰林院編修蘭縣黃諫。長洲陳鑑。博野劉吉。壽光劉翊。□□曹恩。仁和王獻。盧龍劉宣。錢塘章綵。檢討曹縣李本。□□馬昇。巴縣江朝宗。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順天趙昂。鹿吉士瓊山丘濬。盧氏耿裕。安福彭華。劉釪。涿州牛綸。滄州孟勳。仁和何琮。潛山吳禎。興化嚴詮。泰和尹直。番禺陳政。順天寧珍。馮定。上元金紳。壽光黃甄。餘姚夏時。長壽王寬。書成。以景泰七年五月具表進。景陵親序之。鏤板內府。頒示中外。先是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黃鎮。劉儼。丁鳳。鄭思克。鄭權六人。編類大明志書。迨二十八年。復命廷臣修飾刊行。此通志之權輿也。裕陵復辟。以其書汎濫。勅儒臣約爲一統志。天順五年。帝亦爲之序。自一統志頒行。而通志不復流布。民間儲藏者寡矣。總裁纂修諸員。雖得附書于郡戾王紀。獨曹恩馬昇二人。香山黃才伯翰林記題名遺之。因具書姓氏。冀洽聞之君子補書其籍貫焉。

跋虎丘詩集

虎丘詩集一卷。明初吳人王賓所錄。吾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集中載邦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朴詩云。閶闔冢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歲在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爲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劍池池上碧崔巍。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墉。其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由是虎丘築城。吳人鮮有知之者。已予嘗步山後。見遺址尚存。特未悉山南何以爲界。大都鶴澗以南。卽城外地也。又山本晉司徒王珣宅。隋時舍利記。珣宅有琴臺。釋道宣載于廣弘明集。而府縣志俱遺之。古蹟之蕪沒者蓋已多矣。賓字仲光。經字仲誼。敏字志學。朴字彥魯。南老字正道。貫字道傳。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葬師言禍福。多本于郭景純之葬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枘鑿齟齬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于詭奇。沈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日本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詩載廬陵胡經用甫金山志。志成于正德辛巳。文待詔徵仲序之。

書土官底簿後

土官底簿二册。未詳撰人姓氏。海鹽鄭氏藏書也。按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狉。曰狶。曰獠。曰猺。曰獞。各有大姓爲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後以其半隸武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間有不靖。旋即削平。滅澤霑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毛檢討大可是予言。撰蠻司合志。因以是編資其采擇焉。

安南志略跋

安南志略二十卷。國人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愛州黎貺景高撰。序之者十有一人。廣平程鉅夫。魏郡元明善。安陽許有壬。廬陵龍仁夫。歐陽原功與焉。貺亦自爲之序。漢自設交州。日南。九眞。三郡。歷代沿革不同。貺參考史傳。能詳其山川風土人物。及書命之往復。軍旅之出入。篇章之酬和。一一悉之。蓋自內附後。閑居漢陽。得以優游著述。宜爲諸公合辭贊美也。貺于泰定中游廬山。著游記三卷。惜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天曆中。修經世大典。大學士何榮曾以志略上進。詔付書局。乃作安南錄一卷附入。今經世大

典已無存。予從海鹽鄭氏抄是書。恨譌字太多。豕三虎六。疑難盡釋。安得更求善本是正之。

越嶠書跋

越嶠書二十卷。宜山李文鳳廷儀撰。安南自元黎崱輯志略後。又百餘年。建置沿革。廢興之由。未有成書紀載。文鳳特爲詮次。有倫有要。外史邦國之志。斯稱善矣。序言其國主有二名。正名以祀天地神祇。僞名以通中國。示邦人以不臣。文鳳因其書之。或訝其君臣之黠。雖然。人可欺乎。適足形其至愚而已。文鳳中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

書高麗史後

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合計一百三十九卷。國人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三十二人編纂。以明景泰二年八月表進。并鏤板行于國。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卷中樂志歌辭。率本宋裕陵所賜大晟府樂譜。若輿服志載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開剃。忠烈王四年二月。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開剃。十六年九月。百官始著笠。朝謁。此元史所不載。至若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間猶通使。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謚曰惠宗。卽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市非告

紀年天元辛禑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諡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

又

靖難君臣。改修明太祖實錄。因方孝孺。而其父克勤。循吏也。乃沒其實。黃觀景清。修書傳會選。而削其名。且誣方先生叩頭乞哀。觀于鄭麟趾高麗史。夢周圃李成桂不克。爲芳遠所殺。芳遠猶知贈官易名。麟趾等亦直書其事。是篡竊之芳遠。賢于長陵。而下國之史官。勝于楊士奇輩多矣。可歎也夫。

書海東諸國紀後

屬國惟高麗有史。有通鑑。有史略。其次則安南國人有志略。若日本之東鑑。卽吾妻鏡。烏言侏離。辭不能達。往時亡友鍾廣漢。撰歷代建元考。自生民以來迄于明。外極重譯。凡有僭號。靡不書之。既獲東鑑。喜劇著之于錄。然東鑑止紀其國八十七年事。中間闕漏尙多。予晩得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非完書。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于明初。珠連繩貫。因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州。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薛俊。俟繼高李言恭鄭若曾所述。尤瞭如指掌矣。叔舟字汎翁。仕朝鮮。官至議政。封高靈君。書成于成化七年十二月。

跋吾妻鏡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寛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鏤版之歲也編中所載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紀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艱轖又點倭訓于旁釋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略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鑑史略諸書多可考證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脩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士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覩是書于郭東高氏之稽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歷三十二年寛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

跋洪遵翰苑羣書

乾苑初入供事吏手持張閣老位詞林典故翰苑須知二編以見卷中引書五品不逐之語覽者以爲笑端予既爲史官思別撰一書自分職以來訖于明崇禎之季恆囊書入直曉夜抄撮積一十四册擬删其重複補其闕遺題曰瀛洲道古錄會遭院長彈事未果會稗成書然歸田後每扁舟近游未嘗不攜之藤笈也晚得孫逢吉職官分紀陳駿中興館閣錄續錄元王士點元祕書志頗快于心近又得洪遵翰苑羣書足本于是詞臣之典故略備惜乎老矣日眊耳聾無能甄綜歎有願之不吾遂也爰記憶所錄書目授

之門弟子溧陽黃夢麟海寧查昇楊中訥高郵吳世熹婁縣姚弘緒長洲汪士鋐武進錢名世寶應喬崇烈俟有志者輯成之康熙丙戌陽月竹垞老人書

崇文書目跋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黃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寄予展卷讀之祇有其目當日之敍釋無一存焉樂平馬氏經籍考述鄭漁仲之言以排比諸儒每書之下必出新意著說嫌其文繁無用然則是書因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書籍自劉略荀簿王至阮錄以來不僅條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故贊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藝文或稱其略序洪烈其後殷淳則有序錄李肇則有釋題必如是而大綱麤舉若盡去之是猶存虎豹之鞟與羊犬何別歟唐志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幾希賴有是書學者獲覩典籍之舊觀歐陽子集收總目敍釋一卷餘則馬氏志間引之辭不背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漁仲徒恃已長不爲下學後覺之地此謂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者也

跋中興館閣錄續錄

中興館閣錄十卷分九門一沿革二省舍三儲藏四修纂五撰述六故實七官聯八廩祿九職掌淳熙四年秋秘書監天台陳騤叔進所撰序之者丹稜李燾心父也續錄亦十卷則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次後

人次第補錄。迄于咸淳者。二錄予抄自上元焦氏。惜非完書。然官聯尚存。以之續洪氏卒書。下及王氏商氏之祕書志。黃氏之翰林記。先正入官之倫序。庶可紀述。無憂文獻之不足徵矣。

書元祕書監志後

元祕書監志十一卷。著作郎東平王士點繼志。著作佐郎曹州商企翁繼伯同撰。所載詔旨公移。多用國書文。以是流傳者罕。然一代之典故存焉。卷中題名。有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曰吳鄴。而吉安府志稱鄴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刊其書于平陽路。志遂附之宋遺民之列。不知其仕于元革命之初。士之出處殊塗。不可以案。有是編。足以證府志之誤矣。

文淵閣書目跋

文淵閣書目。編自正統六年六月。著錄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也。其目不詳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觀者漫無考稽。此牽率之甚者已。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簽送三館闕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且括江西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

刻至大都。明永樂間勅翰林院。凡南內所儲書。各取一部。于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櫝。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內。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匯于一。縹緗之富。古未有也。考唐宋元藏書。皆極其愼重。獻書有賞。儲書有庫。勘書有人。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貧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祕省所藏。士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迨萬曆乙巳。輔臣諭內閣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奉內閣諭令校理。能傳等稍疏諸書大略。合乎晁氏陳氏之旨。今以正統六年目錄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地志差詳。然宋元閩經舊本。並不登載。著于錄者。悉成弘以後所編。是則內閣藏書。至萬曆年已不可問。重編之目。殆取諸刑部行人司所儲。錄之以塞責爾。嗚呼。設一典籍掌十萬册之書。立法苟且已甚。以楊士奇之得君。且奉詔編書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尚可逭哉。

跋重編內閣書目

內閣重編書目八卷。萬曆三十三年。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奉內閣諭令校理。能傳等稍疏諸書大略。合乎晁氏陳氏之旨。今以正統六年目錄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地志差詳。然宋元閩經舊本。並不登載。著于錄者。悉成弘以後所編。是則內閣藏書。至萬曆年已不可問。重編之目。殆取諸刑部行人司所儲。錄之以塞責爾。嗚呼。設一典籍掌十萬册之書。立法苟且已甚。以楊士奇之得君。且奉詔編書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尚可逭哉。

南京太常寺志跋

靈海寧談遷儒木館于滕州高閣老弘圖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册府書縱觀因成國榷一部掇其遺爲裒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爲高麗嬪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產也閒者爭以爲駭史局初設彝尊嘗以是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實錄之舊今觀天啓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書孝陵殿宇中設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祇嬪妃一人事足徵信然則實錄出于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漢之文帝自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于義何傷而奉天靖難記每載長陵上闕下書及宣諭臣民曰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並舉壺漿欲掩而迹反露矣志凡四十卷嘉善沈若霖編

書馮尚書元飈題首善書院詩後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時先文恪公以禮部侍郎掌本部尚書事疏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所謂大西洋其眞僞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稱神仙自能狥舉安得遺骨此韓愈所云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速勅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支節眩惑愚民疏進不報迨天啓初元鄒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時雍坊

爲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是歲毀先聖栗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曆之差。徐宮保光啓篤信之。借書院作曆局。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

跋綏寇紀略

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以三字標其目。蓋倣蘇鶚杜陽編。何光遠鑑誡錄也。一曰澠池渡。二曰車箱困。三曰眞寧恨。四曰朱陽潰。五曰黑水擒。六曰穀房變。七曰開縣敗。八曰汴渠墊。九曰通城擊。十曰鹽亭誅。十一曰九江哀。十二曰虞淵沉。于時先生將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祭酒。非其志也。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沉中下二卷。未付梨本傳刻焉。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出。予抄入百六叢書歸田之歲。爲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估購之。悅如目接先生之聲欬也。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可資國史之采擇者與。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五

跋四

胡氏皇王大紀跋

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始屈平之言曰遵古之初誰傳道之而譙周、蘇轍撰古史梁武帝撰通史胡衞撰通史緣起羅泌撰路史言之不盡出于雅馴兼不盡傳惟五峰胡氏所述皇王大紀八十卷自盤古氏迄周赧王舉二千餘歲事廣摭史傳以經義貫通之庶幾擇之精而語之詳矣近鄒平馬驌撰繹史疑其未見是編而體例頗相似正可並存不廢云胡氏名宏字仁仲文定公安國季子嘗謁楊中立于沙京從候師聖于荆門故學有原委書成于紹興辛酉紹定間奉朝命索是書淸使曾爲鏤版予所儲者明萬曆辛亥重雕本也

書錢氏補漢兵志後

宋徽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曆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豐稍爲裁減尙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

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于淮南漕廨。予所抄者。虞山錢曾藏本也。

跋後漢書

范氏後漢書。初無表志。第有十帝紀八十列傳而已。故梁劉昭注續漢志。序曰。范曄良史。誠誇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劉知幾曰。其十志未成而死。葉適云。遷固相踵作書志。至范曄廢不復著。陳振孫云。曄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相傳宋孫宣公奭判國子監。校勘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昭序有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則不自奭始矣。流傳日久。讀史者直以爲范氏之書。吁可怪也。續漢書已亡。八志賴入范書得存。今宜別爲分卷。附紀傳之後。兼以熊氏表附之。則有條不紊。一代之史大備。惜乎未有好事者爲此舉也。

吳氏兩漢刊誤補遺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題曰河南吳仁傑撰。前有曾絳序。後有林瀛疏。章丘李氏藏書也。歲在丙寅。亡兒昆田客濟南。借得之。抄以奉予。按唐以前讀兩漢書者。第有集解音義而已。其後李善作辨惑。顏游著決疑。見于新書藝文志。至于宋。作刊誤者四家。張泌。余靖。劉攽。其一亡其名氏矣。劉氏之書。因宋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于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攽爲學官。遂刊其誤。宋志劉氏書凡四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止二卷。西漢東漢各一卷。當得其實。今吳氏是編。本以補劉氏之遺。而文多于劉。足以徵其博洽也已。仁傑字斗南。別號臞隱居士。本昆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所著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及絳序所稱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者。多不傳。予所見者。古周易論。易圖說。雛騷。草木蟲魚疏。及此書焉爾。

書元趙居信蜀漢本末後

明平陳壽不忘蜀漢之本心。而後可更作蜀漢之史。若信都趙氏蜀漢本末一書。其持論謂壽進曹魏于正統。抑昭烈爲僭國。視之與孫權同科。是于三國志未嘗絜其長短。測其用意之深。徒因綱目書法而作者也。試取壽之書法一一表出之。則不予魏以正統。昭烈非僭國。蜀與孫權殊科。灼然見矣。

唐六典跋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按開元十年。起居舍人

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知院。以委徐堅。堅思之經歲。規制莫定。蕭嵩知院。又引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仿周禮六官之制。沿革並入注中。勅所云。法以周官。作爲唐典。是已。其後九齡知院事。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集賢注記。稱二十六年。奏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尋謫荊州。是進書之日。九齡久已去官矣。程泰之撰雍錄。謂書成于九齡爲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說良是。今本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若與九齡無預。後學所當考正。去小人之銜名。而特書文獻所上可也。

書孫氏唐史論斷後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記七十五卷。沒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鏞板南劍州。端平間。復鐫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毅而不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

唐會要跋

唐會要一百卷。宋建隆二年。宰相王溥撰進。其書本于蘇冕。冕弟弁。共纂四十卷。楊紹復等續之。溥集兩家書。廣爲百卷。卷中悞存蘇氏駁議。太祖稱其詞簡而禮備。詔藏史閣。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

借抄嘗熟錢氏寫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去。雜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雜文字。九十二卷闕第二翻。以後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闕。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書。姑識此以俟。

五代會要跋

五代會要三十卷。亦建隆初王溥所進。予抄自古林曹氏。康熙甲戌春。復從商丘宋氏借觀江西舊抄本。勘對無異。編中闕紙數翻。兩本亦同也。五代之亂。干戈俶擾。其君臣易置。若傳舍然。未暇修其禮樂政刑。然當日累朝咸有實錄可采。而歐陽子作史。僅成司天職方二考。其餘槩置之。徵是書。典章制度。無足徵矣。

莆田陳氏九朝編年備要跋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也。前有建安眞德秀長樂鄭性之知漳州林昌皮均自序四篇。凡例一卷。端平初有上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得初品官。編年自司馬公通鑑成書。即綱目改裁。未見其當。今所傳陳樫王宗沐薛應旂所輯書。類皆謬誤疎略。以予觀平甫是書。簡而有要。可謂盡善矣。而陳振孫訕之。謂其去取無法。詳略失中。未免責人已甚矣。康熙乙丑。觀耿都尉正公插架書。發函讀之。不忍釋手。都尉遂以贈予。報以仇實父畫山水。越二十一年丙戌夏。曝書于亭前。追憶舊事。識之末簡。

眉山彭氏太平治迹統類跋

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爲裝釘者所亂。傭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紙抄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欲校定甚難。然是書儲藏者寡。存之笥。冀與博聞者審定之。

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跋

中興紀事本末七十六卷。學士院經進。始建炎元年五月。至紹興二十年十二月。南渡君臣時政。詳于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兹編紀載。有出二書之外者。可以資考證也。所載岳鄂王獄具。秦檜言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韓靳王爭曰。相公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廿心。惟徐自明宰輔編年錄同之。今羣書皆作莫須有。恐未若二書之年其實也。

中興通鑑跋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編。史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爲京學生。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宗學生趙子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爭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斯條理過之矣。

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

眉州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隆興元年。知榮州。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進。乾道四年。官禮部郎。乃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卷進。淳熙元年。知瀘州。又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進。淳熙九年。知遂寧府。重別寫呈。幷舉要目錄計一千六十三卷進。今僅存者。太祖至英宗朝一百七十五卷而已。若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乾道中。祇降祕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遂失傳。宋儒史學。以文簡爲第一。蓋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書成。猶有非之者。獨文簡免于譏駁。張敬夫比之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間。葉正則謂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要非過論也。治平以後。藉有長編紀事本末存。略見大旨。然見之者罕矣。陳氏桱。王氏宗沐。薛氏應旂。且不覩是書。輒續通鑑行世。柯氏維麒。王氏維儉。之改修宋史。亦然。此獨夏蟲不可語以冰。松柏之鼠不可語以堂密之有美檟者也。

書宋史張浚傳後

徐秀才善敬可。一日語予曰。周公謹。小人哉。張魏公。朱子所父事。何可毀也。予曰。三代直道之遺也。宋之南渡。將帥有人。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闘外之權于浚。喪師動數十萬。元氣重傷。譬諸孱夫。不能復起矣。浚于李綱。趙鼎輩。則劾之。于汪伯彥。秦檜等。則薦之。尙得云好惡之公乎。至曲端之誅。與檜之殺岳飛何以

異而讀史者務曲筆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過因浚有子講學浚死徽國公爲之作狀天下後世遂信而不疑爾袁中郎宿朱仙鎮詩云祠前鼓賽如雲立石爭鐫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江進之謂魏公傳詩云子聖焉能蓋父囚曲端冤與岳飛同何人爲立將軍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書柯氏宋史新編後

宋遼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餘潦草率畧金匱石室之所宜儲柯氏撰新編會宋遼金三史爲一以宋爲正統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衞二王于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于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載而成書可謂有志之士矣先是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後臨川湯顯祖義仍祥符王維儉損仲吉水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稾尚未定損仲宋史記沉于汴水予從吳興潘氏鈔得僅存然三史取材紀傳則有曾鞏王偁杜大圭彭百川葉隆禮宇文懋昭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歐陽守道禮樂則有晁崇義歐陽修司馬光陳祥道陳暘陸佃鄭居中張暐職官則有孫逢吉陳騤徐自明許月卿輿地則有樂史王存歐陽忞稅安禮王象之祝穆潘自牧志外國則有徐兢著錄則有王堯臣晁公武鄭樵趙希弁陳振孫類事則有徐夢莘孟元老李心傳葉紹翁呂中馬端臨趙秉文述文則有趙汝愚呂祖謙諸書具在以予淺學亦曾過讀其他宋金

元人文集約存六百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說部。又不下五百家。及今改修文獻尚猶可徵。予嘗欲據諸書考其是非同異。後定一書。惜乎老矣。未能也。

姜氏祕史跋

王莽之閔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于史。燕王取天下于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紀遜國事者。不啻百家。大約惑于齊東野人之語。尤甚者。從亡遺筆。致身錄也。弋陽姜清撰祕史。稽之故牒。以證其非。幸書成于致身錄未出之前。顧猶信程濟爲有其人。則亦非信史矣。福藩稱制。無一善政可紀。惟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贈官錫謚。差快人意。第易名多至□十□人。未免失之太濫。然程濟史仲彬不及焉。其勝于刊勝國逸書者多也。竊怪吾鄉姚御史瑄。坐姦黨籍產。載于文皇實錄。而諸書無紀其姓名者。又高太常遜志。棄官遁永嘉山中。窮餓而卒。比于林右出處未詳者有間。右有謚而太常無之。是亦闕典也。已清。字源甫。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歷尚寶少卿。

孝宗大紀書後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允禮部尚書南充陳公于陛之請。修國史。開局議開局。聚書分纂。于是崇仁吳公道南。立正史議。志之類二十有二。傳之類二十有六。吳公領修河渠志。而先太傅文恪公分撰孝宗大紀。皆附之家集中。緣陳公逝。其書未果成也。古之國史。恆以本朝之人述當代之事。故文獻足徵。光武帝紀。定

于永平。武德貞觀國史。成于顯慶。宋于兩朝。三朝。五朝。七朝。四朝。先後撰述。楊前論議。斯時政有紀。柱下見聞。斯起居有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然後一代之典則備焉。明則第有實錄。寶訓而已。建文革除景泰附錄。何以成一代之典章。善夫吳公之言曰。曾南面者。當知史不可滅之義。曾北面者。當思名必先正之文。是惠代二宗帝紀不可不特書也矣。康熙己未。史局既開。以先公大紀送館。幸存其副。未幾雕本付搨書手。不戒于火。因書以付昆田。

明史提綱跋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以宮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爭。當從遜國羣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爲然也。遜國羣書。可信者絕少。十九皆作僞無稽。尤可怪者。從亡隨筆之程濟。致身錄之史仲彬。欺人欺天。莫此甚矣。歸田後。得浙川范氏明史提綱四十三卷。書成于萬曆戊申夏。自洪武迄隆慶。其書惠宗削遜國二字之非。可謂具良史之識者。守已中萬曆甲戌進士。仕至陝西布政司參議。所著書尚有春秋傳二十五卷。以證胡傳之訛。史删二十八卷。以糾綱目之失。惜乎未之見也。

書兩朝從信錄後

熹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啓四年紀事。毀已尤甚。遂去其籍。

無完書。論世者頗以兩朝從信錄是徵。斯編爲秀水諸生沈國元所纂。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首科。特簡二輔臣爲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彥。先太傅文恪公也。國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秉謙。果足以傳信乎。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

跋五

商祖丁爵銘跋

右爵一。銘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紹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內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識。山陽張弨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繳以飲。詩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存弨家。弨字力臣。精六書。貧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彝。敦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古錄。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歿後。雖有奇字。爲余釋其文者寡矣。

商父己敦銘跋

父己敦一。上圜下方。崇一尺五寸。脣廣四尺。底二尺八寸。腹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雷。其耳饕餮。銘二字。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尚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故鼎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尊有父乙父丁父己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卣有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爵有父乙父丁父戊父己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庚。觶有父己父辛。斝有父丁。甗有父乙父己。商有父己。盉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己。父辛。盤有父辛。匜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己名。固其宜已。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

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瓢之祖己。匜之祖戊。是也。有以母名者。卣與鬲之母乙是也。他如世母辛。兄丁。兄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己。名得通于下。銘辭不若周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于王公子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于册。

宋拓鐘鼎款識跋

宋紹興中。秦相當國。其子熹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册殆其所集。如楚公鐘。師旦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也。餘或得之畢少董。或得之朱希眞。或得之曾大中。蓋希眞晚爲伯陽客。而少董時視肹眙榷場。因萃款識十五種。標以青箋。末書良史拜呈。以納伯陽。至今裝池册內。秦氏既敗。册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齋珍玩。厚之私印。且爲釋文。疏其藏弆之所。後轉入趙子昂家。子昂復用大雅印鈐。兼書辭氏攷證于後。于時錢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陳惟寅。均有賞鑒私印。隆慶六年。項子京獲之。尋歸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先生出示予。予愛玩不忍釋手。先生屬予跋之。未果也。辛酉冬。予留吳下。先生寓書及册。復命予跋。予仍不果。改歲。乃封完寄焉。先生既逝。所收書畫多散失。久之。是册竟歸于予。藏篋中十載。宗人寒中嗜古。見而愛玩之。猶予之曩日也。因以畀之。每歎書畫金石文銘心絕品。恆納諸炙手可熱之人。若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物之尤者悉歸焉。然千人所指。其亡也可立而待。曾不若山林寂寞之鄉。儲藏可久。則予託之寒中。庶其守而勿失也夫。册中所拓鐘七。鼎二十有一。敦二。鬲四。卣九。敦四。簋一。瓢二。壺

二刀一。槃二鐙一。尺一。漢器一。中有槃次新手跋。及書林義叟公輔諸圖記。

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爲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愼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敎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尙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勳在王室者。既受之册。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璽盉匜敦卣爲然。舉凡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顯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挲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魄。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册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鳥帶赤芾朱黃鑾旂鉴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孝。勔吉康。頌其萬年眉壽。□臣天子令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略也。考周轍未東。王宮名著于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宮。惟邢敦載呂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宮之文。薛尚功釋邵作昭。蓋惑于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宮之故。呂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爲邵無疑。椒舉曰。康有酆宮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祼。是已。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侍坐者遠近間三席。北海鄭氏以爲即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駁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蓋大司樂也。二說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邢敦稱皇考龔伯。二器疑出于同時。尊壺今藏錢唐王太僕益朋家。識者比于鄧之大鼎。燕之重器。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蔡湘。過退谷孫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

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鈐。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爲册。藏之硯山書屋。

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絪出鎮時。高州守林蔚得之峒戶。以獻。絪納諸廟。而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蟹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瘢。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汲出。色純綠。雜以鷗鷁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書。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于廟。亦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籥章以土。韓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阯。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爲鼓。流傳三川百粵。頗多。嶺南一道。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茂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傳聞鼓初成懸于廣庭。宰牲置酒。子女鬆會。出金銀釵釧之。納諸主者。曰曰都老。有讎怨相攻。則鳴鼓集衆。俄頃烏合。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其直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者。至于金錞和鼓。亦名錞于。掌之鼓人。見于春秋內外傳。先銅鼓有之。鄭康成謂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乃宋晁崇義繪三禮圖。誤懸以龍牀。狀若杯盂。而宣和博古圖一十九器。不繪繩索。以龍馬虎蜼龜魚栖鳳山花鎮之。仰若井口。是皆以下爲上矣。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什邡

人段祖。獲錞于以獻。史稱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筍。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其釋器差詳。竊思作錞本以和鼓。度其形。亦略似。第鼓穹其腰。而錞削其下。鼓蒙兩面。而錞去其底。銅鼓初鑄。必取二器折衷之。蜀人所以名錞于鼓云爾。鼓無銘。乃俾畫手縮爲圖。書其後。

漢尚方鑑銘跋

處士鍾嶽立。獲古鏡于新塍市之西。以百錢購之田父。土蝕其半。命工刮摩之。晶光澄澈。處士出以相示。排諸壁。若弦月之燭霄漢也。驗其背。銘辭曰。尚方作鏡眞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鏡者文作竟。蓋漢尚方鑑也。漢宮闕有尚方掖門官制。設尚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作。以官者爲之。蔡倫之造紙及祕劍是已。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製隋侯劍。寶玉寶璧。寶鼎。皆尚方爲之。既而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張敞上言。請斥遠方士。尚方待詔皆罷。然則鏡銘殆出方士作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一百有三。尚方鑑居其四。銘辭損益各殊。古人制器不屑雷同若此。處士曰。有是哉。既摹其銘。遂裝于册。

書漢鏡銘

金有時而爍。惟鏡。巨室小家均有之。故自漢以來。制器間有存者。衍齋所藏是鏡。蓋漢時物也。其銘作韻

語曰。樂無事。日有喜。宜酒食。豈非知止不殆之君子爲之乎。

跋新莽錢范文

易龜貝爲泉布。師尚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府掌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母。爲利溥矣。然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鍾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竊疑排纂譜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觀于衍齋上舍小蒭盧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徧體青綠。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呂編修葆中案頭古銅器雖多。當以此居第一矣。

跋廿羅城小錢文

右錢薄而且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識。下穿一小孔。相傳淮口有士阜。土人目爲廿羅城。淮流變遷。遺跡莫考。有掘得此錢者。名之曰廿羅錢。殆鵝眼蛭環。榆莢荇葉之類。此之謂幺錢。幼錢也。

景雲觀鐘銘跋

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鐘銘。睿宗景雲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略似。猶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姿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既久。當時古蹟。高臺已傾。曲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

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鐘虡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咸寧縣唐冶金五佛像銘贊跋

唐自太宗崇奉釋教凡索戰之地軫念國殤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宋先生于呂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王世充于印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破劉黑闥于洺州立昭福寺征高麗還于幽州立憫忠寺猶日悼兵士死戰而爲之薦福不失發政施仁之一端造武后竊位橫征苛索增建佛寺匪一當是時勅奉官尚書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于白司馬坂冶金爲像都下嚮風煉金銅成佛身者益多矣今咸寧縣尚存五軀皆長安中所鑄軀必有銘有贊作銘者三人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贊者二人高延貴蕭元賚吾鄉曹侍郎潔躬遺人椎拓合裝界成一册惜未經跋尾像設本末不得其詳惟姚元景銘乃爲光宅坊光宅寺造像而作考唐會要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采掘石得舍利萬粒因立爲寺元景元之之弟也仕至潭州刺史見宰相世系表

吳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己丑鑄此香鑪收買鐵仄錢打造計重一万二千斤安大安寺大殿上爲國王吳主府尊令公十方萬姓永充供養證因僧智玄鑄鑪匠丘師立所云國王吳主者唐亡十二年吳猶不改天祐年號至楊行密次子

隆演。乃始建元。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卽帝位。國人猶稱曰王。而以主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中書令徐知誥爲金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氏所有二十九州。往往鎔金刊石。若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刹志不載。然銘既有拓本。則茲器尙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金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丘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書字夭斜。丁口無別。夫爲國以禮。務使男女各正其位。故授受不親。不雜坐。不交僭。不同巾櫛枷。言不出閫。所以坊民閑。其可踰乎。竊國之主。教民無術。失禮制之防。混冠衣于巾幗。而民不知恥。君子以爲國非其國矣。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于宮中冶烏金爲瓦。翁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腳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考羅平僭號。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卽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于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曾以語予。及予歸田。則爾齡青士皆

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眞跡不復可覩。遂書其事。附錄晉仙之詩。冀此瓦未鑠。好古之君子。或一遇焉。錄附

周文璞方泉集詩。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舍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鑽山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還自流沙至。鑪出今回更精緻。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都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纏虎落狗腳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天封塢開即退聽。兩浙不聞笳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父尚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方外結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哭地爐山芋羹。何曾蕨陸綺牀供。但見相輪鐶綠明。哦詩禮塔猶未罷。爐菓低飛山雨濕。

溪州銅柱記跋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爲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弘皐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卽好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敍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旣而予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靡不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考證。不幸客死于燕。遺稾盡失。從此予無相助者。與轉闇散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鄰致。具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弘皐止名曰皐。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晟。劉劼本靜江軍指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略。亦且失實。斯當以記爲正也。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囊時跋尾。於弘皐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册。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弘皐。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爲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爲亂。幸熟思之。弘皐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弘皐。此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鐫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竪今所。

廣州光孝寺鐵塔記跋

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于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鋹又範銅爲己像。并肖諸子。列于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于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若晉祠鐵人。鑄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文在胸突出。難以摹搨。蓋款識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予光孝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銀所鑄鐵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爲一。記之不詳。元孝語予。南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柱金帶。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云云。予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于前册。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膀。謂事龔爲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異聞也。

跋晉祠鐵人胸前字

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率率。字亦麄醜。無足取者。倦圃鉏榮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太醫院銅人臉穴圖拓本跋

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臉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石刻針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或謂安撫使王樵使宋。以進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成。周身腧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達。明裕陵命工重修。製序。載實錄。萬曆初。先少保官太醫院使。復時加洗濯焉。言明堂鍼灸。自黃帝始。其後膏肓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及。學醫者試搨是圖。挂于壁。晨夕省視之。亦仁術之一端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七

跋六

書峋嶁山銘後

古今雜體書勢。莫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祇云夏禹作鐘鼎書。不言有峋嶁銘。然見于吳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岳總勝集。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兼賦峋嶁山詩。上言峋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蠻飄鳳泊拏虎螭。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猨猱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于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古家率以爲僞。祇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于錄。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石鼓文跋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爲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

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錄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懷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密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考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鼜句鼜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鼜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霑雨上古文苑有淒淒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文郭氏云恐是吳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考資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資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資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癩胝詰曲猶能辨踝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假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資之傳自

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譌苔蘚滅。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考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跋漢五鳳二年甎字

右漢五鳳二年甎一。由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埒垣之歲月。後有金高德裔題跋。西京陶旗之式。存于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郙君千秋之宅甎。亦作篆書。其餘載于洪氏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甎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甎一。七年曹叔文甎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甎一。永初元年景師甎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蓋東京人尚識緯。民間造宅甎。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黃岡張編修。視學兩浙。按部於越。拓會稽山禹穴窆石題字見寄。請予審定其文。予考窆石之制。不載于禮。崇義三禮圖。惟周官冢人之職。及鼈共喪之窆器。及窆執斧以涖鄭康成以爲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

葬于會稽。取石爲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爲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乃拔陷地纔扶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載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錄曰。窆石銘。誤也。噫。穀林之陽。荄梧之野。已無陳迹可求。而峋嶁有碑。啓母廟有闕。會稽有窆石。益以徵神禹明德之遠也夫。康熙己卯夏日書。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三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啓爲開。史記。啓。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列女傳。美其彊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爲石。石破生啓。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闕立于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潁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爲門。方亦有石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梁宗爲兄。造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畫闕狀。顧啓母廟。雖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予友葉井叔宰登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于册尾。

漢戚伯著碑跋

右漢戚伯著碑。宋嘉祐中。宿州浚汴獲之泥沙中。是本紙墨皆古色。爲退谷孫侍郎收藏。殆卽初獲碑時所拓也。鄱陽洪氏謂其字畫古怪。偏旁增減。有不可辨者。審視之良然。同觀者曲周王顯祚洪求永年申涵光和孟。嘉興譚吉璁舟石。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于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爲百戶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雞曰作雞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爲百戶。是雞尸之類也。

漢武梁祠碑跋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漢白趙岐營壽藏圖妥平仲羊百叔譽東里子產延州來季子四象紀之史册。此外如朱浮。魯恭。李剛。魯峻。董蒲。范皮諸祠墓畫象刻石者罕一。惟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其形。古帝王

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今是册存者僅帝王十人孝子四人而已由黃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視此可悟嵇崇義三禮圖之非桀以人爲車故象坐二人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眞矣每幅上下四旁有小字分書題識姓名或間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謂其筆法精穩可爲楷式觀者但覺墨光可鑑元氣渾淪謂爲唐本當不虛也

漢桐柏廟碑跋

右漢桐柏廟碑購之江都市上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曰春秋宗禁碑作宗奉災異告變作告愬而靈祇下碑闕報祐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十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錄闕其文郭君殆卽苞也獨怪歐陽氏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爲後人重摹然流傳于世罕矣

漢婁壽碑跋

右漢南陽處士婁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于錄其曰玄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謚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太常博士議之廷臣得以駁正之其後但請于朝不考德行惟爵得謚失制謚之本矣至于私謚多出

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謚。玄儒先生其一也。是册爲中吳齊女門顧氏所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于楮墨之表。予先後見漢碑約三十種。老年復覩此。幸矣。

衡方碑跋

右漢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汶上縣。文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錄。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爲氏。則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從字順。可讀。康熙乙巳秋九月。檇李曹溶潔躬。太原傅山青主。長水朱彝尊錫鬯同觀。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兗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葆。覩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爲士人重摹。失其眞矣。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錄。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爲碑雖殘闕。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勅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冀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倘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

知震卽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尙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視此。如覩故人。又絕類郃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

漢析里橋郙閣頌跋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碑立于建寧五年。同時有黽池五瑞碑。五瑞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甘露。及承露人。各圖其象。摹厓刻之。今無存矣。洪氏隸釋。稱從史。字漢德。作頌。故吏。字子長。書之。書法太醜。疑爲後人改刊。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石今不存。予所見者。宛平孫氏家藏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爲人作碑表志狀。每于官閥之下。輒爲對偶聲律。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者。然其書法特在今世所存諸漢碑上。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楊衒之。劉芳。竇蒙。蘇望。方歐。闞陽棐。董逌等。皆誤讀范史儒林傳。惟張縯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爲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尙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爲

之頓稗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跋漢華山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予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視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額具存。披覽再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說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按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姓名。殆卽察書之人與。

溧陽長潘校官碑跋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于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爲其長潘校官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漫漶。辭稱惠我黎烝。黎黎通烝。黎字乃顚倒用之。其曰。尙旦在昔。我君存今。蓋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倫矣。

漢白石神君碑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卽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嘗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爲比。卽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爲民牧者。官潛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甄石神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萬曆中。郃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者。是宜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弒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

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眞。要當以碑爲正也。

續題曹全碑後

右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碑爲難得。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曆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歷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閻歐陽趙氏著錄。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曆間矣。碑辭漫漶。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留南池三宿。強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修行。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卽趙氏亦不知也。廣韻詮丘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而斯碑有修行水丘部。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丘遷。故午都昌台丘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右漢蕩陰令張遷碑。不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

書畝芾棠樹爲蓽沛。按堯母祝陸。魏元丕三碑。其書畝字略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少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上元鄭簠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筆法奇古。汝器以爲絕品。碑在唐時。王建已云。風雨消磨絕妙辭。至于今。宜其不可辨識矣。碑後摭謠言作詩三章。其二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東帛戔戔。以三言五言。繼以四言。足以見文律之古。乃洪氏隸釋謂其難以謂之絕妙辭。斯亦拘方之見矣。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勅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仙。考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而仙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謬。若是或發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書韓勅孔廟前後二碑并陰足本

闕里孔子廟庭。漢魯相韓勅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搨以歸。勝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予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遺書寄予。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裝界成册。思夫孔子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尋。而授之田里。僅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予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一支。棄而不錄。奠繫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爲長太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侯損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誦。仲助。術子佑。贊元。資。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陰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册碑碣者。書具之。惟非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郎中鄭固碑跋

己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

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巡遁。漢書作逡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予考之。集韻。逡遁俊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文釋辵字云。乍行乍止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辵。常讀如足縮縮如有循之循。以爲假借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義未盡晰爾。

書王純碑後

冀州刺史王純碑。婁彥發漢隸字源。謂在鄚州中都縣。立于延熹四年冬十二月。而酈善長以純爲紛。以延熹爲中平。蓋未嘗親至其所。而傳聞之誤也。歲在丁未。同譚七舍人兄弟石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書屋。宋拓本也。碑陰門生百九十三人。姓字不具者六。數略如之。按漢人書名。必具名字。此碑自馮定伯而下。悉字而不名。與太尉楊震高陽令楊著。玄儒先生婁壽三碑相同。亦門生之變例也。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兗州城武縣。立于漢建寧元年五月。十人截作後人碑。趺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鄉守長侯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文稱侯公之後以平國君更安國君又則鄉哀侯嬀其子昱徙封阿陵而謂霸封於陵歐陽氏趙氏已正其譌矣碑末書夫人以延熹七年疾終蓋祔葬者竊思東京碑版之文莫多于蔡邕今集中碑銘頌贊誄辭靈表神誥男女各異其篇目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與夫人臧其墓並在渠州各自井椁樹碑可以槩其餘矣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僅有郎中馬江并書夫人冤句曹氏祔焉此潘岳霍金石例未發其凡者也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明成化中內鄉縣高岸崩土人得古碑一乃漢丹水丞陳宣紀功碑文稱宣字彥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裔宦去戶牖遷淮漢間傳歐陽尚書仕郡歷主簿督郵除項都卿補臨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畝荒蕪民失水利卿單騎經營復修古跡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溉田二十餘頃於是嘹民胡訪等欲報靡由登山伐石建立全碑甄記鴻惠後附銘二章建于建寧四年五月是碑儲藏家鮮有著錄者惟邑人李蓁曾載于丹浦款言康熙庚戌冬觀于宛平孫氏蓋耳伯先生曾知祥符縣事得之

跋漢司隸校尉魯君碑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文一十七行本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錄時已聲泐任城縣學至今存焉相傳是蔡中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剝僅識其百一而已

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榮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書尹宙碑後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爲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槧。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尊彝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滕縣秦君碑跋

兗州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古城址。有滕君碑。出自土中。無歲月可考。滕君亦無名字。銘辭四言。音韻參雜。其云系出睪。睪與嶧通。知爲滕人。云爲政景博三年有成。蓋出而仕者。末云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實始于漢。其來古矣。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跋七

魏封孔羡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羡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鄱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羡爲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卽阼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辭敍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在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羡爲宗聖侯。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爲崇聖。斯則誤矣。

尚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眞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爲眞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眞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眞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

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慕田。薦季直諸帖。均爲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竊疑漢代無眞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賓農注述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眞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書以示兒子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跋吳寶鼎甗字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甗二。識云。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蓋孫皓時紀元。通鑑。皆泰始二年也。而有蟠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時塢堵之工。陶旅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甗之爲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而是甗。相之理物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埒不孰者。殆爲坊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二甗爲顧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予。予既搨孔廟五鳳二年甗。又從候官林氏摹廿泉瓦。合此裝池作册。因濡筆識之。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慧慶寺書。

吳天璽紀功碑跋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段石岡。山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爲三

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讓之蓋神其說爾。碑文倒置錯誤不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考定裝潢之。相傳文出華嶽。予爲雪客撰碑考序。已辨其非矣。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于皇象手跡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刻石。碑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按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與李詩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汲已嗣公爲侯。非卒于康王時也。然則金石之文亦有不足信者。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爲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僞託爾。

宋搨黃庭經跋

褚登善于西堂錄右軍書曰正書止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譌闕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黃庭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爲之然登善著錄其爲右軍書信矣予嘗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各篇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曇壤換鵝之後傳刻者衆漸失其眞佳本難得斯於謹束中審視之佩離橫逸生面畢露殆汴京名手所鈒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絕品也已

開皇閣亭本跋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一百一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閣亭八千匣今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前本無聞焉茲册爲爛谿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十月摹勒上石高頫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桃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于陳天嘉中繭紙眞蹟曾歸之宜其筆精墨妙過于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粲洒若思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册卽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然則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釋其疑已

跋閣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以多闕。蓋肥本也。禊帖肥瘦攸殊。褚廷誨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都書家率以瘦本爲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賃金三紙。加氈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眞。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絕與相類。殆原出于肥本者也。帖今亦藏爛谿潘氏。竹垞老人書。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繭紙。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爲第一。熙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于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好事者目爲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于坐。以予觀袁伯長跋禊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于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誣矣。茲來柘湖。覩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抑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努啄生動。勝于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國子監武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爲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

有棠棣版。字有闊行。有斲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舟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遂之南京。金海陵改爲中都。卽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曆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禊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卽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禊帖二石。藏姜編修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禊帖者。必準于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盧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拙爲斷。予嘗歎爲知言。二本側掠努趯。不爲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心慕手追。愛翫而不釋也。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以予人云。

勒亭神龍本跋

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鋟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于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晉王大令保母甄志宋搨本跋

崑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甄志。予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

之連書十一跋于後。尙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是日同觀者。慈谿姜宸英西溟。晉江黃虞稷俞邰。秀水沈廷文元衡也。志出于嘉泰壬戌。錢淸王幾獲之會稽山樵。樵人獲之黃閎。興寧中保母葬地也。按保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爲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爲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己。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已。黃閎不見于施宿。張溍二志。爾雅。閎謂之門。閎枋同。廟門亦巷門也。甎出土時。已斷爲四。歸于幾。又斷爲五。合而搨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搨乎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識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于書法。其于禊帖。絳帖。評隲不爽。謂是本有七美。與蘭亭序不少異。且言必大令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別本以亂眞。然則安君所見。毋乃別本拙惡者乎。予惟堯章之言是信。語尙書寶藏之。毋爲豪者所奪可爾。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江南試士旣畢。爲攝山之游。出郭。道經黃城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墓在焉。王。太祖第十一子。都督荆湘等六州軍事。有惠政。州民歌之。所云始興王民之爹。是已。薨于普通三年。碑辭侍中徐勉撰。貝義淵書。又東北廿家巷。梁贈侍中司空安成康王秀墓在焉。王太祖第七子。以中衞將軍領宗正卿。尋都督郢司霍三州軍事。遷雍梁等四州軍事。亦多惠政。天監十七年。薨于竟陵。歸喪京師。

故吏譙郡夏侯曾表請立碑。詔許之。於是名士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儒。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碑二。其一全泐。惟孝綽一碑。結銜石上可辨。書之者亦貝義淵也。二王同母。俱以孝悌聞于時。又皆好文。安成招劉孝標撰類苑。始與降意按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史臣合傳。比于漢之河間東平。其殆也。兆基旣遠。雖宰木已盡。而麟辟邪。猶眉猶存。第穹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于久立也。昔歐陽子著集古錄。于蕭梁止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三碑在建康都會之區。沍京承平日度石尚堅立。顧反遺之。何與。義淵爵里未詳。廣韻注貝氏不載姓源。鄭樵姓氏略。于貝氏則引宋登科記。有常州貝寶明。永嘉方日升。補注黃公紹韻會。引千家姓韻譜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貝靈該。不及義淵。羅泌國名紀。謂貝氏吳越多此姓。本諸左傳鄖氏。按春秋傳。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注。鄖陽。蔡邑。二十三年傳。稱楚太子之母在鄖。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鄖。杜預注。鄖陽也。定公十三年傳。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晉鄖氏。杜預注。垂葭改名鄖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鄖亭。然說文玉篇類篇。俱無鄖字。第有鄖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更鄖爲鄖。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鄖字。足以正其誤矣。予念六代刊石之文。南朝更爲難得。爰取孝綽文。并手摸始興碑殘字。書之册。而識其末。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跋

陶隱居書許長史謝舊館碑拓本。觀于爛谿潘氏。隱居以工草隸聞。見于史傳。嘗與梁武帝論書。連章累牘。載諸法書要錄。袁昂書評。謂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實泉賦則云。高爽緊密。自然排闥。今覩是碑。筆與手會。信昔賢之言不誣。碑立于梁普通三年。至唐大曆十三年。中山劉明素以文字將湮。重加洗刻。使原碑而在。駿快高爽。當更倍此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于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賞者。治世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嘗多。是者嘗少。懼無逃于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爲恆情所樂聞。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爲窟。範金以爲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不刊石勒銘。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有聖人之道哉。猛龍爲西平武公帆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涼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修聖人之學于舉世不爲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于閭里。噫。可傳也。予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宮弯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歷千年。知莫有徙而去之者。此予所爲感也。嗚呼。爲政之君子。可以知所務矣。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右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兗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爲楷式。一時風尚乖別。此江著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于時者也。曩覩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兗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北齊少林寺碑跋

右碑。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本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類此。書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姿媚者不同也。碑後列勸化主邑師邑子都維那忠正北面像主。熹主多人。中有張黃頭馬黃頭。按北史。游雅小字黃頭。則黃頭命名。亦當時習俗然爾。熹主揆之以義。當屬齋字。但說文玉篇。汗簡等書。皆無之。吾不敢知也。曹上舍仲經。好古金石文。特裝界爲册。跋其尾焉。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華嶽頌。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在今華陰縣西金天王廟中。碑于題後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万紐于瑾者。唐瑾也。爲燕公于謹器重。白文帝言瑾

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文帝乃賜姓万紐于氏。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時瑾已位開府矣。進爵臨淄縣伯。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曰司宗者。武帝保定四年更禮部稱司宗也。複姓古有之。三字姓始于代。北魏書官氏志。載有勿忸于氏。紐作忸。勿疑万字之譌。賜此姓者。洛陽則于謹。綦氏則樊深。匹特唐瑾也。文淵于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天和元年。露寢成。以題牓功增邑二百戶。北史更淵曰深。避唐高祖諱也。史稱其楷隸雅有鍾王之則。今觀是碑。殆非虛譽云。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于稼堂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闕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議法。不輕假人。卽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憲曰煬。衞王直。畢王賢曰刺。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達曰黷。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子之言也。曷書之。於是乎書。

眞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眞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瓦于開皇六年。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儁立石。齊開府長

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恆州。齊亡後入于周。周又亡。入于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于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十人曰爲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敍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于今者寡矣。裴界而藏諸也可。

題僞刻李衞公告西嶽文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酈平陽哉。劉伯溫竊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衞公未遇。爲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徵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衞公初仕隋。爲殿內直長。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衞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衞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僞者爲之。眞妄男子也。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册跋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册舊藏新安畢侍郎懋康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一一裝界得此遂爲翠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者差小又紙墨一色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鼎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豈爾然楷法已略備試用張懷瓘法佔之不啻百千緡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

跋八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唐太宗自晉祠與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及銘。勒石于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无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爲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于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于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聖教序跋

鍾山紀曉子客于燕。壬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搨聖教序。舊爲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澂跋尾。澂字如瑩。建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欲其尺牘不可得。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歎此册紙墨絶妙。當知爲南渡以前物矣。子京著書畫甲天下。卷尾必佔其價。析產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以爲不爽銖兩焉。甲寅春。曉子俶裝南還。相對潞河酒闌。索予題識。復以他本較其鉤畫。要未若此本

之善。

唐騎都尉李君碑跋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予。紙墨精善。對之眼明。碑未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干知敬。殷仲容。不能造詣及此。李君諱文。字緯。東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罕矣。載于唐書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泰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倏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猶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揮霜戟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弘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縋繩上城。軍頭盧君謂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跋唐明徵君碑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者。高正臣也。碑立于上元三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

寶寺。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閟供奉。特爲撰文。勒之于石。石至今猶完好。歲在辛酉十月。予與金陵鄭簠。嘗熟王羣。嘉興周筠。平湖曹彥樞。甥予弟彝玠。同游是山。留信宿。各搨一通以歸。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酈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而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爲。非山橫其前。水經其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哲。竣考正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檗尊識。

跋石淙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于錄。顧刪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爲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屬語予澗壁而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于載紀

之外。若賈棟華岳詩。李良恒岳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諲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秦輿季氏全唐詩集。皆略而不收。斯碑亦棄不錄。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于今。予因爲跋其尾。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右唐博城馬令詩。在岱岳觀碑之東側面。其名剝蝕。題曰勅使麻先生者。按今觀中有雙碑。其西一碑。北面第二層有久視二年記文。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親承聖旨。齎龍壁御詞繒帛香等物。詣此齋醮。即其人也。神都即東都。故詩中有伊水嵩巖之句。厥。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音義未詳。亡友顧炎武寧人吳任臣志伊。均疑爲應字。想當然矣。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張長史以草聖名。正書傳者絕少。而墨藪九品書人。列之上上。良以其正書不易得也。郎官石記。舊本存王太傅濟之家。後王元美。敬美。迭相藏弆。二公各有題識。董尚書思白。摹而勒之戲鴻堂帖。謂海內止有一本。蓋以絕品目之矣。相傳是册乃唐人所拓。疑未必然。襲明之中吳紀聞云。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兵火後不復存。長史蘇人。故立碑于此。按郎官題名。宜在長安。其刻石存蘇州學舍者。吳人鄉曲之情爾。此必淳熙以前所搨無疑。康熙乙酉六月。觀于商丘宋公節使之廨。

開元太山銘跋

莊周稱易姓而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餘處歷千萬禩而石磶玉牒後人莫得見其形兆果明神爲之守護邪祖龍肇始立碑久已埽迹兩漢迄唐間世一修時邁之典開元天子允文武百寮之請於十三年冬十一月式遵故實有事于太山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於集賢書院撰儀注己丑日南至法駕詣山下御馬以登行升中之禮天子製紀太山銘親札勒于山頂之石以十四年九月景戌告成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趙明誠金石錄目載太山銘側有題名二列今已亡之而頲頌授梁昇卿書刊御製銘右明有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頌文毀去者半可憾也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而御書遒勁若怒猊渴驥籠束安閑不比孝經之多肉少骨若唐隸盡如此何慙漢碑碣乎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行旅出于塗者車前馬首仰視略可覩歲在己酉五宿玆山之麓未克叩天關陟環道手摸其文訊之野老必架木緣絙而上然後椎拓可施又山高多風兼寒日曝紙幅易裂若是其難也冀者先後裝界三本悉爲好事者所奪己丑夏同里沈秀才翼能分書獲此本于白下雖有闕文乃百年以前舊搨爰審定而書其本末于册尾銘書陷作隨書繹繹作奕奕有曰自今而後儆乃在位將多于前功而悲彼後忠豈意天寶之亂近在目前也乎是歲六月丁未舟發江都阻風瓜洲渡口書

唐封比岳神碑跋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爲安天王是時祿山近任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爲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文書以八分者載千齡也筆法淳古遠在韓擇木蔡有鄰梁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明考書法獨遺之何與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跋

西安府崇仁寺陀羅尼石幢唐天寶七載五月建張少悌書所題職名有駕出長上扶車長上按唐制兵部尚書選驍勇材藝可爲統領者拔其尤令宿衞目曰諸色長上有一日上兩日下者有五日上十日下者若長人長上取形軀六尺六寸以上者充之則每日隨仗下隸左右監門衞者也又有直長長上長孫溫充尚儀直長李嗣福充監門直長李善充尚輦直長上周先孝充左羽林軍長上見于新書宰相世系表外河渠署有長上漁師此云駕出扶車殆皆宿衞士矣少悌筆法娟秀稼堂是本尤佳因摭六典新舊書識其末康熙四十有七年二月壬寅朱彝尊題時年八十

書唐蘇祕監小洞庭二碑後

天寶十三載七月扶風蘇源明守東平時濟陽有河隄之役太守李倓虞夫役不均於是濮陽守崔季重魯郡守李蘭濟南守田琦皆會于東平源明議廢濟陽以盧東阿歸東平平陰長清歸濟南陽穀歸濮陽

既而縣乃不割郡亦仍舊見源明所作詩序而劉昫地理志稱天寶十三載廢濟州將毋國史傳聞或失其實與迨明年祿山作逆則源明已徵入爲國子司業此杜甫八哀詩有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之句也當五太守讌集源明特字渦泊曰小洞庭亭曰洄源至太和中天平節度使令狐楚以二詩立石題云白源明迄楚爲時僅八十年洄源亭渦泊已迷其處矣聞是碑尚存惜儲藏金石文字者多不著于錄也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謂碑建于思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寧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鄧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爲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遇貞一于諸城李渭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爲定論也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

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考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尙。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爲起草。辭曰。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朝。爲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踣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貞一聞予言。作而曰。有是哉。于是人摹一本。予爲考其始末。書于後。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蘇靈芝書。予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及是碑而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李北海對壘。此宋人搨本。精采具存。董尙書稱其遒密。宜矣。册舊藏曹氏古林。康熙壬午春。忽見于花南水北之亭。正如久別故人相對。古林金石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爲識者所得。幸矣。

唐御史臺精舍記并碑陰題名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別置臺獄。囚當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囚。迨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止。皆爲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圜扉恆滿。崔隱甫總臺務。言于朝。掘

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慨之。崔湜爲文。梁昇卿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勒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偏偏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唐儲潭廟裴謂喜雨詩碑跋

韶州儲潭廟唐碑二。載陳思寶刻叢編。予屬友人訪求。謁廟下者。輒云無有。康熙壬申十有一月。泊舟于潭。獲諸儀門之右。其陽裴謂詩。其陰裴氏族子題名記事。後十年。吳江張吉士尚瑗。出知興國縣事。乃拓謂詩見貽。惜其陰面壁。工人不知響搨。然胡氏統箋。季氏全唐詩。謂作背無之。叢編所載諸道石刻。其中唐人詩尚多。惜無好事者張君爲予博訪而摹拓之也。謂字士則。洛陽人。尚書寬子。仕至兵部侍郎。舊史有傳。

五經文字跋

唐大曆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

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暠。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鉤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曆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于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于摹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

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平定州唐李諶妒神頌跋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于史傳者唐高宗將幸汾陽宮幷州刺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邪遽令罷役然則妒女有祠其來久矣和傳神介之推妹也頌之者誰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諶也碑于何所今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之歲大曆十三年也神之行事不見于春秋內外傳其妒也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辭焉而牲牷祭此謂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爲衆所共惡而神乃以是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澹焉黛色與雲致雨作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于錄椎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歲在強圉協洽秋八月朔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三十里道書第八青霞洞天也康熙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從寺

登山。尋仙人對弈所。前後洞窟。有碑峙其右。則唐嗣江王禕所題五言詩。以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刺史。賜紫金魚袋韋光輔建。文稱刺史韋公。于石橋寺橋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嗣後。封爲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爲衢州刺史。詩題嗣江王。當是景雲間初爲刺史作也。成都楊用修。不知薄煙罨遠郊。遙峰沒歸翼二語係王詩。疑爲仙人遺句。誤矣。

唐郎官石柱題名跋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吳郡張長史旭撰記。京兆許左丞孟容撰後序。記出旭正書。後序劉補闕寬夫隸書也。二篇別勒于碑。而題名鐫于柱。自貞元後。則令史續書。故工拙大小不齊焉。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東有史部戶部禮部三行。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行四司。右司統之。各掌十二司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定其程限。吏分設司封司勳考功。戶分設度支金部倉部。禮分設祠部膳部主客。兵分設職方駕部庫部。刑分設都官比部司門。工分設屯田虞部水部諸司。均有壁記。詳其改充遷轉之歲月。而石柱第注姓名而已。康熙戊子。予始購得郎官題名三紙。字已漫漶。眼昏莫辨。會桐城方生來自京師。訪予梅會里。坐曝書亭。鎮以界尺。審視之。姓名可識察者。三千一百餘人。別錄諸格紙。而同里曹生復以所搨本贈予。因言柱在西安府儒學孔子廟庭之右。上有古柏覆之。竊思六部既分左右。則當時立

石。必東西各一。今右司暨兵刑工三部所屬郎官。題名無一人者。是左存而右已失也。若禮部四司闕郎中。考功膳部闕員外郎。殆由椎拓者遺失爾。方生名世舉。字扶南。曹生名曰瑚。字仲經。俱受業予之門。

跋唐岱岳觀四詩

右唐張嘉貞。任要韋洪。公孫杲四詩。俱刻于岱岳觀碑側。而編岱史者不錄。任韋公孫三人。新舊唐書無考。任又題名云。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頂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于茲。蓋唐時祭畢猶不用酒。故宴以茶也。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罏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而書誌作銘。又無撰文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于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于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唐游石橋記跋

游石橋記。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陸庶文。庶吳人。宰相元方之曾孫。象先之從孫。希聲之從祖也。先世

曰玩。仕至司空侍中。贈太尉。其子姓號太尉支。元方象先。希聲三世相唐。新書世系表。庶歷官福建觀察使。當日以貴公孫領郡。碑後列親資接武。男子從行。是亦好事者。親資二人。子增試大理評事元益。前絳州太平縣尉崔纘。男子五人。右內率府錄事參軍綜。前弘文館明經緝。左監門衞率府兵曹參軍紹。前崇陵挽郎縝。按世系表書縗鄧仝。綜河南府戶曹參軍緝。信州刺史紹。潁州刺史惟縝無之。崇陵者。德宗陵也。縝以大臣子弟充挽郎。唐制然矣。

跋石橋寺六唐人詩

右劉迥李幼卿李深謝劇羊滔薛戎詩各四首。刊成二碑。留石橋寺。嘉靖中尙存。都御史江山趙鐩修府志。具錄之。中間闕文。僅六字耳。迥字陽卿。知幾子。大曆初吉州刺史。終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載新唐書藝文志。幼卿字長夫。隴西人。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州有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字士達。兵部郎中。衢州刺史。滔泰山人。大曆中宏詞及第。戎字元大。元和七年以刑部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終浙東觀察使。劇未詳。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後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盡刪唐人之詩。深可恨也。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續之。各爲一集。合之以行。後之君子改修地志者。當取以爲法。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跋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于濟源縣西北。而築北海壇于廟後。號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

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于上官。購諸洛下。酬以稅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元十三年。濟源令張洗。字濯纓。視廟中楸槐數本。爲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爲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比于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祇川后祠宇。恆有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爾。洗于事神有禮。度治人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圖經。而洗之政事。亦無表見。碑今藏吳江潘氏稼堂。其善藏諸。

書唐賈竦華岳廟詩石刻後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參軍事璩修之。修之者。殆銕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的趙文淵書。万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升書。咸廣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顏眞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椎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爰裝界。書其後。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右白傅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寘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爲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

從雕本謂終愛雕本謂怯皆所當勘正者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

跋九

唐國子學石經跋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秋孝經一卷二千口百口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册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柏嵩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

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并載其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榆次縣三唐碑跋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爲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于長慶二年。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于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于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于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于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爲安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九經字樣跋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泓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玄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刻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于玄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

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

石墨之傳于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爲三。瘞鶴銘。裂而爲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雩客神讖碑考。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槎。入焦山之麓。積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爲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于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白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力臣名詔。精書法。嘗爲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彝款識遺予。惜不營生產。沒後盡散失。并傳刻聚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湖州天寧寺曾勝陀羅尼石幢跋

湖州天寧寺。建自陳永定三年。武宣章皇后故宅也。曰龍興。曰孝義。曰萬壽。曰報恩光孝。寺額屢更。其曰天寧者。仍吳越武肅王所更額也。相傳寺有曾勝陀羅尼石幢一十四座。今其八尚存。文可辨識者。一建于大中元年十一月。後題刺史令狐綯姓名。一建于大中二年八月。後題刺史蘇特姓名。書者曹巨川也。一建于大中十二年四月。書者凌渭也。一建于會昌元年十一月。書者胡季良也。一建于咸通十一年三

月。又斷石一。平望芮文琛立。後題乾符六年四月。蓋平望驛時屬烏程澄源鄉宜陽里。故張承吉詩云。一洗吳興水西來此驛分。斯其證矣。巨川。渭莫考。季良見宣和書譜。載其行草書各五種。考諸家記錄金石文字。太和八年湖州德本寺碑陰。係季良正書。寶曆二年杭州大覺禪師碑。元和二年平李錡紀功碑。均係季良八分書。元和四年國子司業辛璿碑。九年永興寺僧伽和尚碑。均係季良篆額。是季良于書法諸體精熟。不獨行草見長矣。惜也幢第稱曰處士。而不著其里貫。疑卽州人至納書人魚簡。則書譜未詳。僅見于此。予友鄭元慶芷畦。撰湖州府志。手拓諸幢文見示。予嘉其見聞之周洽也。書册尾歸之。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右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秘書監正字郎萬齊融撰。其初趙州刺史徐嶠之書。既燬于寇。明州刺史于季友。於僧惠印所覩舊文。邀處士范的重書。太和七年冬事也。寺建于晉太康二年。田賜于宋元嘉二年。額更于梁普通三年。釋道宣錄神州塔寺。以是塔居第一焉。碑題越州都督府鄮縣者。齊融神龍中與賀知章賀朝張若虛邢巨包融等。俱以吳越之士知名。見劉昫唐書文苑傳。國秀搜玉二集。曾載其詩。唐書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誤矣。唐自武德四年。諸州置總管。未久。更都督府。至乾元元年。始號越州。而鄮縣卽故鄞州。開元二十六年。始割縣置明州。齊融撰碑時。寺猶屬越州也。碑引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以甫作倗。不知何所本。其陰有記。則于季友辭附贈范的詩。的亦有和韻之作。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均

未之載季友太保頠次子也尙憲宗女惠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授羽林將軍制係元稹所草史不言其爲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第書絳宋等州刺史云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右采師倫書重藏舍利記在京師憫忠寺碑建自唐會昌六年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寺經始于元魏幽州刺史尉蔓命故又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蔓命太安狄那人蔓作長參預齊神武起兵破爾朱兆者其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故碑云勅于封管八州內寺留一所僧限十人至是年宣宗卽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一方毀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固護釋門殷誠修敬若是乎前後不相侔者蓋仲武功名之士宜其好惡與時移也師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知敬薛稷遺意亦能拔乎俗者

唐漳州陀羅尼石幢跋

右唐咸通四年八月漳州押衙兼南界游奕將王訚所造陀羅尼石幢宣義郎前建州司戶參軍事劉鏞序幷書經後題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柱國崔蠙名又分書建立歲月乃鐫字人于後

按游奕將五代十國多有之。獨不見于唐令要。新舊書。惟六典載騎曹掌外府兵馬簿帳牧畜之事。凡諸衞馬承直配于仝吾巡檢游奕者。季請其料給之。殆職巡邏者已。是帖今藏吳江潘檢討稼堂家。審定爲宋拓本。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卽光啓元年。考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鎭連兵境上。各事爭鬬。職方不錄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于無邦。生斯世者。其聞見已不能悉眞。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仝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書遒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仝石之文爲可寶也。

憫忠寺葬舍利記跋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于惠忠寺觀音像前。于是南敍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是歲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有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碑稱欲遷舍利于閣內。陳辭請發封壤。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雄天下意。宜有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發穸時舍利光芒異香郁烈。外石函封內金函閣。其崇奉象教至矣。迨明年匡威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無所之。鎔迎館于鎮。登城西大悲浮圖。顧望流涕。未幾。以圖鎔見殺。然則事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塔。一燔于太和八年。一燼于中和二年。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僅存焉。爾已踏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搨以藏諸笥。

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乙巳秋。客自華州來者。貽予唐李巨川所爲濟安侯廟碑。濟安侯者。華之城隍神也。巨川爲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閹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唐史附諸叛臣之列。觀其碑文。盛歸功于建。此猶獹犬狂吠。無足怪者。繼得金張建所撰廟碑。謂諸王既見殺。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神厲聲叱曰。汝陳許間一卒耳。蒙天子恩至此。輒敢爲弒逆事乎。建倉皇而退。昭宗德之。徙神于行宮。既還京。封神濟安侯。而歐陽子五代史。則謂建父叔豐所誡。殆儒者不語怪之意歟。昉源之文。傳世者寡。碑辭特剴切可誦。其稱神縛草傳泥。假以成像。猶能奮叱不祥。而當時藩鎮重臣。幸

時之亂。曾不遣偏裨老弱之師。爲衛社稷勤王計。殆士木之不若。蓋有激其言之矣。彼巨川者。罔有忌憚。謂士木可欺。已之文足以飾非于後。不知直道在人。自唐迄金二百年。華之父老。猶能道之。而張建者。復刊石而記其實也。然則小人之變亂是非。欲以惑天下後世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

晉王墓二碑跋

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爲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謂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卽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弟四人。次曰克讓。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宿衛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變弧躍馬。突圍出。奔鴈門。與碑文合。則爲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巢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爲寺僧所殺。不言其爲代州刺史。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十人相傳王墓上舊有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爲唐家人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更六百年。而予乃得視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及

見也。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碑于土。摹之搨本。俾予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

千峰禪院碑勅跋

右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僧洪密勅。蓋明宗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答之。文曰。退避無所。愧恧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于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搰。搰之尺。則更深尺。予強令搰之。以昏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尚書。潯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衞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于鎮。詔贈太保。其先後歷

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稽財而但富藏書。不爰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葬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鎭東軍牆隍廟記跋

鎭東軍牆隍廟碑。施宿撰。會稽志張淏續之。均不載其文。予友顧徵士寧人。獲諸臥龍山西閣上。采入金石文字記中。碑文錢武肅王鏐撰。王以乾寧二年伐董昌。明年五月。平之。冬十月。勅改越州威勝軍爲鎭東軍。授王領鎭海鎭東等軍節度使。至開平二年。升爲大都督府。亦謂之東府。題曰牆隍廟者。朱全忠之父名誠。王旣稱臣于梁。不得不爲之諱矣。獨怪全忠未篡弒時。唐帝在位。乃勅改武成王廟曰武明。成德軍曰武順。義成軍曰宣義。幷嫌名皆避之。迨梁旣僭號。司天監以帝曾祖諱茂琳。請改歲月陽日辰凡戊字更作武。尤可發笑也。

北漢千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惲所爲千佛樓碑異焉傳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爲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朴以爲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劉繼元處裘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臣范超治金爲佛治不急之務惲身爲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園綦飲酒反撰碑文侈大其事何歟碑稱承鈞爲睿宗皇帝繼元爲英武皇帝皆史記所未及劉旻之語張元徽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然則惲之夸大其辭適足以形其陋而已攻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卽位時改元廣運而碑建于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宇之八年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撰劉繼顒神道碑亦稱廣運元年歲次甲戌與是碑合則卽位改元之說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好殺具書于史然當時諸臣率弃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惲至國亡乃降蓋其誅戮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民爭爲之効死其君臣豈眞無過人之才者哉若其文格之卑書法之陋考古之士無譏焉可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一

跋十

宋太宗書庫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眞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爲風雨崩剝。其半沒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迴文詩一卷。逍遙詠一卷。至理勸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棊勢圖。琴譜各二卷。蓮花心漏迴文圖若干卷。雜書扇子一百三十六柄。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按史帝既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所謂祕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川之眞之館閣。使修羣書。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賜給。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于權謀祕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輕視之如土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宋京兆府學石經碑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鍇之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棄。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泊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固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貶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頒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附和。恬不知恥。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爲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册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予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鄩之傳焉。

太原縣惠明寺碑跋

呂惠卿儉人也。當時君子視若鬼蜮。而王安石獨任之不疑。且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今觀惠明寺舍利塔碑。雖能文善書之士無以過之。世徒知爲頭會箕斂之才。不知兩人當日以經術定交。而取合于文字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姦也歟。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襲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爲瀑泉所泐也。康熙乙丑二月望日書。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婺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爲金人所留。迫之事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歸。復不可。其語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觀其懷印臥起。悲歌慷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成于金皇統三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于是公之去國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論者疑公自貶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孫之義。而未得其本也。考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臨發之時也。彼寺僧者。見公既去。不能原公大節所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删去其官爵。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表曰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予築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于兹寺。然則所謂近郊某寺者。殆卽普恩寺非邪。史又載公以文字教金之貴人子弟。使之就學。因得以和好之說進。蓋公之文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當其時。宋諸臣留于金。若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學自命。顧寺僧獨以公之言爲足重于世。亦以見恭敬之不可棄。而忠信所行者遠也。嗚呼。士君子不幸生喪亂之際。又不幸以文章爲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志意所在。輒更易以就時人之耳目。至使大節皎然若朱公者。幾無以自白于後世。讀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澂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磻老。建閣于太學。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紹翁。李心傳。陳騤。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眞伽。造白塔于行宮故址。取其石壘塔。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即治所西偏建西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甃以甎。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當藏弆。若夫秦檜一跋。已爲訥椎碎。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玉帶生。宋文丞相佩名也。石產自端州。末爲絕品。其修扶寸。廣半之。厚又微殺焉。帶腰圍而身衣紫。丞相寶惜。旁刻以銘。書用小篆。凡四十有四字。歲甲申。覩于商丘宋節使坐上。因請以硬黃紙摹之。不敢釋揭也。生之本末。略見玉笥生詩。其銘辭亦附注于詩編。按金華胡翰作謝翱傳。稱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是信公軍敗後。覩即歸翱可知。其寓浦陽永康。閟祐思諸陵。登釣壇。度必攜生偕往。懷古之君子。可以深長思矣。

遼釋志願葬舍利石函記跋

京師仙露寺。金人俘宋室子女置其中。見燕峰北狩行錄。趙子砥燕雲錄。顧地志失載遺蹤遂不可稽。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宣武門西南居民掘地得石函。函旁有記。自稱講經律論大德志願錄并書。乃遼世宗天祿三年瘞舍利佛牙于此。記後有千人邑三字。蓋社名也。施主姓名。首列帝后諸王大臣。下及童男小女。考遼史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及即位。立爲皇后。至天祿四年。方册立皇后蕭氏。二后同死察剌之亂。並葬于醫巫閭山。記刻于三年。所云皇后。蓋指甄也。東明王者。疑是明王安端。卽察剌之父。以功王東丹國。故曰東明王也。燕主大王者。中臺省右相牒蠟。爲南京留守。封燕王。故曰燕主大王也。國舅相公者。靖安蕭太后族兄撒古魯。以天祿元年爲國舅帳詳穩。故曰國舅相公也。獨趙思溫子延照。史作延昭。而通鑑亦作照。常爲石晉祁州刺史。後仍歸遼。餘子本末。不得其詳矣。又記有建塔波之文。疑當時石函置于塔下。塔久廢。而石函僅存土中。函已無蓋。其舍利佛牙。又不知何時散佚也。

遼雲居寺二碑跋

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心。一稱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仙露寺石函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

疑是地名。合此碑觀之。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天順皇帝者。遼穆宗尊號。丞相秦王者。重元爲南京留守也。遼史。聖宗初卽位。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統和元年六月。上尊號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今碑建于二十三年。尊號無天輔字。是則二十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奉天楊英撰。文武功張徽書。洛陽李微題額。立石者。同知京兆總管府事高貴也。文稱處士初諱章。更名九隴。又名渭。又名於鼓。其字希文。不易也。下筆有骨肋。西州碑版。多出其手。一揚之外。皆法書名畫。望而判其眞贋。嘗鬻書于市。一達官持之去。處士直詣廳事取書。辭色不少遜。挾書掉臂而出。性不喜浮屠法。而處開元塔三十年。無家無妻子。正大八年。詔民東徙至陝。既而事且變。投所蓄古印章鼎彝于河。避地平陽。入太原。尋還故里。以疾卒。按金史哀宗紀。元兵既取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于河南。所云事變者。此矣。英之銘曰。士之遇也。爲龍爲虎。其不遇也。如魚如鼠。既魚其龍。又鼠其虎。生必達其所好。死則從其所惡。將矯世以自戕。抑直行而不顧。苟會于心。千載其猶旦暮。著所以信于人者。以銘先生之墓。吁。辭特崛奇而徽正。書多涉篆隸體。亦不猶人。金源遺集傳至今者。惟趙秉文王若虛。

段克己誠己李俊民元好問數家而已斯銘不見于載記乃摭其大略書之册尾兼錄其副示長洲孫生附著于書法考焉

趙吳興千字文跋

周興嗣千文便于小學善書者恆寫一本獨智永台書八百本散在江南而吳興趙王孫亦屢書之延祐三年四月有旨趙子昂寫來千文一十七卷發祕書監裝背收拾此或一十七卷之一也吾鄉項子京家刻石今歸于予

元豐閏縣令碑記跋

豐潤縣本玉田之永濟務金史稱太和間置明寧宇通志一統志因之今觀至元七年縣令孫慶瑜碑記則改務爲縣乃章宗大定年事且云承安中以懷遠大將軍夾谷公習揑來宰是縣足徵置縣在泰和之先也碑又云大安初避東海郡侯諱更名曰豐閏東海郡侯者卽衞紹王然則縣始置時仍名永濟可見又云大朝開創以來庚辰之歲改縣爲閏州考元史竟未之載宋王諸公未免失于討論矣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云洪武元年改閏爲潤而今國子監金元史雕本閏旁均著水亦非也碑書法雖不工然辭足以達其述先後政頗詳顧修地志者曾不引證何哉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祇祭上帝于南郊。二月癸亥。鴻臚寺序班周敖。國子監生袁綱。奉命以香幣牲醴祭告中鎮。勒其文于碑。嵌廟西壁上。蓋自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之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間。世之君子。有志于補修惠宗實錄者。辭雖不多。所宜大書特書。布在方策者也。

跋首善書院碑

萬曆丁酉。先太傅文恪公。偕福清葉文忠。典應天鄉試。得華亭呂公原先生卷。先文恪欲置第一。文忠謂是卷文雖高。恐不得第。欲以所擬第二人領解。先文恪曰。此時文爾雖第。與不第等。未若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學行聞于時。遂定先生卷第一。後先生試禮部。輒摈落。謁選人。官工部司務。是時鄒忠介。馮恭定。講學京師。于宣武門內大時雍坊。建首善書院。先生與周忠毅董其役。而先大父時爲都察院照磨。實經營之。及書院成。文忠作記。董文敏書之。則先大父已遷官。故未得書于石也。繼而羣小交攻。毀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時。祇搨一十三紙。而先生藏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間。桐城孫舍人國牧。請重書是碑。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書院。一爲王評事應遴募勒藏壁間。爲御史某徙置中城察書院官舍。訪之果存。其後西洋人借書院以爲曆局。久之。遂踞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寇中城。所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辛酉。予復主江南鄉試。先生之孫嘉先。持搨本見示。又六年。嘉先子天右。持至都。將重勒上石。請

予跋其尾。予母。華亭唐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先太傅于京邸。兩家結婚。呂先生實爲行媒。今兩家子姓。仳離坎壞。先代賜書。俱已零落。而先生後人。猶能于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勿失。摹而刻之。俾覽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存亡進退之故。是碑傳書院雖毀。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之功不可泯已。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唐人及第。書名雁塔。未必鎸諸石也。明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卽命立石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禎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留特用。於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幷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太僕寺少卿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石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灝監工。立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鑑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予輯日下舊聞。既撮其大略。筆之于卷。康熙辛未秋八月上丁。天子命大學士代祀孔子。舉尊充十哲分獻官。禮畢。偕祭酒汪霧靈采司業吳涵容大徧覽諸碑。其初釋褐卽撰記立石。後乃有遲一二十年始立。又或有題名無記。兼踣于地者多有之。嗚呼。明之祖宗待進士可謂隆矣。苟不由是出身。選人輒投之僻左荒遠之地。士大夫論資格日

嚴而萬曆以後題名之石不師舊典作記登第者罕有拓而傳示子孫徒儼立于風雨冰雪之中信其剝蝕不亦可歎也夫爰屬二公扶其踣者并搨之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二

跋十一

陶徵士聖賢羣輔錄跋

韓非有言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儒者公孫氏居第七至晉陶徵士聖賢羣輔錄分疏之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或疑公孫氏爲龍非也龍字子石家語稱是衞人而北海鄭氏謂是楚人故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名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辨堅白異同之龍也樂正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氏門弟子可知考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是則公孫氏傳易之明徵矣蓋子石子秉名姓偶同而傳易之公孫氏與鄭大夫字伯石者名姓又同也錄此以證小司馬索隱之誤

唐律疏義跋

唐律疏義三十卷永徽二年閏月詔曰太宗文皇帝撥亂反正恤獄愼刑杜澆弊之源削煩苛之法道臻刑措二十三年玉几遺訓皇令刊改朕仰遵先旨旁求故實乃制太尉揚州都督長孫无忌開府儀同三

司李勣。尚書左僕射張行成。光祿侍中高季輔。右丞段寶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郎中賈敏行等。爰暨朝賢。詳定法律。酌前王之令典。考列辟之舊章。適其輕重之宜。采其寬猛之要。使夫畫一之制。簡而易從。約法之章。疎而不漏。再移朞月。方始勒成。是宜頒示普天。垂之來葉。凡在羣臣。逮于列岳。其務審愼。稱朕意焉。此見諸唐大詔令者也。永徽三年五月詔。律學未有定疏。宜廣召解律人修義疏。使中書門下監定參撰。成三十卷。四年十一月上之。詔頒行天下。此見諸唐會要者也。按无忌等表進。有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中書令柳奭。刑部尚書唐臨。守黃門侍郎韓瑗。中書侍郎來濟。辛茂將。尚書右丞劉燕客。潁州刺史裴弘獻。刑部郎中王懷恪。盩厔縣令董雄。大理丞路立。始平縣丞石士達。大理評事曹惠果。律學博士司馬銳等。而無張行成。高季輔。令狐德棻。高敬言。或疑纂修諸臣姓名不符。考詔令開載。乃總修律令格式之員。而表進于二年之後。所列縣令丞博士。蓋係召至解律人。若張高令狐四公。不與纂修義疏故爾。唐代遺書。傳抄多致殘闕。是編前有元泰定四年江西儒學提舉柳贇序。又附江西行中書省檢校官王元亮釋文。末又綴編校考亭書院學士余資姓氏。信爲完書。世有好事君子。雕鋟以行。儻于有位舊章之不愆。庶乎復古寬大之條矣。

刑統賦解跋

刑統賦四卷。宋史藝文志不知作者。晁公武讀書後志著錄二卷。云皇朝傅霖撰。或人爲之注。予所錄卷

與晁氏同。古林曹氏藏本也。刑統定于周顯德四年。命侍御史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等十人編集。兵部尚書張昭遠看詳進呈。凡二十一卷。竇儀重加詳定。增益九卷。當日言律令格式之煩。期于省文達理。成書。霖乃撮其要旨作賦。而自解其義。又東原郡某每聯撰四言歌以括之。前有延祐三年趙孟頫序。言其大略。其後益都王亮復爲增注。大抵傳郡皆宋人。而亮則元人也。世儒以趙序加于長孫无忌等唐律三十卷之前。遂疑疏義爲霖等所注。誤矣。霖自題左宣德郎律學博士。未審宋何朝人。

長短經跋

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蕤。梓州鹽亭人。嘗注關朗易傳。李白師事之。孫光憲稱其夫婦俱有隱操。而是編專論王霸機權正變之術。其第十卷。相傳載陰謀捭闔之說。故祕不以示人。依漢藝文志。當入之縱橫家。按漢志縱橫家多至一百七篇。而隋志止二部。唐志四部。此六十四篇宜著錄。不應混入于雜家也。

東宮備覽跋

東宮備覽六卷。宋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模進。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鄒應龍榜進士。嘉泰二年八月。除正字。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嘉定二年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模之歷官倫序。見于中興館閣續錄者如此。今觀告詞進表。乃合先後銜具書之。又兼莊文府教授。或疑莊文太子薨于乾道三年。模至慶元初始釋褐。歷

嘉泰開禧嘉定不應尚設教授以予考李心傳朝野雜記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設于紹興三十年時孝宗爲建王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矣先是十四年春建宗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名爲額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置教授以官職兼不在宗子之列故魏惠憲王卒于淳熙七年有子柄存設有府教授而莊文太子有二子樓橓府亦得設教授模以館職遂兼之爾宋史志職官未詳因書于此

書玉臺新詠後

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常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貧賤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劉知幾疑李陵答蘇武書爲齊梁文士擬作蘇子瞻疑

陵武賠答五言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非不能辨也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今文選盛行作僞者心不徒勞也已或者以無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當其時昭明聚書三萬卷大集羣儒討論豈不知五言始自枚乘而序所云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有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注文選者遂謂河梁之別五言此始鍾嶸詩品亦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抑何謬歟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並觀毋偏信文選可爾

宋本六家注文選跋

六家注文選六十卷宋崇寧五年鏤板至政和元年畢工墨光如漆紙堅緻全書完好序尾識云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蓋宋時蜀牋若是也每本有吳門徐賁私印又有太倉王氏賜書堂印記是書袁氏袠曾仿宋本雕刻以行故傳世特多然無鏤板畢工年月以此可辨僞眞也

大唐類要跋

康熙己卯七月湖州書賈有以大唐類要百六十卷求售者反覆觀之卽虞氏北堂書抄也按新唐書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氏讀書後志同而宋志止百六十卷是編地部至泥沙石而畢度非完書今世所行者出菅熟陳禹謨錫玄氏刪補至以貞觀後事及五代十國之書雜入其中盡失其舊閱之令人生恚儲書者多藏之而原書罕覩矣類要傳寫雖多訛舛然大略出于原書未易得也

跋五百家昌黎集注

宋人輯書。往往以摭采之富誇人。若蔡夢弼杜詩注。號爲千家。成申之尚書集解。號四百家。亡名子播芳文粹。號五百家。是也。昌黎集訓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慶元六年春。建安魏仲擧刻于家塾。亦稱五百家。按其實。則列名者一百四十八家而已。其餘所云新添集注五十家。補注五十家。廣注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始亦無稽之言。爾然當時刊書者。知以博學詳說爲要務。今則守一家之說以爲兎園册。其智出麻沙里刊書者之下矣。是書向藏長洲文伯仁家。歸吾鄉李太僕君實。蓋宋槧之最精者。惜中間闕三卷。後人補抄。原注已失。不可復覩。當更訪諸藏書家。

播芳文粹跋

五百家播芳文粹大全二百卷。曩在都下。曾從友人借觀。患其卷帙混淆。兼多闕文誤字。因置不錄。歸田後。見江浙儲藏家間有之。類皆抄寫。丙戌三月。留徐學使幸仲花谿別業。觀宋槧本。始快于心。若風庭之葉盡掃。而老眼豁然也。卷首有紹熙庚戌序。南徐許開作。稱係鉅鹿魏齊賢仲賢。南陽葉棻子實所集。具列姓氏凡五百二十家。富哉言矣。然其所錄不盡皆醇。惜吾友宜興陳維崧其年。華亭錢芳標葆馭。吳江葉舒崇元禮。錢唐陸繁弨臣石。嘉興李符分虎。皆以駢體名家。諸君悉逝。莫爲削其繁而舉其要也。開字

仲啓。以中奉大夫提舉武夷沖祐觀。著有志隱類纂。見趙希弁讀書附志。

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志後

靖康中。蘇叔黨以眞定倅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若求活草間邪。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麈後錄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于鎭陽。繹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考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于常州。先生旣卒而蔡京由尙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于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于端禮門。再刻石于諸州。三刻石于文德殿門。帝旣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于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愬于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詼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槩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諸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旣以東坡爲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尙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竹友集跋

臨川謝幼槃。與兄無逸。並負詩名。呂居仁集江西詩派二十五人。幼槃其一矣。然其詩實與涪翁別。居仁

又稱其似謝宣城。亦不類也。書錄解題兩載竹友集。一曰十卷。一曰七卷。蓋七卷者詩。而十卷者合文言之。是集流傳甚罕。謝布政在杭。抄之內府。在杭收藏宋人集頗富。近多散失。惟此係其手書。子孫裝界成册。平湖陸編修次友。典福建庚午鄉試。抄得之。予見而令楷書生亟錄其副。詩派遺集。傳者無幾。予所儲陳無已。饒德操。洪玉父。韓子蒼。晁叔用。呂居仁。僅六家。得此而七焉。

書劍南集後

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爲之可爾。陸務觀劍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跡似春萍本無柢。心如秋燕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如退院病禪師。心似春鴻寧久住。身如秋扇合長捐。身似收基難復振。心如病木已中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櫟孰知年。家似江淮歸業戶。身如湖嶺罷參僧。心似游僧思遠道。身如敗將陷重圍。居似窮邊荒馬驛。身如深谷老桑門。人似登仙惟火食。俗如太古欠巢居。閒似苦磯垂釣叟。淡如村院罷參僧。嫻似老雞頻失旦。衰如蠹葉早知秋。喜似繫囚聞縱掉。快如疥癢得爬搔。閒似白鷗雖自足。健如黃犢已無緣。酒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難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時。月似有情迎馬見。鶯如相識向人鳴。心如澤國春歸雁。身似雲堂旦過僧。身如巢燕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身如病木驚秋早。心似鰥魚怯夜長。心如老驥長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身如海燕不逢社。家似瓜牛僅有廬。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身如病鶴長

停料。心似山僧已棄家。心如頑石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心如脫穽奔林鹿。迹似還山不雨雲。恩如長假容居里。官似分司不限年。瘦如飯顆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勇如持虎但堪笑。學似累基那易成。爽如瑞露零仙掌。清似寒冰貯玉壺。衰如蠹葉秋先覺。愁似鰥魚夜不眠。樂如逐兔牽黃犬。快似麾兵卷白波。壁如龜筮難占卜。瓦似魚鱗不接連。路如劍閣逢秋雨。山似鑪峯鎖暮雲。雲如山壞長空黑。風似潮回萬木傾。雨如梅子初黃日。水似桃花欲動時。花如上苑長成市。酒似新豐不直錢。雁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故入門。蟻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餘詩腰膝用如似字作對。難以悉數。就中非無佳句。此陸平原所云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也。予友三原孫枝蔚豹人。徵入都。不願分修史之祿。賦詩云。身如橘柚病於北。心似鷗鳧飛向南。有識者憐之。此偶然作爾。邇者詩人多舍唐學宋。予嘗嫌務觀大熟。魯直太生。生者流爲蕭東夫。熟者降爲楊廷秀。蕭不傳而楊傳。效之者何異海畔逐臭之夫邪。

賴良大雅集跋

大雅集十卷。天台賴良采擇。凡二千餘篇。楊廉夫點定。存三百首。既爲作序。而江陰王逢。吳興錢惠。亦序之。集中所收皆元人。其後間有仕于明者。第六卷載林洧送顧謹中入太學詩。則洪武中從而補綴者也。良字善卿。赤城續志不書其姓氏。出處顯晦。不可得而知。繹席帽山人序。蓋曾教授松江云。倪元鎮贈良詩云。陳詩昔在周盛日。刪詩又是衰周餘。二語得其槩矣。

書敦交集後

右敦交集一册。上虞魏仲遠輯其友酬和之詩也。作者二十四人。詩七十六首。册末宜有仲遠題識。而今亡之。非完書矣。是集爲吾鄉李太僕君實紫桃軒藏本。康熙丁丑予購得之。稽諸竹齋丹崖清江全室集。多有與仲遠昆弟贈答詩。仲遠父處士明叔。預卜塋兆于福祈山之陽。結廬其下。名福源精舍。處敬爲之作贊。又爲題尚古亭。元章亦有筠深軒長歌。季潭則有短歌。清江爲作竹深記。稱會稽之地多竹。蓋物有所宜。猶衞之左泉右淇也。其居邑西夏蓋湖上。伏龍山之下。顧郡縣志俱佚其名。按宋學士濂爲仲遠作見山樓記。乃知其人名壽延云。

梅菴李氏明正音跋

明正音七卷。海鹽李景孟宗浩選本。景孟中景泰甲戌進士。知莆田縣事。其父季衡公平。世父孟璿仲璣。兄景高宗遠。皆有詩名。季衡有西溪集。孟璿有南莊集。均不傳。是編所錄。多嘉興人作。若沈鎰孟鈞陶瑾廷璧朱孟德維新陳善敬佐李澄若淵。往予輯詩綜。悉無從采掇。即景孟詩亦遺之。鄉人有著述。莫爲之傳。是猶目治而不見其睫也。景孟曾孫儒烈。嘉靖丁未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曾刊是編以行。惜今之雕本流傳者寡矣。歲在戊子閏月。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跋危氏雲林集

雲林集二卷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太樸之詩。高邏祿迺賢易之編。而虞集伯生序之者也。太樸以文名。詩不恆見。流傳惟此而已。明兵入大都。學士走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學士由是不死。世傳明太祖聞學士履聲。出之守余闕祠。按吾鄉貝助教瓊有送危於幘赴安慶教授序。稱洪武三年。識公于京師。未幾。公卒。則學士未嘗銜命守祠。特其子於幘教授安慶。好事者遂傅會有是言也。於幘曾共歐陽佑。呂復。黃盅輩采書北平。載記脫去幘字。是集發雕于後至元三年。蓋學士入明後續作詩文均失傳矣。

跋草閣集

錢塘李黼宗表。元季結草閣居北關門外。既而避地永康東陽間。洪武初。官國子監助教。有古今詩六卷。拾遺一卷。天台徐大章盛稱之。金華朱伯清序之。觀其長篇。聳高奔逸。堪與劉伯溫。高季迪鼎足而今之杭人未有舉其姓氏者。可歎也。集中題徐原父畫梅歌云。尋常更有梅花船。繫在鑑湖柳姑之廟前。柳姑者。疑即沈約詩所云山陰柳家女也。施宿會稽志云。柳姑廟在山陰縣西一十里。前臨鏡湖。湖山勝絕處。其後修府志者。乃遂削去之。是何心哉。

跋釣鰲集

吳江陶振子昌。洪武中任本縣儒學訓導。改安化教諭。歸隱華亭九峰間。自號釣鰲客。長陵師起北平。作

哀吳王濞歌。感慨悲壯。意當日定流播于燕。王聞之。深怨私怒必甚矣。革除詩文稍有忌諱者。悉焚棄。唯是歌存集中。而人未有表其微者。其後死于虎。王達善輓以詩云。昔爲海上釣鰲客。今作山中飢虎人。飢之爲言食去聲也。以食入聲食去聲人也。九峰無虎。將毋靖難之後有飢之者乎。

高麗權秀才應制集跋

高麗秀才權近。字思叔。別字陽村。洪武中至南京。高皇優禮待之。賜衣賜食。爰命賦詩。陽村先之以本國廢興之由。道淶經過之所。次之以本國離合之勢。山河之勝。與夫鄰境之情形。兼述東人感化之意。既成。精華炳蔚。音響鏗鏘。帝覽之稱歎。因命與劉公三吾。許公觀。景公清。戴公德彝。張公信輩偕游南北市來賓。重譯鶴鳴。醉仙諸樓。帝又賜以御製三詩。此洪武丙子歲事。建文四年春。朝鮮恭定王李芳遠。令知申事朴錫。下議政府鏤版以行。於是嘉靖大夫藝文館提學國人李詹。暨奉使翰林史官兵部主事金陵端木孝思。均爲作序。而淮南陸顒。番易祝孟獻。題詩其後焉。陽村賜游酒樓。實錄未之載。予所見應制集。則天順元年朝鮮本也。

書姚學士明山存稾後

文徵仲待詔翰林。相傳爲明山學士及楊方城所寫。昌言于衆曰。吾衙門非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何孔目元朗叢說述之。而曰。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涞楊維聰者邪。

閒者以爲快論。然明山嘗與孫太初薛君采高子業相唱和。且閒章丘李中麓富于藏書。特遺其子就學。可謂敏于好古者。卽徵仲去官日。躬送至張家灣。賦十詩贈別。兼爲作序。此之唐元魯山宋孫明復。謂榮出于科目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其傾倒亦至矣。然則元朗所述。乃誑語耳。金華吳少君詩。說讒定推何太史。而虞山錢氏偏信其說。皎皎素絲。其可染乎。

書猶石居遺集後

予童稚日。就塾于譚氏之居。先後共學者六人。譚舟石左羽陸英一次友。暨第五兄夏士。悉中表兄弟也。書屋五楹。予置席硯鴨腳樹下。年十七。爲贅壻。乃遷馮氏之宅。是歲兵起。舟石從其父五經進士浮海入越。轉徙漳州。左羽避居于泖。二陸暨予兄弟。各不相聞。既而離者合。合者又離。或出或處。六十年來五人奄逝。存者惟予已爾。暇覽猶石居遺集。是爲舟石左羽之王父。諱昌言。字聖俞。萬曆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一。後八年中進士。知嘗熟婺源嶽城三縣。遷南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升福建布政司參議。提督學政。轉山東按察副使。以布政司參政卒于官。思陵卽阼。卹以死勤事諸臣。特贈太僕寺卿。公之試士也。其文不假一人寓目。必手自甄綜。雖伯子宿覿。俾寄食旅店中。不許入解。有投私書者。槩不發函。試畢。題數行。裹原書復之。閩人語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郵筒。蓋視學三年。鬚鬢盡白。舟石語予。歲在己丑冬。攜其宅眷。由琯溪之漳。遇賊于山麓。主僕遭急縛。將剚刃焉。猝傳官軍至。賊黨置之去。見有叟拽手獨行。呼之

求救。叟問客子何來。答以浙人。叟曰。客知浙有譚學使乎。對曰。吾祖也。叟遽前釋縛。蓋賊渠之父。自言曩爲諸生。歲試。譚公列其名二等。吾師乎。其子還。治酒食。導客踰嶺乃歸。覩于此。而信持衡之公。子孫必食其報。不在遇以國士而始有知己之感也。舟石諱吉璁。官至登州太守。英一。諱世楷。思州太守。左羽。諱瑄。工科掌印給事中。次友。諱棻。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夏士。諱彝器。承祖廕中書科中書舍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宏詞之士六人者。舟石次友暨予居其三云。

書晏寄軒集後

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宰丞樵玄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稍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君輿公。掌銓東曹。開先文恪公之訃。請于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不以爲過。斯國史所當附書于禮樂志者。此事尚未百年。今人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

撫言足本跋

唐重科目。舉措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撫言。小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奈流傳者寡。又爲末學

所刪。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獲之京師慈仁寺。集乃足本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刊于宜春郡。吳江徐電發。近錄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略同。當就其校讎譌字發雕焉。

書鑑誡錄後

鑑誡錄十卷。後蜀人何光遠輝夫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稱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跡。可爲世鑒者。前有劉曦度序。今覽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說家爾。每條以三字標目。與蘇鶚杜陽雜編略同。是册猶宋槧。卷首題重雕足本。惟劉序失之。吾鄉墨林項氏藏書也。濟南王先生貽上愛之。曾手錄一部。

書北牕炙輠後

北牕炙輠二卷。宋施彥執編。予得之海鹽陳璵少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從予借抄。其書稍稍流傳于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間。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郎曄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姓氏者矣。進道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予所藏有之。

跋劉豫事迹

劉豫事迹一卷。不知誰氏所輯。予抄自倦圃曹氏。按豫祖塋在阜城縣南十二里。元初尚謂之御莊石馬

存焉。見王惲秋澗集。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鋭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藉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者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惲詩有云。公昔此讀書。窓櫺見佳氣。尚看書帶草碧色映階砌。空餘一字詠。流播傳後世。是直以書生目之矣。此事迹所未載。附書于後。噫。豫一叛臣。其書可以不錄。然安祿山事迹。姚汝能述之。存其書。亦足爲後鑒也。

書王氏墓銘舉例後

墓銘舉例四卷。長洲王行止仲編。先以唐韓退之李習之柳子厚。次以宋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陳瑩中晁无咎張文潛朱元晦呂伯恭。凡一十五家之文。舉以爲例。足以續蒼厓潘氏金石例而補其闕矣。是書未見雕本。抄自無錫秦氏。竊意墓銘莫盛于東漢。鄱易洪氏所輯隸釋隸續。其文其銘。體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惜乎予老矣。不能爲也。

跋碧溪詩話

碧溪詩話十卷。宋黃徹常明撰。書錄解題謂是莆田人。而八閩通志則云邵武人。舉紹興十五年進士。殆家本莆田而占籍邵武者也。編中持論多本少陵。自言官辰沅逾年。顧志州郡官師者不載姓氏。集亦失傳。其送弟詩句云。就舍勿令人避席。過江莫與馬同船。語淺情眞。不失風雅之旨矣。

宋人駢語。其初率仿楊億。劉筠體。無逸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厭薄之。一變而尚眞率。蘇子瞻尤以流麗見長。于是汪彥章擅此名家。鎔鑄六經諸史。以成對偶。可謂升堂入室之選矣。廬陵王子俊才臣。爲周子充。楊廷秀賞識。嘗引以代草牋奏書記。其所撰三松集。世罕流傳。予抄得宋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愛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斯則彥章之亞也。

書王司綵宮詞後

宮官之設。見于周官。見于戴記。漢魏置貴嬪夫人。此仿周官之三夫人也。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此仿周官之九嬪也。北史后妃傳有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靜訓。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豔儀。暉則。敬信。此仿周官之二十七世婦也。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內範。穆聞。婉德。明婉。豔婉。妙範。暉章。敬茂。靜肅。瓊章。穆華。愼儀。妙儀。明懿。崇明。麗則。婉儀。彭媛。修閑。修靜。弘愼。豔光。淪容。徽淑。秀儀。芳婉。貞愼。明豔。貞穆。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豔。正信。凝婉。英範。懷愼。修媛。良則。瑤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柔則。穆儀。修禮。昭愼。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寧。明訓。弘儀。崇敬。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豔華。徽娥。肅儀。妙則。此仿周官之八十一御女也。唐宋以來。參合損益。不廢其名。明初定設六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掌以宮正。總六局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付內史監牒移于外局。有四司。尚

宮之屬有司紀司言司簿司閽尚儀之屬有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之屬有司寶司儀司仗司飾尚食之屬有司饌司醞司藥司供尚寢之屬有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之屬有司製司帷司綵司計司綵掌儲藏段疋者也官設于洪武五年士氏家南海河南村永樂二年選入宮命與權妃同輦辭曰妾婺婦也安敢充下陳哉帝重之許歸嗚呼開創之主宮中府中設司分職各有典司后正位乎內夫人嬪御交贊陰教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法至善矣其後宮官寵設佗寺乃得橫行士振汪直劉瑾惡已貫盈至魏忠賢攬政昵一客氏深宮更無爲懿安皇后助者雖存女秀才女史官空名恆罰提鈴警夜而宮官大抵皆爲奄寺之榮戶矣外而稅礦內而批紅監軍則養寇賊至則開門貽禍之烈一至于此使女官僑章不廢綈衣褕翟絳紗貂蟬雍雍肅肅何遽稱九千歲于大璫之前乎

書五百羅漢名記後

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勛記之矣特其名梵夾不具載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鏤板附釋藏之後按佛書諸俱那與其徒八百衆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宕故梁克家三山志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赤城宜止及天台石橋五百人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三

跋十二

裘鮓帖跋

裘鮓味佳。一一致君。所須可示。勿難。常以語虞仝。凡一十九字。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書。今藏宛平孫氏。羲之書古今獨絕。世人得雙鈎及傳摹石本。爭以爲寶。況眞蹟乎。是書南宋藏之內府。元兵輦以入燕。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人郭墨印記。是時元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而斯人遂直書亡宋。又隱其名。以示不臣者然。卷後有米友仁跋。及趙子昂諸人圖書。可定眞蹟非謬。君子觀于是歎子昂以王孫仕元。其有媿于南廊庫經手人多矣。

書萬歲通天帖舊事

萬歲通天帖一卷。用白麻紙雙鈎書。勾法精妙。鋒神畢備。而用墨濃淡不露纖痕。正如一筆獨寫。識者謂非薛稷。鍾紹京不能。洵墨寶也。相傳武后從王方慶索其先世手蹟。得二十八人書。取而玩之。謂曰。此卿家世守。朕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于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方慶。蓋祕府儲藏。故罕題識。第有宋高宗用小璽。其後岳珂。張雨。王鏊。文徵明跋者四人而已。

是卷向藏鄉先生項子長家。子長諱篤壽。中嘉靖壬戌進士。入詞林。性好藏書。見祕册。輒令小胥傳抄。儲之舍北萬卷樓。其季弟子京以善治生產富。能嗜別古人書畫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籟閣。坐賈庫估價。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顧嗇于財。交易既退。予價或浮。輒悔至憂形于色。罷飯不啜。子長偵諸小童。小童告以實。子長過而問曰。弟近收書畫。有銘心絕品。可以霽心悅目者乎。子京出其價浮者。子長賞擊不已。如子京所與值償焉。取以歸。其友愛若是。子京子六人。無一達者。子長子德楨。萬曆丙戌進士。夢原萬曆己未進士。德楨子鼎鉉。萬曆辛丑進士。聲國。崇禎甲戌進士。鄉人以爲厚德之報也。聲國字仲展。除知雅州事。卒于京師。予祖姑歸焉。乙酉之亂。祖姑避地深村。長物盡失。惟此卷納諸枕中。亂定。依然完好。予每詮祖姑恆得縱觀久之。祖姑沒。項氏日貧。嗣子遂售于人。轉入勢家。過眼雲烟。不復再覩矣。

跋草書千文

懷素亞栖皆有草書千文。是卷書法矜奇。有驚蛇入草。猛燒吹煙之勢。中間更眺爲瞭。更殷爲商。更匡爲輔。而眞宗以後廟諱直書。當屬宋初摹蹟。疑是南嶽宣義大師夢英筆也。

書黃山谷試李展筆眞蹟卷

涪翁試李展筆作書。有如張顛醉中髮。觀其曲折如意。匪特書法通神。并想見展製筆之妙。

書曹太尉助迎鑾七賦後

右迎鑾七賦一卷。宗曹太尉勛。奉詔迎道君梓宮。及顯仁韋太后作也。公以紹興十一年十月治行。明年七月。顯仁自東平登舟。梓宮既還。后居慈寧殿。公力請祠居天台山。繪圖作賦。傳于家。題雖分爲七。實一篇爾。公之子姓。世居海鹽。保有此卷。半千餘年。勿失。近乃歸子宗人衍齋。重爲裝池珍襲之。會予獲公松隱集四十卷。顧闕七賦之四。覩公手蹟。遂寫成足本。衍齋亦鈔完公集。鄙意宜以公北狩行錄并附集中。尤勝舉也。衍齋聽然曰諾。因具識之。

趙子昂書十二月織圖後

趙文敏書。僞本最多。卽有亂眞者。僅得其嫵媚而已。此卷風骨戍削。當屬晚年家居時筆。詩亦有陶靖節風味。題云奉懿旨作。當日宮闈猶知重文。且留心蠶織。皆可記也。

跋趙魏公書

書家翠墨。流傳于世者。惟顏魯公。趙魏公最多。蓋蘇黃諸君子。曾有黨禁。而兩公無之也。今之作僞者。動用粉牋雙鈎。以眩人目。雖云下眞蹟一等。翻不若摹拓之存其眞矣。是本波磔飛動。對之爽神。爲跋其尾。

鮮于伯機草書千字文跋

元自趙子昂書法盛行一時。相率習妍媚之體。獨鮮于伯機。以古瘦見長。世所傳高閑千文。及張旭書。大約多出其手也。是册脫去狂怒之習。平淡之中。筆法最爲謹密。後及宋集賢。李昭文。周景遠。田師孟。李惟

蕭皆北方能書家惜其書今罕傳矣伯機漁陽人居于浙予浙人客漁陽題其書異哉

跋陳子微書

吳人陳深字子微宋遺民入元以能書薦不出其居曰寧極齋予家藏有詩一卷讀春秋編五卷此本當是子微所書小印曰仲房者蕭山魏文靖公驥也

書張子宜墨蹟册

古人詩文不欲自露其才恆以澹泊見滋味於書法亦然第蕆楷則弗逞姿媚故晉唐墨蹟勒諸石而彌工若趙吳興董華亭手書藏者爭詡爲墨寶一摹勒上石乃削色矣無他過于逞姿媚也長洲張子宜不以書名其裔孫星貯有小紙書五則頗與范文正所書伯夷頌手蹟相似子宜生元季早有鄉曲譽明初一舉秀才除都水郎即免官歸居朱樂圃舊里爲四傑十友讌游之所詩所云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者是也吳中書畫流轉方域而子宜晚託跡于乘田委吏仕既不達名亦晦焉星以遺楷索予題識予思先生以甘白自號詩筆一歸簡古書亦瘦硬通神星也試鍛之石俾作書斷者更估之何如

恭皇帝御書跋

右德陵手勅三通先太傅文恪公在內閣時所奉批答也其一遣代祀三皇廟一以皇妃逝祔葬孝潔皇后陵命傳諭禮工二部造墳一安光宗帝后神主于太廟蓋當時批答尚多茲特兵火後僅存者爾朝野

相傳。帝天縱巧慧。能手操斧鋸。造輕車小屋。萬幾不理。以是威權下移。今觀三勅書法雖不工。未嘗假手司禮內監。初政猶然。逮先公及福清葉公先後去位。中官始無忌憚。詔旨不自帝出。而朝士之禍烈矣。然則否泰之反類由于大小之往來。三勅似無關于治忽。而天啓初終之政。論世者所當辨也。

跋王陽明先生家書

王子逸仲。出陽明先生平浰賊後家書見示。定亂之頃。不矜不伐。意在乞休。足以見先生之學力。未嘗與人爭功能也。顧世儒言性理。以先生學術未純。動加詆毀。然微先生。則寧藩之變。危及社稷。靖難前事。可爲寒心。乃吳人伍袁萃。倡邪說誣先生潛通叛藩。曲學阿世之士。從而傅會之。其亦不仁甚矣。嗟嗟悲夫。今之從政者。患得患失。克如先生功成不居。第思乞休。幾人哉。覽先生家書。可興感也。

題十五完人墨蹟

崇禎十七載。爰立作宰輔五十人。國亡後。存者尚多。其出處或殊。居恆與世接。欲求爲完人難矣。幾山閘老。考終于江南。未入皇朝版圖之前。嚼然無滓。當時幸免東市之禍。晚節益爲正人所依歸。卽卷中九人。皆見危授命者也。公孫介維。持以示予。予請悉出笥中所藏。復益以傅公冠。張公國維。文公安之。彭公期生。沈公猶龍五先生手蹟。裝池卷後。幷閣老標題。改稱十五完人墨寶。謹拜手而書其末。

高念祖先世遺墨跋

予友高念祖一飯不忘其先與之言非祖父之言勿道也嘗集其先世手書裝潢成卷蓋雖南游舒越西北入于燕齊梯涉數千里必載以行其用心勤矣昔江左諸王氏多工書至唐則天后索諸其裔方慶方慶集其先二十八人之書以獻后命善書者鈎畫設九賓觀之武成殿上其遺蹟流傳世以爲寶今高氏數公雖不盡以能書著俾傳諸子孫克盡如念祖之用心守以勿失焉知不爲異代所寶念祖請予書其尾其以予言爲可徵也夫

鉏菜翁夢記跋

周禮占夢有六曰正曰謵曰思曰寤曰喜曰懼若曹先生所述三寤始謵寤而不失其正者歟先生窮究儒者之學其于佛氏之書非其專好乃頻有感于觀世音菩薩者何歟豈晝之云爲固嘗思道之而忽感于中歟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惟先生于佛氏之說寂然無動于心斯能感而遂通其故其于鬼神之情狀宜無不知也蓋誠之不可揜信有若記之所云者圖而傳焉可以明吉凶憂患之故矣原佛氏之入中國其初感于漢明帝一夢而百千年來師其說不敢異彼能入人夢寐而誘之以善吁亦神矣哉

書沈文恪公行書卷

順治初雲間幾社諸子多有存者後進領袖詩稱吳懋謙六益書稱計南陽子山公起相抗而能傾心下之既貴延之下榻與之分財簪笠之盟無間也天子重公書恆召入禁廷寫屏幛碑版朝回鄉鄰韋布入

都謀席研之地者。公爲作薦牘。動費百番紙。無厭倦色。在邸舍御下以慈。童僕或不受約。子由于公前執而撻之。公笑謝曰。朋友之道。當如是矣。都人傳以爲嘉話。是卷大半公手札。雖非平生絕品。而眞氣溢于紙墨間。不易得也。歲壬戌夏五月。儁在瀛臺。予時知起居注。侍班。天久不雨。天子諭輔臣。謂歲旱時政必有闕失。可同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聞。因隨大學士後。羅坐武英殿東南。盤庭僉曰。衰職無闕。公獨昌言三事。一山海關滿洲差員當徹。一湖口關江湖之衝。非商估停泊之所。舟易覆溺。宜仍徙九江爲便。一有司盜案處分過嚴。以是諱盜者衆。反爲民害。于時合班大臣齊怒視公。維以詼詘而公不顧也。大學士轉奏事雖不果行。退與同僚言。交歎仁者之勇爲不可及。迨公沒後。晉陵士子有代朝貴撰公墓碑者。挈其綱云。公以能書聞海內者四十年。是以沈度兄弟目公矣。卷爲同知辰州府事平湖沈暻日融谷所藏。公以族子。遇之者。故裝界日題以文恪公遺蹟。而不著姓。邇年以來。廷臣以文恪易名者踵一人。子慮後之覽者。或致疑非公書也。遂著姓以表之。

書大學士徐公述歸賦後

大學士崑山徐公。以宰輔領明史局監修。其歸也。載書累萬卷。關吏橫索。濡滯不前。中塗成述歸賦幾三千言。敍川涂之紆曲。陳往古之得失。此司空表聖所云撫衆騷之遺恨者也。猶記歲在壬戌。天子有事春蒐。鄂尊侍班乾清門。時鹵簿已集闕下。公率滿漢御史三十員進諫。天子溫言諭公。方春省耕。不出旬日

回。非游獵也。公薨後。彝尊曾舉以告公哲弟尚書。尚書亦不知。蓋公謂是舉職所當然。未嘗以語尚書。公之不自矜伐。卽此見矣。杜甫詩云。婁公不語宋公語。公去三獨坐後。語者誰邪。

書姜編修手書帖子後

吾友慈溪姜西溟。以古文辭馳譽江表。書法亦通神。老而不遇。用薦入史館。入七品俸。贈厥考爲郎。妣孺人。予嘗勸其罷試鄉闈。西溟怒不答也。平生不食豕。兼惡人食豕。一日。予戲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蒸豕一枅。曰食之。則以淡墨書子名。子其食之乎。西溟笑曰。非馬肝也。年七十。果以第三人及第。楚辭所云。年旣老而不衰者矣。江都程子蒿亭。夙愛其書法。查浦編修。因以筒中册贈之。覩其穠纖瘦硬。靡不合度。蒿亭幸無飲缸面酒。輕爲人所賺也。小長蘆八十翁朱彝尊書。

書東田詞卷後

予少日不喜作詞。中年始爲之。爲之不已。且好之。因而瀏覽宋元詞集。幾二百家。竊謂南唐北宋。惟小令爲工。若慢詞。至南宋始極其變。以是語人。人輒非笑。獨宜興陳其年謂爲篤論。信夫同調之難也。其年沒後。予詞亦不復多作。及讀東田小令慢詞。克兼南北宋之長。與予意合。予嘗衍士風爲鴛鴦湖櫂歌百首。東田亦以吳苑風景作望江南六十闋。予詩修地志者見之。槩寘不錄。而東田樂章。有井水處無不歌之者。惜其年早逝。不獲同賞擊也。

書先太傅奏疏尺牘卷後

先太傅通籍後未嘗引書記相助故平生疏牘皆自具草彝尊少日覩有容堂西廡留有四櫝經亂盡失之既而搜訪掇拾五十年裝界成六册書其後曰先公萬曆中以禮部左侍郎掌本部尚書事清德著聞是時朋黨紛爭先公中立不倚惟力持讜議抗疏建儲迨册立旨下出儀注于袖信宿而大典行他若劾鄭國泰外戚不當預國事利瑪竇宜勒其歸國琉球遣使當仍依會典差給事行人不可失信外蕃在政府日救鄒公元標王公紀皆存朝廷大體即如尺牘草稾十九多與封疆大臣論邊防絕不及私也明史開局同官已爲先公立傳近聞執政有斷自萬曆三十五年止之議是公之列傳猶屬未定留此六册貽我子孫庶幾他日有覽彝尊跋尾知不誣其祖稍見先公立朝之大節焉

書先文恪公覆楊通政勑羅近溪疏後

明自正德以後講學者多師王伯安伯安諸弟子漸流于禪至萬曆初南城羅維德拾禪宗之餘唾惑世誣民益無忌憚狂瀾不可遏矣楊公官南通政使上疏糾之先公掌禮部尚書事覆疏千言要以去邪說正人心爲先務實錄未之載者殆史臣憚爲學之虛聲曲護其短諱之云爾楊公上饒人諱時喬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贈尚書謚端潔

書忠貞服勞錄後

忠貞服勞錄一卷。鄞尊第八叔父菑園先生述先大父忱予府君治蹟而作也。先大父以萬曆四十七年由官生除都察院照磨。歷都事署經歷司。天啓初授階修職郎。覃恩勅曰。先帝舊學于乃父詒輔予沖人。茲爾勾稽故牘。勞于其官。朕甚嘉焉。時吉水鄒公元標。長安馮公從吾。同掌院事。闢首善書院。退朝講學。府君訓工掄材。與吳江周公宗建。協力營造。會轉後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進階文林郎。尋升太僕寺丞。遷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奔太傅文恪公喪回籍。歲丁卯。魏忠賢擅權久。三殿工未竣。羅織不附已者。坐贓鉅萬。以濟將作。于是御史梁夢環阿其意。章劾數十人。評府君協理馬政邊餉虧額。宜下法司提問。府君服除入都。逆黨將逮府君入獄。乃封章自訟。事得解。補官。進階承德郎。崇禎二年。都城被圍。府君分守西直門。破帽敝衣。登陴與將士巡邏。莊烈皇帝御下聰察。不時遣左右詢諸臣之疎懈。杖闕下。革職者有之。府君午飯門樓中。使持令箭突至。知府君貴公子。將肆誅求。及見所進。止赤倉米臭魚而已。歎息去。自是詢者相傳不更訶責。府君居京師。善測北地陰晴。一日市葦席千條。鋒帚各數百。夜半雨霰交集。八門守者皆譁。獨西直塌除蓋蔽宴如也。明年。轉員外郎。又明年。出知雲南楚雄府事。一介不取諸民。招流民。平穀價。恤獄囚。絕爭訟。寬馬戶之逋責。釋梗婦之箠楚。甫八月。而楚雄無枹鼓之警。會聞母何太夫人訃。遂解印綬。力不能具舟楫。巡按御史姜公思睿。語寮案曰。朱守可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今萬里長路。豈能步還。乃各率私錢贈行。府治百姓拒輪于道。爭賦歌詩謠辭以述德。取陸績故事繪圖。題曰鬱林石。其

謠曰清貧太守一世難百鳥有鳳鳳有鸞鸞林石所載也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袍帶嘗寄質庫中所遺府君止墓田七十畝故德陵諭葬文曰生且無居沒焉能葬至府君而貧尤甚然廉不沽名以是未顯于世孫尊仕不達幸遵祖父之遺訓歸守墓田奉祭祀讀先生所著錄因取錄中未詳者書之授諸桂孫稻孫焉

先君子五言詩書後

右五言詩一篇明崇禎戊辰先子于杭州西湖上觀毀魏忠賢生祠作也凡四十有六韻先是河南道御史廣州梁夢環羅織朝士之不附忠賢者先大父曾官工部營繕司主事以先太傅文恪公喪奔回籍尚未起復夢環誣奏下法司提問會思陵御極先大父入都上疏白訟獲免西湖毀祠之日正先子憂患之餘也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撫桐城潘汝禎擇地于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祠成聞于朝賜額曰普德由是封贈大吏尤而效之清苑閻永泰巡撫順天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于所部建魏璫祠七所天津則巡撫永城黃運泰長蘆則御史合肥龔萃肅薊州則巡撫杞縣劉詔保定則巡撫代州張鳳翼房山則部曹何宗聖盧溝橋則工部主事臨川曾國楨宣府則巡撫蒙陰秦士文南直隸蘇州則巡撫遂安毛一鷺巡按靳州王瑛揚州則巡鹽御史棗城許其孝巡按莆田宋楨漢淮安則總督漕運戶部尚書維縣郭尚友徽州則知府祁縣頡鵬應天則指揮李之才山東濟寧則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南樂李從心德州則巡

撫潁川李精白。登州則巡撫榮河李嵩。山西大同則巡撫魏縣王點。代州五臺山則總督閻中張樸。巡撫興州曹爾楨。巡按臨邑劉弘光。河東則巡鹽御史綿雲李燦然。河南開封則巡撫大名郭增光。巡按餘姚鮑奇謨。參政海寧周鏘。祥符知縣泰興季寓庸。陝西延綏則巡撫萊蕪朱童蒙。固原則巡撫武定史永安。湖廣武昌則巡撫慈谿姚宗文。巡撫東莞溫皐謨。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勳臣則保定侯梁世勳。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誠銘。詞臣則庶吉士大興李若琳。臺臣則日照李蕃。盧陵黃憲卿。壽張王大年。旌德汪若極。平定張楹。河間智銓。府尹則陽城李春茂。餘若主事張化愚。上林監丞張永祚。爭先營建。六街九衢。祠宇相望。有建于內城東街者。於時工部郎餘姚葉憲祖私語人曰。此天子幸辟雍馳道也。駕出。士偶豈能起立乎。偵者以告忠賢。即日削其籍。祠以宏麗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其褻頌之辭有曰。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每建一祠。必以上聞。閣臣輒以駢語褒答。尤悖逆者。國子監生陸萬齡以忠賢頒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忠賢殺楊左周魏諸公。比于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扁額曰配聖。會抵皇帝宴駕。乃止。而江西巡撫益都楊邦憲毀周程朱子祠。兼奪濟臺子羽祠。碎其像。時思陵已即阼矣。仍疏請建逆祠。及忠賢誅。諸祠悉爲士民所毀。凡建祠者。盡入逆案。額名可記者。有永恩。感恩。祝恩。瞻恩。隆恩。洽恩。沾恩。廣恩。留恩。滿恩。懷德。昭德。懋德。戴德。瞻德。普德。彰德。顯德。崇德。隆德。成德。萃德。仰

德。襲勛。崇勛。茂勛。表勛。鴻勛。隆勛。崇功。元功。報功。旌功。懷仁。崇仁。隆仁。存仁。廣仁。景仁。□仁。嘉猷。懋猷。德馨。德芳。留敬。鴻惠。隆禧。永愛。著愛。餘難以悉數矣。康熙己未五月。史局既開。與同館諸君。徵及舊事。退而書于先子詩後。小雅十月之交篇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爰列皇父。家伯。仲允。膳夫。棸子。蹶。楀。字。漪。俾聞者足以戒。皐尊職在國史。敢引小雅之義。具書之。未可因佞人之有後而隱其惡也。先子萬曆末補秀水縣學生。天啓五年九月。承先太傅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名注復社初集。是歲八月初吉。皐尊敬書。

題亡兒書陶靖節文

康熙己卯三月。從吳門借鈔雪山王氏紹陶錄。歸示亡兒。伏枕讀一過。作而曰。少陵野老譏陶公未必能達道。非篤論也。病少間。爲笑嘻書此册。自後不復能作書。蓋絕筆也。昔郤嘉賓死。其父方回哭之慟。嘉賓門人出有所遺小箱。皆與桓宣武往返密計。方回乃不哭。今見亡兒遺紙。非古不道。老淚何由得乾。邪涂月八日。竹垞檠燭獨叟書。

書羅浮蝴蝶歌卷後

爾雅不釋蝶名。六朝文士不作蝶賦。蝶亦不幸矣。其後滕王湒然書蝶。下及榮花子。村裏來。皆爲調鉛殺粉。臨川謝無逸。咏蝶多至三百首。蝶又未嘗無知已也。崇禎間。長山王君岵生。知如皐縣事。酷愛蝶。縣民有犯者。籠蝶輸君輒免。暇登廨舍高處放之。以爲笑樂。惜其未見羅浮鳳子。使知增城博羅二縣。致羅浮

蝶繭千百。縫之萬花谷中。不更愉快乎。里中戴君。索予父子書。羅浮蝶歌。漫綴于後。

書戴貞女事

國子監生桐鄉金梁。聘同縣戴氏女。昏有期矣。梁以疾卒。女告父母。斬衰而哭。請于舅姑。撫叔之子爲嗣。誓死不嫁。由是鄰里戚懿交稱其賢。聞于校官。詮于縣。其兄公行人司行人樟。請爲文昭諸彤管。或告朱叟曰。禮有三殤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縗。今梁年十七而夭。則猶未成人也。應之曰。記不云乎。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袁準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爲成人矣。準之言是也。或又曰。弔也者。賓之禮也。未昏而女死。壻齊衰弔焉。夫死女斬衰弔焉。所行者弔禮。所服者弔服。不以主道予之明矣。今戴氏之女。猶未成婦。赴哀而見其舅姑。則婦道也。居其廬。則妻道也。撫其孤。則母道也。非過于禮者與。應之曰。女未昏而喪其夫。禮有往弔之文。凡弔者出。即釋其服。而女以斬衰。乃妻之本服。又必葬而後除之。則與賓不侔矣。且漢制。婦人不貳斬。既服之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二斬也。貞女義勿敢出也。或又曰。儀曹職掌民間寡婦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蓋慮貞不字者十年字也。今戴女年甫十七爾。試思人之境遇靡常。焉知必遂其願。應之曰。士以志爲尚。女子亦然。志既先定。鬼神其依。天且不違。故欲恢其德。在定其志而已。衞之共姜。賦柏舟自誓。其辭曰。之死矢靡它。又云。之死矢靡慝。卒踐其言。非前事可師也與。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母氏之黨。周

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故邴原女沒不從魏武之命與倉舒合葬今戴氏女未昏而哭其夫留事舅姑撫叔之子爲子將終身焉死可以合葬否與應之曰詩言之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以言未共牢而食者也戴女既殯于金則舅姑得葬其婦嗣既立則子職得葬其母事雖近于嫁殤議禮者似宜通其變焉叟耄矣不能佞貞女坊表之年信其立志之專而特書其事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四

跋十三

顧長康女史箴圖跋

虎頭畫。謝太傅謂自生人以來未有。今世鮮有存者矣。康熙壬子春。觀女史箴于江都汪氏。絹雖剝落。氣韻絕倫。惜止留其半。男女老幼。共二十八人。象各異迹。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者非與。題識小字尤佳。頗似大令十三行。出虎頭已書也。昔王世將書畫皆居第一。故語右軍云。書吾自書。書吾自書。而虎頭亦克兼之。益信工書者多善書。昔賢之言。不吾迋耳。因勸汪翁舍書而雙鈎其字勒諸石。

王維伏生圖跋

右王維所畫伏生。上有宋思陵題字。庚戌十月。觀于退谷孫侍郎齋。生濟南人也。予游濟南。于長白山之陰拜生墓。見其祠宇庫隘。至不容筵几。有司牲醪歲時之饗。或闕焉不修。因歎世人無知重生者。蓋經學之不明久矣。思秦之時。諸生訟言封禪。致有坑儒之禍。生爲秦博士。得免。其明哲有過人者。及漢興。隱士負一時之望。莫若商山四皓。初未聞講習經義。傳之弟子。則其年雖八十餘。衣冠甚偉。與士木何異。生獨能于微言既絕之時。教學齊魯。老而益勤。卒傳之鼂錯。斯文未喪。天若有意于生而錫之年者。百世之後。

宜師其人而識其貌焉。維之所畫。特想像爲之而已。然藝事既神。其精思所感。如或見之。觀是圖者。不問知其爲生。此思陵所以寶惜而親題之也。世之法書善畫。多祕之內府。人既未得觀。間復流傳于世。藏之者非其人。則觀者亦取非其人。此書畫之厄也。是圖之得歸孫氏。非至幸與。先生今年七十有八。猶治尚書不輟。所注禹貢洪範。其發明經義甚詳。對先生之容。益悟維之貌生能入神也。同觀者。譚七舍人兄吉璁舟石。李十九秀才良年武曾。

再題王維伏生圖

是圖庚戌冬觀于北平孫侍郎蟄室。因跋其尾。既而歸于棠村梁相國。今爲漫堂宋公所藏。主雖三易。不墮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之手。濟南生亦幸矣。按中興館閣續錄。維所畫濟南伏生圖。曾歸祕閣儲藏。故宋元以來。題跋獨少。宋公定爲眞蹟。知孫梁二公賞鑒略同也。

光武帝燎衣圖跋

漢光武帝燎衣圖。唐吳道子畫。道子開元中。嘗召入宮禁。爲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論者謂其下筆有神。然多施之門版屋壁。歲久易毀。至仙佛鬼怪。世雖流傳。又非儒者所取。故是圖最爲難得。圖之作未詳何年。意開元初。明皇勤政圖治。思古帝王肇造之艱。萬幾餘暇。道子奉詔作此。其後司馬承禎。張果。葉法善相繼被召。而浮屠之營建亦盛。由是東都老子廟壁。與地獄變相之圖交出。一藝之微。亦隨世運升降。

可歎哉。圖今歸程穆倩氏。穆倩得之僧漸江。漸江購之歙吳氏。

跋釣鰲圖

釣鰲圖一卷。新安故家所藏。籤題郭忠恕名。卷中第有水閣一斜百隨。而無釣者之具。亦無釣人。觀者多未析。按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有釣鰲圖一卷。與捉臥甕人格並列。當是唐時酒令。子止謂分四十類。類各一詩。今其書不傳。雖智者有所不知矣。劉道醇稱恕先屋木樓觀一時之絕。觀其界畫洵無可疵。圖有察司橫印。蓋內府物也。惜其下截破碎。安得好手李仙丹復裝之。

李龍眠九歌圖卷跋

李伯時九歌圖。用澄心堂紙作。每圖書三閭大夫辭于後。筆法娟妙。匪特書居絕品也。題識殘闕。止存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畫十字。上有宣和大小印璽。卷末元人題咏甚多。康熙庚戌秋九月九日。偕崑山顧炎武寧人。嘉定陸元輔翼王。永年申涵光鳧盟。嘉興譚吉璁舟石。觀于宛平孫氏研山齋。

八景圖跋

宋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平遠山水。其平生得意者。爲景凡八。今人所仿瀟湘八景是也。然當時作者意取平遠而已。不專寫瀟湘風土。迨元人形之歌詠。其後自京國以及州縣志。靡不有八景存焉。固哉世俗之可笑也。是册不知誰氏之筆。而意主平遠。不失員外之旨。見者勿定作瀟湘觀。斯得之矣。

題李唐長夏江寺圖

康熙乙丑三月納蘭侍衞容若購得李唐著色山水卷邀予題籤唐字晞古河陽人宣和中曾直書院南渡後入臨安年已八十授待詔觀其畫法古雅深厚宜爲思陵所賞卷首題曰長夏江寺卷尾題曰李唐可比李思訓按宋人著色山水多以思訓爲宗蓋春山薄而秋山疎惟夏山利用丹墨思陵比之思訓可謂知言也已

題楊補之墨梅

朱三十五梅詞橫枝清瘦只如無但空裏疎花數點梅花有魂二語攝之此唯逃禪楊叟能寫出若煮石山農與酣落筆便與少陵亂插繁花照晴昊句相似愁眼雖衡要非逃禪叟意中景矣歲在丁未冬坐孫侍郎退翁塾室斲氷試謝道韞研書

書蠡齋趙氏水仙花卷

趙子固水仙橫幅觀于北平孫侍郎砚山齋記先子恆言世多贋本其眞蹟有九十三莖者最佳今數之果然侍郎所蓄有楊補之墨梅顧定之墨竹與是卷稱歲寒三友梅竹無多花葉而水仙獨繁然對之不異神仙氷雪之容正樂府詩所云寂寥抱冬心者也

錢舜舉饒鼠圖跋

天下最堪憎者。莫鼠若矣。畫家惟邊魏圖石榴猴鼠。易元吉圖青栗鼠狼。此外流傳蓋寡。康熙甲申暢月。偶集小滄浪亭西陂。放鴨翁出錢舜舉龍鼠圖見示。歎其工絕。翁屬書蘇和仲賦于後。乙酉夏始以八分書而歸之。兼欲題詩其上。未果也。

題趙子昂鵲華秋色圖

鵲華秋色圖卷。元貞元年吳興趙王孫罷守齊州歸。爲周公謹作。用丹墨淡著色。參合王右丞董北苑法。華不注一峰特立。而鵲山附之。對此益信鄧善長單椒秀澤一語之善形容也。卷有楊仲弘范德機虞伯生三公跋。華亭董尚書愛而屢題之。予嘗聞畫家論文徵仲書。謂其原出于松雪。把玩是卷。良然。康熙甲子多。觀于納蘭侍衞容若之滄水亭。

題趙子昂水村圖

趙王孫畫山水。用絹素設色者多。獨水村圖橫幅以紙寫之。且用水墨。洵神品也。題云。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爲錢德鈞作。又自識云。後一月。德鈞持此圖見示。則已裝成軸矣。一時信手塗抹。乃過辱珍重如此。極令人慚媿。卷末題咏者四十八人。歲在乙丑三月。納蘭容若屬予題籤。留之旬月。卷還未幾。容若奄逝。眞蹟不復可覩矣。水村卽今之分湖。明宣德中。析嘉興一府爲縣七。遂隸嘉善。後之修地志者。不載此事。因撮其大略書之。

題王孤雲蒲萄庭榭小幅

永嘉王振鵬朋梅以畫受知元仁宗賜號孤雲處士其界畫最工恆綴花雜架果于臺榭之下是幅雖小蓋其眞蹟世惟見圖繪寶鑑稱其官漕運千戶不知延祐初曾爲祕書監典簿也

題江山偉觀圖

元會稽董旭遂初江山偉觀圖以金焦二山畫之紙背題長歌于圖後書法亦工用董旭私印印詩之簡端遂初私印印詩之尾同時題識者三十一人憶歲在辛巳予留昭慶僧寺此卷爲姚氏收藏物予愛旭長歌高聳奔逸借抄寄顧孝廉俠君選入元詩今年春我宗衍齋上舍見而不忍釋手姚氏之子謂曰子欲得之跋者人各一金遂以白金二斤易之亦稱好事也已卷首江山偉觀四篆字鈎畫奇古不識何人所書

題元四學士畫像

四學士經術文章冠于元代百世而下瞻其畫象如聞謦咳矣蘇昌齡書法入妙通神品在宋仲溫朱孟辯之上跋稱悵然有存歿之感者至正甲午吳虞揭三公俱逝惟歐陽原功卒于丁酉故云按畫家繪象存者止圖半體歿者乃寫全身然則歐陽原功亦歿後續繪者也卷內有淩晏如私印晏如湖州人以書受知長陵官至僉都御史是卷向藏南陽村莊呂氏今無郤以授子壻寶靈通

書顧定之墨竹

顧定之墨竹一本。下無土石。抽梢直上。對之若新雨乍洗。娟娟媚人。同時畫竹。羣推吳仲圭。然尺幅中交柯接葉。或失則繁。又雜以草書題識。覺少者未始不貴也。定之名安。淮東人。元統間。仕爲龍巖都巡轉毗陵錄判。歷泉州路判官。自號石屋老人。郯九成詩。吳下幾人能畫竹。風流只數顧參軍。心賞不謬矣。是軸藏李太僕寫山樓。以非肉食者所好。故子姓猶保之。

跋李紫筠畫卷

畫家好手元時特多。略見圖繪寶鑑。紫筠生李升其一也。生濠梁人。善寫竹石。兼工平遠山水。斯卷送沖眞觀主蔡霞外而作。松竹清疎。峰嵐渲以焦墨。澹抹贏青作遙山。識者謂其原出王維也。今藏孫上舍洪九家。意當日必有諸公贈言。跋尾惜爲人割去。然鄭人買櫝還珠。珠固在。庸何傷。丁亥夏五日北至小長蘆朱彝尊書。

又

紫筠晚居澱山湖畔。故吳郡尤存以仁贈以詩云。積玉谿頭水拍天。草堂只在澱山前。雲間錢元方彥直贈以詩云。謫仙今住五茸西。大泖當門鱸正肥。其居有白雲牕。東維子賦詩贈之。今其遺跡無存矣。慈谿黃玠伯成。題其墨本竹枝云。刻雕妙入神。餘情寄丿乀。殆時人重其墨竹。以之刻雕屏風云爾。洪九方排

纂書畫譜。復題此歸之。俾采入卷中。八十翁彝尊又跋。

黃子久浮嵐暖翠圖

順治十有七年。冬十一月朔。寓山陰之簞醪河。飲于萊陽宋公之廨。斟隗囂宮綠瓷琖。勸客蒸菜雞爲饌。客以醉辭。公出黃子久浮嵐暖翠圖示客。以當解酲。圖高六尺。廣三尺。樹木之秀挺。山石之詭異。恍如坐我富春江上。渾忘身之在官舍也。書額題識。子久時年八十有三。而局法嚴整。神韻深厚。反勝少壯時。此全乎天者已。是日南昌王猷定于一長洲宋實穎既庭金壇蔣超虎臣仁和陳晉明康侯吳江葉燮星期同觀。秀水朱彝尊錫鬯書。

書王叔明畫舊事

京師故家有藏黃鶴山樵畫者。俾縫人持以售諸市。予適見之。許以錢三十緡。挂于寓居之壁。觀其勾皴之法。若下筆作草書。全不修飾。而結束入細。華亭董尚書大書其額云。天下第一王叔明畫。其裝褫亦精。用粉綠色官窯軸子。堅栗如玉。留之旬日。囊空羞澀。終無以應。俄而棠村梁尚書以白金五鎰購之。神物化去。見之魂夢不可弭忘也。尚書以宰相歸里。聞其身後墨寶散失。偶憶舊事書之。

跋師子林書畫册

歲在甲辰九月。從京師入雲中。同里曹公官山西按察副使。舍予萬物同春亭。暇出徐賁幼文師子林畫

冊見示。師子林者。元至正二年。僧維則之門人。鑿池壘石。築蘭若以居其師者也。峰曰師子。曰含暉。曰吐月。橋曰小飛虹。窩曰禪窩。谷曰竹谷。堂曰立雪。室曰臥雲。閣曰問梅。軒曰指柏。池曰玉鑑。井曰冰壺。當時留題八子。高啓季迪。張適子宜。王行止仲。謝徽玄懿。申屠衡仲權。張簡仲簡。陶琛彥行。僧道衍斯道。而茲冊惟斯道用小楷書其詩。諸公不與焉。考師林初建。朱德潤澤民圖之。趙元善長。倪瓚元鎮。商確續圖之。幼文寫此冊在洪武七年三月。自言用圖寫意。初不較其形似。蓋欲別開生面。不同乎朱趙倪三子爾。

書孫氏同爨會圖後

吾鄉孫簡肅公。治家以嚴。子弟侍立。暑不去衣。然其教初學。飯後必散步歌詩。以吟咏性情。故其子六人皆善詩。家居爲同爨會。三日一集。集必有詩。列圖于前。聚詩其後。裝池爲卷。孝友之語。充溢丈幅之中。可謂天倫樂事矣。公嘗誡諸子曰。家人暌離。必起于婦人。但得兄弟時時相聚。讒何由生。今裒屐子弟。往往晝居於內。兄弟無幾相見。此讒柄所由階也。若盡如孫氏六公。飲酒之飫。而不愆其儀。讌集之頻。而勿傷于侈。賢子孫循而行之。雖百世可已。公裔孫某出示予。因跋其後歸之。并著于禾錄焉。

項子京書卷跋

予家與項氏世爲婚姻。所謂天籟閣者。少日屢登焉。乙酉以後。書畫未燼者。盡散人間。近日士大夫好古。其家輒貧。或旋購旋去之。大率歸非其人矣。噫。非其人而厚藏。書畫之厄。終歸于燼而已。黃山程穆倩家

最貧嗜古尤癖書書歸之幸矣惜乎價益千百者力又不能購也子京之書世人知之者罕程子獨加珍惜俾予跋尾夫程子且然況牛同里而數過其廬如予者邪

題薛素素畫册

嘉興妓薛素素小字潤娘行五人稱其有十能詩書琴弈簫面馳馬走索射彈尤絶技也予見其手寫水墨大士甚工董尚書未第日授書禾中見而愛之爲作小楷心經兼題以跋至山水蘭竹下筆迅埽無不意態入神聞在京師挾彈走馬能以兩彈丸先後發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嘗置彈于小婢額上彈去而婢不知江都陸無從歌云酒酣請爲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纖紅袖袒半轉側度雲鬟引雙臂侍兒拈丸著髮端回身中之丸並墜言遲更疾卻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范夫人贈詩云重開別院貯文君寶絡千金換翠裙非雨非雲香滿路前身應是薛靈雲詩爲李征蠻所嬖又嘗侍沈孝廉景倩巾櫛其書象傳入蠻洞西陽彭宣慰深慕之費金錢無算致之不得也

許旌陽移居圖跋

許旌陽移居圖宛平崔秀才道母所書橫幅丈餘圖中移家具散走者纍纍臂指各異情狀怪疑皆鬼也自吳道子朱繇傳地獄變相其後貌鬼子鬼母鍾馗小妹不一其人至宋龔高士開專以鬼物見長觀其

骨象猙狞。令人不歡。茲圖爲神仙移居。故口無哆張。目無很視。較開所狀略殊。然先民後賢。寄託之情一也。詩言之。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高士蓋有深慨于中。寄之筆墨者。崇禎之季。有鬼白晝入市。用紙錢交易。死者魂未離散。叩人門戶買棺。彼時思陵命將出師。輦下臣民。無一足供驅使者。翻不若旌陽令之使鬼鬼忘其勞焉。道母繪此。得毋寄託在是與。道母初名丹。晚更名子忠。別字青蚓。國亡。走入土窟中死。圖今藏萊陽宋氏。順治庚子冬。覩于雲門舟中。

題趙淑人宮門待漏圖

右宮門待漏圖。先伯祖妣趙淑人。朝孝節烈皇后。孝哀懿皇后。因而傳寫者也。按命婦朝女君。見於周禮。其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其笄纚。其屨黃。漢制則服黼衣。唐外命婦入朝。或于光順門。或于肅章門。宋元節序慶賀。咸許外命婦入內。明元旦冬至。后御坤寧殿。中使引命婦各服其服行禮。其後改于仁智殿。崇禎七年三月甲寅（二十八日）孝節皇后生辰。詔命婦入賀。舊典久不行矣。多稱疾不至。詣大內者。僅五十有三人。步入西華門。拜于殿下。懿旨傳賜鮮果。帝詰責禮部。以人寡不成禮。迨七年十月己丑。孝哀皇后生辰。朝于慈寧宮。步入東華門。就位者。一百六十有八人。十年三月丁卯（二十八日）復朝中宮于隆道閣。仍自西華門步入。就位行禮者。一百八十人。嘉定伯周奎夫人亦與焉。拜畢。周夫人進宮。行家人禮。后語周夫人曰。諸命婦骨相多福薄。惟朱侍郎妻容貌莊。稱象服爾。隨賜銀豆鮮果。經別殿。神宗皇貴妃

劉復賜茶于思善門。於是淑人朝女君者三矣。其初。先伯祖方任大理寺卿。再入。時遷刑部右侍郎。三入。轉左侍郎。既卒贈尚書。十七年春。京師陷。思陵傳旨後宮令自裁。太監王永壽奔告于帝曰。懿安皇后業自經矣。帝乃起赴煤山。殉社稷。孝節皇后亦崩。是歲五月。孝哀皇后祔德陵。孝節皇后祔思陵。大書于世祖章皇帝實錄。越二年。淑人以病終。將斂。得手書于臂曰。老婦五膺封誥。三朝中宮。甲申之後。先后賓天。未克相隨泉下。茲含媿而死。爾子孫喪務從儉。毋受貴人之弔。斯老婦之魂魄寧矣。鄉黨傳之。謂可入女誡圖。今爲兄之子建子所藏。歲久將復裝潢。彝尊乃撮其大略書後。庶子子孫孫永保而勿失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五

跋十四

書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後

右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隋太醫博士巢元方奉勅與諸醫共論疾疾所起之源。及九候之要。大業六年書成。進于朝。論凡一千七百二十篇。言之詳矣。隋唐經籍志不著于錄。而宋志有之。蓋太平興國中命王懷隱王祐陳昭遇等集聖惠方。每部取元方之論冠其首。神宗以之課試醫士。是編始大顯於時。書錄解題謂千金方諸論多本此書。考宋制醫以巢氏論與千金翼方同目爲小經。而千金方不與。然則今所傳孫眞人書殆未足深信矣。

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後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載晁氏讀書後志。陳氏書錄解題。宋藝文志作五卷。按宋大觀中。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於是庫部郎中陳師文等校正。類分二十一門。錄方二百九十有七。然則是書成于汴都也。今考王氏玉海。置藥局四所。其一曰和劑局。在紹興六年正月。至若改熟藥所爲太平惠民局。在紹興十八年又八月。蓋師文等校正本實止五卷。其後添補紹興寶慶淳祐諸方。暨吳直閣方諸局方。故增益至十卷

爾子家所藏。乃元時雕本。後附太醫助教許洪指南三卷。係建安高氏日新堂板行。

本草衍義跋

本草衍義一十七卷。冠以序例三卷。合二十卷。宋承直郎澧州司戶曹事寇宗奭撰。政和六年。太醫學博士李康等看詳。申尚書省。有旨轉一官通直郎。添差充取買藥材所辨驗藥石。宣和元年。其兄子宣教郎解縣丞約。校勘鏤版印造頒行。本草經撰自神農。陰志已列其目。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一卷。鄭康成注周禮疾醫。謂治合之齊。存乎神農子儀之術。賈公彥疏云。是周末時人。而陳騤中興館閣書目引漢書。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稱少誦醫經本草方。謂書名始見于此。誤矣。陶隱居而後。參核加詳。至宗奭考諸家之說。援引辨證。文簡者。證其義。詳避者。原其名。斯六根五華九竅二多三建之形性畢具矣。是書白雲子采入道藏。曩從吳檢討志伊觀于京師之靈佑宮。近始得元人故牘。因書于後。

書是齋百一選方後

百一選方。不書撰人名氏。題曰是齋。按陳氏書錄解題云。是山陰王璆孟欲所輯。凡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二十八卷。予家所藏。乃元人鋟本。按其目。僅二十卷。爾殆經後人選擇者歟。

書宋本晞范子脈訣集解後

咸淳二年臨川李駉子野撰脈訣集解一十二卷邑人何桂發序之謂得于誦詩讀書之餘蓋儒者也竊謂人之賦形修短強弱肥瘠之不同則脈亦異焉今之醫者止憑切脈而王叔和之訣蓋有不甚解者庸醫一歲之殺人比于法司之決囚數且倍之矣駉自號晞范子其書引證周洽當時板行必多傳習者而宋藝文志不載何歟

跋濟生拔萃方

濟生拔萃方六卷延祐二年銅鞮杜思敬輯自爲之序其言曰醫不專于藥而舍藥無以全醫藥不必于方而舍方無以爲藥斯明乎炊湯脈神之術者宜其能采拾衆善以成書也元史不作藝文志典籍無徵予嘗思補之于醫書類知其目者金有紀天錫張元素劉元素李慶嗣張從正五家二十四部凡八十八卷元有李杲竇默王好古錢乙羅天益戴起宗滑壽李希范王鏡潭鮑同仁朱震亨鄧珠王中陽李鵬飛葛應雷葛乾孫朱揚趙良陳直鄒鉉胡仕可吳湍倚從善熊景元申屠致遠危亦林薩德彌實李中南陸仲達堯允恭吳以寧齊德之曾世榮馮道玄孫允賢殷震三十六家七十三部內十八部卷亡四百七卷茲又得杜氏此書然則待訪者寧有窮乎思敬自號寶善老人書成時年八十有一予今年齒亦均雖耄矣尚思踐宿諾焉

醫家四書跋

南淳布衣許兆禎培元精醫術著錄于先少保之門先公取其所撰診翼藥準方紀醫鏡四部合名之曰醫家四書世父貴陽太守鏤版行之當書成時申文定李文節朱文端均爲作序先公亦題其簡端培元之名海內無不知之者已先公亦御醫直聖濟殿官至院使嘗被召入乾清宮西暖閣診定陵脈奏曰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上喜立命太監陸敬書之屏所簉立命玄圭經亂失惟太醫院志僅存

大觀證類本草跋

經史證類本草三十一卷目錄一卷大觀初唐愼微撰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勾學事艾晟序之謂傳書者失其邑里不知何許人闕其疑可也或以蜀人實之何所據乎本草自神農子儀而後代有廣益舊經止三百六十五味爾今按其目錄實一千七百四十八種比之唐本蜀本掌禹錫之補注蘇頌之圖經所增已多紹興中曾詔王繼先校定附釋音一卷付國子監鏤版以行其後大德壬寅一刊于宗文書院明萬曆丁丑再刊于宣城民家并以寇氏衍義附于各條之下雖于義無損然非唐氏之舊毋亦類于覩星宿而續梟之類者歟

跋張氏醫說

醫說十卷嘉靖中雕本不題撰人姓氏觀乎書錄解題始知爲宋新安張景季明所撰也喜劇而書諸卷

尾.

跋孫子算經

孫子算經三卷漢志不著于錄.而唐經籍志有之.首言度量所起.合乎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之文.次言乘除之法.設爲之數十三.篇中所云廓地.分利.委積.遠輸.貴賣.兵役.分數.比之九章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輸.盈不足之目.往往相符.而其要在得算多.多算勝.以是知此編非僞託也.唐立算學.命李淳風注解.殆之學官.今其書算博士知者罕矣.

九章算經跋

九章卽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國子者也.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盈不足八.旁要九.皆周公所作.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要而易以勾股.又夕桀一篇.其義無聞.蓋周公旣問數于商高.定此九數.算術之古.莫尙于此矣.于是劉徽注之序之.徐岳.甄鸞等述之.李遵.義疏之.遠而日月周天行度之數.近而田疇米廩積羃.隱雜廣斜正負之幽微.靡不著焉.斯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于今者.可寶也.

五曹算經跋

右五曹算經五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注.而博士梁述.助教王眞儒等校定之書也.地利生人之本.故首田

曹田疇必資人功故次兵曹人家必用食飲故次集曹會集必務儲蓄故次倉曹倉廩必資貿易故以金曹終焉相傳其法出于孫武然孫子別有算經考古者存其說可爾

跋鄱陽洪氏南朝史精語

康熙辛酉冬購得宋槧經史法語四册不足藝文志二十四卷之數既而亡之從故家抄南朝史精語宋四卷齊三卷梁三卷陳一卷宋志作六卷蓋一代合爲一卷故也志開法語有左氏傳六卷史記八卷漢書二十卷精語有後漢書十六卷三國志六卷晉書五卷唐書一卷惜均未之見所云南朝史者蓋指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所撰而言非李延壽之南史志失書朝字誤矣

書楊太眞外傳後

宮闈之事外人罕知所見或異辭矧出于傳聞者乎太眞外傳宋樂史所撰稱妃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于壽邸度爲女道士住內太眞宮此傳聞之謬也按唐大詔令載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以黃門侍郎陳希烈册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璬長女爲壽王妃考之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將行納采皇帝臨軒命使降而親王禮儀有殺命使則同由納采而問名而納吉而納徵而請期然後親迎同牢備禮動需卜日無納采受册卽歸壽邸之禮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後宮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爲女道士勅曰壽

王珣妃楊氏。素以端毅。作嬪潞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弘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爲女道士。蓋帝先注意于妃。顧難奪之朱邸。思納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嬪潞國者。據妃曾受册云然。其曰太后忌辰者。昭成竇后以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則天后以建子月爲歲首。中宗雖復舊用夏正。卽正月行香廢務。而至順宗永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爲忌辰。開元中。猶循中宗行香之舊。是妃入道之期。當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妃旣入道。衣道士服入見。號曰太眞。史稱不甚歲。禮遇如惠妃。然則妃由道院入宮。不由壽邸。陳鴻長恨傳。謂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妃于壽邸。與外傳同。其謬張唐山記。謂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而李商隱碧城三首。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書之祖志謙三子。長玄琰。次玄珪。次玄璬。玄琰子鈺。玄珪子錡。玄璬子鑑。若國忠。則妃再從兄也。妃本玄璬長女。大書册壽王妃父。乃天寶四載。立爲貴妃。帝欲掩天下之耳目而箝其口。遂令妃不父其父。而移作玄琰少女。于是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玄珪工部尚書。鈺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姊三人。大姨韓國。三姨虢國。八姨秦國。玄璬獨未開加恩焉。子鑑官湖州刺史。後雖尚主。册貴妃日。恩澤亦未之及。蓋推而遠之也。且鈺係玄琰子。而劉昫唐書。以爲妃再從兄。則當時業有識其非者矣。明皇英主。開元之政。稱全盛時。惑一妃子。至淪亡社稷。作僞心勞。迹愈晦而言之益醜。

詩不云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國史無識。誤落帝度內。謂妃少孤。養于叔父玄璽。而以琰爲妃父。予故驗之載紀。辨外傳之誣。特發其微焉。至於玉谿生詩箋之別幅。